茶經 茶譜 茶錄

上

四編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Chapter_1

本书下载于TXT小说之家，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txt456.cn

第７０章

松风堂内小玉还虚弱地躺在床上，听到门外动静，靠着卧枕支起了身体。

刘珏冲进堂内沉声问道：“小玉，你恢复还好？”

“多谢王爷关心，小玉没有大碍，休息两天便好，小姐她怎样？”小玉微笑地看着刘珏。她知道刘英已去了棠园守卫阿萝。已放了心。

“阿萝还没醒，很奇怪，人似睡着了一样，但若是真如太医所说只是脱力，不可能三四个时辰还没醒，且也唤不醒。所以，小玉，我要你细细给我说当时王燕回带走阿萝时发生的一切！”刘珏严肃地看着小玉。

小玉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当时王燕回唤侍卫带走小姐时一点异样都没有！”她开始回想当时的一幕：“快天明的时候，密室里冲进一队侍卫，王燕回道，想请小姐换个地方，不知小姐愿意不，小姐很镇定地回答，好啊，原来这里也有喝早茶的习惯！然后走出去的时候看都没看小玉一眼。后来又过了两个时辰，有人进来称是乌衣骑的人，把小玉带了出去，问了问小姐的情况，把我交给一人带出了宫。真的一点异样都没有！”

“你别哭，小玉！哭也没用，先休息两日，身体恢复再去看阿萝吧。”刘珏没得到半点有用的情况，从暗夜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信息。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安清王沉思道：“王燕回的那处地宫有无线索？”

刘珏眼一亮：“宫中突然多出的五千人马会不会是由地宫秘道进入王宫的？”

“极有可能，我唤暗夜与你一起前往。”安清王当机立断，“千万别让人发现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被人发现你二人深夜潜入东宫，弄不好就成了心怀不轨的刺客和君王起了隔阂不是件好事。”

事不宜迟，刘珏与暗夜一般黑衣蒙面装束，从王宫东面宫墙悄悄潜入。刚一跃下宫墙，就发现不远处的玉璃宫竟然有人。两人屏住呼吸，刘珏对暗夜打手势说明，子离两日后登基，此时还未迁入玉龙宫，仍住在玉璃宫。

两人轻轻退开，在树木与黑夜的掩蔽下仗着对王宫的熟悉无声息地潜入了东宫。

此时的东宫再无丝毫往日的繁华热闹。静静地伫立在夜色里。只留下两个宫侍看守，悄无人声。暗夜一缕青烟似的飘过去，刘珏暗暗赞叹他的轻身功夫比自已高出一筹。这样的身手正适合鸽组的行动。只见他钩住檐角腰以不可思议地角度翻下，从窗户缝里窥探殿内的情况。借着冷月微光，暗夜小心打量着四周的环境，确信无人，才对着刘珏的方向划出手势。刘珏足尖轻点，像月光下掠过的一只夜鸟，灵敏地跃过去。一人看卫，一人轻轻撬开窗户。一个闪身，进入了东宫太子妃寝殿。

暗夜显然极懂消息机关，轻车熟路打开地宫入口，两人沿石阶走进地宫。机关恢复，一切又归于平静。地宫地面与墙面上都闪动着荧光，显然是以那种荧光石砌成。两人似鬼魅一般在荧光中飘浮前进，一路无语，全以手势作答。暗夜不停地打出复杂的手势告诉刘珏这里机关设置的方式，一旦走错后就会有各种陷井暗器冒出。看得刘珏心惊不已。

东绕西拐两人不多时便来到了石室入口。刘珏大致有些明白，石室外的地道曲折弯回似是围绕石室修建的迷宫。若是无人带路，这些荧光闪烁的路看不出异同，一直在里面转圈也是可能的。他不禁佩服地看了一眼暗夜。

暗夜好笑地瞧他一眼，手轻轻翻了几个动作，告诉他身为鸽组要刺探消息拿到情报，破除机关是基本技能之一。

刘珏立在石室中，看到几丈外有一大滩血迹，不见王燕回尸体，便回头看了看暗夜。暗夜心里吃惊，难道还有别人进入？他神情凝重，打出手式让刘珏却步。手腕一抖射出一根肉眼几不可见的细丝。瞬间咬进了石室对面的石柱上，暗夜手一动正要试探。

刘珏突然感觉十丈外有人，轻拍暗夜。暗夜一抖手收回细丝，两人腾身而起像两只蝙蝠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石室，将身体紧紧贴在地道的另一边的拐角处。

外面进来五人，也似有功夫之人，进入之后便在石室内四下搜寻。刘珏和暗夜屏住呼吸，仗着内功精纯，一丝丝地吐纳。一会儿功夫，只听一人报道："王上，未发现地宫有出口。"

两人一惊，来者竟是刘绯。

子离细细打量着石室，除了八根柱子两张石椅没有多的摆设。他黯然站在血迹处，抬头看室顶垂下的一根断掉的绳子，阿萝当时的模样又浮上心头，看到她时都已晕了过去，象个破布娃娃般没有生气，心痛无以复加，恨不得吊在那里的人是自已，却又不敢妄动半步，到最后还不得不抱住那个要死在自已怀里的女人，如今竟连想去看她脚步又迈不出宫门。想到这里，子离满怀恨意地瞟了瞟地面的血迹。突又想起王燕回临死前留恋的一眼，不禁长叹一声："太子妃的尸身可收敛好了？"

"早已送往东郊慈善庵等待出殡。"

"传旨厚葬！入妃陵！"子离淡淡下旨，"既无出口便封了这里罢，毁了机关填平十丈入口。"

"是！"

子离又回望一眼空中悬着的半截绳子，又道："本已令成侍郎来办这事，明儿他来告诉他一声，已先行封了。"说完甩袖离开。

闻得声音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刘珏和暗夜才吁出一口气。刘珏一省，这里没有出路，子离要封掉地宫，两人对望一眼，跳起来飞快跃出石室，直奔入口。刚拐出地道，刘珏一拉暗夜，前面台阶上倒下一筐筐泥土石块，顷刻间便将入口处堵了个严严实实，显然子离在进地宫之前就备好了封住地宫的泥石。

刘珏耸耸肩笑道："好了，可以说话了。"

暗夜眼中不见丝毫慌乱，轻笑道："属下不信王燕回费了三年时间就修了这么个石坑。主上请随暗夜来。"

暗夜慢慢走在地道里，手里洒落黑色粉末，转了好几处弯回到石室门口。又从另一端走出，洒出红色粉末做记号，如此几次，回到石室门口时眼中满是疑惑："主上，地道曲回，却只通往这一处石室，且无其它暗门。"

刘珏朗声笑道："我也不信王燕回就弄这么个石坑出来且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抬脚走进了石室。

支撑石室的八根柱子朴实无华，两张石椅还能搬动，暗夜一块块地砖敲过，敲到王燕回血迹处时情不自禁用脚又蹬了蹬。两面墙张开的黑漆漆的小洞口发出"嗖嗖"声，刘珏吓了一跳，翻身跳起。却不见有暗器射出，不由得瞪了暗夜一眼。

"主上受惊，刘绯敢大摇大摆地进来，地宫的机关想必已全部拆除了。"暗夜忍住笑道。

刘珏眼睛往箭枝射往处瞧，方向正对石室左方中间，那里从顶部垂下了半截绳子，被方才洞口机关启动鼓起的风吹得微微晃动。"象是被刀剑割断的，"他边观察边自言自语，蓦然反应过来："她把阿萝吊在那里想射死她？！"

暗夜垂下眼帘："人反正救回来了，老王爷怕你担心，吩咐不用细说了。"

刘珏抬头看着绳子，又气又痛。不知道阿萝被吊了多久才脱力，不知道她还经历了什么到现在还昏迷不醒。清啸一声便跃了上去，手

拉住了那根绳子，他想知道吊在这儿的阿萝会是什么样子。身体一放松挂上绳子上面悠悠荡荡，前面密密的洞口似一张张毒蛇在吐信，看得刘珏心里发凉，阿萝会有多害怕，多无助呢？要是暗夜不及时赶到，那墙上密密的箭……刘珏不由打了个寒战，不敢再往下想。

暗夜叹息一声，这就是关心则乱，以老王爷的安排唯一的失误是不知王燕回几时在阿萝身上做了手脚。他低下头又开始敲地砖寻找机关。

刘珏突然“咦”了一声。暗夜抬头。看到他拉着绳子眼睛看向前方，然后跃下直奔石室门楣处，手往上一探，竟摸出一管箫，刘珏拿着细看，很普通的一管箫，没有什么特别。想了想，凑在嘴边一吹，一枝无镞小箭射出，上面裹着一张细绸。

第７１章

暗夜看了默默递给刘珏。

刘珏看了气得手指紧紧把绢帕揉成了一团。这个王燕回！这个王燕回也想得出来，皇陵有世代传承的守陵人把守。非帝王不得入内，现在能解失魂玉引香的就是皇陵内的冰泉。

冰泉清冽，涌自万年不化之冰川。历代宁王葬于冰泉皇陵，面容能保千载不变。能入皇陵冰泉的只有宁王，除了驾崩时被送入皇陵长眠外，就是一年可去瞻仰一次列祖列宗仙容，这时他可带阿萝去泡冰泉解失魂玉引香。阿萝的身份必是他的妃子无疑。要刘绯抱阿萝去泡冰泉。把阿萝送给他为妃？这不是故意挑起自已和刘绯的矛盾？要自已和刘绯开打？！

暗夜瞧他头顶都要气得冒烟，不由得叹了口气：“主上，绢上还有图是么？”

刘珏气得呆了半响，叹道：“照图先出去才说！”

两人照着图上所示方位启动机关，只见一根柱子移开，露出一处台阶，暗夜闪身先行跃下探路，刘珏紧随其后。走了两个时辰，到了尽头又是一道厚重的石门。推开走出去，外面月朗如水，山石嵯峨，

有溪水潺潺，人走出后石门关闭，一推纹丝不动，竟是从里才能打开。紧闭之后望之与山石连成了一体，端的设计巧妙。

刘珏回头望去，隐约能看到东城门，人已在东郊。他望着溪水突然想起从前带阿萝来骑马在溪边遇袭的时候。他早有布置，自信打退来敌，对阿萝说要她相信他，除非他死，他会护她一生一世。阿萝瞪大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似迷离似感动，那一刻……刘珏想起绢帕上的话，心如刀绞。他的阿萝啊！那双眼睛不再睁开了么？要把她送给子离了么？

他再也忍不住一下子跳进溪水里沉到了水中，春日寒冷的水激起一身鸡皮小粒子，他想起桃花林的溪边相遇，风吹开她的流海那双莹莹的眼睛，想起她的蛮不讲理，想起她逃婚时自已伤心难过也是这样躺进溪水里。但现在这初春的水再凉也冷不过他的心，再刺着骨疼，也比不上心里的那阵痛。

子离对阿萝念念不忘，他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救阿萝。可是，阿萝就必须是他的妃子！这个答案太残忍！叫阿萝怎么办？叫自已怎么办？刘珏躺在溪水里手紧握成拳。睁开眼睛，隔着水面头顶的月光似阿萝的心被漾成碎片。第一次这般为难，第一次这般无能为力。

刘珏忍不住从水底跳起，不顾一切的把水面的月光打得支离破碎。拳风激起，击倒了春夜月色的温柔，刘珏疯了一般拍打着水面，曾经的神采飞扬全化作难以控制的悲伤，慢慢没了力气，整个人无助地坐在水里。

暗夜侧过头不忍再看，精光四射的双眸已蒙上一层泪光。默默地背立在溪边。等待刘珏静下心来。

不知过了多久，身后才传来刘珏平静的声音：“回去吧，暗夜，不要让父王担心。”

“城门还未开，属下建议找个地方把衣服烤干吧！”暗夜当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恭敬地回答。心里极佩服刘珏冷静地如此之快。

“好！”

暗夜弹手放出一枚烟花：“会有人去给老王爷报平安。”

天色微明。城门打开，刘珏与暗夜回到风城王府。

安清王已等候多时，听了情况后也呆住了。

“父王，没有别的法子么？”

“有，只是……”安清王欲言又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子离取出冰泉之水，在玉象山顶的万年积雪里让阿萝泡入其中。怕的是子离不肯啊。安清王看着儿子叹气。

刘珏眼神坚定：“父王但说无妨，再难儿子也能办到！”

安清王背过身体：“子离如果不带阿萝去泡冰泉就不用纳她为妃，先祖皇曾为了相救一人从冰泉取出泉水，但是，照祖制他要受龙鞭之刑。那个故事，你是知道的。”

龙鞭之刑，刘珏一抖。刘氏皇族犯下罪孽，宗人祠最阴狠的刑法就是龙鞭之刑。龙鞭抽蛟筋制成，常年埋在万年玄冰下，吸尽天地阴寒之气。三鞭下去，没有内功的人的五脏在受鞭之初便已冻结，停尸几日后，七窍方才见血。有内功的人虽不死，但寒气浸入经脉，遇天寒雨雪，疼痛难忍，金石无效！

皇陵守陵人的龙鞭长年泡在冰泉之中，常人连鞭都握不住，抗不住那股寒气。子离去取冰泉水出来，挨上三鞭，任他再好的内功，怕也会落下病根。皇族有治鞭伤的灵药，不至于让帝王一遇寒雨雪天便经受折磨，但每年大雪日，子离必须用蒸煮之法抗寒，据说先祖皇在这一日惨呼声响彻王宫内外，听者皆面露不忍之色。这种冰火相克，寒热相逼的滋味想想都不寒而栗。

安清王声音里带着悔意：“父王思虑总得一疏，若是早知他二人早有盟约，说什么也不会把阿萝送进宫去，就算进了宫，提前救她出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了。是父王嘱暗夜看准时机才救人，不用急于一时。父王之过。”

刘珏闷了许久。安静地说道：“儿子去看看阿萝。”

刘珏走后安清王唤来赤凤："失魂玉引香是西南夏国王室秘药，王燕回如何能够拥有？你速去查明"

李相并众夫人齐齐聚在棠园，这个老三现在是全家的希望，偏就弄得半死不活。婢女小心地禀报："只能沾湿她的嘴唇，喂不进任何汤药。"

叹息抽泣之声又起。

刘珏听得心里烦躁，沉着脸道："相爷和众夫人请回房歇息，本王自有办法。"

闻得此言，李相心脏跳了跳，平南王今日面色极为不佳！他勉强带出笑容："阿萝就托付王爷了。"

走进房中，阿萝还在睡梦中。脸色更加苍白，若是再睡下去，不吃不喝，她就会在梦中不知觉地死于干渴饥饿。

刘英递过一碗清水。刘珏接过含了一口水捏开阿萝的嘴渡进去，一只手暗暗运功助她把水滑下咽喉。一小碗清水竟费了半个时辰。他小心拭去阿萝嘴边滑下的水渍。这样喂水也撑不了几日的。

刘英默然收走空碗，掩上门出去。看到刘珏这个样子，他心里的难受不言而喻。

刘珏坐在床边，温柔地抚摸着阿萝的脸。轻轻执起她的手。这张脸曾对他绽放娇嗔，这双手曾弹道原是思君醉了。她用这双手紧紧的抱过他，她才主动抱过他一次呢。刘珏只觉一根尖刺在心上扎来扎去。他吃子离的醋，可是阿萝说她喜欢他，他还只听过一次呢。可是，怎么能，怎么能让他看着她死?

刘珏喃喃道："阿萝，要是你一觉睡醒，看到的人是子离，你会不会失望？要是一觉醒来，你就已经是他的妃，你会不会恨我？我不能不救你，不能让你这样睡下去，渐渐瘦弱，然后枯萎。阿萝，你原谅我，你要是醒来一定要原谅我！"

他把头埋在阿萝的手里，嘴触到她温热的掌心，多么温暖的手啊！放不开也放不下："阿萝，只要活着，活着我什么都不在意，不管

经历什么，只要你不愿意，我定不让你委曲！大不了我们逃，我带你逃走，父王会谅解我的，乌衣骑会理解我的，我带你走！”

一语说完，声音已带着哽咽。多么无奈，又多么难舍！然而天下间总是有这么多的无奈在难为着有情人。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是因为有情人太难成眷属！刘珏慢慢站起身，小心地给阿萝掖了掖被子。痴痴地看着她，怎么也看不够。这张美丽的脸总是有种魔力在吸引他，把他的目光粘住：“阿萝，你也是舍不得我的吧？可是，我却下舍下你，我不会永远弃你而去，我说到必做到，就算冒天下之大不违，就算被抓到会被砍头，我也要把你带走！”

再看一眼，不，不能再看！刘珏毅然站起身，头也不回推开房门跨了出去。

“守好她!”

“主上！”刘英很担心。

“我早说过，你只有一个主子，就是她。”刘珏沉声说道，大步离开了棠园。他脚步坚定径直走进了王宫。

玉龙宫偏殿内子离揉揉眉，奏折真多，这王不好当啊！才进宫住上两日就感受到了国事繁忙的滋味。不过也好，这样会少分心想其它的事情。嘴边浮起一丝苦笑。

宫侍轻轻进来跪伏在地：“王上，平南王求见！”

第７２章

宫侍轻声报道：“王上，平南王求见！”

子离放下奏折，明日便是登基大典，报上来的事情还真是多，也难为礼部那班官员了。以前一心准备的是太子登基的东西，换了自已，所有的龙袍还有皇后的服饰都是连夜赶制修改，好在自已身形与太子差不多，不然两日功夫要做好龙袍怕是杀了他们也赶不及。

他伸伸腰，做王也不是这般容易呢，从卯时到午时，就窝在御书房没动弹过。刘珏何事要来见自已呢？汇报风城城防情况？想赶着和阿萝成亲？子离嘴边又浮上叽讽的笑容，现在我是王不是？想要这么

顺当的娶阿萝，那有那么便宜！嘴里却道：“已是午时了吧？传膳吧，请平南王一起用膳！”

刘珏走进偏殿，依礼对子离要行王礼。子离在他还没跪下前已扶住他，俊逸的脸如沐春风：“允之不必多礼！这里只你我兄弟二人，一行礼吧倒生疏了。”

“臣惶恐！”刘珏低下头道。

子离很满意，这个意气飞扬的平南王和他抢阿萝的时候要有这态度多好！他哈哈大笑：“明日才是登基大典，今日当时你我兄弟相聚，允之再多礼，倒叫子离难堪！”

刘珏浮起笑容，心里那股子痛又涌了出来，使劲压下去不理，含笑道：“既是如此，允之遵命便是”

子离一把拉住他的手坐下，桌上摆放着简单精致的菜肴。宫侍上前斟酒。“下去吧这里不用你们侍候了”子离吩咐道。

“是！”宫侍半低着腰，后退着离开偏殿。

“这样自在！来，这是边城之酒，你我兄弟饮个痛快！”子离举起杯中酒一饮而下。

刘珏心里有事，那痛快得起来，脸上却不动生色，同样饮尽杯中酒。这酒真是烈啊！从入喉开始便火辣辣烧到心。他想起阿萝和父王蒸馏出来的酒，绵长劲足。脸上勾起一丝温柔。

子离眉一动，似笑非笑：“允之是想起了阿萝么？这般神色？”

刘珏一省，心念速转，笑道：“想起草原之夜了，你我二人痛饮这酒！子离酒量却是不如允之，素心斋比我先倒下！”语气中带上一丝骄纵。这样的刘珏才能让子离少些戒心吧。

“呵呵，是啊！我也没忘记草原之夜呢！阿萝身体如何？”子离意在提醒刘珏曾说过的话。

“允之前来，一是想探望你，二来却正是为了阿萝。”刘珏声音低沉了下去，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天知道看着满桌美食想起阿萝不进

水米，自已怎忍下咽品尝。刘珏起身一掀袍角跪了下去：“臣刘珏有事求王上。”

子离赶紧离座，扶起刘珏：“允之这是何必！有什么事尽管言声。”

刘珏看着子离，眼中满是伤痛：“子离，你可知道，阿萝从宫中返回相府后到现在就没有醒过。”

子离脸色一变：“怎么回事？难道王燕回……”

“我百思不得其解，脱力不致于到现在还昏睡不醒。问遍名医术士，终于有人道她是中了失魂玉引香，这种毒只有两种解法，一是送至西南夏国用王室秘法救治，二是入皇陵冰泉，以冰泉泡解。前往夏国路途遥远，且相传该王室秘法只有夏王掌握，肯与不肯都还难说，阿萝撑不到夏国便会香销玉陨，所以，唯今之计，只能靠冰泉。”刘珏平静地讲述情况，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想那王燕回，死了还想让你我为争阿萝内讧！”

失魂玉引香？阿萝竟然中了失魂玉引香？惊诧和疑问瞬间在子离脑中窜了出来。这王燕回几时弄到了夏国王室的秘药？这种秘药的制法已经失传，夏国王室看若珍宝，据说收藏不过四份。且要解这毒，需得夏国圣女的血为药引，夏国圣女明月夫人是夏王后，要她的血谈何容易！就算夏王及王后明月夫人肯救，宁国到夏国……阿萝等不及那么久，王燕回是算准了只能用冰泉。但是，冰泉么？心脏一阵狂跳，他的妃，阿萝只要是他的妃，事情就变得简单。

子离强忍心里的惊喜，转念想到王燕回的用心，她是想要他和刘珏反目？子离严肃起来：“子离怎可做出君夺臣妻之事！允之也忒小看子离了！”

“允之会前往相府退亲，只要能救得阿萝性命，想必子离也会待她极好的”刘珏毫不犹豫地答道。

这样，这样就没有人说他君夺臣妻，这样阿萝就能名正言顺成为他的妃了。这个念头在子离心里盘旋他使劲藏住那股子喜悦，面沉如

水，背过身不让刘珏看到眼底的笑意。

“子离难道要看着她一天比一天憔悴？五日后死在眼前？”刘珏逼问了一句。他悲伤的想，还要自已做出如何的态度，才能叫子离放心去救阿萝？

子离脱口而出：“我怎会眼睁睁瞧着她死？只是，允之，若阿萝心中有你，我怎忍拆散你们二人。”

刘珏想，这就是帝王吧，一点点顾虑都要打消得干干净净。他朗声大笑，笑声中无限凄凉：“我自问对阿萝苦苦追求，而她却不屑一顾，她，她的心里究竟放的是你还是我，允之真的不知道！”

说完这句，胸口一闷，阿萝，你要是心中没我，你会不会在子离的呵护下更开心？阿萝，你原谅我！原谅我要把你的心意都全部抹杀掉！就当你……你真的喜欢的不是我吧！他收住笑声：“今天瞧了阿萝许久，我一直在想，她与你相熟在前，我不过是太过骄傲，一直不肯认输，她逃婚时，我就想你越逃我越要娶你，在临南城，也是她无意中撞上我，被我抓到而已。回风城也是我下了药押着她回来，她是不想回来的，不想回相府，也不想，不想嫁给我！”

子离半天不语，与阿萝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再次涌上心头。

阿萝说“认得你我真幸运，我以为在这里我不会认识什么好男人的。”

阿萝说：“你的眼睛好亮，象天上的星星一样……”

子离眼睛柔和起来，阿萝对着他甜甜地笑，她睁大了眼睛求恳他。他与她一起草原骑马、看星星……他宁可相信阿萝是不想嫁给刘珏的。刘珏骄傲他知道，这种骄傲断难容忍有女人拒绝他，然而慢慢的刘珏爱上了阿萝，爱得没有丝毫道理可讲。可是，阿萝真的爱他吗？子离心里百味陈杂，有佩服刘珏情深的，也有半信半疑阿萝心中有他的。他闭上眼，阿萝再也不会睁开那又剔透莹亮的眼睛来了么？

“怎么会怪你？这是祖制，阿萝若不能成为你的妃，就算醒了，也只有死路一条！我希望她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好。”刘珏诚恳地说道。

脸上突然绽开笑容，子离看得一呆，刘珏实在是英俊，“大丈夫何患无妻！阿萝的命却只有一条！”

两个心知肚明对方深爱着阿萝。刘珏先定下名份，子离登基为王更不可能从他手中抢走阿萝，这般做法不是明君所为。他可以阻挠，可以暗中下手，却总是站不住理。然而现在，刘珏却亲自把阿萝送到他的面前，求他收了她为妃，救她一命。这是天赐良机！婚事罢休，没有礼法约束，他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她。不管刘珏是不是对阿萝深情一片，他也与她失之交臂。而以后，他会对她好，宠着她护着她，他会让阿萝爱上他。

子离想清楚后，脸上终于现出喜悦：“允之你知道我对阿萝也是情深一片，我必不会负她！”

刘珏心里伤痛莫名，浅笑道：“允之明白！”

相府棠园阿萝闺房内，刘珏定定望着仍在睡梦中的阿萝。今晚就要送你去子离那里了，以后，以后若是你不愿意，我……刘珏苦笑着，我真的能带你逃吗？让父王背上纵子拐带宫中嫔妃的罪名，受尽世人辱骂白眼？让他一世英名全毁于自已之手？子离会多么愤怒？自已背信弃义叫他空欢喜一场！他会恨的，换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恨的！他还会借机削弱王府力量以巩固他的江山！我们能逃得了吗？往哪里逃呢？子离会放过我们吗……可是把你扔在你讨厌的王宫里，在那方小天地里圈一辈子，你叫我又怎么忍心！

子离答应了救阿萝，几次取出冰泉之水受龙鞭之刑的法子已涌在嘴边，他说不出口。他怎么可以为了自已和阿萝的幸福要求子离做这等牺牲！他是宁国的王，怎么也不能去受这鞭刑之苦，在年年大雪之日痛得死去活来！况且这样去救心爱的女人，她醒了却要另嫁他人。停住思绪，刘珏抱起阿萝，往门外走去：“去告诉相爷一声，本王带阿萝去救治，请他放心。”

出了相府，刘英远远的跟着他。刘珏策马拥着阿萝直奔东郊，走到溪边停了下来，微微的春风吹来，阳光暖暖照在身上。他小心地拥

住她："阿萝上次带你出来玩，结果遇袭，这次不会有人来打挠我们了，我们就这样看看风景可好？"

春草离离似绿色的绒毯铺就了大地。枝头新绿郁郁葱葱，芽苞象花骨朵，望去似一树的花灿烂绽开。溪水清澈，偶见游鱼。

"阿萝，这里真是美呢，恬静自然，我给你说呵，小时候师父让我去捉鱼，可不是用网用叉捉呵，是要潜在水里，跟着鱼一起游，慢慢地融进水里，伸出手来，鱼都不会跑，然后用内功吸住它们，很好玩的。"刘珏轻声告诉阿萝从前的趣事。

阿萝很乖地靠在他怀里，听得入迷，脸在阳光下蒙上层淡淡的光华。她闭着眼，仿佛等着听他继续说故事，"你好啊，居然听得都睡了，我的话有这么催眠？"刘珏撇撇嘴埋怨道。

阿萝嘴角隐隐有抹笑容，似在笑他。刘珏叹了口气："睡吧，你听得高兴就好。"手指理过她散落的发，吻了下她的笑容："其实以前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美的，你除了一双眼睛，脸小的嘛，跟没有似的，丑丫头，哼！现在知道了，你是故意的吧，真不知道小小年纪那来的心思，知道把自已藏起来……阿萝，是没有安全的感觉吗？唉，我答应过你两回，要护你一生一世……可是，我现在却要把你送进宫去……送你去子离那里……宫里可不比相府，你怎么翻得过那么高的宫墙呢？……"

刘珏慢慢止住了话语，心里酸楚，宫中嫔妃是不能随意见外臣的，以后，以后叫我怎么办呢？他望向远方，太阳已滑下半个山头。眼中一热，头已埋进了阿萝乌黑的发间。哽咽道："我不知道怎么办阿萝，我想等你醒了带你逃，可是，怎么逃，你告诉我怎么逃？"

刘英站在二十丈开外，溪边碎碎地话语顺着风飘进耳朵里。剑握得太紧，手背青筋暴突。他看看天色缓步走到刘珏身边："王爷，时辰差不多了。先救醒小姐再说吧。"

"刘英哪，我想为你和小玉主婚。"刘珏轻轻地说道。

刘英一怔，脸上飞过一丝红晕，又坚定地回绝：“这个时候，刘英怎能……小玉也不会同意。”

“能看到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阿萝肯定也高兴。我，不愿，也不想看到分离，不是我成全你们，是你们来成全我。”刘珏缓缓说道。

“谢，王爷，成全！等小姐醒了再说吧。”刘英一低头，热泪已滚滚而下。

刘珏低下头，阿萝睡得还香。他轻轻吻在她的发边：“阿萝，我们……你以后会不会突然想起今天呢？会不会只当成是个梦境……以后我见你，必是隔着层层珠帘，人在深深处了。阿萝，你答我一句可好？可好？”

阿萝睫毛微动，刘珏一惊，大呼：“阿萝！你醒了，你醒了是不是？”可任他怎么摇晃呼喊，怀里的人儿一动不动。傍晚的风吹来，发丝轻飘，睫毛似在轻抖，刘珏失魂落魄，口中喃喃：“原来，是风骗了我！”俊颜哭也似的难看。

太阳不忍心瞧他，把脸埋进了大山后面，天边只剩一抹橙色夹杂着青紫瑰丽绚烂。刘珏慢慢站起身，抱着阿萝跃上马，轻咤一声朝城中飞驰而去。

一乘轻便小轿已候在宫门外，几个宫侍等候多时。刘珏小心把阿萝放入轿里，看了看，心一硬转头放下了轿帘。

“王上请平南王放心，奴才这就接小姐进宫了。”宫侍毕恭毕敬地说道。

刘珏嗯了一声。宫侍轻呼道：“起轿！”两个粗使太监抬着阿萝快步走进宫门。刘珏骑上马恋恋不舍看了一会儿，掉转马头：“走！”

刘英默默跟着他打马回王府。

第７３章

子离等得心急，却又心喜。横看竖看玉璃宫内不管哪处地方都顺眼得很。顾天琳已被接进宫来，他觉得今天的顾天琳格外温顺，不仅赞了一声：“天琳这身装扮养眼得很哪。”

顾天琳双颊晕红，眼波流转，一身肌肤在天青蓝的罗纱包裹下越发的白晰。

子离没有告诉任何人今晚他要去皇陵冰泉。顾天琳只当他为明日的登基大典开心，便柔声道："王爷，哦，王上明日事多，早些歇息。"一低头，美丽的颈项露了出来。

"嗯，明日大典会很累，天琳早些歇着，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他看了一眼顾天琳，她眼中的失望是这般明显，心里一软道："明日事务繁杂……"

"妾身知道，王上不可太过操劳，妾身这就告退！"顾天琳迅速理解了子离，暗暗埋怨自已这时怎么忍不住了。

宫侍抬着软桥刚到后殿一会儿，子离便赶了过来。他心急的掀起轿帘，便瞧见了熟睡中的阿萝。她嘴唇干燥，脸色苍白，神情萎钝。子离默默一算，竟有两日未沾水米了。他伸过手去摸摸她的脸，阿萝一动不动，子离心痛得不行，沉声道："换轿上山，去皇陵！"

"是！"

一个时辰后，轿子在皇陵外停下。月斜斜挂在空中，清辉洒在雪山之上，好清静的世界！

子离掀起轿帘打量了一番冰雪的天地。他细心地给阿萝披上毛皮暖衣。雪白的长毛领几乎掩没了她的脸，子离轻笑一声："还是这么小一张脸。"

子离没有下轿，宫侍们静立一旁。他捧起阿萝的脸："这一进去，你就是我的妃了，你愿意么？阿萝！"

阿萝没有回答。

他轻声再问："可是我得救你，我再是得不到就想毁了你，却不能让别人来动你一根头发，所以，你只能是我的妃，你愿意么？"

阿萝还是沉睡。

子离看了她许久，阿萝，要是就这样带你进去，你醒来就必须做我的妃子，你要是不乐意怎办呢？我盼着你答应，就这样成为我的女

人。可是我心里有一道疑问，我有自已的骄傲，不想因为这个规矩让你跟了我，就算你因为进了皇陵成为我的妃，我也会天天想，是不是只是情势所逼你才嫁给我，而不是你心里真的有我。阿萝，我该怎么选择？你告诉我好不好？

他怔怔地看着她，又给她拢了拢衣服，终于长叹一声走下轿。走到皇陵入口处朗声道："宁国第十三世王刘绯求入皇陵！"

玉砌大门处慢慢走出八人，一色白衣，跪伏于地："吾王万岁！"礼毕后八人起身，当中一人道："皇陵第六代守陵人恭请王上入陵！"

子离一挥手，宫侍抬着小轿走向一旁的山坡。他缓步进入皇陵。这是他第一次进皇陵。守陵人紧随其后引着他一个宫殿一个宫殿地跪拜。

他终于看到了父皇。他躺在冰床上栩栩如生。"寡人能单独陪父皇一会儿么？"

"王上请便！"守陵人退了出去。

子离暗暗心惊，这批守陵人的功夫当真深不可测，在皇陵外他便瞧出他们踏雪无痕，且衣衫单薄。长年生活在冰雪山颠没有深厚的内功早撑不下去。

他收了心思，跪在宁王面前："父皇，子离很想念你。撑到今天终于是宁国的王了，只有宁国的王才能来这里见你，子离以后每年都来陪你……子离很孤单，一个人，以后就要撑起一个国家，会很累呢，父皇。"

子离瞧着冰床上的宁王，觉得有说不尽的话，吐不尽的苦，从前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在这里都能一吐为快。可他知道，再不用冰泉水泡醒阿萝，就会耽搁登基大典了，这才不舍地停住，看了父皇一眼，走了出去。

"带我去皇陵冰泉。"子离吩咐道。

“是！”守陵人前面带路，转过历代帝王安息的冰宫，守陵人推开一道寒玉砌成的月洞门。里面有个小小的庭院，子离迈步进去，院内竟开有奇怪的红花，仔细一瞧，却是红玉髓精雕而成。叶是上品的祖母绿，不觉一呆。

“我宁国的传国宝藏尽藏皇陵，这些不过是装饰罢了。三百多年才累积出这般惊人的财富！”守陵人语气中带着自豪。

“宝藏若不能物尽其用放着也是死物呆物。”子离淡淡说道。

“先祖传下遗旨，凡后世子孙要统一天下者，国库空虚可动用宝藏。宁国被灭亡时，后世子孙也可动用。”守陵人恭敬地回道。

“也就是说，这里的宝藏寡人是有权动用的？”

“是，只有王上能动！”

“那么，若我取冰泉之水救人呢？”子离话锋一转。

守陵人神色严肃：“王上可知龙鞭之刑？擅取冰泉出去，须受奴才们的三下龙鞭！且，奴才绝不会留半点情，王上是能看出奴才的功力的。”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为什么要把区区一眼泉水看得这般重要？”子离轻描淡写道。

八个守陵人往他面前一跪：“只有历代帝王和我们世代守陵人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宁国先祖圣皇们的遗骸是送至皇陵门口由守陵人迎进来，但是进入皇陵之后，都要在冰泉里先泡上三天，送进冰官后才能保住龙颜不改。这冰泉圣洁洗我列祖皇的圣体，岂可随便取之救人？所以，先祖定下这一规矩，冰泉之水万不可擅取。王上若取水须受龙鞭以赎亵渎圣体之罪！”

子离终于明白为何取冰泉水难了，长叹一声：“我进去看看吧。”

守陵人走到院中冰壁处打开机关，子离走了进去，只见寒玉砌成的殿中，雾气蒸腾，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运尽目力隐约能瞧见寒雾里，一汪绿水汩汩涌出。

“王上若是每年来此以冰泉沐浴，可宁神醒脑，一生中也只能带一名皇妃前来，这是现任王无比的荣耀。”守陵人提示道：“但若是受了龙鞭之刑，再泡冰泉就是寻死。”

子离心里挣扎着，要不要带阿萝来，要还是不要？两种想法在脑中交战，等他走出石室，望见月已偏东。心一横道：“寡人要取水救人！”

八名守陵人一惊，齐齐跪下：“王上龙体要紧，请三思！”

“寡人主意已定，不必再劝，只是，天明后乃是登基大典，受鞭可会影响？”

“有我八人相助王上，无妨！”

守陵人中的为首之人接连下令，皇陵内涌出一队白衣人，取出玉盆进泉取水。宫侍在外等着，不多时水已倾进早挖好的冰雪坑中，四周支好了帐幔围住。阿萝仅着中衣泡在一汪绿水里。

子离没有出去，走到父皇冰宫，跪下磕了三个头。低低说道：“皇儿不挣气，今日本来可以带你的皇媳来瞧瞧你，但是硬不下这个心也不屑如此。子离在此叩别父皇，明年再来请安。”

他走出冰宫，守陵人引他走进一处大殿。上面供奉着宁国十二世王的画像，四周冰壁上镂刻着创国之初的征战故事。子离眼光从上面掠过，胸口之内又腾起身为帝王的骄傲。他将来必会超越列代先祖，一统五国！

目光落在大殿中央的软垫上。阿萝，我选择受龙鞭之刑，我不用祖宗的规矩套住你，你，你可会选择我？就算你不选择我，那怕年年那天痛死，也是我的报应罢。当年，我毕竟没有拒婚坚持要娶你！子离轻叹一声，慢慢跪下，手一分褪下上衣，露出赤裸的背脊：“好了。”

守陵人站在他背后，其中一人手一抖，亮出一道银白的鞭，丝丝往外吐着寒气：“王上可尽运内力，奴才失礼了。”

子离暗自提起内力护住心脉。只听身后一声大喝，感觉龙鞭已贴上了身体，一股钻心的疼痛并着一道极阴之气突地钻进了身体，内力与之相抗如蚂蚁撼树，阴寒之气似狂龙在瞬间击碎了防护，他气息窒住，眼前一黑，双手死死撑住地面。

又听一声大喝："第二鞭！"

本以为已痛到极至，没想到第二鞭还能更痛，刺骨的寒气和着痛呼啸而至。内力完全没了作用，任这寒龙在体内肆意乱窜。子离张嘴欲啸，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整个人还似钉在了地上。

身后的守陵人抖了抖龙鞭，蛟筋制成的鞭通体透明，吐着阵阵寒雾，在他手上如一条真龙般摇头摆尾，跃跃欲飞。守陵人佩服地看着还没软倒在地的新王，大喝一声："第三鞭来了！"

等到第三鞭挨上身体，子离惨叫一声，脑中已一片空白，整个已被冻得僵住，连抖也抖不了。后背暴出三条血痕似蛟龙盘距。

三鞭一过，八个守陵人齐跃而上，手掌抵住子离身体传入真气。把他体内那条寒龙封至丹田一角。同时撬开他的嘴喂下灵药，八人连续换着继续施功。

半小时辰后，子离脸色渐渐恢复了红润。他缓缓睁开眼睛，一提内力全身没无异样，奇经八脉比以前更为通畅。他微笑着站起身，背上传来鞭伤带来的热辣痛感，对于有功力的人来说几无大碍："很好！"

八人跪伏于地："大雪之日，奴才会派一人下山助王上渡劫！"

"好，明年，我再来吧！"子离心里牵挂着阿萝。往皇陵外行去。

守陵人送至皇陵门外："恭送王上！"

子离撩开围帐就看到了泡在水中的阿萝，冰雪之中一汪绿水，水面气体蒸腾，她的脸隐在雾气中似真似幻，面容皎皎如新月一般清丽。脸上渐渐浮起红晕，竟似不怕泉水的寒意。冰雪旁站着一只鹰隼，鹰眼锐利地盯着阿萝，妖魅诡异又美到极致。眼前的景致让子离

呆住。这是他回到风城后第一次细细看阿萝。真如从前自已断言，她美得让人惊叹。子离盘膝坐在池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她真是美丽，美丽的不愿让别的男人多瞧她一眼。子离心里又开始挣扎。要不要在她醒来后告诉她让她自已选择？要不要瞒过所有人，从此她就是他一个人的。子离有点后悔没带她进皇陵，只要她进去，自已就不用这么为难的选择吧？又宛尔一笑，要是那样，自已不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进宫做皇妃的了。他低声呢喃："阿萝，我今日受龙鞭之刑，一生伤痛缠身也绝不后悔！"

阿萝慢慢有了知觉，黑暗里四周好冷，还在王燕回的地宫中吗？那阴森的石室内。她给自已嗅过一道香气后便没了意识。突然又有一股热浪扑来，驱散了全身的冷意。哦，只有桑拿室干蒸才有的热气。一阵惊喜，是回去了么？一觉睡醒宁国、相府、子离、刘珏都是梦一场？她又觉得痛，不知道是那里痛，全身都痛。就这样突冷突热一阵痛一阵酸过后，四肢百骸暖洋洋的极为舒服。她感觉到自已泡在水中，是温泉吗？可呼吸的空气怎么这么冷？她努力想要睁开眼。

见她睫毛一颤，子离惊跳起来，凌空跃过去捞起她顺手点了她的睡穴，连声唤道："快拿毯子来！"

宫侍手忙脚乱递过毯子。子离等不及坐轿下山裹住阿萝抱起，一抱她入怀，那种再不放开，想要一生一世都抱她在怀里的欲望便强过了一切。没有选择，只有一个决定！子离回头盯住宫侍森然道："今日之事谁敢泄露半句，寡人定斩不饶！"

宫侍齐齐跪下："奴才不敢！"

"带着那只鹰，抬轿随后下山吧！"子离抱起阿萝施展轻功从山顶往山下宫群跃去。

他把阿萝抱进了玉龙宫的偏殿，交与早已等候多时的宫女。看看天色微明，这才匆匆返回玉璃宫。

两个时辰后，阿萝穴道自然解开。她睁开眼睛，四周金壁辉煌不由吓了一跳，不会又穿到那个朝代了吧？再从六岁开始长大她可受不

了。急急一看自已，手脚没变，松了口气。刚想起身，觉得全身软得很。

此时，一名宫女挽起纱帐："娘娘，你醒了？"

"什么？"阿萝一开口觉得还是原来的声音。她疑惑地看着宫女："你方才叫我什么？"

"王上吩咐奴婢要唤娘娘的。"宫女熟练地挽好纱帐，又道："娘娘想毕饿了，已备好清粥，奴婢侍候娘娘用吧。"

"等等，谁是王上？我是什么，那个，你唤我娘娘？这是宁国？"阿萝搞不懂怎么回事。

"是啊，这是宁国啊，今日是王上的登基大典，这会儿子已经大开王宫中门开始接受百官朝贺，百姓瞻仰了。"

"今日是三月十八？谁做王了？刘绯？"阿萝想原来自已昏迷两三天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宫女吓坏了："娘娘，王上名讳不能直呼的，要砍头的！

哦，那就是子离成功坐上王位了。那刘珏呢？他怎么不来接自已出宫呢？阿萝突然一惊："你方才说是刘，王上吩咐你唤我做娘娘的？"

"是！"

天啦，晕了两三天，就成了子离的妃子？出了什么事？阿萝害怕起来，撑起身体就要下床。宫女过来扶住她走到桌边："王上道娘娘几日未进水米，身子虚弱，进点食养一养就好。"

阿萝这才感觉饿。心想，先吃饱有力气再说，三口就喝完一碗清粥，吓得宫女直道："娘娘你喝慢点！"阿萝稀里哗啦喝了四碗，砸砸嘴："还要！"的

"娘娘，不宜过饱！"宫女被吓坏了，还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娘娘。

阿萝叹了口气："这个不是我吃的多，是碗太小，算了，我吃别的。"举筷如飞，又扫光两碟小菜，这下感觉肚子不空了，力气也恢复

了几成。站起身动动，觉得走路没什么问题了，对宫女道："我走了。"

宫女往地上一跪："娘娘你别出去啊，王上吩咐了要等他大典完了后来的，你走了，奴婢无法交待！"

阿萝实在是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看着跪在地上的宫女道："你过来。"

宫女怯怯地走到她面前，阿萝举掌一劈，宫女哎哟一声，又不敢还手。阿萝瞧瞧手掌，叹了口气道："我本来想打晕你，这样你好交待的，可是我现在手没劲，你装晕吧！"

宫女又往地上一跪："娘娘，求求你，你别出去了。"

阿萝实在听得烦了，大吼一声："不准再叫娘娘，我还没嫁他呢！"

宫女被吼得一呆，跪伏在地上不敢言声，手却扯住了阿萝的裙子下摆不放。阿萝蹲下身："你放手嘛，我不想打晕你，也没力气，用别的敲你的头，你又会痛。"

宫女抬起脸，眼中已有泪光闪动。手还是不肯放开。阿萝叹了口气："好吧，我不出去，反正身上还软得很，你帮我沏杯茶，我在这儿等，你的王上。"

宫女惊喜的笑了，站起身去砌茶。阿萝狠了狠心，趁她背过身的时候举起锦凳敲了下去。宫女倒下。阿萝叹道："不打晕你，你的王会怪罪你的，我一听到娘娘两字就肉麻。"

看看身上的罗裙，她费劲地剥下宫女的外衣穿好，对镜照了照，又勾下几根流海，端起茶壶出了殿门。

刚下台阶就看到禁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新王登基自是戒备森严。她四处看看，发现右边郁郁葱葱一块极像是御花园，心里默了一下从前叫刘英画的王宫示意图。既然开了中门供百姓瞻仰，那么从那里混出宫是唯一的出路，百官定聚在大殿外。

能不能见到刘珏呢？阿萝往宫门行去，刚离开偏殿不到五十米，就走来两位宫侍，她头一低端着茶壶站着。听得一人问她：“娘娘醒了么？你不在旁侍候怎么出来了？”

“娘娘醒了，想喝茶水，嫌这水味不对，叫奴婢重新砌过。这不，奴婢正想去玉泉井取水煮茶呢。”

两个宫侍哦了一声道：“早去早回！别出什么差错，那是相府三小姐，王上宠着呢。”

“是！”阿萝低着头，学着方才那宫女的细嗓子低声答应。

走了几步，一回头，见两名宫侍已推开了殿门，心里一慌，迅速闪进小道。这里禁军很少，阿萝低头急走，看看左右无人，提起裙子一阵飞奔。听到身后已有呼声传来。

往宫门方向密布禁军，自已身体没完全恢复，还没跑到宫门就会被抓住，谁见过在宫里不顾礼仪这般奔跑的？她想起迷宫似的御花园，不顾一切地跑了进去。恰好今日新王登基大典，后宫命妇全部聚在金殿旁的偏殿里等候拜见，花园里没有见到宫侍，也没有禁军。

阿萝默想上次来看到的情况，一个劲往西面的宫墙处走，突然脚一软就坐了下去。她喘着气想，刚才还应该再吃点，还好身体底子好，还能撑着跑到这里。

她左右看看，爬进树丛里藏着，一边喘气一边竖着耳朵听动静。拍拍得跑得潮红的脸，无意中摸到了耳朵。耳环！她飞快摘下一只耳环，全身上下被换完，就这耳环没动，也是乌衣骑的烟花信号做的精巧，珍珠般大小的丸子一般。阿萝拆开耳环的珠花，当时安清王给了她三枚，她就放在中空的珠花里。青色的丸子在掌手滴溜溜转动。阿萝使劲往地上一砸，丸子弹向空中炸开，射出一道青紫色的烟花。

阿萝看着烟花，想了想，手足并用爬到离烟花十丈外的树丛里躲着。闭上眼休息，等着乌衣骑看到来救她。的

第 7 4 章

最早看到烟花的除了乌衣骑鸽组暗哨就是宫门外的刘英，他心里记挂着阿萝，今天新王登基，小玉想看热闹，他便带着小玉来了。

宫门外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直通大殿的道道宫门大开。百姓可远远瞧见大殿里百官伏首。禁军把持着宫门。城内也加强了戒备。

子离金冠黄袍高坐在龙椅上。脚下百官跪伏，望出大殿，能见外面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一刻他真真正正感觉到了一个帝王的权威感。

阿萝放出烟花的时候，安清王父子与百官正在听封。宫侍庄重地宣读圣旨，一一加封有功之臣。

刘英知道安清王父子在大殿之内，自已又进不去，急中生智地拉着小玉买来爆竹和烟花，他一点，百姓也跟着欢呼也跟风点燃爆竹，广场外震天炸响，子离看着脸上浮起一朵笑容。

李相趁机出列道："我百姓也知王上是明君圣主，这是发自心底的喜悦啊！"

子离心里一笑，怪不得李相多年不倒，怪不得帝王都喜欢养一两个谄臣，听得舒服。

刘英又放起了各种烟花，其中有一道是乌衣骑才明白的信号。刘珏目光瞟向外面，突然看到信号。这信号是青组独有，意思是西方有急难。风城之西？不可能啊，三门都有重兵，出现有人捣乱，也犯不着护卫王府的青组前去，何况王府是在东城。难道，是王宫之西？御花园？刘珏突然意识到这是刘英利用青组的信号告诉他阿萝在御花园。

他的心骤然急跳。人在大殿又不能离开。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终于听到宫侍念完长长的册封名单。接下来是新王接受各宫嫔妃诰命夫人等内眷朝拜。百官退下，有品级的内眷在皇后的带领下进入金殿。

子离安然坐着，看到顾天琳盛装缓步走进殿内。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位皇后其实也非常漂亮。心里情不自禁想起阿萝来，如果她也

这般打扮，会是什么样呢？他眼睛看着顾天琳，心又飞到了玉龙宫偏殿那儿了。

退出金殿后。刘珏向西一望。烟花还没消尽，空中有抹淡淡的青紫色。他想了想，仗着对王宫的熟悉，飞快地掠向御花园。

人还没到，就已听到几个宫侍焦虑的声音："还不快找人！等到大典一完，王上要见人可怎么办啊！"随着宫侍的声音，已有一队宫中侍卫和十来个宫侍的脚步声四下散开。有几个正往御花园寻找。

刘珏心想必是寻找阿萝无疑，她已无事了么？阿萝，你真是聪明，躲御花园里了。他施展轻功绕过宫侍不多时已站在烟花处。这里四下无人，他焦急地压低着声音唤道："阿萝，你在这里吗？阿萝！"

阿萝心惊胆战地躲在树丛里透过缝隙等待着。她还是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宫女连声叫她娘娘叫得她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发生了么？她不要嫁子离，不要呆在王宫里。她从来没有这样思念着刘珏，她只想见他，她心里只念着他。此时方知对他的情感已这么深了。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是煎熬，她觉得时间过了好久，等得都快绝望了。突然听到刘珏的声音，恍若隔世，不觉呆了。

刘珏唤了两声没有反应，心里更急又低声呼道："阿萝，你在吗？是你吗？"

她想叫他，又像是叫不出声似的，一急之下碰动了树枝。刘珏眼光一闪，跃了过去。拨开树丛，阿萝可怜兮兮蜷成一团地看着他，身上又是泥土又是草屑，眼睛汪着泪水，嘴唇颤抖。刘珏心里一痛，伸出手轻声唤道："是我，来，出来，阿萝。"

阿萝惊醒过来，连滚带爬钻出树丛扑到他怀里放声大哭。刘珏紧紧抱住她，急道："别哭，这是王宫！别出声！"

阿萝把脸埋进他的胸膛，压住哭声，刘珏只见到她的身体抽得很猛，心疼地搂得更紧，耳朵警觉地感觉左右的动静。好半天阿萝才平静下来，哽着声音道："那宫女叫我娘娘，我心慌，刘珏，我心慌！这是怎么回事！"

刘珏没有回答，稍稍拉开她，看看，人好好的，心里一松又拉她入怀紧紧抱住，子离要宫女这般唤她，她进皇陵了，她只能是他的妃，这叫他如何回答，如何回答！

他的手这般有力，他的胸膛这样温暖。阿萝喃喃道："带我走，不要在王宫里，我一进宫浑身不舒服，这里倒处都是算计，我不喜欢。"

阿萝的话象把刀直直把刘珏的心劈成了两半，撕心裂肺地痛："阿萝，现在不能带你走！"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的皇妃，我不能带你走！"刘珏终于艰难的开口。

阿萝被震晕了，一觉醒来怎么就成了子离的小老婆了？她疑惑地看着刘珏，眼中满满的不解："我没答应嫁他吧？我也还没嫁他吧？"

"不管你答应没答应，你嫁没嫁，你都是！"

"放屁！"阿萝急得骂人。想不明白两天里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子离登基："子离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才登基就敢这样做！"

刘珏苦笑："他没有，是我，我把你送进宫的。"

阿萝吃惊地看着他："为什么？"

"因为……"刘珏正想解释，突然发现有人来了。拉着阿萝就要走，一听动静，又停下了脚，他感觉到来人已围住了御花园这块。从簇拥着的脚步声看，是子离来了。他松开阿萝的手，后退两步，这个情形让子离见着，刘珏心里叹了口气，眼睛悲伤地看向阿萝。

她被他的眼神震住。刘珏为何这样痛苦，脸上这般无奈？她张张嘴正想说话，眼睛已瞧见了一群群侍卫。她一慌看向刘珏，刘珏把脸转开，看向东面。

刘珏不可能把她送给子离，不可能！真的是子离逼他的么？才初登王位也是不像。阿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晃过各种念头。

大典一完，已有宫侍报与他知道。子离恼火地想怎么一转身人就跑没了呢。一座座宫殿搜寻找到了这里，有宫侍报御花园闻有人声。他龙袍未换就赶了过来。

远远瞧见站立着的两人，子离没有急奔过去，缓步走到阿萝和刘珏面前。

刘珏单膝下跪：“王上！”

“平身！”子离淡淡说道。心里隐约已腾起一股怒气。

刘珏站起身木立在一旁。子离温柔地看着阿萝：“怎么这么调皮，跑这里玩捉迷藏？”

阿萝看着他，金灿灿的龙袍，珠冠扣顶，熟悉而又陌生：“子离……”

“大胆！敢呼王上名讳！”子离身边一宫侍尖着喉咙喝斥阿萝。突然冒出的尖锐声音吓了阿萝一跳。

子离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个宫侍，回过头又是满面温柔：“衣裳都弄脏了，随我回宫换去。”

阿萝越来越糊涂：“叫你身边的人走开，我有话问你们！”

子离瞥了一眼刘珏：“原来平南王还没有告诉你啊，你们都下去吧。”

御花园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子离笑道：“不用讲虚礼了，允之，是你说还是我说。”

刘珏平静地看着阿萝道：“那日你中了王燕回下的失魂玉引香，昏迷了两天，只有进皇陵用冰泉泡着才能解毒救你，而进皇陵的女人只能是王上的妃才行，你要不是他的妃，你进了皇陵，你就得死！”

阿萝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眼睛看向子离：“我还能唤你一声大哥吗？”

“当然。”子离浅笑道。

“我知道为救我一命，就得进你们那个皇陵，进了皇陵有个规矩就得是你的妃子才行，可是，大哥，我不能嫁你！”阿萝总算明白了。不禁暗暗咒骂，进皇陵泡泡泉水就要嫁人，什么臭规矩。

子离心里一酸，有些黯然，还好自已没带她进皇陵。可是，你就这么不想嫁我吗？在知道不进宫做我的妃就要死的前提下，你都不想

嫁我么？子离脸上的笑还挂着：“阿萝，你要明白，允之与我都不会看着你死。“

刘珏接口道：“所以，你必须做他的皇妃！”他心里明白，就算阿萝不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根本没法带她走，绝对走不掉，被抓到后只有死路一条。到那时候子离也保不住她。

阿萝被他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板上钉钉似的。恼火地吼道：“什么破规矩！皇陵有什么？十三陵还被炸开取宝呢，这是你们的规矩，不是我的！”

“我不准你这么任性！你不做他的妃子你就要死！你明白吗？”刘珏厉声喝断她的话。再让她乱嚷下去，传了出去会有一堆人上奏折要定她的死罪。

阿萝被他吼得一愣，心里直叫委屈。是啊，为了救我，可是，我就得把下半辈子赔进去？然后和子离的大小老婆们斗得死去活来？

“阿萝，嫁我让你这般难受么？你一点点都没把我放在心上么？”子离忧伤地问道。

阿萝心里一软，眼里又浮上一层泪光：“大哥，你，是我的大哥！”

子离定定地望向她，每每见她如此，心就似狠不下去。可是，那种不甘又浮上心头，答案来得如此之快么？连一天都没到呢，她的心事就已明明白白放在了眼前。他睥睨着刘珏，不动声色。

刘珏心已碎成一片片，子离瞧着他，他能说什么？当子离的面安慰她，让她耐心一点，安排好了就带她逃走？刘珏别开脸，不敢看阿萝：“你从此最好忘了刘珏，今日我便去相府退亲！”说完对子离一礼：“王上，她已知情，臣先行告退。”说完毅然离开。

阿萝张大嘴看着刘珏走开，他就这样走了？嘴里忍不住喊道：“刘珏！”

他身体顿了一下，头也没回。

阿萝忍不住坐了下去，眼泪成串流下。

子离蹲下来，伸手去擦她的眼泪，阿萝把头一转。她心里乱得很，刘珏不要她死要她做子离的皇妃，自已要怎么办才能离开王宫？她回过头看着子离求恳道："大哥，我求你，我不喜欢王宫。你让我走好不好？我们有很多法子，装死，找个替身，什么都行，好不好？"

子离心里的一簇火苗终于引燃："你就这么不想嫁我？你心里就只有他？！"他的声音再次放得温柔："阿萝，为什么？明知道要死的，你还是不肯答应呢？我们都不可能瞧着你死，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离开的。"

"大哥，感情怎么能够勉强？从前我不清楚，现在我知道得很明白，我也实在不喜欢王宫。你要不把我杀了，反正你们那个规矩就是我不做你的小老婆就要死！"

子离闭了闭眼，忍住心头窜出的火，背上的伤痛还未散去呢，那种刺骨钻心的寒气"嗖"地窜了起来，他为她受那种苦，而她，她宁可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妃！她心里半点都没有他！子离放声大笑，笑声中无限凄凉，他一弯腰抄抱起阿萝，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一句话来："我不会让你死，这个，由不得你！"

阿萝又气又急，尖叫着要他放手，手足无力地拍打着子离。

子离没有管她，一路抱她走出御花园。阿萝恨得一口咬住他的肩，子离抖了一下，停下脚，眼睛伤痛地看着她道："我说过我不会放手，更何况是刘珏自已把你送来的，我更不会放你走。"

子离的神情严肃认真。阿萝无计可施，急怒攻心，身体还没恢复就跑了这么远，力气已经用尽，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第７５章

大典后子离已搬进玉龙宫。顾天琳住进了玉凤宫。

宁国后宫制定一后三贵妃五嫔，取九之数，下有八十一美人。子离目前只得一后，后宫空虚，内务府已着手安排选妃。

子离把阿萝安置在玉龙宫旁的玉华殿内。顾天琳早已知晓。她心高气傲，嫁与子离后又心仪他才华风流，三年子离的冷落她都能忍，

换来子离的愧疚与礼敬有加。她是聪明人，知道若是吃醋嫉妒，子离只会离她更远。

身边近身女侍忍不住抱怨道："娘娘就是好性儿，那个无名无份还是相府三小姐呢，住在玉华殿算什么啊。听说还被平南王退了亲。"

顾天琳脸一沉："王上做事那由得你们这些奴才多嘴，相府三小姐是进宫休养，再让我听得这宫中有半句议论三小姐的言语，当场杖毙！"

宫侍们齐刷刷跪了一地："娘娘息怒，奴才不敢！"

顾天琳也很奇怪，从登基到现在已过去十天了，李青萝住在玉华殿名份全无，且子离下令，任何人都不能接近那里。平南王好好的突然去退了亲。李相几次婉转问及，子离都不正面作答，李相又不敢多问。偷偷托人情到自家爹爹那儿。自已也是一头雾水。

这天顾天琳带着侍女前往玉龙宫。内务府动作很快，这么短时间已经送来选妃名册。她翻看了看，没一双眼睛象青萝，便放了心。微笑着带着名册去见子离。

她记得子离赞过她着天青蓝的罗裙。今日特选了同样清爽的绿纱罗。出宫之时侍女赞道："娘娘真是玉肌雪肤，天女下凡似的。"她浅浅一笑，不由自主想起新婚之夜子离说她真是个冰玉雕成的人儿。

她轻轻走进宫内。子离正在看奏折。顾天琳柔声施了一礼："臣妾打扰王上了。"

"平身吧，皇后有何事？"子离看了她一眼，淡淡问道。

顾天琳缓步上前，从侍女手中取过选妃名册奉上："内务府制成的宫妃名册，王上后宫空虚，臣妾一人居后宫也甚是寂寞，王上看看吧，看可有中意之人。"

子离兴味地看着顾天琳，面露微笑："怎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进宫做我的嫔妃？"

"王上这般俊逸风流，想当年也是风城五公子之一，不动心的怕是少呢。"顾天琳打趣道。

她还会开玩笑？子离似笑非笑看着顾天琳。真不愧是风城双绝，琴艺超群，人又美，还聪明，难得凉了她三年一句报怨都没听到。“好，寡人瞧瞧。”

子离漫不经心地翻动名册，每一页都附有小像。或丰腴纤细，或婉转娇憨，什么样的都有。正当青春年华，个个都不错。

顾天琳脸上不动声色，眼角目光却一直关注着子离的一举一动。

只得片刻，子离便已翻完整个名册，随手又递了回去：“皇后替寡人拿了主意便是，挑几个性情好的留下吧。”

他的举动在顾天琳意料之中，口中答应着，却又没走。

“皇后还有何事？”子离心想，终于忍不住要问起阿萝了。

“王上，李相托人情托到我这儿来了，你看……”顾天琳直接把包袱扔到了李相身上。

李相？哼，难道你不想知道？这后宫诸人都不想知道？子离心中冷笑，目光还是温柔如水：“皇后说个主意吧！该怎么办？”

顾天琳一愣，怎么办还不是你说了算。心里一动道：“臣妾去劝劝吧。”

子离盯着她，突笑道：“好，你去看看也好。”

阿萝醒过来被软禁在玉华殿内。房间内就没少过人。连睡觉床榻下也睡了个宫女。她吃好喝好努力养好身体。没出几天便恢复了元气。

宫女故意把想要透露给她的消息说与她听。平南王蛮横退亲，李相气得抱病在家，听说她在宫里，病又突然好了。听说日前为贺离皇登基，都宁河边举行了花魁大赛，平南王与成侍郎为争花魁差点打起来。听说安清王四下张罗为平南王选亲……

阿萝恍若未闻。看看窗外，四月春正浓。都宁河边么？想起在画舫上捉弄刘珏教她习琴不由得笑了出来。她有些怀疑刘珏的智商，怎么争风吃醋的小把戏都拿来玩？那只老狐狸那会真的着急要为他选亲？都是做给子离，做给自已看的吧。这命在他们那里那么重要么？

有人重视自已的命真让她感动。自已也怕死得很，现在要有人告诉她死了之后能穿回现代去，她马上就去死，上吊撞墙割腕都没问题，可是没有。

阿萝百无聊赖地坐在窗边出神，一点点回想和刘珏在一起的情景，那是种简单的快乐，她完全可以想到刘珏把她送进宫要子离救她会有多难，他必然难过到了极点。要自已活下去，就得送给子离为妃，以他对自已的情深，阿萝叹了口气，真够难为他了。

现在住在这里已有十天了，子离知道她会功夫，守在殿外的都是禁军里的好手，杵在殿外就似石像一样戳他一下他都不会动，根本没法跑。就算跑出这座殿，外面还有重重禁军和高大的宫墙。

她想起那个夜晚，细细地回想子离说过的话。他这次是真的不放手了，宁可关她一辈子也不会放她出去?

十天里子离来了两回，她背过身不理他，子离叹了口气，转身离去，也不再来。阿萝没对象发泄，就砸东西玩，扔一回东西骂一回人，不把玉华殿砸碎不肯罢手，权当是在练功。子离更不露面，反正砸了又换新的，由她闹。

这时听到宫侍报道："皇后驾到！"

哦，顾天琳也来凑热闹了么？她来做什么？阿萝好奇起来。

"青萝，你还好吗？"顾天琳屏退左右优雅地走到窗边。

阿萝趴在桌上，头也没回："你看到啦，能好吗？说吧，是你好奇想来瞧瞧我呢，还是他托你带什么话？"

顾天琳笑笑，对阿萝的态度不以为意："是我好奇，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父亲，李相他……也甚为担心。"

李相？他担心什么？刘珏跑去退亲，现在好象子离也没弄个什么妃号安自已头上，他担心两头落空，卖不了好价钱吧！阿萝冷笑。不想告诉顾天琳三人之间的事。子离是她丈夫，自已绝不会与这个女人和其它认识不认识的女人争一个男人。

顾天琳见阿萝不吭声又道："你可知道我原本是喜欢你的，然而嫉妒是女子天性，我听到你与平南王定亲心里高兴得很。他又把亲事退了，王上一心留你在这儿，看这玉华殿的布置，是软禁着你吧？"

阿萝回头盯着她道："打住你的好奇心，天琳，我不讨厌你，也不想讨厌你，我知道你的心思，我没有半点想法要留在这里，与其来探我的口气，你还不如去想尽办法得到子离的心。"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喜欢他？"顾天琳有些疑惑。

阿萝啼笑皆非："那是从前诓太子的，没这回事，我一早就提醒过你，子离，我当他是大哥而已。"

顾天琳恍然大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语气里的关切真真实实地透露出来："但是王上他……"

阿萝低下头："他可能心里不平衡吧。毕竟我先认识他。"

"阿萝，我瞧可不是这样，传闻他在边城有一个习惯，每日千里迢迢送大白菜去，吃了三年的白菜汤，难道与你无关？"

开水白菜？阿萝惊叹，吃三年？她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子离，你何苦如此！吃了三年，瞧了三年画像，我，我自认没有这般魔力。你是把我想得太过美好吗？我也没对你有多好，这叫我，叫我怎生还你！

顾天琳瞧着阿萝转眼黯然的脸，叹息道："王上俊逸帅气，又是宁国的王，对你这般，何不答应了他，这样的男子难找了。"

是啊，子离长得不错，温柔体贴，对自已情根深种，没道理不答应他啊。可是，晚了！心早已被刘珏一点点填满，他情感外露，热情飞扬。和子离在一起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和刘珏在一起却是快活。如果说子离有着星夜一样的迷离醉人，那刘珏就是一道灿烂阳光，能散尽阴郁。来到异时空的古代，自已的心和子离一样是忧郁的，不停地在鞭策鼓励自已去追求希望中更美好的生活。只有阳光和活力才有力气撑着自已在这个时空中书写神话。

阿萝轻笑道：“天琳，人和人是不能比较的，有句话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与权势无关，与外貌无关，与他如何待我无关，缘份就是如此罢了。”

顾天琳听了默默无语。她不是没有想过不把心放在子离身上，三年里每一封书信都刻意淡了笔墨，不泄露丝毫心事，三年后他回来，见到他时，心又再次沉沦。她无话可问，无话可说，转身离开了玉华殿。顾天琳心里苦笑，或许，这样来见阿萝，为的也不过是子离前来询问，她又多一点与他在一起的时间罢了。

第７６章

玉翠山北麓郁郁葱葱的林间掩映着一处黄瓦红墙。飞檐翘角上立着鸱吻祥兽。檐下挂着小钟，山风一吹，零碎的叮当声轻轻被风带走。这是皇家别苑的一处单独的院落。太子刘鉴、良娣李青蕾、小公主芯儿都被软禁在这里。

芯儿还小，只知道这里比王宫小了许多，几日下来将别苑逛了个遍，此时嘟着嘴向青蕾诉苦：“母妃，这里没有好玩的啦，带芯儿出去好不好，芯儿听到好多鸟叫声。”

“芯儿乖，千万不要这样对你父王说呵，过些日子吧，娘再带你出去玩。”青蕾温柔地哄她。门被大力推开，刘鉴倚在门口冷笑道：“别骗芯儿了，这一生都别想再出去！”

芯儿吓得哇的一声哭出来。青蕾心疼地搂住她：“别哭，芯儿别哭，来人，带小公主出去！”

一名宫侍牵住芯儿离开。哭声渐渐远去，青蕾才叹息道：“何苦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呢。”

刘鉴走进屋里坐下，呆呆地看着屋外的天空出神，过了会儿，神色已经平静：“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父皇这样待我。只是因为母后吗？她为谋后位毒杀了子离的母后，也是因为王家吧，权势过大，父皇不得不废了我。”

刘鉴这些天已想得很明白。安清王肯帮子离，肯定是父皇下了密旨。自已听从倚仗多年的东宫谋士策划，信任谋略过人的王燕回，觉得能与子离一拼。黄水峡谷一战他就清楚，自已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败了也是正常。

他苦笑道："蕾儿，听说你二妹三妹都无恙，李相也还好好的做他的相爷，如有机会，你就离开吧。"

青蕾大惊："殿下何出自言？青蕾断不会离开殿下！"从嫁给刘鉴起，呆在别苑的十天却是她一生中最舒心快乐的时候。

再见刘鉴，他已是阶下囚，废太子一个。精神萎钝，星目中道不尽的悲伤，早失了风度翩翩的神采。一个人闷着，前两日一声不吭，不吃不喝。青蕾挂记着他，日夜陪着他，终于在第三天夜里，这个曾经的一国太子抱住自已放声大哭。哭他的母后，哭父皇对他心狠。哭自已无端做了牺牲品。

青蕾无法，用尽劲力气抱紧他，那一夜刘鉴的缠绵与热情让她想起了初进东宫的日子。

在别苑多好啊，少了些活动范围，也少了算计心机。

青蕾站起身走到刘鉴面前跪下，把头靠在他膝上。轻声道："殿下，可还记得桃花宴么？"

"记得，我听到李相府纱帐内传来的琴音，就渴望能得此知已。"刘鉴轻抚着青蕾的发，自已从前一心钻进了权势中，连单纯爱慕自已的青蕾也想着要利用。如今，她待自已的心却没有变。

青蕾轻笑出声："殿下可走了眼啦，那时顾天琳先弹一曲《佩兰》，我便知无望，我与她琴艺差不多，她先声夺人，我就算尽全力弹得一曲也压不过她的人气了，心里一慌，想到你还等着品评，手指尖也是抖的，这琴便弹不出来了。"

刘珏微笑："所以，你家小妹便替你抚了那曲《秋水》？瞒过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我。"

他早知道了，青蕾轻叹一声："殿下可怪我么？我当日自伤手筋，就是想断了弹琴的念头，省得精明如王燕回，迟早会被她看出马脚来。我只是不愿失去殿下的宠爱，还有将来的富贵权势。"

"我当日听你小妹抚琴一曲，就感觉不对了，后来在东宫亲耳听到她弹秋水，才肯定是她。"刘鉴回想当日一幕，又是黯然："青萝自是帮着子离的，不然也不会演那出戏。我们就算怀疑那出戏的真假，却贪图着安清王父子手里的兵马，想不战而胜。加上先下手不仅师出无名，南军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失了压制安清王父子和子离的先机。其实黄水峡谷若我们不去，风城一战，鹿死谁手还不见得。"

子离与安清王父子早有预谋，刘珏一回来便下手控制了风城三门。自已不是一样也有势力安插在朝廷与军中。这股势力还不小，都是多年对自已忠心耿耿的人。就算自已身困在别苑，有朝一日得以逃离，登高一呼，马上就是支不容小觑的队伍。

刘鉴目光投向远处，真当他这个没带过兵的太子这般无能么？他错在太过倚仗王家的势力，太过信任王燕回之谋略。好在去黄水峡谷时已交待妥当，若是败了，布下的人就老老实实呆着，没有自已的密令，不得妄动。不然，软禁在别苑的自已就是一盏灯，那些忠于自已的人马就会像飞蛾一样扑过来，然后死在子离的重兵包围之下。

他收回思绪，知道青蕾在等一个答案，温柔地笑笑："你笨啊，你进东宫之后，也没听你抚过《秋水》，和你朝夕相处，你就是个小女人罢了，那会有琴曲中透出的那种天马行空的不羁？青萝代你抚琴，不过是成就了你我的缘份罢了。当我真不知道你除了抚琴还会其它种种？你真正是个才女。"

青蕾的泪终于滴下，多年来的心事终于了结，哽咽道："殿下！蕾儿从小心高气傲，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肚鸡肠，落了下乘，实在配不上殿下。"

"有你，我已满足。从前想有王燕回玩弄她的谋略，她嫁我又不肯与我圆房，要的只是权势，只有你，富贵权势人人爱，你却多了爱我

之心。你不怪我后来晕了头，一心想与子离争个高下，还想着利用你拉拢平南王，就很让我欣慰了。”

春天的阳光照进屋子。两人似一对鸟儿偎依在一起。

子离带着大批侍卫来到别苑。满意地看到从山脚处起就禁卫森严的情况。他在这里布下了一万兵士，把整座别苑围了个严严实实。十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大哥真的这般无能，手下连个忠心护主的人都没有？他不信。

别苑大门缓缓打开，宫侍高声传报：“王上驾到！”

刘鉴引领着别苑里的众人跪伏于地，口中连呼：“罪臣刘鉴恭迎王上，吾王万岁，万万岁！”

子离抢上两步拦住：“大哥！莫要如此！折杀子离了！”

刘鉴抬头微笑：“王上，礼不可废，求王上准鉴行完大礼！”

子离松开双手，站立，受完众人大礼后忙扶起刘鉴：“大哥，你我兄弟，再不要行虚礼了，子离有话与大哥说。”拉着刘鉴的手走进了大殿。

掩上大门，殿内只留他兄弟二人，刘鉴笑道：“王上这次来是要赐臣一死么？”

子离对刘鉴深施一礼，刘鉴一愣，跪倒在地：“王上这是做什么？臣岂敢担此一礼！”

子离扶起刘鉴道：“大哥治国奇才，远胜子离，父皇有此遗旨原是冲着王家外戚专权，这才令子离继承王位，如今王氏尽离朝政，今日子离是请大哥还朝！”

刘鉴暗暗心惊，不明白子离打的什么主意。听得子离诚挚地说道：“父皇身体虚弱，我宁国朝政由大哥一手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望大哥捐弃前嫌，助子离一臂之力。”

他请自已还朝助他，肯定会委以重任，子离才登基十日，难道就不怕趁此机会自已反了他么？他是想捏住把柄赶尽杀绝吧，“子离就不怕我借机培养势力，他日再与你一争高下？”刘鉴直言不讳。

“若是大哥有此心意，子离现在就退位让贤，王皇后、王燕回已死，王太尉告老还乡，王家在朝官员全部贬免，且王氏子孙永不得录用为官。外戚已除，由大哥登基也未尝不可！”子离浅浅笑道。

刘鉴心里冷笑，若是自已顺势开口答应下来，怕是马上要身首异处！于是叹了口气道：“经此一役，我已无心朝政，只求带着青蕾与芯儿平平安安过一生，子离若是心疼大哥，就成全了我吧。”

子离张口还欲再劝，刘鉴坚定说道：“这山中别苑十日，鉴与蕾儿心意相通，富贵容华都是过眼云眼，不如寻常一家三口平安喜乐，我心意已决，王上成全吧！

子离怔怔地看着刘鉴，心冷得不行。若是刘鉴愿意还朝，他还放心，以他对刘鉴的了解，他这个大哥不是庸碌无能之辈，没打过仗却能把朝政处理得极好，他未必手中没有暗藏的力量，且这股力量早已布置好了，所以别苑十日风平浪静。

他从小锦衣玉食，没吃过半点苦，同样骄傲，因为王家外戚专权而被废，因为安清王父子相帮自已才顺利登基，他怎么会服气？他既推辞，是怕受自已重用回朝后，在朝中本来欣赏他的官员就多，很容易被自已拿住一个结党之类的借口就杀了他。看来，他说的清平安乐的日子怕是过不了多久了。子离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既是如此，我便令内务府把璃亲王府改为清王府，大哥一家不日就迁回去吧。”

这是他做的最大的让步了吗？刘鉴心里冷笑，若是他真愿意放过自已，大可解了禁令，任自已一家三口自由来去，如今，回了风城再说吧。

他一早料定子离不会杀他，虽然父皇废了他，理由不过是受到母后牵连，要除掉王氏而已，私底下为他这个太子喊冤的人不会少。做太子这么多年，朝中官员对他处理政务称赞有加。子离刚登基就杀了他，不管明里还是暗中，大臣们嘴上不说，心里对他的看法自然不同。人心向背总是重要的。

果不其然，子离对废太子刘鉴礼遇有加，亲迎回风城之举受到朝中大臣众口称赞，心又偏向新王一分。

子离调回顾天翔统领右翼军，把整个的南军军权都交给了刘珏。授顾天翔镇西元帅印。授刘珏南军帅印。

刘珏回到王府，心里闷得慌。一个月了，子离不封阿萝妃位，也不放她。不知他打什么主意，是要等着阿萝亲口答应他吗？依阿萝的脾气，倔起来肯定不同意。他心里又急又慌，要是朝中有人上了奏折，阿萝再不封妃，就只有死路一条。不管子离怎么重用他，心里高兴不起来。权势越来越大，心也越来越空。

他与成思悦大闹花舫，风城尽知。父王一副要抱孙子得紧的样子，朝臣皆晓。阿萝怎么就不明白呢？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子离就是在等着自已忍不住去带了阿萝逃走吗？冷汗丝丝冒了出来，若是这样，他就找着借口夺了自已兵权，散了自已父子对他的威胁。若真是这样，子离的城府就太深了。

眼瞅着他一步步收服大臣们的心，善待太子一家，用心良苦啊！刘珏想得明白，父王说过掀开乌衣骑的蒙面，散去中坚力量隐于市井，就是已想到这一点了。

第７７章

子离算算日子，有二十来天没见阿萝了。现在有空，就瞧瞧她去，不知道凉了她多日，磨了她许久的性情有没用处。

子离没有吐露阿萝没进皇陵冰皇的秘密，他是想让阿萝自由选择，可是她的选择出来了，她要的不是他，这个选择让他的心一下子就空了。子离苦笑，说是让她选，但自已却又放弃不了。他没法压抑住内心里对阿萝的渴望。一路思绪杂乱，不知不觉他已缓步走到了玉华殿，摆摆手，示意禁军及宫侍不用施礼通传惊了她。

阿萝无聊地发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刚开始几日倒不是真急，还想着子离能放了她，找个借口破了那个规矩。现在越来越心慌，越来越害怕真会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刘珏不要她死，他把她让给子离，

他是不会来带她走的了。阿萝有些灰心，难道真的要重新开始，在后宫与人相斗找乐趣吗？为了这种乐趣就要得到子离的宠爱，自已真的能做到与一个不爱的男人在这个不喜欢的地方过一生？她叹了口气。

宫侍小心道："娘娘，饭菜凉了！"

阿萝火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说过不准乱叫，我还没嫁他呢，凉了就倒掉，不吃！"

"难道你不明白，你嫁不嫁都要做我的皇妃？"子离轻柔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阿萝一惊，回头看他冷笑道："那是你们一厢情愿，一个怕我死了，宁可让我这般苛活。一个也是怕我死了，欢呼着原来祖宗还有这样的规矩。王燕回真是死了也要帮你啊！"

"她那里是帮我，是恨不得我与允之争得头破血流，打得你死我活，这女人，端得心计深沉！"子离叹道。

"是啊，偏偏你二人一个愿让，一个愿接，和和气气就把事解决了，真是替她不值，苦心想了这么多，结果没用！"阿萝叽讽道。

子离示意宫侍退下，平静地说道："阿萝，我们好好谈谈吧。从认得你后，我就多了一个心愿，王位我是坐上了，可是你，我放不下。也不明白。"子离慢慢走到书案前坐下，脸上温和的笑容已带出苦涩："你我初识在一起，那么开心，可是你对刘珏却避之如洪水猛兽。你根本无意嫁他，还逃出相府，可是为什么，阿萝，三年一过，你的心就偏向他了呢？"

这个问题阿萝也问过自已。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开始对刘珏动了心，似在临南城吧，还是在风城与他嬉笑斗智的时候呢？阿萝喃喃道："他，他让我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坚定诚挚，他说，他会护我一生一世。"

"我难道不能？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的心？"

"他为我在大冬天捂开一树海棠。"阿萝的目光看向远方，白雪中傲然怒放的海棠朵朵绽出刘珏的深情。

“我日日嘱人不远千里送白菜至边城，只想尝一口你当日做的味道。我日日瞧着你的眼睛画在天琳的脸上，我竟没法回风城看她，我，对你不够情深？”子离想起那三年来的思念，孤身在外隐忍的艰辛，心里的酸痛那能用言语形容。

阿萝抬头看子离：“我知道，天琳告诉我了，她都知道，这些她都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痛苦莫过于自已的丈夫爱着别的女人。”

“你是在意她？一直在意我娶了她？为了王位为了得到顾相的支持，我明明能够拒婚却又心甘情愿地娶了她！可此一时彼一时，我当时背负的太多，我有我的不得已。我只能对你放手！你当我没有遣人找过你么？你当我不想携了你远走高飞么？就如今日刘珏，他不想带你走么？他想，但他却不敢！就如昔日的我，我想，我却不能！”子离有几分激动，眼神伤痛。为什么阿萝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不能理解他当时娶顾天琳的形势！

“你就这么在意正妻的位置？你就不能为我牺牲一点？她们要的位置我给她们，因为我是王，我必然要权衡后宫势力，可是我可以一生都不碰她们一根指头！阿萝，你还要我怎样？”子离低吼道。他已尽自已的力去爱她了，已退步到宁可与整个后宫及后宫嫔妃的支持者们相抗衡的地步了，她还要他怎样呢？

不是不感动的，不是不心酸的。眼前这个人是宁国的王，已知这片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王，他是她来到这里遇着的第一个关心她爱护她甚至宠着她的男人。他有着英俊的外表，有着出众的才华，是多少女人理想的夫婿、爱慕的对象？往后，这里的后宫会住进来一群群美丽的女人，怀着对他的情感争相打扮讨好企求分食一点他的心。而子离，却连丝毫空隙都不给她们，把所有的温柔体贴都给予她一人。

阿萝真是为难，一句拒绝他的话都难以开口。她对他不是没有好感的，他为她开素心斋，难道真是他少了银子花么？子离只是想要满足她。他带她策马草原，由着她想出各种新奇玩法，星夜入相府接她

去露营，太子夜宴生怕她起了误会，赶着来找她解释。大婚之日也离开新娶的王妃跑来向她表白心意。她那会不知道，那会不懂。

阿萝头一低，泪已落下："我们，遇对了人却遇错了时间。我遇着你的时候，你已有婚约，我，不可能嫁你，一心只想要离开相府。大哥，是我负了你！"

"别叫我大哥！"子离吼道，跳起来捉住阿萝的肩摇晃着，"你叫我大哥，你真是贪心，明明不能和我在一起，却又舍不得我给予你的心，所以你叫我大哥是么？想让我以大哥的身份心里却爱着你！"

阿萝心如刀绞，一把打开子离的手："好，我不叫你大哥，王上！我叫你王上好不好？要不要我跪着对你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要不要我跪着求你？在我的思想里，我没法接受一个有老婆，以后还会有更多小老婆的男人！我那时的心思全在如何带着我娘离开相府！我当时就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喜欢一个有妇之夫，王上！"阿萝说完直挺挺往地上一跪："这才是该对你说话的礼数！我怎敢叫宁王大哥，我高攀不起！"

子离后退两步，深吸一口气，她说什么？她要跪着和他说话？她一心要扯远与他的距离？子离不敢置信地看着跪在地上的阿萝，怎么也压不下胸膛内腾起的阵阵酸楚："你叫我什么？阿萝？连你也要和我分出个尊卑？把我推到那孤家寡人的位置上去？你竟然叫我，王上？你，你真会伤我的心！"

阿萝紧闭着嘴，眼里泪光闪动，眼神散乱没有焦距，似乎看着他，又似乎透过他看向了别处。子离突然慌乱起来，一步跨过去拉起阿萝紧紧搂住："好，好，阿萝，你别这样，我不好，是我不好，你不要叫我王上，你不要朝我下跪，你不要离我这般远！远得让我……我解散后宫，我只娶你一人，我不管朝臣弹劾，你就愿意嫁我是么？"他的声音透着凄凉，低沉婉转中带着求恳。如果她只是因为不愿与其它女人分享他，子离想，他的心会得到一丝安慰，他会告诉自已是情势所逼，不是她不在意他。

然而话音一落，阿萝情不自禁冲口而出：“不！”

一个字，世上比龙鞭抽打在身上更痛，比龙鞭抽打进心里更阴寒刺骨的，原来是她的一个“不”字！

眼里的世界瞬间失去了色彩，子离放开搂住她的双手，垂下时紧握成拳，瞪着她的双目渐红，咬牙切齿道：“就因为他没有娶妻？就因为他的父王也只娶了一个？就因为趁我不在时你在临南城遇到了他？你见到了他对你的深情，你感动！为什么你从来没想过我！想过我对你的心！你甚至为了他要放出风声口口声声道你爱的是我？”

子离一声紧着一声逼问着，阿萝慢慢后退：“你可知道我明明清楚是演一出戏，可是我却当这是真的！你可知道我根本不需要去演给谁看，因为我的心本来就给了你。三年了，我在安清王府再见到你我就没法告诉自已这一切是假的！”

阿萝终于受不了吼了出来：“对，我没办法，我一开始没有喜欢他，我一开始甚至避他如洪水猛兽，可那是从前，后来就变了，他一点点感动了我，他一点点让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了他，我连我几时喜欢他都不知道就喜欢他了！”

“好，你喜欢他，你置我于何地!”子离气得手足发颤，失去了一如既往的冷静，一把抓她入怀，“你喜欢他也没用，他不会要你，他要不起你！因为他同我一样，舍不得你死！”

子离抱得很紧，阿萝束缚在他怀里抬头悲伤地瞧着他，只有这一条路么？听得子离冷声道：“我不会让你死，你必须要成为我的人！”

说完使劲一推，阿萝“砰”的倒在床上，愣了一下，手足并用就往床的另一端爬去，脚踝一紧，子离捉住一拉，阿萝尖叫出声：“不要！”另一条腿奋力翻起朝子离踢过去。

他用手一挡，捉住阿萝脚踝一翻，已将她甩得转过了身。子离用腿压住阿萝，双手一分，纱衣片片撕裂，露出莹白的背。

“啊！不要！我不要！”阿萝双手乱打死命的挣扎。子离俯身压下去，撑住她，唇已落在她光洁的背上。只觉得阿萝全身一僵，脖子上

冒出了一层小小的鸡皮

Chapter_2

疙瘩。

子离瞧着被固定在身下的阿萝，她不停地尖叫哭闹，那哭声那尖叫声在凌迟他的心，划出道道血痕，他停了下来："你就般不愿意么？"

阿萝脸埋在床上，恐慌得不行，原来要与不喜欢的人亲密接触是这样难受！她挣不过子离，哑着嗓子道："你狠，你狠得下心你就做，女人第一次没啥大不了！"眼睛一闭，就当自已死了。

子离腾开身把她翻转过来面对着她。阿萝狠狠地瞪视着他，在那双剔透晶莹的眸子里子离只读出了决绝与恨意。他放开她的手，轻轻去擦她的眼泪："没用的，只要我想，不管你怎么说都是没用的。"

阿萝一记耳光甩他脸上，子离不躲不避，她真狠啊！一掴一脸血，把他的心扇得忽悠悠飘到了离恨天外，再不回来才好！从此就做个无心人，倒也少了烦恼。

子离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阿萝，什么时候我们之间变成了这样？你变得这么讨厌我？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都不想看着你死，所以刘珏才会送你进宫，所以我才要你做的妃子，我做错了什么？就是当年我没有向父皇拒婚，选择了顾天琳，选择了顾家的势力？"

阿萝泪盈于睫，侧过头不敢看他："对不起，你没有错，是我负了你。"

子离长叹一声："你再想想好不好？阿萝，你再想想。"

阿萝安静地躺在床上，窗外居然还能看到月光。就因为要救自已的命吗？我不活了成不成？我把命还你们。以后，就不用一辈子圈在深宫里了。

子离走后，宫侍走了进来："娘娘，奴婢侍候你更衣！"

"滚！"阿萝嘴里轻吐出一个字。

宫侍吓了一跳，退到三丈外默默地站着。

更鼓声声，似敲在心上。阿萝想，换作刚来到这异时空的时候，她早就投降认输，保命重要。人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真的不怕死了。活着是很重要。但要让她这样的活着，她宁可去死！

让她莫名穿越的神秘力量啊，求求你让我死了再穿一次吧。穿回到现代家中的床上睡着，一觉醒来这一切只是个梦，一个太长太长的梦而已。阿萝一动不动地躺着。渐渐睡过去。

第７８章

天色渐明，阳光明媚地跳进殿内，宫侍走到床上跪下道："娘娘，该起了，奴婢侍候你起身！"

阿萝一动不动。闭着眼不想答话。

宫侍有些急，再次小心翼翼问道："快巳时了，娘娘。"

阿萝顺手捞起瓷枕扔了过去。

宫侍吓了一跳，跪着退下。

让时间一点点杀死自已吧，阿萝想道。她不想动，也懒得动，起来又如何，走来走去也不过是这殿中三四十平米的面积。就这样吧！

午时六刻。

"娘娘，该进膳了。"宫侍放好饭菜又一次来请她。

"不吃！走开！"

酉时一刻。

宫侍硬着头皮又来了："娘娘，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多少用点？"

阿萝被她烦得要死："你敢再来问，我揍你趴下！"

夜又来了。阿萝没觉得饿，她不停地回想从来这儿起到现在的每一件事。一天时间，不过才回忆到那个春天美丽的桃花宴，她开心地想，马上就要想起刘珏了。闭着眼一幕幕地回想着，不舍得放过一个能想起的动作，不舍得放过一句说过的话。

自已可真是刁蛮啊，在相府呆了六年，都忘了是在另一个时空，第一次出府，除了相府中人没和别的人打过交道。他好心救了她，没

让她栽进水里，就一个愣愣看自已腿的眼神，就摔他进水。是存了心思想试试空手道练得如何吧？还是在现代的性格使然？

他在空中翻身的功夫很好看呢，要不是怕他报复，都忍不住要鼓掌赞美了。

他也很笨呢，明明功夫那么高，硬是被自已劈晕过去。嘿嘿，自已用了声东击西，接下来是防狼绝招正中他要害再加掌劈！阿萝想到这里，嘴角又忍不住扯开一丝笑容。

睡过去前，她还在偷笑自已居然把刘珏洗劫一空。第一桶金原来是这样挖到的！可惜，银子现在都还没还他呢……

绝食是么？子离捏紧了手里的朱笔，宫侍跪在地上禀报阿萝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不管她，随便她吃不吃！”子离淡淡说道。心想，你那么爱吃，我看你忍得了多久。“吩咐下去，明日起，一个时辰换一次饭菜，一凉就撤走！”

第二天，宫侍没敢来唤醒阿萝。她被阵阵菜香逗醒。刚一睁眼，宫侍赶紧上前：“娘娘可要用膳？”

阿萝冷冷看她一眼，眼睛闭上，昨晚回忆到那儿了？哦，在桃花宴上打晕了刘珏。呵，他那么好的功夫居然被自已打晕。想不到啊。她睁开眼看看窗外，也是这样的天气吧。可惜，再没去过花林，不知道桃花还有没有。都四月了呢。

阿萝坐起身，身上还穿着那件被子离撕烂了的罗裙。她慢慢下床：“给我拿件衣服来。”

宫侍见她起身，高兴地去拿过衣裳，小心地替她穿好：“娘娘梳洗过后便吃点东西吧。”

阿萝没吭声，换了衣服洗干净了脸，没让宫侍替她挽发，自已动手梳了一根辫子。拿了本书又窝进了床里。

每隔一个时辰，桌上的饭菜就换上新的菜品。阿萝瞧也不瞧，看会儿书累了，又躺下继续回忆。

宫侍晚上再报于子离知道。

还是不吃么？子离心里一抽，咬着牙问。“水也不喝？”

“滴水未沾！”

子离一挥手把桌上的茶碗打翻在地。他看着茶水顺着桌面往下滴落，手抖动着利害，他怔怔地看着滴落的茶水，阿萝不吃不喝，她的生命也会这样一滴一滴地流逝掉吧？她宁可死！这一想法带起绵绵不绝的哀伤一波又一波似潮水拍打着他的心，直至痛得麻木。

告诉她实情？放她与刘珏一起？让所有的痛都自已一个人吞了。可是，他一想到阿萝要嫁给刘珏，从此离开她，就难以忍受，难以张嘴。三年里在边城每一天思念的感觉历历在目，他实在不想再去思念！实在不想放了她一生都去品尝那种苦痛。放了她，嫉妒与思念就会变成世上最毒的噬心虫钻进他的身体，一口口蚕食他的心、他的肝，直到把整个人咬成一个空空的大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子离颓然倒在椅子上。怎么这么难？不放手在心痛，放手也会心痛，阿萝，你可知道，你给我出了一个多难的题！

阿萝记得，人要是只喝水还能多活几天，要是不吃不喝，这里没有葡萄糖、营养液，五六天后，救也救不回来了。

她躺在床上喃喃道：“刘珏，让我再想你三天，三天够我想完所有的事情了吧。”

第三天，她连床都没下。动也没动。

子离站起身掀翻了面前摆满珍馐的桌子。一般宫侍吓得全跪伏于地。他在屋子里急走了两步，终于向玉华殿冲了过去。脚一迈出，心就急了起来，不知道她倒底怎样了，涌起的酸楚软了四肢让他无力施展轻功。

进行殿内，他眼睛瞥见床上已显憔悴的阿萝，疼痛如万箭穿心。子离两大步跨过去，捞起她的身体，看到嘴唇已干裂，不禁吼了出来：“没用的东西，水都喂不得么？”

他轻晃着阿萝：“醒醒，阿萝！”

阿萝睁开眼睛，大而无神看着他，子离见她睁眼：“拿水来！”

“不……喝！”阿萝声音坚定。

“你！”子离痛苦地瞧着她，阿萝，你要怎样才停止来折磨我？子离踉跄退后，旋风般冲出了玉华殿。阿萝，我劝你你不吃，刘珏来了，你就会进食的对吗？心酸又在心底里蔓延。子离仰望夜空，风城的夜晚总是有这么多的星星，一闪一闪，那是片片碎裂的心飞到了天上。子离在无力的挣扎。

第四天一早，子离召来宫侍：“召平南王进宫！”

刘珏已经知道阿萝绝食的消息，在王府急得团团转。他想进宫，又怕见到她会忍不住想要带走她。让子离带她进皇陵就是白费努力，她不做皇妃，只有死！可见不着她，刘珏食不下咽，放不下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听得宫侍传旨。他紧跟着进了宫。

子离站在书案旁，背影萧索。刘珏刚想行礼，子离已经开口：“不用行礼了。允之。”他回过头，勉强地挂着一丝笑容，声音空洞虚无：“她，这是第三天了。你去看看她吧。”

刘珏不知道说什么好，低声答道：“是，王上！我……”

“不必多说，我明白，或许，”子离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容，“或许，她会听你的劝，你去吧！”

刘珏心里叹息，子离的眼睛也有了血丝，这两天，他必然难受之极。刘珏轻轻退出御书房直奔玉华殿。

他推开殿门。宫侍们跪下请安：“给平南王请安！”

“起来吧！”

阿萝听到刘珏的声音睁开了眼睛，梦里思念的人真的就在眼前，她绽开一个明丽的笑容，向刘珏伸出了手。

刘珏恍惚中觉得她似风雨中快要被吹落的花，转瞬即逝。情不自禁地想奔过去搂她入怀，腿刚一动，又收了回来。不能，他不能啊！

“阿萝，为什么不吃东西？你是在折磨谁呢？”刘珏哑着嗓子说道。

阿萝等了许久，他还是站在两丈开外，他，真的不管她了么？眼里冲进一道热流，她声音颤抖：“你来劝我吃东西，然后乖乖地嫁给子离么？”

刘珏努力控制着自已，轻声说道：“阿萝，子离待你真是极好的，你……我不能看着你死，那怕是你让做他的妃，我也，也愿意！”

“可是我宁可死！也不要在王宫里呆一辈子！”阿萝吐出坚定的话。

刘珏低下头，看着自已握紧了的拳头，突然喝道：“给我端碗汤来！”

宫侍赶紧递过早已准备好的肉汤。

刘珏接过，一步步走近阿萝：“今天你不吃也得吃！”

阿萝忧伤地看着他，晶莹的双瞳里闪动着让刘珏心碎的深情，她侧过头：“你们都要我活着，可是这样，我不快乐，你知道吗？为什么，是你来逼我？”

刘珏手一颤，差点端不住碗。咬咬牙，一个健步跨过去，伸手点中阿萝的穴道。唤来宫侍扶起她，刘珏捏开阿萝的嘴喂进一勺肉汤，手指按着她的咽喉用内力一逼，已将肉汤顺下。他沉着脸不看她的眼睛，一勺一勺喂完一碗肉汤方才住手。

阿萝不敢相信地看着他居然这样逼着她吃，眼泪一颗颗滑下面颊。片刻之后刘珏解开她的穴道，他沉默地看着她，她含泪瞪着他，相对无语。

“吃了？”子离走进殿内轻声问道。

“臣，用内功……”刘珏很无奈。要用这样的法子逼阿萝，他又何其忍心。可是，不这样做又怎么能行？他硬起心肠对子离道：“若她还是不吃，王上，就这么办吧！”

阿萝吃惊地张大了眼，气得发狂，她支起身体，左右看看，抓起几案上的一个瓶子就砸了过去，“哗啦”摔得粉碎。她哭叫着去拾碎片：“你们都逼我，我，我这就去死。”

刘珏吓了一跳，冲过去拦住她，双手一抱，鼻子一酸，她，竟然瘦成这样，骨头硌得他痛。子离脸色一变喝道：“把这屋子里所有尖锐的东西，这些，这些！全给我收了！你们四个十二时辰看着她！”

宫侍急急奔进，收拾地上的残片，搬走屋里的东西。

阿萝困在刘珏怀里，眼睁睁瞧着他们要断了她所有的念想，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刘珏轻轻把她放在榻上。对子离一礼：“她，就交给王上了！”说完退出了玉华殿。

子离沉默地看着他慢慢离开的背影。张张嘴想唤住他，眼睛又看到阿萝那让他难舍的面容，一挥拳打在了墙上。惊得宫侍齐齐跪地哀求：“王上！”

“出去！”

子离走到睡榻旁。轻轻抱起阿萝，让她倚在怀里。她可真瘦啊，蜷在怀里像只小兽。他喃喃道：“阿萝，我真的为难，我恨自已怎么就放不下，我怎么就不能放下啊！”头靠在她柔顺的发丝上，“……阿萝，我爱你爱得都认不出自已了……我这样勉强着你，拆开你们俩，换作从前，我绝不会。可是，现在我却做了，明明还有一条路，我却舍不得说……阿萝，我一说出来，你就要离开我了，你就要嫁给他了……让我眼睁睁瞧着你们双宿双栖，阿萝，你知道对我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阿萝啊，要是你一直这么乖地让我抱着，一辈子都不离开我的怀抱该是多好啊！”

第二天，刘珏便得到消息，阿萝恢复了进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遥望王宫想了许多，阿萝那尖瘦的下巴，嶙峋的身体，眼中的悲伤……

第７９章

第二天，刘珏便得到消息，阿萝恢复了进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遥望王宫想了许多，阿萝那尖瘦的下巴，嶙峋的身体，眼中的悲伤……

他垂头走进书房向安清王跪下："父王！儿子我……"的的安清王看着儿子，沉默了一会儿道："在很久以前，父王还是少年时，心性好动贪玩，有次为猎头黑熊闯进了黑山森林，走得远了竟迷了路。只得顺着水声而去。行不多远便瞧见一条山缝，水从中流出，我走进山缝，出口处是一座山谷。百花怒放，景色迷人。一直想要是有一天能带着心爱的人在这里住着会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可惜你娘亲去的早，一直没能圆这个心愿，你去瞧瞧，她必是喜欢。"

刘珏眼中含泪："儿子不孝！要连累父王了。"的

安清王缓缓伸出手拉起他，笑笑："比父王个头高多了！去吧！"

刘珏一把抱住他，安清王拍拍他的背："他们在松风堂等你。"

刘珏回到松风堂。树林里走出四个人，他笑笑："原来你们几个也挺帅的嘛。"

摘除面具的玄衣、赤凤、冥音、青影相互看看，脸上露出笑容。青影贫嘴道："那是，青衣一露脸，保管迷死风城里的丫头们！男的也不放过！通通迷死！"

刘珏闲闲地说："这样啊，明日我就与青玉坊的老鸨子说说价，让你挂牌接客去。"

青影脸一白："不会吧！主上，我这文武双全的高手去挂牌接客？"

"你说你想迷死风城里的男男女女，爷我想了半天，也只有城中最大的青楼适合你施展才华！"

青影一呆，苦着脸道："主上，我开玩笑的。"玄衣、赤凤、冥音埋下头强忍笑。

刘珏也被青影逗乐了。笑了会儿他看着四人："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四人也敛了笑容沉声答道："主上放心，早已布置妥当，刘英携小玉已先行一步，只等小姐身体好一点就可动手。"

刘珏俊脸上现出一种严峻："说是万无一失，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好好保护老王爷！"

"是！"

"七日后，四国来使到风城朝贺新王登基，王上无法脱身，就定那天行动！"

"是！"

刘珏眼中露出感激，单膝对四人跪下，四人一惊，齐齐跪下道："主上不可如此！"

刘珏缓缓道："我们都是一般长大，亲如兄弟，刘珏不才，能得这么多好兄弟生死不弃！如今为一女子要父王与众兄弟陷入困境，刘珏惭愧之至！你们起来，受我一拜！"

四人一动不动，玄衣恳切说道："能入乌衣骑，跟随主上是我等的荣幸！主上乃至情至性之人，乌衣骑众人生死愿随主上！"

刘珏站起身，扶起四人。沉声道："暗夜会安排乌衣骑中坚全部离开散入市井，人马不能解散，还要放到明处，这个听老王爷安排。你们四人中冥音随我走，其它三人照计划行事！"

"是！"

阿萝恢复了进食，心寂如死，四个宫侍日夜寸步不离，她躺在窗边睡榻上望着外面的春色。绿意生机隔着窗子就似隔了整座太平洋，遥不可及。

子离也在看窗外的景致。阿萝的心不是春天，走到他面前已冻成寒冰。他真是不明白，他什么地方输给了刘珏，就连散尽后宫只娶她一人，她也不愿意。是他对她不够好么？他已委屈自已把心捧在她面前任她蹂躏。的23

他是宁国的王啊！她对此不屑一顾。他为了她甘受龙鞭之苦，她却不知情。子离低低轻叹："为什么，阿萝，我这般对你，为什么？"

他恨自已舍不得！子离想起大婚那夜对阿萝说过的话，眼睛里难以掩饰的痛苦：“我真是的是自作自受，这一天竟真的来了，我真的看到你爱上别的男人了。”

摸出玉箫，子离跃上玉龙宫大殿屋脊，吹出那时应和阿萝笛声的曲子。那个时候他多么孤单，偶然绯徊在安静的河边听到相府后院传来清扬的笛音。吹笛人的技艺并不高明，但他听出了里面的孤单。院墙内有人与他一般心境么？他没有去看是什么人，只想与这笛音一起，箫笛合鸣时似两只落巢的小鸟终于找到了同伴，扑腾着翅膀互相勉励着飞翔。的52720e003547c70561bf5e03b95aa9

他想起那时阿萝男装打扮来到河边，她也想看看是何人在吹箫吧。她是那么善良，不忍见他因为笛音消失而露出的落寞表情，急急取出了笛吹给他听。他自然对她有了好感。后来再知道了她就是墙内的吹箫人，他是多么欣喜。从此一天天接触她，小心地呵护她，宠着她，最终为了王位又放弃了她。

子离箫声一变，曲调由温柔转而凄凉。

阿萝，你既无心，为何又要费心来开解我？给我说各种趣事，各种有深意的话题，让我的心沦陷在你的温暖里。你既无意，为何要给我错觉，让我觉得你依赖着我，望向我的目光满是信任？阿萝，只是三年，你在临南城也不过呆了两月而已，为什么？难道我爱你比他少吗？

箫声再变，转而愤怒。子离不知觉用上了内力，听得啪的一声轻响，箫声嘶哑，他低头一瞧，吹口处现出细细的一道缝。他怔了怔，箫已碎了么？子离从殿顶飞身跃下，去了玉华殿。

“恭迎王上！”宫侍伏地请安。

子离大步走向阿萝。她无神地躺在睡榻上。下巴尖瘦，人窝在榻上小得可怜。眼睛更大，嵌在脸上像一汪湖水。盈弱得想教人恣意怜惜。

他看着他，那是他的梦，他心里的最美的梦，子离心一横说道："四国的使臣将到风城贺我登基，忙过朝贺之事，我便封你为妃。你，你把身子养好一点。"说完这句话他不敢再看阿萝，逃也似的走出了玉华殿。

两行泪从阿萝眼中滑出。似湖水漫出，顺着下巴滴落在衣襟上。她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双瞳光华闪动，好，你要我嫁你，呆在后宫是吧？子离，你不要后悔！从此你这后宫将鸡犬不宁！"来人，我要沐浴！顺便弄点夜霄来！小姐我饿得慌！"

宫侍大喜。

顾天琳痴痴地远望玉龙宫，那箫声，那个飘逸的人，她的王啊！为何看不到她在盼他呢？

手指轻抚琴弦，顾天琳婉转唱着哀伤的歌："绝代有佳人，日暮倚修竹。泠泠琴声起，凄凄无人顾。承欢三年矣，夫郎心有属……"

"皇后是在怨寡人冷落了你么？"子离淡淡地在她身后说道。

顾天琳一惊回头，看到子离。忙跪下行礼："王上，妾身……"

子离已扶住了她，顾天琳嗅到一丝酒味，低呼道："王上醉了么？"

"哈哈，是，寡人醉了。"子离大笑，他是醉了，但愿长醉不复醒！

天琳面露娇羞靠近了子离，埋下头，轻声道："臣妾，臣妾侍候王上歇着吧。"

子离睁着醉眼，瞧着她欺霜赛雪的肌肤，手指划过她的脸，抚上她的眼睛。

天琳慢慢闭上眼，睫毛微颤，想起新婚那晚子离便是如此，似娇似喜的笑意难以抑制的浮上唇边。

子离托起她的下巴："睁开眼睛。"

一双清水眼慢慢张开，酡红如醉的脸仰望着子离，天琳的眼里写满爱慕与渴望。画像上的人就在眼前，看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可是

这眼睛，这不是他一千个日夜里凝望着熟悉着渴盼着已镌刻进心里的眼眸啊！

天琳的手温柔地解开他衣襟的系带，子离脑中一醒，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喃喃道：

“我……天琳……对不起。”蹒跚着后退，子离眼中流露出一种绝望、一种悲伤，看着顾天琳瞬间变白的脸，他一狠心转身走出了玉凤宫。

他怎么能，他做不到！

顾天琳的眼泪终于如瀑布般倾泻，人一软跌倒在地。他来是心里不痛快趁酒劲而来，他心中爱慕着的始终是玉华殿里的那个女人啊！

子离出了玉凤宫，深蓝色的天空忧郁安静。他呼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往玉华殿望去一眼，阿萝，我怎么会有负了你的感觉呢？明明她是我的皇后，我却感觉我亲近她会对不住你。明明可以酒后乱情，我，我一看到她就想起那幅画像，想起你的眼睛，你的模样。阿萝，就算是我对不住你吧，我放不了，真的放不了手。

三年前我就告诉过你，不要再让我瞧见你美丽的样子，我不想毁了你，所以，我宁可违你心愿纳你为妃。只要你呆在宫里，留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

顾天琳无力地听着更鼓声传来。流泪祈求：“天上所有的神啊，给我他的心吧！”

第８０章

子离登基国号龙兴，称璃王。宁国龙兴元年四月二十六，陈、启、安、夏四国使臣到达宁都风城，朝贺新帝登基。

风城自璃王登基后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四国使臣入风城之日，城中旌旗飘扬，百姓夹道欢迎。与其它三国不同，安国使臣从海路转水路，使船逆都宁河而上，直抵风城南城门码头。安国位置靠北，世居苦寒之地，相国铁罕亲率使团，一则贺璃王登基，二来想求得水陆通商，购得宁国粮食、铁器以强安国国力。

使船入都宁河后行至宁国境内，见绿意昂然，土地肥沃，两岸时现炊烟，百姓热情有加，安相不禁羡慕起宁国的富足来。待到离风城百里，已有军队沿途护送，秩序井然，他又叹宁国兵强马壮。心思还好安国与宁国间有黑山森林为屏，若真的是一马平川，就令人担忧了。打定主意，此番前来，一定和宁国缔交结盟，世代友好。

启国是草原王国，部落居多，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隐有霸主之气。启王亲弟穆亲王身兼全国兵马元帅之职，此次请命带使团前来宁国朝贺，多少也有亲自勘察地形的意思。入得边城，顾天翔亲临右翼军相迎，一色白衣铠甲，冷峻儒雅。一路护送至风城。穆亲王知其乃皇后亲兄，将来要入宁国，首当其冲就要与之先战，不由多留了上了心，冷眼观察。

陈国二王子楚南带使团过了汉水，抬头望了望临南城门，切齿的恨意又涌上心头。过了临南城，楚南浓眉下射出一道贪婪凶狠的目光，他望着沃野千里，冷哼一声暗道，有朝一日，必将这片土地纳入陈国版图。

夏国地处西南山区，四国之中属它最为软弱。此次却是夏王亲临。进得风城，四国各入自家使馆歇息。

当晚，宁国官员传旨，璃王王宫设宴款待四国使臣。

巨大的宫门沉沉打开。四国使臣过了宫门外的玉桥，分由软轿送至怡心殿。这处宫殿是王宫中除金殿外最大的宫殿建筑。专为招待四国使团或宫中大宴百官时使用。

怡心殿中摆放有九座高约两丈的九龙盘烛，每座烛台安放有八十一根红烛，殿顶垂下九百九十盏宫灯，墙边一溜灯盏，齐齐点燃灯油，把怡心殿耀若白昼。

从殿门到大殿之内，处处摆有春日鲜花，钟鼎内烧着龙涎香。挑选出的宫女宫侍均年青美貌，穿梭其中。

四国使团主臣分两边靠龙椅坐定。下方是宁国诸臣相陪同众使团成员。清王刘鉴奉旨入宫，子离道：“大哥处理四国政务多年，子离经

验不足，恳请大哥今夜前来夜宴。”

刘鉴往身后一望，好一场盛宴！从他这里已看不清尾席上的官员了。他转过头看看上方的王座。那张龙椅上坐的人本该是他啊。如今坐在下首，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他觉得分外难堪。小心藏好这份情绪，刘鉴含笑与四国使臣寒喧。目光与夏王一碰，他心中翻起疑虑，迅速移开眼。蓦然明白了，心里腾起一股喜悦，脸上春风拂面，似乎一月前的夺位事件子虚乌有。

穆亲王别有所思地看着刘鉴。这个废太子似乎有利用的价值。

楚南早就看到了斜对面的刘珏与顾天翔。眼里不由自主射出一道逼人的目光。刘珏也瞧见了他，微笑着拱手一礼。楚南鼻子里冒出轻哼，掉转了头。

刘珏在等。今日能到场作陪的是宁国的皇亲国戚，三品以上官员。他看似不经意地看向末席。兵部侍郎成思悦含笑地陪着安国使臣。目光闪烁间眨了三下眼睛。

刘珏眼睛再次看向楚南，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是在耻笑他么？楚南一直盯着刘珏，心中隐有怒气，临南城一败他陈国要岁贡来朝，对他而言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这时钟声敲响，鼓乐齐鸣。宫侍高声喊道：“璃王驾到！”

众人纷纷离桌施礼：“恭迎王上！”

子离身着九龙缠身皇袍，头悬珠冠，腰结玉带。气度不凡缓缓驾临怡心殿。年青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坐上主位后双手一伸：“诸使臣多礼了，众爱卿平身！”

“谢王上！”

整齐划一的呼声，黑压压的人头，最远处的尾席排至殿门口，已看不清所坐何人，只有自已，高高在上，万众瞩目。子离心里涌起了一股满足感。难怪为争帝位那怕伏尸百万，血流成河也有前赴后继者，为的，就是这美妙的帝王感觉！他淡定地开口，语气温和：“各位使臣不远千里前来，寡人敬酒一杯！”

他的态度是和蔼的，话语是略带谦逊的。安相铁罕心中一喜，素闻璃王待人可亲，今日一见，果不其然，谛交同盟，物资供应想来商谈会很顺利，眼里已冒出喜色。启国穆亲王一笑，黄口小儿，初初登基，就是一个书生，宁国危矣！楚南仰头喝下杯中酒，暗道南方十五座城池陈国势在必得。夏王一脸高深莫测，微笑饮酒。

片刻，使臣们抬上朝贺礼物。宫侍高唱着长长的礼单。安国献上了一颗海碗大的明珠，揭开沉香木盒，一道亮光从盒子里射出来，铁罕得意地道："此珠千年难遇，偶然有渔民从星月海海底巨蚌取得，悬之于顶，一室光明！"

子离挂着浅浅的笑容，看到明珠时眼里闪过惊叹："如此宝物，安国有心了！"

的9908279ebbf1f9

穆亲王心中不屑，璃王原是爱财之人！等会就将你这光华比了下去！他拍拍手，殿外进来一人，全身罩于斗蓬之中。穆亲王哈哈大笑道："我启国也送明珠，陛下，本王送来的是草原上最亮的一颗明珠！"

话音一落，为人掀开了斗蓬，现出一个美人。身材婀娜，长发结成细辫拖至脚踝，飘飘荡荡，越发显得脚踝的玲珑秀美。一张白色纱巾掩住面容，只露一双眼睛，眼波流转处，殿内的烛光全耀进了深瞳，星星点点，璀璨动人。子离心中一动，多像阿萝的眼睛！

穆亲王再拍手，殿外再涌进一群披着轻纱的女子，口中歌声婉转，手上小鼓敲出鼓点。美人身形一转，身上的白色的纱裙片片散开，她旋身一舞似鲜花绽放，花瓣层层铺张，美人旋个不停，这朵花便在怒放中一点点飘向子离。近身两丈鼓声停住，美人正好跪伏于地，罗裙撒开，娇躯微微颤抖，花已开放，只等待子离撷采。

众人都瞧得呆了，定力稍弱的，已恨不得跑上前去搂她入怀。刘鉴也是一愣，没想到草原粗陋之地还长出这么一朵娇柔的花来！

美人慢慢抬起头，面上纱巾滑落，露出张完美无瑕的脸。子离定定地瞧着那双眼睛。真像啊！阿萝，世上还有与你相似的眼睛呢，已瞧得有些痴了。

刘鉴坐在子离下首，也看到了那双酷似阿萝的眼睛。心中一动，对美人含笑举杯。

穆亲王很满意，相当满意璃王的表情！相当满意清王刘鉴的举动！

宫侍轻咳一声。子离回过神，朗声笑道："如此明珠，如此美人！美人便叫明珠吧？"

"大王圣明，美人正是明珠，是我启国的明珠公主！"

子离心里一惊，送个公主来和亲？是想和，还是想迷惑我呢？他继续笑道："万里离家，只身留在宁国，只怕委屈公主了，明珠蒙尘，寡人不忍！"

明珠抬起脸瞧着年青的璃王。又瞥见坐在一旁含笑注视着她的清王。娇媚一笑，深深埋下了头。

"公主平身！"子离轻声吩咐道。

明珠低声谢恩。缓缓搭着宫侍的手站起来。不知道是舞得久了跪得长了还是有意为之，脚一软，身体微倾，刘鉴眉皱了一下。

明珠扶紧宫侍柔声道："明珠自小便心慕宁国繁华，陛下难道不肯遂了明珠心愿么？"言语中已带了丝委屈娇嗔。

子离睥睨着刘鉴，刘鉴看到明珠时眼里闪过的那丝光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子离笑了："既然如此，穆亲王，明珠公主许我宁国清王为正妃，不知可会委屈了公主。"

穆亲王呵呵笑道："一切皆由大王作主！"

刘鉴不知是惊是喜，是忧是叹，只能伏地谢恩。他瞧见明珠眼睛似阿萝已知此女有打动子离的可能，没想到转瞬之间，子离便把她送给了自已。他想起了青蕾，一心想做他的正妃，正商讨着这两日请了王命将她扶正，没想到又带了个公主回去，还是四国之中野心最大的

启国公主。子离是害他还是帮他呢，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刘鉴应酬着周围的使臣，脑中迅速转过一个接一个的念头。

随后陈国、夏国纷纷呈上礼物。子离安然受之，手轻轻一拍，怡心殿乐音四起。宫中乐妓舞姿翩翩而来。

殿中谈笑风生，一片融洽。谁也没有留意到，末座的成思悦不知何时已出了大殿。

楚南径直举杯朝刘珏道："平南王神勇，本王子敬你一杯！"

刘珏轻笑道："楚南王子能刺本王一剑，端的是好武艺啊！"举杯欲饮，又停了停："还是败了。"

"你！"楚南心中怒火腾起，他斜睨着刘珏："本王子还要在风城呆上两月，好好仰慕大国繁华，有时间楚南还想向平南王讨教几招。"

"讨教就免了，估计二殿下会被风城的温柔乡绊住手脚放不开了。"刘珏轻狂地取笑着。心中暗暗算计着时间，惹怒这位陈国王子，在宴罢前才能脱身，不然宴会一完，就难以脱身了。

果然，传闻中骄傲的楚南王子已经发怒，喝道："平南王，你竟胆蔑视本王子？"

"又如何？难道不是陈国大败？哼，妄想犯我边界，吞我国土，下场又是如何？"

刘珏说这话时把话声逼成了一线。子离远远的只瞧到两人之前颇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却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看到楚南脸红耳赤，似要发飙，想这位陈国王子功夫了得，骄傲异常，败在手刘珏和顾天翔手中，肯定不服气。但这样的场合却容不得两人当庭闹起来，便笑道："二殿下，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我宁国的平南王和忠勇公都是豪爽之人，二殿下逗留风城，多多往来为好！"

楚南冷着脸端酒向刘珏示意。刘珏嘴一撇，头已转过一边。楚南跳了起来，指着刘珏道："本王子是给陛下面子，你武功若是了得，就不会伤在本王子剑下了！"

刘珏借机露出大怒的神色，跪下对子离道：“臣请旨与楚南王子切磋切磋，请王恩准！”

子离笑道：“等宴会罢了，你二人另约时间便是，允之。”话语中已含着威严。意思是，这是宴请四国使团的国宴，你别给我搞砸了！

刘珏狠狠地瞪了一眼楚南。回座闷闷地饮下几杯酒。对子离一礼：“臣酒量不好，恐再饮失仪，王上准臣先行告退！”

心里有火要憋着，刘珏骄纵惯了，自然忍不下这口气。子离微微一笑：“平南王好生歇息。改日你与楚南王子比试，寡人亲自裁决！”

刘珏四周团团一礼，走的时候还瞪了楚南一眼。楚南哼了一声。也掉过头不看他。

走出怡心殿。刘珏速速出了王宫。宫门外冥音已等候多时。见着他，两个飞速地驰往西城门。这里的守门军士今晚全换成了刘珏的亲兵。见两人行来，速速开了城门，两条身影瞬间消失在夜色中。

陪在末座的成思悦神不知鬼不觉地早早离开了大殿。走到阴暗处，换好夜行服，他又成了暗夜。

第８１章

陪在末座的成思悦神不知鬼不觉地早早离开了大殿。走到阴暗处，换好夜行服，他又成了暗夜。

暗夜轻轻跃往既定地点，这里已有鸽组暗哨等候。他沉稳地打出行动的手势，一队人影照既定路线迅速靠近了玉华殿。

看到殿外禁军站得如标枪般笔挺，暗夜心里骂道，使团前来，禁军主力全调去怡心殿附近戒严，这里的人手怎么一个也没抽去。

时间不多，他一抖手，袖中飞出一根细丝勾住了玉华殿的檐角。身形一展，似道轻烟飘了过去。不多时已落在殿顶。暗夜小心的翻下身子，透过窗户看到阿萝倚在榻上，四名宫侍站在三丈开外。他小心的掏出竹管往里面吹进一道青烟。

片刻功夫，里面五人软倒在地。暗夜绕到殿后，这里站有五名禁军。殿前却有二十名。五名禁军相距三丈。暗夜默算了下时间，朝中

间之人弹出一粒石子，那名禁军一回头，其他四人莫明其妙地看向他。电光火石间，暗夜已冲了出去，出手如风点倒两名，同时挥出一把迷烟，身体如箭一般扑向最远那名禁军。那人刚呼得半句："有……"暗夜的拳头已击中他的咽喉，后半句再也吐不出来。

殿前此时正走来一队禁军，十来人左右，为首之人对守殿禁军抱拳道："兄弟们辛苦了。"

守殿禁军一笑："王命在身，难得兄弟还过来瞧瞧我们。"

语音未落，鼻端已飘来一股香气，来不及惊呼，眼睛一翻已晕了过去。这队禁军正是先前为夺位安插进宫的鸽组暗哨。暗七一摆手，鸽组众人的暗器已经出手。几声沉闷的声响后，殿前二十名禁军已倒了下去。暗七不屑的想，区区禁军高手斗得过乌衣骑精锐么？

他们手脚麻利把这些禁军拖到一边，站在殿前。外人一看，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暗夜满意地看了手下一眼。推开殿门走了进去。摸出一个玉瓶在阿萝鼻间轻轻晃动着，急急唤道："阿萝！醒来！"

阿萝缓缓清醒过来，睁开眼见面前站了一个黑衣蒙面人，张口欲呼。暗夜一把捂住她的嘴："我是乌衣骑暗夜，主上已等候多时，能走吗？换上衣服随我离开！"

乌衣骑？阿萝心头狂喜，接过暗夜递来的黑衣，几下换上。暗夜还是黑衣蒙面，拉住她的手："失礼了！"

带着她走出殿门从玉华殿后飞速奔往御花园。暗夜带着她轻功未受半点阻碍。到了宫墙之下，暗夜搂住阿萝腾身飞起，借助手中细丝出了宫墙。

墙下已有乌衣骑等候。暗夜对阿萝一抱拳："一路小心。"身形展动再次进了宫。

从他离席到送阿萝出宫用了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暗夜换好官服，半柱香后，成思悦出现在怡心殿的假山附近，站着看了会儿月

亮，含笑殿内行去。见到禁军统领打了声招呼：“钟统领今夜辛苦了。”

“成侍郎不在殿内饮酒，出来作甚！”钟右山笑着问道。

成思悦玉面上浮起愁容，低声道：“我旁边那个安国使臣一身羊骚味，下官给熏出来透气了！”

钟右山不由捂着嘴失笑：“成侍郎还是忍忍吧，宴会看来一会儿就结束了。”

成思悦摇头叹气，笑道：“改日请张统领导喝酒！”施施然走进去坐下。

歌舞还在继续，子离还在与四国使臣斡旋，刘珏已经离席，一切顺利。

阿萝跟着乌衣骑策马奔出西城门向草原跑去。一个时辰后，草原上清泠的月光下照出两条人影。阿萝眼泪不禁流了出来，马才奔近，一条人影跃上来紧紧地抱住了她。热热的唇已压在她的泪眼上，刘珏略带痛楚地低呼道：“阿萝，阿萝，我来了！”

阿萝看着他，心里感动，他怎么这么傻，这样带她逃他不管他的父王了？不管王府众人了？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手紧紧的扯住了他的衣服再也不肯放手。

时间紧迫，刘珏顾不上与她诉说别情。换过马，他拥着阿萝，冥音带着两名乌衣骑，一行人朝玉象山余脉打马狂奔。

到了山麓，已有人等候，刘珏、阿萝与冥音各自换乘一骑，其它人带着换下来的马撤走。天边已有晨曦隐现。刘珏心疼地看着阿萝：“跑了一整晚，累了吧？”

阿萝眼睛清亮，脸上带着笑：“不累，走吧！”

三人慢慢沿着山脚绕过玉象山进黑山森林。此时阿萝已疲惫不堪，从昨晚到现在，三个人只下马休息了半个时辰，一路往北。阳光从树缝中洒下来。已是第二天的午时了。

冥音看了看方位："主上，我们已进了黑山森林。可以歇会儿了。"

刘珏抱下阿萝，脚刚沾地，阿萝腿一软就往地上坐。刘珏扶住她："你不像我们，骑这么长时间的马，腿受不了。"

阿萝这才觉得两股已被磨破疼得很，一张脸皱成一团。刘珏看看她，心里明白，柔声道："忍一忍就好。"

冥音拿来干粮与水。三人吃过后，阿萝才问："我们能逃得了吗？"

"有一天是一天吧，我不能再让你呆王宫里。"刘珏静静地回答。

冥音低声道："主上与小姐保重，冥音先行一步再回王府复命。"

"好，自已小心！"

冥音取下干粮食水还有一副弩弓。对刘珏和阿萝一磕头，留下一匹马离开。

"他要前去消除痕迹。阿萝，父王说森林里有一处极美的山谷，刘英和小玉已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去吧。"

阿萝没有问他带自已逃走，安清王会怎么样，王府诸人会如何。她深深地看着刘珏，绽开一个笑容："我生死都与你一起。"

刘珏宠溺地拍拍她的脸："为什么以前不？"

"以前没觉得你有这么好啊！"

"其实子离是真的对你好的，实在有愧于他。"

"那好吧，我回去做他的皇妃！"

刘珏打好包袱，骑上马笑笑："那好吧，我一个人亡命去！"

阿萝坐在地上瞪他，嘟起嘴不吭声。刘珏眉一扬："再给你个机会，过来！"

她已疲惫到了极点，坐下后那还有力气站起来，望着刘珏："好痛，我腿软，没力了。"

刘珏忍住笑，催马过去，一弯腰把她拎上马，屁股一挨马背，阿萝疼得龇牙咧嘴。"这就知道痛了？绝食给谁看呢？嗯，逼我啊？"

“我哪有？我胃口不好，宫里的食物是喂猪的！”阿萝嘴硬。

刘珏朗声大笑：“御厨会被你气死！走吧！”

在山里行了一个下午。太阳西沉之时，刘珏看到了父王说的那道山缝。笑逐颜开地说道：“阿萝，我们到了。”

阿萝甜甜地望着他：“小玉和刘英咋样了？我们在山谷给他俩主婚好不好？”

“好！”刘珏跳下马，抽出了长剑。牵着马引着阿萝往山缝里走。一道溪水从山缝里流出，走进去，里面不象外面那般窄，勉强还能过马。远远的看到有一道亮光。两人慢慢走过去，两刻钟后，已站在了出口处。

太阳西沉，满谷霞光，谷中一个小小的湖泊，岸边青草如毯，山花烂漫。阿萝叹了声：“世上原来真的有桃花源！真和《恐龙》里演的一样，走出山洞外面就是新世界！”蓦地放开喉咙大喊到：“小玉！小玉！”

声音在谷中回荡，突然，湖对岸的树林里奔出两人，正是小玉和刘英。小玉兴奋地朝她挥手：“小姐！在这儿！”

刘珏一笑，跃上马，轻咤一声，马绕着湖向二人跑去。

小玉抱着阿萝放声大哭。刘英笑着告诉刘珏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二人三天前便已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才发现，树林里居然已建好了几间木屋，备有大量的粮食和用品，看上去也就是近两月的事情。

刘珏想，父王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一天，他会带着阿萝前来避难。刘珏对老头子的高瞻远瞩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看向天空，暮色渐渐掩来。刘珏朝阿萝伸出手：“我们回家！”

阿萝看着他。他脸上温柔的笑容，看看他的手，这是可以握住一生的手。嘴一翘：“我要背，走不动了。”

刘英牵着马和小玉偷笑着走开。

刘珏无奈地叹气，蹲下身：“上来！”

宴会进行到尾声时，成思悦看到一个宫侍急急地跑进了怡心殿。子离握杯的手紧了紧，又松开。脸上不露丝毫痕迹。成思悦眉一扬，璃王真沉得住气。

子离平静地坐着，目光已落在刘珏空了的席位上。安排得好啊，允之！他心里冷笑。你要我救了阿萝，诚恳地把她送给我做妃子。然后又暗中布置人手，从王宫中劫走阿萝！当王宫是什么，是你王府的后花园？当我是什么，是软弱可欺的人吗？

他控制自已濒临暴发的怒火。脸上的笑容没有改过。眼神锐利如成思悦，却瞧出他脸上的笑容僵硬而勉强。

子离目光又转到楚南身上，笑着开口道："平南王出了名的功夫好，听闻在临南城一战，竟被二殿下一剑刺中，二殿下功夫了得啊！"

楚南一笑："楚南侥幸得手，其实平南王当时城头抗敌已筋疲力尽。楚南很佩服他与忠勇公天翔将军的智谋与配合。"

顾天翔终于不痛不痒地开了口："殿下以一人之力跃上城头，这份功力不用自谦吧。"顾天翔今晚一直觉得刘珏太过冲动，又想不明白为什么。照刘珏的性子，这个楚南他不会放在心上。而子离，感觉上又在撩拨楚南怒火。想不明白。他说完话就只顾着喝酒。宫中的御酒那及得上盈秀酿的离人醉。他已把盈秀带了回来，就等着宴罢和父亲商议婚事。心思转到了盈秀身上，一时竟忽略了子离脸上的僵硬。

终于等到宴会结束。送走四国使团，百官纷纷散去，成思悦离开之前偷偷注意到子离终于有了一丝不耐的表情。

子离出了怡心殿，直奔玉华殿。醒来的禁军和宫侍已跪了多时。走到门口，子离抬脚踹翻一个宫侍，其它三个磕头如捣蒜："王上饶命！奴婢突然就晕了过去，实在不知啊！"

他身边贴身侍卫已细细查过殿内外及受伤禁军，跪下道："王上，是高手所为。且能不伤人命尽可能的手下留了情。"

子离静静站立了会，压下想杀人的冲动，淡淡道："都出去吧，寡人要静一会儿。"

众人刚退出殿外，子离一掌打碎了窗边的书案。所有的怒气随着这一掌落下。他突然觉得无力。看看这里，没有了阿萝，殿内一下子就空了，心，也空了。

如你所愿，这样你就开心了吗？子离缓缓走到榻前，小心地拈起几根发丝，在手指上缠绕着。发丝黑亮柔滑。绕成一小圈，他小心的解开腰间的香囊把发丝放了进去。

子离躺在榻上，鼻端轻嗅着还未散去的香。闭上眼回忆抱着阿萝的感觉。香气久久不散，阿萝仿佛没有离开，他眼角沁出一颗泪来。子离低声呼唤着阿萝，闭着眼睛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空空如也的失望。“阿萝，你怎么忍心让我独自一人呆在王宫做寡人呢？也是呢，我也不喜欢呆在王宫做寡人，更何况是你呢？”

阿萝，你就这样走了么？宁愿和他同生死，也不肯陪着我。三年多没见着你，这才几日功夫啊，你又要消失了。你怎么跑得掉呢？他带你逃若是我狠心，他就是带你奔向死亡！我可以放你们远走高飞么？四国使臣来贺，各自心怀目的，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以刘珏的身份，那个国家能放过他呢？也罢，就当你外出散散心吧，你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的。

第８２章

风城清王府中，明珠一改柔弱，目光凌利地盯着刘鉴：“殿下可想得明白？”

刘鉴心里挣扎着，启国开出的条件不是不诱人的。启国借兵助他复位，他登基后割让西方边城在内的十座城池，以后永结友邦。

他坐在子离王位的下首，仰望着子离，看他掌控着生杀大权，随心所欲。塞个女子给他他只能接受。瞧着他在百官簇拥下越显帝王尊贵。刘鉴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一切都应该是他的。他有治国之才，却没能有个好母后、好王妃好舅舅，这一切能怨得了他吗？母后毒杀前皇后瞒得滴水不漏，连王家人都瞒着。王燕回是母后和太尉商议决

定，父皇怕是顺手推舟的就准允了。刘鉴越想越不服气。还有青蕾，这样一个爱他的美丽女子也是误打误撞娶来的。

明珠见他犹豫半响不吭声，娇媚一笑倚进他怀里："明珠是启国嫡长公主，嫁给了殿下便是殿下的人了，难不成我的亲哥哥还会害了他的妹夫不成？"

刘鉴一省，是啊，娶了明珠为正妃，若是他日登基，明珠自然就是皇后。哥哥帮妹子妹夫夺回皇位只要十座城池为谢礼，两国以后交好相处，自已也没亏什么。若是不答应，毕竟力薄，更何况还有夏国……眼眸闪动着神秘的光彩。一低头嘴唇触到明珠花瓣似的脸颊，呢喃道："你真是上天赐给我的明珠……"

国宴十日后，三国使团陆续离开风城回国。是夜，子离便得到消息，夏王与神秘人接触。启国穆亲王借与明珠公主别离入清王府。安国相国铁罕和陈国楚南王子齐游都宁河。

这才登基多久呢，四国就蠢蠢欲动。这才离了东郊别苑几日呢，清王就急着要夺回王位了么？一抹邪魅的笑容爬上了嘴角。子离目光深沉，这片宁静的夜色马上就要被战鼓声击破，空气中的清冽将飘浮着杀戮后的血腥了。

子离传旨召忠勇公顾天翔入宫觐见。

顾天翔对子离很是不满，他回到风城后就进宫见了妹妹。从小一起长大，天琳有什么心事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虽然天琳一口咬定子离对她甚好，但那双眼睛里却透着一种痛。回家问老爹，居然问出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答案。子离爱上了相府三小姐，那个玲珑剔透的美人儿，刘珏苦恋三年的心上人！

国宴之后刘珏就消失了，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相府三小姐。顾天翔头一下子大了。相府三小姐被子离软禁在王宫，若是刘珏进王宫带走人，就是杀头的大罪！

他替妹妹担忧，也替刘珏着急。怎么找了这么个麻烦！可是，想起李青萝，他又暗暗叹息，那样的女子怎能不叫人动心呢？临南城倚

萝酒店的初识已深深印在他脑海里。她的口才见地岂是寻常女子，动心也是正常。只是，对她动心的人一个是他的妹夫，宁国的王！一个是他的好友，一战威镇天下的平南王！

眼前这情况不用说，刘珏带着李青萝跑了。涉及皇家隐私，子离没有声张。但顾天翔明白，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更何况，他是王！顾天翔打定主意入宫之时看能不能打消子离的念头，成全了刘珏，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哪。

御书房里子离正阅看奏折。顾天翔走进行礼："王上！"

"天翔平身吧！来人，赐座！"子离头也没抬，挥动朱笔在奏章上批注。完了看了看，满意地放下，这才离了御座笑着走过来。

顾天翔忙离座起身。子离抬抬手："坐下说吧。寡人有一事要请天翔走一趟。"

"王上请吩咐！"

"去把刘珏找回来！"子离的话语中没有透露出丝毫情绪。平平静静地说一个命令。

顾天翔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好。头抬起道："王上，臣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天翔但说无妨。"

"臣与刘珏三年来在临南城相处，知他与相府三小姐定有亲事，而且，平南王是个痴情人，若真是他闯宫带走的三小姐，天翔恳请王上网开一面，饶他死罪吧！"

是啊，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平南王苦恋阿萝，对她情根深种，却不知我相识阿萝在前。我在你们眼中是棒打鸳鸯君夺臣妻之人是么？子离口中发苦，心伤不已。沉默许久道："阿萝身上有种异香，你带着驯好的鹰隼去，它会带你找着他们。十天之内，给我把人绑回来！你去吧！"

顾天翔一听要把他们绑回来心想坏了，再欲开口求情，见子离不再多言，只得磕头谢恩而去。

看着顾天翔离开，子离想起皇陵守陵人临别时的话：“若是王上带了别的女人来冰泉，她日若不能成为皇妃，守陵人也必会找到她杀之祭祀，因为凡泡过冰泉之人身上都有种常人闻不到的异香，驯好的鹰会找到她！”

顾天翔带走的就是那只驯好的鹰。子离问过：“若杀了那只鹰找不到她呢？”

守陵人道：“亵渎列祖先皇，带她来的王也不配再称王了，除非杀光所有的守陵人。王上是知道守陵人武功的。”

子离暗自庆幸，还好没带阿萝进去，否则真的没有回转余地了。

接了旨，要在十天内带回刘珏和李青萝，顾天翔泱泱不乐。出发之前去了趟安清王府。

安清王听他说完“哦”了一声。拿着钓竿的手稳如磐石。

顾天翔急得很，他本不是多话之人，却有太多的话想说，太多的问题想问。心里被猫抓挠似的，憋得满脸通红。

安清王瞟了眼水面的浮膘，侧过头看他，嘿嘿一笑：“人家都说风城五公子里天翔公子冷峻异常，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嘛，你脸怎么这么红？玄衣！给天翔将军弄点败火的茶来！”

顾天翔哭笑不得：“老王爷，我是为你儿子着急！”

“那小子也逍遥了十天了，寻他回来也好！”安清王急扯钓竿，：“快，快，鱼上勾了，帮忙！”

顾天翔忙扯住线，一运内力抖动钓丝，一条红鲤甩在了凉亭长廊上，啪的一声，死了。

“哎呀，你怎么这么大力呢？臭小子！”安清王气极败坏地开骂，“年青人就是这样，鱼上钩了也不能用内力去震啊，没乐趣，还不如你朝水面多打两掌，省得钓了！”

顾天翔尴尬地站着瞧着被他震死的鱼，这样是没啥乐趣。目光一闪：“老王爷教训的是，天翔太过鲁莽了。”

“唉，小子，你对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算是尽心了。放心去吧。不听话就照王上的意思给我绑回来。”安清王笑得贼贼的。

“老王爷……”顾天翔有些疑惑，又有些惊喜。老王爷说了这么多钓鱼，意在提醒他子离是不会把鱼害死的，难道这是子离下的饵？可是又不对啊，明明是刘珏劫走了阿萝。老王爷又说要办喜事，难道他已猜出子离准备成全刘珏和阿萝吗？但子离明明说要把人绑回来。想来想去，顾天翔直到离开安清王府还是没想明白。叹了口气，王令不可违，找到他二人再说吧。

玄衣疑惑地问道：“王爷，你真的不担心？”

“担心没有用，璃王能叫顾天翔十日内带他们回来，必然有他的法子，他们跑不掉的。对了，遣去四国的人手安排妥当了么？”安清王胸有成竹。

“已出发了。”

“还有，密切注意留在风城的楚南王子的动向，还有清王殿下！”

“是！对了王爷，鸽组发现另有一支人马也在暗中监视他们，也是这行的高手！”

安清王暗想，那肯定是子离的人手了。这个璃王还是四皇子时就有了自已的一批力量，还在王府中安插了一个思诗做奸细。他想了想道：“通知暗夜，叫鸽组撤到外围，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方识破身份。”

“是！”

——

黑山森林的山谷中，刘珏和阿萝快乐得跟神仙似的。三个人斗地主，一人做饭，刘珏初学兴致浓，偏偏输得多，十天里倒有一半的时间让他去做吃的，郁闷坏了。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刘英，你去做，爷我要玩！”

刘英嘿嘿一笑：“王爷，我现在不是你的属下了，小姐说了算。我听小姐的。”

阿萝正拿了一手好牌，头也没抬："愿赌服输，这里没奴才！快出快出，我是七张联！"

小玉和刘英偷望一眼，忍住笑，齐声叫道："过！"

阿萝得意地笑了："大小鬼，一张，没啦！"

刘珏愣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么快就没地位了，将来怎么得了？一看阿萝把牌出完赢了，忙不迭地把牌一收："今天到此为止，陪我去打猎。"扯住阿萝就走。

阿萝朝刘英和小玉挤挤眼睛，和刘珏走出木屋进了山。

刘珏很喜欢听阿萝说她知道的事情。知道了夜明珠就是块晚上发光的石头。还砍下一棵树认真学习什么叫年轮，根据树纹的稀疏分辨南北。知道了湖水和小溪的水在打回来后最好再过滤一下，还要煮开了再喝，水里面有看不见的虫子喝下去会生病。

刘珏揽住阿萝在湖边坐下。这十来天阿萝把知道的三十六计一一讲给他听。从杨家将说起梁山水泊一百零八将，从蒙古铁骑横扫欧州到三国群雄争霸，刘珏爱听军事的故事，阿萝能想起来的都说起他听。

阿萝说得眉飞色舞，刘珏听得如痴如醉。

湖水映着夕阳倒映着青山。阿萝一笑唱出了一支歌：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
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的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
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

歌声婉转清扬，阿萝眼中闪动着笑意。刘珏叹道："这歌真美！"

阿萝幽幽叹气一声："太快乐，总觉得不真实"

"阿萝，你又担心了是么？你还是担心他会找到我们是吗？"刘珏定定地看着阿萝。来到森林里，住在山谷他才发现她的性格变得更加

活泼开朗。他希望她一直如此快乐。

“不谈这个了，有句话叫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份快乐就好。”阿萝笑了起来，“我教你英文好不好？我都快忘记了。”

“英文是什么？”刘珏不明白。

“就是，一种密码，学会了，别人都瞧不懂，我们俩人能看明白的密码。”阿萝嘿嘿笑道。

当下就教他记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然后阿萝想了想道在地上画道：“比如，这个ＳＯＳ就是救命的意思，太难了你记不住，记点简单的。”

刘珏呵呵笑起来：“你从哪儿学来的？”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战场上也能有用的，你死力地背下来再说嘛。”阿萝边撒娇边诱导刘珏学。

刘珏瞧了一会道：“挺有意思的，这个Ｓ是南方，加上你刚才画的ＳＯＳ，就是南方有难是吧？换言之，还是Ｎ就是北方，Ｗ是西方，Ｅ是东方。军队里的斥候用这个传信倒有极有用处。”

“对啊，你真聪明，亲一个！”阿萝很响的亲了刘珏一下，看他俊脸通红，便狂笑起来：

“原来，你也会害羞的啊！”

刘珏恼羞成怒，捉住她唇已压了下去，直吻到她满面通红才放开她，调笑道：“换谁害羞了？”

阿萝跳起来，下巴一抬：“今晚我就点你的灯笼！”

“点什么灯笼？”刘珏听不懂。

阿萝吃吃地笑了，啥叫优势？这就是几千年文化的差距！你当然没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她不怀好意地看看刘珏，慢慢退后两步，突然露出色色的模样来：“小姐我瞧公子俊得很，你就从了我吧！”

“反了你了！”刘珏又好气又好笑，这丫头胆子越来越来，越说越不象话，脸一沉：“过来！”

阿萝慢慢走过去抱住他：“我总怕夜长梦多，总觉得这样的快乐持续不久，我是不是担心成习惯了。”

刘珏长叹一声：“不会的。”他捧起阿萝的脸，对她眨眨眼睛，突然一把抱起她：“今晚我们就点灯笼去。”

阿萝脸一红，把脸埋进他怀里，吃吃的笑了。

回到木屋，看到小玉和刘英。二人对看一眼，又错开眼神，神情极不自在。小玉奇怪地问道：“小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阿萝刷地一下脸变得更红。刘珏忍住笑给她挟菜，突然道：“我们商量一件事，今晚点灯笼！”

阿萝大惊，这等私密事自已两人说说就好，怎么能拿出来说？“你闭嘴！”

“哦？我倒是可以不说，可这话不是你说的吗？”刘珏吃着菜，慢条斯理道。

“我什么都没说！”阿萝想，打死都不认账，反正没人听到。

“哦，那刘英猴年马月能娶小玉啊？”刘珏见她急了，话题才转到刘英和小玉身上。

“哎呀，王爷你胡说什么呢？”小玉脸一红，放下筷子跑出去了。刘英头埋得更低。

阿萝这才反应过来。当时在山上都差点忘了这里可不止他二人。瞧着刘珏想，好啊，你先把刘英和小玉送作堆，免得难为情啊。她在桌下踢了刘珏一脚，转头对刘英道：“你头再埋低点就埋进碗里了，现在我令你马上娶了小玉，就今晚！我和刘珏做主婚人，就这么定了。”

刘英叹了口气，抬起头：“小姐，你要急着嫁给王爷就明说嘛，嫌我和小玉碍事啊？”说完飞快地跳了起来，竟从窗户里翻了出去。

阿萝气得直蹬脚。

刘珏呵呵笑道："被看穿了气极败了了？那，今晚你还想点灯笼不？"

"你做梦，哼！我去打扮小玉了，你把刘英逮回来，今晚就让他俩成亲！"阿萝高昂着头去找小玉了。

刘珏看着她。阿萝，你叫我怎么舍得放开你呢？和你在一起，每一刻都是这样开心。刘珏傻傻地笑起来。真的找刘英去了。

他们不知道，此时顾天翔已经从风城出发，跟着天空中飞翔的鹰隼，扎营在黑山森林的边缘。

鹰隼带领着顾天翔和五百军士进入了黑山森林。顾天翔望着空中引路的鹰想，璃王竟早已猜到刘珏会带走阿萝，所以早把异香放在李青萝身上了吗？为什么这种香只有训出的鹰才闻得到呢？刘珏又为何先去右相府退婚又闯宫带走李青萝呢？难道璃王真的会做出夺臣之妻的举动？他不怕才登基不久王位未稳安清王父子会反了他？顾天翔百思不得其解。

队伍缓缓走出森林，前面是道缓坡，只见鹰隼一展翅向对面山顶飞了过去，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竟飞了回来。驯鹰人一抬手，它准确地落在驯鹰人的皮护手上。

顾天翔一挥手，五百军士下了缓坡，搜寻对面那座山。顾天翔骑在马上，目光一动，已瞧到了那条山缝。他想了想，下令在缓坡扎营。带了两名亲士兵走进了山缝。

此时太阳初升，林山鸟语花香。顾天翔小心钻出山缝后眼前一亮，一座美丽的山谷出现在眼前。蓝天白云倒映湖水之中，近岸青草如坪。风中隐约传来银铃般的笑声。顾天翔叹了口气他们还真在这里。一抖马缰朝声音发出的林间而去。

他出现在四人面前时。阿萝和刘珏正在取笑刘英。昨晚，还真把刘英和小玉叫到了一起，阿萝和刘珏说尽了好话那两人终于拜了天地，却不肯进洞房。小玉死死扯住阿萝不放，刘英一闪身跑进房间把门一关不开了。今天一大早，阿萝就窜唆着刘珏去偷袭刘英。四人正

有说有笑，突听到马蹄声，阿萝情不自禁的一颤，刘珏看了她一眼，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三骑奔来，前面一人越看越熟悉。刘珏心情复杂，若有所思的笑了，吩咐道："再做两个菜，是天翔。"

顾天翔没好气了下了马，打量了下小木屋，看看摆在屋外空地的桌上正有要吃早饭的架式，不客气地走过去坐下。两名亲兵站在他身后一动不动。

小玉奔回厨房又做了几道菜，新安放了碗筷。看看刘英，两人也小心的站在阿萝和刘珏身后。刘珏笑道："刘英，你招呼那两位兄弟去厨房吃。顺便弄点酒来，我与天翔好好喝上几杯。"

阿萝看了眼刘珏，又瞪了顾天翔两眼，像是很不满他闯了进来。这么快么?只得十天而已。心里隐隐叹了口气，拉着小玉回了房。

顾天翔没有吭声，拿起筷子便吃。刘珏只动了两筷便放下，默默地倒了酒。递过一碗给顾天翔。天翔也不客气，举碗就喝。

刘珏慢慢问道："你带了多少人来？"

"五百！"

"怎么找到的？"

"他说三小姐身上有异香。"

刘珏感到奇怪，脑中急转想了想又释然："原来中了王燕回的失魂玉引香去泡了冰泉还有这等作用。难怪能找到这里。"

"冰泉？你说三小姐进了皇陵？我的天！"顾天翔大惊失色。难怪刘珏要去退婚，但是，这么一来……顾天翔紧紧皱起了眉，眼神往阿萝去的方向一转，压低了声音焦急地说道："那不是她，就要进宫做皇妃？你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要杀头的你知不知道？"

刘珏展颜一笑："你急起来那像传说中以冷峻出名的天翔公子？是，我明白得很。"

顾天翔酒碗一放，张嘴欲说什么，又扭过头不看刘珏。

刘珏伤感地说道："你怎么就只身进来呢？不怕我杀了你？"

“若是三小姐身上没那异香，我看你怕是真会杀了我。”顾天翔直截了当地说道。

刘珏呵呵笑了起来：“真是了解我啊，现在怎办？”

“你自已犯下滔天大罪，你居然问我怎么办？我当然是遵王令把你们绑回去，喀嚓！”顾天翔没好气地瞪刘珏一眼。

“若是我不愿意呢？”刘珏倨傲地问顾天翔。只见他一怔，眼睛望过来，神情矛盾之极。又低头饮下一碗酒。

“你肯定是打不过我的，打也是做做样子好回去复命罢了。”刘珏淡淡笑道。

“你父王来之前教我钓鱼，说你已逍遥多日该回去了。”顾天翔沉吟一会儿，把与安清王见面的事细细说了出来。

“这样啊……不忠，有了，再背上不孝的罪名，啧啧，老头子会飞起来吃人……你这就吩咐军士作两乘轿子，阿萝和小玉长时间骑马不行，也不方便露面。嗯，再遣几个军士帮我把这些天猎的野味抬了，对了，还有阿萝给我做的小玩意儿一件不能落下。”刘珏像要搬家似的一件有用的物事都不肯放过，一一交待。

顾天翔鼻子快要气歪：“你真当出来散心打猎啦？王上要我把你们，绑回去！别忘了，你现在是钦犯！”

刘珏嘻嘻一笑：“做做样子嘛，到风城再说呗。”站起身道：“走，带你去逛逛我的地盘！”

顾天翔白了他一眼，两人站起身纵身朝山崖那里掠去。

阳光照在长身玉立的两人身上。从高处望去，青山蜿延起伏，尽收眼底。刘珏感叹道：“真是美丽，就怕阿萝舍不得。”

顾天翔冷冷道：“怕是以后见不着几回太阳了，要砍头的人还恋什么风景！”

刘珏没看他，目光望向无边无际的森林：“阿萝说要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天，我深以为然。这十来日倒真的逍遥。”与以往一样，他喋喋不休，顾天翔静静地听着：“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无论是什么结

果，我都不后悔所做的一切。这事也怨不得王上，本是我亲自去求他收了阿萝为妃，才能进冰泉为她解毒。我反悔在先，无论他怎样我也不怨。”

“就得十来日，不觉短暂？”

“你以后要不做大将军了，就去卖离人醉？听说你把盈秀姑娘接进府了？”刘珏转开话题取笑他。

顾天翔面无表情：“正有此打算！”突然烦躁：“你说王上真的会杀了你们？”

“我都不怕，你担心什么？”刘珏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来。

顾天翔转过身看着他：“你和你父王一样，老狐狸生了只小狐狸，别卖关子了，猜到什么了？这般胸有成竹。”

刘珏叹了口气：“我只是猜他不肯现在杀我而已。不然安清王府不就绝了后？我家老头子护短得很，肯让你来找我们，必然性命无忧。不然，早叫我跑路了，那还等你来啊。阿萝就算身上有异香，出了宁国，你难道还跟着来？”

顾天翔沉默了一会儿：“是因为四国来使都心怀叵测？”

“不仅如此，难道你没注意到王上把启国公主赐给清王了吗？内忧外患，这个时候，王上那还有心思顾及其它，嗯，我看啊，我就是个戴罪立功的命！”

“那，三小姐她？”

刘珏脸上浮起一层悲伤：“两个选择，路只有一条，难道真要我与你及五百军士相战，力竭而亡？我猜若是两个时辰你没出谷，那五百人就会进谷了吧？她会想明白。活着总会有希望的。”

顾天翔眼中露出一丝同情。他就算放了刘珏，还会有别的人领兵捉拿他们。眼见四国心怀不轨，清王刘鉴似有动作，那里都不太平。只是，回去之后死罪可免，以后一个是宫妃一个是臣子，中间还有一个就算想成全他俩也不行且也心仪三小姐的帝王。这是本什么糊涂

账！顾天翔不禁感叹道：“王燕回这一计真是毒辣，死了也不会让你们三人好过！”

“也不尽然，若非这失魂玉香引，如何得知她与夏国早有勾结，王上不是嘱你盯住了清王么？。”

顾天翔慢慢说道：“难怪我瞧清王在国宴上似乎格外高兴，还以为他强作笑颜，没想到他见到了夏王，那么与夏王接解的神秘人必是刘鉴手下之人。”

刘珏呵呵笑道：“我家老头子不是教了你怎么钓鱼嘛，四国来使就是一个饵，清王不吞就没吃的，吞下了就吐不出放在饵里的鱼钩。王上要像你一样用内力直接捕杀了鱼就没有了钓鱼的乐趣.....也许这一切又是下的另一个饵，需得王上用更好的耐心去钓他想钓的鱼。”他转过头看着顾天翔，目光中闪动着光芒。

顾天翔沉吟片刻，方轻声道：“我一直觉得你成日嬉笑散漫，今日方知你一样的心细如发，不在朝堂却一样能分析出形势，天翔佩服！”

刘珏眨眨眼睛，露出一脸苦相：“我是你的阶下囚有啥好佩服的。唉！”

顾天翔眼中带着笑意：“你若再不去和三小姐说的明白，就真的没时间说体已话了。”

刘珏朗声大笑：“你独自看看风景吧，不要太早吵了我！”身形一展，像鹰一样扑下崖去。

顾天翔凝视良久，才叹了口气。刘珏说的不错，但帝心难测，若是三小姐成了皇妃，子离会容忍一个心系别人的妃子？这以后还不准闹出什么事情来。他又想到了自家小妹。怔忡地看着风景想，情为何物啊。

顾天翔夜入王宫复命:王上,已绑回他二人,臣特来复命!人已在殿外.

"刘珏下天牢!将李青萝送进玉龙宫!"子离淡淡吩咐

"这....王上!"顾天翔顾不得违抗君令,还想多说.

"嗯?"子离哼出一个字.

"是,王上!臣就去办!"顾天翔很无奈,再劝又怕子离当场翻脸,对二人更为不利.

天牢里,顾天翔松了刘珏绑绳,低声道:"我看事情不妙,王上把三小姐留在了玉龙宫."

刘珏一痛,勉强扯出一丝笑容:"他是王,他说了算,只盼他待阿萝好点."

顾天翔重重叹气:"你先顾着你自己吧.有消息我会传给我."

顾天翔走后,刘珏坐在天牢的石室里默想形势.他有十足的把握确定子离火气更大也不会杀他.但在这个时候,

他会为难阿萝吗?遇到这种事,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愤怒,但此时子离会控制自己,他一定不会在这个时候逼她

逼得太紧.

说不担心是假的.刘珏只希望子离顾忌着阿萝,顾忌着要用他,不会去为难她.但是万一....刘珏甩甩头,坚定地告诉

自己,任何的万一都挡不住他和阿萝相爱的心.

她就在里面,明明知道顾天翔不会为难他们,她跟着刘珏也不会吃苦,子离心里却是放不下,想知道走了十来日的她

是否无恙,过得好么?这样捉她回来,她,会恨他吧.子离站在宫门外久久徘徊.如果说分别的三年里,相思一天天反复

碾压着他的心,那么三年后再见到阿萝,他就管不住自己了,似乎伸手就能把她圈进怀里,让她成为他的.这种念头像

火山下的岩浆,在地底翻滚着叫嚣着,一经冲破岩层,就怒吼着喷发,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吐着最炙热的火,流出最滚烫

的液体,直至熄灭掉所有的热情.

晚风送来初夏的香气,也吹乱了子离的心.

人是回来了,但她的心呢?纵使他燃尽了热情,变成冰冷狰狞的石头,也打动不了她的心.子离陷入了深深的悲哀里.

一种念头突然出来---与其看着她与刘珏浓情蜜意,不如毁了她吧.把她藏在心底里.就算她不属于他,也不能属于其

他人.子离被这个念头吓得呆住.然而,这是最好的办法,让自己从日日嫉妒悔恨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

杀了那个卧在山顶白雪中绿玉似的水里让他惊艳的阿萝?杀了那个王府里含着泪祈求着望着他的阿萝?杀了那个

与他策马草原让他飞翔的阿萝?杀了那个与他心意相通萧笛合奏的阿萝?子离又手下意识抓紧了白玉栏杆,心

底里冒出来的想法让他惊恐.

子离摇摇头,他做不到,做不到么?深邃的眼睛浮上重重的忧伤.那么他只有另一个选择.子离伫立在宫门外,暗淡的身影

与夜色融在了一起.

近侍小心地提醒他:"王上,娘娘已等着侍寝了."

"哪个娘娘?"子离没反应过来

近侍一愣,冷汗瞬间冒了出来,往下一跪:"奴才以为,以为....就是顾将军送来的..."

"哦?"子离突然很想笑,阿萝被打扮成什么样子了?侍寝么?他嘴角一动,牵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眼神却如寒冰,:"胡说

八道什么!混账东西!谁准你们如此待她的?"

近侍吓得连连磕关:"王上饶命,奴才知错了."

"拉下去棍责三十,长长记性"子离一甩袖子,转身走了进去.

阿萝和刘珏分开后,被送进了玉龙宫.她紧张得要命,等待是最让人不安的,她不知道子离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他会

不会大怒,不知道他是不是眼含伤痛,她负了他,她没办法接受他,但是,形势又由不得她不接受.还有刘珏,他被送进了

天牢,子离会怎么的待他呢?

从进玉龙宫的那刻起,阿萝的脑中就塞满了各种问题,她突听到有脚步声,睁开眼,顿时目瞪口呆,面前出现一溜宫女,

手里捧着衣服首饰笑着看她.

阿萝下意识的问道:这是做什么?

宫女盈盈下拜:"奴婢侍候娘娘梳洗更衣"说完有两个便走了过来.阿萝手一挡:"不必了"

"娘娘真是说笑,要的,不然如何侍寝"宫女娇笑着靠近.

侍寝?阿萝脸一红,心里一慌,人已往后退去"谁说要侍寝了?别过来啊,我不想动手打女人"

一名宫女已不知好歹地走近了她,伸手欲拉她.阿萝迅速出手,钩住她的手臂反手一扭."哎哟,娘娘!"那宫女痛得眼泪

流了出来.

阿萝不由自主的放开手,无奈道:别过来了,我不想揍你们."

其他宫女吓得花容失色,为首的宫侍高叫着:娘娘,奴才们失礼了"竟向阿萝围了过来.

阿萝心一横,拉开架式就要打,一名宫侍一扬手,抖出一股香气,阿萝一愣,已将那气体吸了进去,身体一软,没了力气,

瞪着宫侍骂着:下流东西"

宫侍跪地:娘娘,得罪了,只是恐娘娘性烈,伤了王上,奴才们不得已."他站起身吩咐着:你们还不快点过来侍候:

宫女们这才小心上前，搀扶着阿萝，她浑身无力，被架着去沐浴，再被换上一身轻软罗袍，阿萝没法挣扎，

只能由得她们刷萝卜似的将她上下洗了个干净，直恨得牙痒，，眼睛再瞥见身上的轻罗，羞愤得闭上眼不敢再看，

这跟没穿有什么区别?

辫子被打散，换了个松松的髻，等装扮好了，身边的宫女都瞧得呆了，好半天才有一人轻声道：娘娘真是美丽。“

这时候美有屁用！阿萝朝镜子里的自己龇牙咧嘴，顾不得欣赏，只盼望力气早点恢复。

宫女小心地把她扶上床躺下，站成一排，痴痴地看着她，阿萝忍不住破口大骂：看什么看？再看我揍你们。解药拿来。

方才被阿萝扭住手的宫女吓得后退一步，只听宫侍赔着小心道：奴才得罪了，这是为娘娘好，若是伤了王上，那是

死罪。“

”都给我滚！“阿萝气得胸闷。

”是“

宫侍与宫女轻轻放下层层软账，磕了头，慢慢退了出来。

阿萝心里暗骂，这帮宫人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助纣为虐的活儿了。她身体软得抬手都很困难，只得瞪着账顶出神。

听到外面宫女与宫侍们在喊：王上圣安”阿萝心里更急，眼里泪光闪动。

子离眼睛瞟了一眼放下的层层软账，淡淡地吩咐道：都下去吧“

“是”

他举步欲行，又停住，隔了软账温柔地问道：阿萝，这些天你还好吗？

阿萝看看自己，再听到子离的声音，急道：你不要进来“

”你，为何知道我都没让人动过玉龙殿一件物事，站在殿外，想像着你还在里面。”

阿萝无语，好半天才幽幽出声：王上，青萝粗陋，不堪王上宠爱，有负于王上。。王上当另觅。。。“

”我说过了，你不要叫我王上！“子离打断她，她一称呼他为王上，他就觉得阿萝离他好远，手又分开一重软账，隐隐看

到两重纱账后的龙床上躺着一具纤细的身子。

阿萝侧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你别进来，我，我不要你瞧到！”声音里已带着哭音。

子离停住脚，贪婪地瞧着账后那个身影，手轻轻碰上纱账，死死地抓住了，用尽所有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

冲过去，他是多想把她拥进怀里，多想再抱一次那个柔美的身体，多想，让她成为他的。。可是，不能的，他，不能！

苦涩与伤痛袭了上来，这就是登上王位的代价么？得到了天下却得不到她！这就应了当年的话么？等她爱上了别人，

痛苦才真正降临，那种嫉妒真的像虫蚁一点点咬住他的心，不是剧痛，是一点点酸，一点点疼，日以继夜，周而复始，

酸疼得让人无力，从前已道相思苦，如今方知苦为何，子离紧紧咬住牙，手里揪成一团的纱账“嗤“的一声轻响，已被

生生撕裂。他愣住，看看手里的轻纱，一松手，纱飘落在地上，子离瞧着，身体一阵颤抖。

阿萝惊惧地听着声响，眼不闭，两滴泪顺着眼角滑下。

子离大手一挥，撩开纱账走了进去。

眼睛刚瞧到床上的阿萝，子离便感觉全身血液都在沸腾，脑子一热，什么都不知道了，眼里心里只有那个美丽的身影。

阿萝的胴体笼在浅红的纱罗里，若隐若现，账顶悬着安国进贡的那颗明珠，淡淡光华照在她脸上，松松的发髻衬得一张

脸妩媚至极，呼吸急促起伏的胸暴露出完美的胸线。子离怔在床前，不知何时已闭住了呼吸，生怕呼吸一重，便惊飞

了眼前的一切。

阿萝知道他进来了，闭紧了眼，嘴唇抖动着，身体紧绷。谁知半天没有动静，她再也忍不住，大吼起来：滚出去！”

子离被她喝醒，往后转身，脸已涨得通红。他迅速脱下外袍回手扔，宽宽大大的外袍掩住了阿萝。他哑声道：“

对不起。我。。。。不知道弄成这样！”

“你还说！你竟然叫那帮宫人使这种下流招数！”阿萝羞怒不已，哪还管自己是和一个帝王说话。

子离深深呼吸，暗运内力消去心里的那股燥热，这才转过身看着阿萝，见她瘫软在床上的样子，忍不住想笑，又想

想她与刘珏不顾后果逃走，不由得板起脸：你是在命令我吗?

阿萝一呆，侧过脸不看他：我不敢。

“我看你没什么不敢的！你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子离想训她，又无奈地叹了口气，走到床边坐下：要我放你么?

“随你！”

“随我? 是啊，我是宁国的王，刘珏和你都是我的臣子，当然只能随我”子离似在对阿萝说，似在自言自语，“我不舍得

杀你，也不舍得杀他”

他转过头看着阿萝：你最好不要忘了我说过的话“手轻轻拭去阿萝的泪：可惜，你不为我流泪，我却一样的心疼”

子离脸上又浮起了那不变的温柔笑容，他低下头在阿萝额上印下一吻，拉拉床头的系铃。不一会儿，有宫侍进来，跪在

软账外。

“送衣裳过来，侍候小姐更衣”子离吩咐道。

“是！”

阿萝不知子离要干嘛，听到他如此说。，松了一口气。刚要睁开眼睛，子离的手已盖住她的眼睛，“不要看我！

我现在禁不住看你的眼睛的诱惑！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

于是，她闭上眼，不敢睁开。

子离心里却声声喊着，睁开你的眼睛瞧我，像从前你想要求我时一样看着我呀！可是她真的听说，不敢再睁眼看他。

他叹息着，深深地凝视着她。微颤抖的温暖身体。“别怕，放松，阿萝，让我再抱抱你”子离小心地拥着她，轻柔地哄着

她。阿萝心里一痛，他还是没有勉强她，他还是对她好的。阿萝心神一松，喃喃道：大哥，你是我在这里遇到第一个

对我好的男子啊！“

一股热浪冲进子离眼里，他心里说道：不要相信我，阿萝，我已经变了，真的变了”怀里的人是他的阳光，他的希望，

他沉沦在阴暗大殿深处唯一盼望得到的珍宝，她的眼睛剔透晶莹，是世间最稀有的宝石，她的笑容灿烂纯净，是世间

最美丽的花！可是拥有这个珍宝的人不是他，让这朵花动人怒放的人也不是他！

宫侍低声在外回禀：王上，奴才这就进来了。

子离放开阿萝，长身而起：先歇会吧。

阿萝张口想问刘珏，又怕惹怒子离，看着他离开，终于还是问了出来：大哥，刘珏他。。。。

子离没有回头，往账外行去：到时你就知道了。

子离独自走进天牢，挥退了所有的侍卫。

刘珏在牢里缓缓下跪，今夜他来这里，就代表阿萝会没事了吗?

“罪臣刘珏叩见王上”

“罪臣？你也知道你犯下滔天大罪？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王上吗？”子离冷冷地开口。

刘珏抬起头，英俊的脸上带着坚毅与诚恳：臣有罪，是臣先送阿萝进宫，又反悔闯宫带走她。臣自知愧对王上，

但臣不悔！”

子离盯着刘珏，是的，他恨他，恨他反悔，恨他抢走阿萝的心，可是，子离不得不承认，刘珏身上有着他没有的

勇气，他敢带阿萝走，一如当年太子夜宴时，他敢从自己手里救下阿萝，不让自己折断她的手指，这样的男人才配

得上阿萝吧？子离黯然，自己是宁国的王，背负的东西太多，容不得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

哪怕心里满满的全是她，最终他也得不到。而眼前这个人，却将和她双宿双飞。子离心似是有针在扎，扎出密密

的孔，扎出绵绵不绝的痛，不知不觉中他的牙已咬破了嘴唇，冒出淡淡的血腥味。

刘珏低头跪着，静静等着子离处置他

“你不怕我杀了你么？”子离舌尖一舔，咽下满嘴血沫，淡淡地问道。

刘珏一笑：“不怕是假的，但臣想，王上一定不会杀了臣的。”

“哦？藐视寡人，闯宫拐宫妃，哪一项都是死罪！为何我不能杀了你？”

“因为王上也爱她，必然会理解臣的心情，王上不是冷血之人，若是这样杀了臣，岂不叫人笑话。”刘珏答道。

“哈哈，谁说寡人不想杀你了？就算让天下人笑话又如何？”子离心里有个声音在叫嚣着，杀了他，杀了他！可是，

他大笑着，刘珏说对了，他不能杀他。因为他要超越先祖的王，要做能统一这片大地的王！

“我不会杀你，不为别的，就为了王叔，我也不会杀你！但，也不能就些放过你！”

“任凭王上处置！”刘珏淡定地接受。

“处置么？哼，你怎么不问问我会怎么处置她？”子离脸上失了笑容，“宫妃外逃，仗毙是轻的，你熟知宁国律法，你说！“

“王上！”刘珏大惊，“你怎么处置臣都没关系，她，她是被臣掳走的，与她无关！”

“怕了是么？我处置你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处置她，你就受着吧！”子离嘴边露出一抹冷笑。

刘珏心里一痛，霍然站立，眼里沉沉的全是痛：“王上，你。。。你怎么能这么残忍？你明知道动她分毫都足以让我。。

你怎么忍心！她，她也是你心爱的人！”

“是，你会痛，你知不知道我也会痛？她眼里心里全是你，你们可知道我有多痛？”子离终于爆发了怒火。狠狠地盯着

刘珏，“若不是你送她进宫，又怎会勾起我对她的渴望？这样瞧着她，看着她，她心里却不属于我，每一个疏离的眼

神都像刀一样在凌迟我的心，每一个对你绽放的笑容都像针一样扎得我遍体鳞伤，你们让我怎么办？你说！”

刘珏后退两步，闭了闭眼，再睁开，眼中已一片清明：“王上，允之与阿萝对不住你，我想她活着，哪怕把她让给你，

做你的妃子也要让你救她。可是，我见她宁愿一死也不要待在王宫，我便硬不了心肠。看到她一天比一天憔悴，看着

她眼里的绝望和悲伤，我。。。我只能选择冒死闯宫带她走，我可以把命给你，却不能把她给你。若是你要折磨她，

请你看在我父子对你一片忠心的份上让她死得痛快点，允之也绝不独活。你便动手吧！用我们二人的命平息你的怒火。“

子离口中发出阵阵大笑：“死么？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也舍不得与你的情谊》”他止住笑声，满眼伤

痛。“允之，我不会伤害她，也不会杀你，但是，”子离神情一肃，“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臣谢王上不杀之恩，谢王上饶了她，臣，罪有应得。”刘珏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他静静地看着子离，他也是可怜人。

刘珏觉得自己很幸福，阿萝，是自己的阿萝。

子离恢复了寻常的温和神色，对处面的侍卫吩咐道：“把相府的三小姐带过来！”

刘珏心里一紧：“王上，臣求你不要让她看到！”

“这就心疼了？”子离面上挂着笑。目光转冷，“不看到，怎么长记性？”

刘珏无奈。

不多时，阿萝被侍卫带进天牢。她一进来就感觉到这里阴森莫名，想起古代的种种刑法，心里怕得很。她一眼看到牢里

的刘珏，关切之色溢于言表，抬脚就想奔过去，但又看到面若冰霜的子离，哆嗦了一下，停住了脚。她心知若是过去，

子离会更恼怒。她不明白子离刚刚才放过她，还对她那么温柔，为什么转眼又把她带到这里。

刘珏注意到阿萝眼中的恐惧，心里重重地叹气，眼睛看过去，嘴边已浮起了笑容：“我好好的呢。”

“现在是好好的，等会儿就不再好好的了。”子离冷声道。

阿萝大惊，情不自禁扯住子离的袍子：“不要，我求你好不好，不要伤害他！”她眼睛一红，泪已吓得冲了出来。

“阿萝！”刘珏脸一沉，眼神冰冷。他看不来她这样子，他宁愿被子离杀了，也不想她去求他。阿萝怔住，六神无主，

害怕，担忧，无助分明地写在眸子里。

子离望着那双泪意盈然的双眸，心里一痛，喃喃道：“你知道，你这样瞧着我的时候，我总是什么都拒绝不了。”

他一抬手推开阿萝，吩咐道：“拦住她！”

侍卫拉住阿萝。她大惊失色：“你要干什么？”

子离隐忍着心里的痛，淡淡地道：“取鞭来！平南王，寡人亲自行刑，三十鞭，你可受得住？受不住，我就打她三鞭，

一鞭抵过你十鞭！“

“不要！我欠你的，我还你！你三鞭打死我我也不怨你！“阿萝瞪着子离。

“住口，真是妇道人家，胡说八道！”刘珏心里大急，子离若是下手狠了，一鞭下去就能打死她。

子离对阿萝冷哼一声：“你再出声，就抽他六十鞭！“

阿萝吓得赶紧住口，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落。

刘珏朗声笑道：”臣身子骨硬朗，王上何苦吓她。“

“带平南王出来！”

刘珏走出牢房，心里暗骂，子离非要当阿萝的面行刑，不是摆明了要她难受？他望向阿萝，温柔地笑道：“闭上你的眼

睛！听话，乖！”

阿萝看着他，再看看子离，慢慢的闭上眼睛。
刘珏满意地一

Chapter_3

笑，脱下衣裳，露出脊背："臣先谢恩！等会打晕了怕忘。"

子离嘴一抽，想笑又忍住："平南王就是平南王，撑住了！"说完朝阿萝看去，她睫毛抖动着，脸上一片莹莹的湿意，美丽

的脸上带着不忍，心痛与悲伤。他心里一痛，手一挥，重重的一鞭已抽在刘珏身上。

听到刘珏一声闷哼，阿萝眼泪流得更厉害。她恨子离太残忍，非要她站在这里一声声听着，连唤刘珏一声都不敢。

子离闭上眼，鞭如雨下，转眼之间刘珏背上已血肉模糊。刘珏咬着牙，一声不吭，生怕阿萝听到了难过。。

子离把鞭一扔："完了！"

"臣，谢王上！"刘珏咬着牙开口谢恩。

"很好，你还能开口"子离淡淡的说道。

"王上手下留情！臣感激不尽！"刘珏一字一句说完，张嘴吐出一口血来。

阿萝蓦然睁开眼，正瞧到刘珏背上狰狞的伤口，惊呼一声，摆脱侍卫就冲了过去。

该死！刘珏瞪着她："谁叫你睁开眼看的？不准哭！"

阿萝嘴颤抖着，轻轻去拭他嘴边的血迹："很痛？"

刘珏恼怒地看了子离一眼，心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子离绝对存心的，非要阿萝看着他挨三十鞭子，心痛难过！他脸上已

带出一个灿烂的笑脸来："哪会疼呢，王上心痛下臣，手轻着呢，声音大力道小，诓你听来着！"

"阿萝，过来！"子离看着他俩，这就是相爱么？心酸心痛的感觉又涌了上来。

阿萝一抖，回头看子离："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想看他挨鞭子？"

阿萝迅速离开刘珏，走了过去。

子离一笑：“如此情深是么？不成全你们，倒是我这个做大哥的冷酷无情了》”声音一沉，“平南王接旨！”

刘珏叹了口气道：“王上吩咐！”

子离淡淡地说道：“寡人已认阿萝为义妹，封青萝公主，一月后，赐婚与你！“

阿萝吃惊地看着子离，脱口而出：”你们那祖宗的规矩不要了？“

子离转过脸：”王室公主也是一样，我，我成全你们！”话一出口，子离又觉得满嘴血腥。

王室公主没有这层特例，子离在敷衍阿萝！刘珏眉头一皱，一个念头闪电般从心口上掠过，瞬间他的脸色就变了，人震

得呆住。子离，他没带阿萝进皇陵。。。。他居然，居然选择了受龙鞭之刑！刘珏吃惊地张大了嘴，他，竟然为了阿萝

甘受每年大雪之日的痛苦！他。。。刘珏嘴里泛起苦涩，黯然地看着子离，闭了闭眼，他双拳紧握。子离如此。。。

如此成全。。。从此，他便是他的王，自己的命便是他的了。

刘珏伸手拉着阿萝跪下，沉声道：“王上大恩，刘珏铭感五内，在此立誓，效忠王上，万岁，万万岁！“

子离背对着他们，轻声道：“阿萝从宫中出嫁，平南王可回王府休养，一月后寡人亲自主婚！允之可还恨寡人下手鞭

打于你？”

“臣心甘情愿，一点不冤！”刘珏真心诚意地说道。看向子离的目光一片坦诚，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

“去吧！”

“谢王上！臣告退！”刘珏站起来，冲阿萝一笑，“等我，一月后我迎你回府！”

阿萝如在梦中，一时反应不过来，怎么事情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她看刘珏脸上神采飞扬，点了点头。

刘珏深深看了子离一眼，轻声道：“允之心服口服！”说完大踏步离开天牢，背上火辣辣的痛竟似不存在。

子离吁出一口气，回转身，脸上似笑非笑：“阿萝，还恨大哥么？”

阿萝怔怔地看着他，这个同样深爱的男人，终于还是成全了她：“大哥，我。。。。”她眼睛一红，低下了头。

子离轻轻摸摸她的头：“大哥不舍得让你难过。你开心就好。我的公主。”

公主？阿萝想笑，突然之间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变化，不论是前些日子关在宫里的苦，或是与刘珏逃出宫门时的疲倦

还是被捉回来时的心惊胆战，她的心起起落落，只觉得。。。荒谬！她看着子离，心情沉重，是他舍不得，现在终于

想明白了？要放手了？那种因为了解因为理解而心疼的感觉又浮了上来，一如当初子离大婚之夜对她表白时她的心情。

阴森的天牢。。。子离的心便囚在里面。他成全了她，可是，什么时候他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的囚牢呢？阿萝勉强挤出

一个俏皮的笑容：“大哥不要后悔哦，我最喜欢狐假虎威了！“

子离呵呵笑了：“当王真不好玩，阿萝也一定要让大哥开心才是！”阿萝笑起来，再暗沉的牢房也映进了阳光。但阳光到了

这里，却仍驱不散他的愁绪，像自己的笑容，永远浅浅淡淡噙在嘴角，那是笑吗？只是一种表情，和这张脸长在一块儿

的表情，不是由衷的开心。

“那是当然，你是我大哥，也是我的家人。我会保护你的！”阿萝继续俏皮地说道。她不知道除了这种浮于表面的开心，

还能怎么样才能面对子离的痛。吐了吐舌头，她又叹了口气：“我讨厌这里。”

子离笑了笑：“大哥再不会带你来这里。原谅大哥！”

玉龙宫内，子离独自坐着。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他终于彻底把阿萝推出了他的怀抱。从此，她便不再属于他了。

他取出一瓶酒看了看，慢慢饮下，酒还是那么烈，火辣辣地冲下咽喉，在小腹中烧起火焰。阿萝，如你所愿，你开心

了是么？可是，他叹了口气，阿萝，以后要有什么事发生，你一定要原谅大哥，有太多责任压在大哥身上，大哥是王，

宁国的王啊。

3

刘珏回到王府，刘英惊喜地呼道：“王爷没事了？小姐呢？”

刘珏含笑道：“没事了，老王爷呢？”

“老王爷一早猜中你没事，在书房等着你呢。”

一早猜中没事？刘珏觉得他家老头子都快成精了。推开书房的门，刘珏大呼小叫：“老头子，你儿子快痛死了！”

安清王把手里的书一扔，飞快地跑了过来：“咋啦？儿子！”

刘珏把头往他肩上一靠：“被子离抽了三十鞭，他下手重着呢。”

“哦，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安清王笑嘻嘻地顺手抱刘珏，手掌啪地打在他的背上，刘珏发出一声惨呼：“

啊！老头子！你，你是不是我的亲爹啊！”

“哼，臭小子！我的阿萝呢？”安清王没瞧到阿萝，不放心。

刘珏嘿嘿笑道：“老头子，子离认阿萝为义妹，封她为公主，一月后他亲自主婚，让阿萝嫁给我！“

安清王没有说话，抬眼看看儿子，脸沉下来，没有了平日温和的笑容：”那你还笑得出来？“

刘珏止住笑：“正色道：”父王，子离没带阿萝进冰泉，他，自己选择受龙鞭之刑。我着实佩服他。就这一点。。。

他是王，我们不能太苛求于他是不是？”

安清王沉声问道：“儿子，这代价，你愿意背负？”

“父王，我愿意！他是王，宁国的王，不管他是为了成全阿萝，还是为了让我死心塌地，对他感恩，他。。。日后年年

都会受龙鞭伤痛之苦。这代价，他认为值，儿子也不是负义之人。”刘珏严肃地回答。

“儿子啊，你明白就好，父王再提醒你一句。阿萝这个时候封公主，多事之秋，她这公主怕要当得不太平了。”安清王暗叹

子离为坐稳王位用尽办法，也佩服他有勇气去受龙鞭之刑，这个王他做得很好，但自己却因为他的这些举动产生了隐隐

的担心，他看着刘珏，儿子找个媳妇怎么这么辛苦？安清王眯了眯眼，儿子今年二十有五了，一身男儿气慨，长得鼻子是

鼻子嘴是嘴的。那神态怎么越看越像他母亲呢？他看得眼睛有些酸了，眨了眨眼想。就凭平南王这三个字，只要放出风声，

送上门的闺女只怕会让他挑花眼！安清王有些舍不得儿子受苦了，突然开口：“要不咱不娶阿萝了？反正我讨厌李相！”

刘珏听了一愣，眼睛里流露出无奈：“老头子，这不是。。。若是能说不娶就不娶，还用得着我冒死闯宫把她带走？

“阿萝是好，父王也喜欢她，但这往后。。。要说她有美貌，看得久了也就是一朵花样子，性情也是好，那咱一举娶她

十个八个，要么有美貌，要么有性情，集在一个人身上的，咱分开来看！”安清王越说越兴奋。

刘珏啼笑皆非：“父王，那你也把儿子零碎砍了，东一块西一块让那十个八个一人拾一块去？其实，阿萝。。。”他脸上浮

起一层极温柔的笑，“这天下间找一千个女子也拼不出一个她来，父王，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不管以后会怎么样，我受得住！”

安清王看着儿子，老脸笑成一朵花：“好，男儿有所为有所不为，得到与失去都要背得起受得住！对了，璃王已经将风

城城防交由成思悦负责了，他识人眼光倒是不错。暗夜。。。等他做完这一切，就该消失了。”

刘珏呵呵笑了：“知道了，他有家，总不能一生都是王府的暗夜，等他的儿子出生，也差不多该让他享受天伦之乐了，他

不是还是我的姐夫吗？”

“还有，赤凤回报，夏王早在十年前便已与王家有了接触。别看夏国国小力弱，他们却时时不忘扩张国土。这失魂玉引香

必是他交与王燕回无疑。王家倒了，王燕回自尽，却伏下了这着暗棋，交与清王刘鉴，再加上他娶了启国公主，只所隐患

不小。我看璃王未必不知情，这一切恐怕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刘珏深思了会儿道：“儿子明白父王的意思，这次阿萝被封为公主，一月后嫁来王府，恐怕我们的婚礼就是契机吧。儿子

会加派人手保护她。”

“那就好，自己去松风堂，让刘英给你瞧瞧伤去吧。我这就吩咐下去准备婚事。”

第二天，圣旨与王府礼物同时送到李相府，李相及众夫人咂舌惊叹。李相乐得合不拢嘴，连声吩咐下人采办物品，

准备婚事。

短短时间内，朝堂尽知宁国从此多了位公主，没见过她的都翘首盼望能一睹这位青萝公主的风采。这一消息迅速传开，

成为新王登基后风城的新一轮问题。

明珠也好奇不已，缠着清王刘鉴询问：“我听说被封公主的这位是侧妃的小妹，侧妃如此冷破艳，当年也没盖过她的名气，

她到底是何等人物呢？比本公主如何？”

回想起在东宫初见阿萝的美丽，再看着明珠的眼睛，刘鉴低叹一声：“等公主被册封时，你就知道了。”

青蕾一整天没有吭声，她与刘鉴是患难见真情，心中也明白刘鉴意图夺位，娶明珠只是为了借启国之力，因而在明珠面前

极其柔顺，但她听到阿萝被封为公主，再看看刘鉴的神色，心里仍泛起一股酸意。

刘鉴失笑，揽住青蕾道：“蕾儿难道还信不过我？只是，我看你这妹妹怕当不了几日的公主了：”

青蕾一惊：“殿下为何这样说？”

刘鉴意味深长地笑道：“青萝大婚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殿下，有句话蕾儿不知当讲不当讲。”青蕾抬眼小心地看着刘鉴，见他俯首聆听，便鼓足勇气道：“我们一家人这般好生过

其实也未尝不是种福气，何苦。。。。”

“住口，蕾儿真是妇人之见！男儿这般苟活在世，与死有何差别？况且如今我刘鉴手中的砝码并不少！”激动之中刘鉴加重了

语气，眉宇间的自信让青蕾感觉他仿佛还是当年的太子殿下。

青蕾呆呆看着他俊朗的脸，叹了口气道：“蕾儿只是说说，殿下无论做什么，蕾儿总是与殿下一起的。”

刘鉴心里原本不快，听她这么一说，又不忍地放软语气：“不必太过担心，我自有主张。”

陈国楚南还留在风城内,以仰慕宁国国风为由,曰曰流连风城的烟花场所,酒色之地。他听闻宁国多了位公主,并将于一月后嫁与平南王,不由得 想起临南城里夜色中那个胆识超群,一笑令他心跳的女子,他至今也不悔当 日为她一笑闪神落败。楚南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端起酒杯把玩着,喃喃道:不知是否就是这位公主呢?"

七曰后,璃王传旨大摆宴席,册封公主,百官皆携内眷重见见,楚南亦在被邀之列.

阿萝还是住在玉华殿。听到她被子离认做义妹,册封为公主,赐婚给平南王, 顾天琳心里又升起希望,与她走得更近了.

对她,阿萝始终有份歉疚,见到顾天琳眼底的哀怨,总是想为她做点什么。一曰,她不期然想起了在书上看过的汉代陈阿娇所作的<<长门赋>> ,偷偷写了,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给她。

子离册封她,同时大摆宴席,要阿萝以公主的身份亮相人前,令阿萝有些不安,总觉得太过招摇。而子离却温和地笑道:不让百官内眷见见我美丽的公主,大哥实在不甘心。”一句话说得阿萝笑了起来。对子离,她也想尽力地补偿,就答应了下来。

顾天琳自告奋勇接下了打扮阿萝的任务。她俏皮地对子离道：王上就等着看所有人被我们的公主惊掉了眼珠子吧。”子离大笑起来：如此就有劳皇后了。若是真如皇后所言,寡人重赏! " "哦?臣妾能否斗胆问一声王上,想要赏赐臣妾什么呢?" 子离看着她：寡人与皇后萧琴合曲可好?" 顾天琳惊喜不己,他这是何意?难道,他……顾天琳脸上飞过一丝红,屈身一礼：臣妾早盼着王上的萧音了。" 看着顾天琳轻快地步出御书房,子离敛了脸上的笑容,目光中露出一丝痛苦。他何尝不明白顾天琳的心意,何尝不明白顾相与顾天翔的眼神。与皇后成婚三年多,却一直没有子嗣,怎么也说不过去。宁国,也需要有继承人。他坐在龙椅上苦笑,这就是当帝王的无奈!对所爱的人,他要公开宣扬 她的美丽,把她置于道道贪婪的目光下;对不爱的人,他却又要极尽温柔, 让她生下他的孩子.

阿萝……子离突然有一丝后悔,不想让她亮相人前。但圣旨己下,不容 他再生悔意。子离长叹一声,喃喃自语："父皇,子离这么做是对还是错呢?" '

香汤沐浴后,宫女给阿萝披土了七宝掐金玉凤裙。这是宁国公主的夏季朝服,暗红色的轻纱底子上,用金线与宝石缀成的一只凤凰在身后展翅,七 条凤尾飘在罗裙上,曳地三尺。衣服上的凤凰比皇后朝服少了两条尾羽,整 套朝服算上宝石也不过三两重,步行之间,玉凤栩栩如生,振翅欲飞。还没 给阿萝结发,顾天琳眼睛便直了,轻笑道"原来妹妹竟是这般一一迷人!" 阿萝脸一红"天琳姐姐又取笑我了,我还是做原来的装扮好。"

"不行! "顾天琳笑着把她按坐在镜前",我与王上可是有约,妹妹若是能艳惊全场,王上他……他……他会很高兴的。"说完她脸上飞快掠过一丝 红霞口

"大哥答应姐姐什么了?"阿萝看着顾天琳的脸追问道。 顾天琳略一低头,勇敢地答道"他应了……与我琴萧合奏! " 阿萝扑哧笑出声来"就为这萧琴合奏,阿萝也要好好打扮才是。"说完 她规规矩矩端坐着,暗暗祈求,希望子离能发现顾天琳的好,希望他能得到 幸福。

怡心殿内又开了百桌宴席,女眷们则候在御花园。等待见过百官后的公 主过来。

楚南第二次走进了这座华丽的大殿,四处打量,却没找着平南王刘菇原来子离特意下旨,让刘五避嫌,刘玉玉没法参加宴会,只得再三叮嘱暗夜不 要放过丝毫动静。

申时,钟鼓齐鸣,璃王驾到,百官叩首。有好奇者脸上己写满期待。子离微微一笑"今日宴请百官及陈国楚南王子,是为寡人新封的青 公主。寡人登基之前曾经遇险,公主舍身相救,是以寡人将她收为义妹, 为公主。今日特意让百官瓢见,传旨,有请公主! " 内侍高呼"宣皇后、公主人殿! " 随着呼声,皇后顾天琳亲执阿萝的手,缓步走进怡心殿内。两女一人 明黄玉凤朝服,一人着暗红玉凤裙,烛光照耀下,两只凤凰翩然欲舞。 琳国色天香,气度不凡,阿萝却是明媚动人,丽质天生。只见她梳了朝天髦,乌发高耸,发间插了一支衔珠金凤,凤翼两端各垂下两串玉珠,金凤口 中吐出的一粒日月珠正悬额间,光洁的额头,秀眉楚楚,玉雕的容颜上一双剔 透琉璃眼光华流动,一室灯火黯然失色。举步之时,罗裙飘逸,彩凤恍若欲 离裙飞去,转眸抬头,理珞轻摇,环佩叮当,生生夺走了满殿的目光。 上百人的大殿瞬间鸦雀无声,众官眼中满是惊叹。顾相也有些发怔,难 怪啊,这样的女子!叹息溢出了喉珑,李相同样怔住,眼前晃过七夫人的娇 颜。顾天翔面上冰山解冻,有些嫉妒起刘珏来。

楚南微张着嘴,呼吸己被夺走。是她,是那个在夜色中一笑如花的女子。精心装扮后的她美丽得不似凡间女子,楚南心驰神往,恍惚着,眼中心 里只有那个与皇后执手,缓缓而来的丽影。

大殿之上,子离失神半晌。阿萝,你还有多少种我不知道的美丽?一回神,眼睛己看到清王刘鉴若有所思的脸和楚南惊叹的眼神,他嘴边又浮

起一 丝笑容。

转眼间,顾天琳与阿萝执手走来,双妹对子离深施一礼,只听阿萝清脆 的声音道"见过王兄! "

子离笑着走下王座,扶起两人"免了! "他一手牵着顾天琳,一手牵了阿萝走回座位,二女分别坐在王座两边。内侍高呼"百官朝拜! "

百官齐伏于地,口中道"皇后千岁,公主千岁! " 百官起身之后,楚南回了神,长袖一甩,离桌对阿萝一礼"公主果然 不同凡响,曾救得陛下性命,也曾一一一笑转危为安!楚南有礼了。" 阿萝微笑还礼"殿下多礼了,青萝素闻陈国二殿下勇猛异常,武艺超 群,今日得见,果然是入中龙凤! "她心里惊骇,这个楚南就是临南大战时闯进常乐酒家的黑衣人,她认得那双眼睛,似野兽般架莺不驯的眼睛! 子离哈哈大笑"青萝何止能一笑转危为安,便是倾国也不为过啊。"他 的喜爱之意溢于言表,话音一转,又道",寡人己将公主赐婚与平南王,王 子殿下若不急着回国,不妨前去观礼。" 楚南看着阿萝美丽的脸,想起那晚她裙抉飘飘,灵气逼人的样子。与她 的两次见面,都同样叫他心跳不己。他正怔忡间,听到子离的话,浓眉一 勤,笑道"恭喜公主,楚南必叨扰一杯喜酒再走。" 阿萝粉面一红,咦怒地瞧了子离一眼。这一嗅之下,风情毕露,楚南又瞧得痴了,只觉得心中一热,日音思道,若是她肯这样看我,死也值了。 阿萝盈盈对子离一礼"王兄,青萝与皇后先行告辞了。" 子离含笑应允。顾天琳与子离目光一碰,她脸上浮起笑容,知道子离很 满意今天阿萝带来的效果,心里高兴,又轻执住阿萝的手,两人悄然离殿。

看到那抹身影走远,楚南一口饮尽杯中之酒,觉得今天的酒带着从未有过的热力冲进他心里。他想起那女子即将嫁与平南王,失落随之袭来,心里 禁不住冒出一个念头。

刘鉴突地轻笑道"王上真是好眼力,认的王妹端的是艳丽无双。只是这么快就将她嫁与平南王,我这个做大哥的都舍不得呢。" 子离温和地笑道"做哥哥的自是希望王妹能过得幸福,只要青萝开心, 寡人也高兴。不管她嫁不嫁人,都是寡人手中的珍宝。清王若舍不得王妹, 那这

次她出嫁的事宜,就交由清王打理了,务必要风风光光。" 刘鉴忙起身答应,脑中闪过了百般打算。

盛装的阿萝与顾天琳一起走进御花园,脚下还是那条发着荧光的路。花园里女眷云集,让她不禁想起了上一回来这里时的中秋夜宴。那时候她哪里 会想到她会成为宁国的公主,一心只想隐在人群里,变得越渺小越平凡越 好。她又想起在夜宴上被刘汪认出来后他捉弄自己的样子,不觉轻笑出声。 顾天琳昕见了,轻声问道"妹妹想起那次的中秋夜宴来了么?"她的心 里同样想起来了,想起当时以为自己可能成为太子妃,与李青蕾争相打扮, 却没想到一生的良人其实是隐在阴影之处的四殿下,嫁给了他,自己反倒成了皇后。

"姐姐猜得对,我就是在上次的中秋宴会上被刘珏找到了，他气得很, 找了我大半年,才知道我是谁。"阿萝眸光闪闪,笑语婿然。 顾天琳停下了脚步,伸手拉住了阿萝的手道"妹妹,你不知道你现在 这一笑是何等动人……唉,我一直为王上不值,却没想到,那么早的时候 心里就有了平南王了。我猜,你想起王上时必没有这样的神情。"她眼中 阿萝脸上闪动着一种喜悦,发自内心的喜悦,她了解,这是想起心上人时 种情不自禁流露的笑意,直达眼睛深处。只需看着阿萝的眼睛,就知道她 旷然是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

阿萝怔住,是吗?自己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了刘汪吗?她脸上漾出更深笑意,羞涩地说道"不瞒姐姐,我真的不知,我那时竟似完全没去想过情 爱之事,那时我的心思并不在这里。" 顾天琳莞尔一笑"所以姐姐才会嫉妒,你无意之中却能得到真爱……" "姐姐不用烦恼,有些话,阿萝一直想说。这个世界一直是男人的世界, 爱与不爱似乎都是由男子做主。然而,我知道有句话叫:‘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纱。'若是你心里喜欢,何妨抛弃了那些世俗成见,去大胆喜 欢?要知道,幸福是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阿萝一脸正经地盯着顾天 琳",等待久了,人会累,心会倦,姐姐好好考虑一下吧。

虽说阿萝一直是 自然而然地得到再付出,可是却知道两个人的爱情其实并不纯粹,用点小招 数也未尝不可。" 顾天琳吃惊地用手捂住嘴,天哪,青萝公主是在劝她不顾妇德,抛弃了 端庄去求王上欢心吗?能说出这般大胆之言,实在不像是出身相府的千金呢。

阿萝低声笑了"姐姐不必吃惊了,实话给你说了吧,阿萝想法一直异于常人,刘珏若是要娶妾室,阿萝便弃他而去口" 顾天琳又是一惊,在她的思想里,就从没想过夫郎只有她一人,最好的打算也不过是多得些宠爱罢了。她哧哧笑了,附在阿萝耳边说道"平南王若是知道,不知会气恼成什么样呢。"

两人相视笑了起来,迈进了宴席。

宫侍传报道"皇后驾到!公主驾到 ! " 两人坐好,百宫女眷跪伏请安"皇后娘娘千岁,公主千岁! " 顾天琳笑道"平身吧,今日只是让大家见见咱们的青萝公主,高兴高兴,因此就不必拘礼了。"

"谢娘娘! " 女眷们起身归位,阿萝感觉下面射来道道目光,不禁又笑了，上一回的 夜宴她吹了支平平常常的笛曲,前宁王废后评她姿色寻常,才疏艺浅,想来 上次参加过中秋夜宴的女眷们这回真的要吃惊了.

明珠以清王妃身份出席,她瞪大了双眼瞧着主位上的青萝,半晌方明白 刘鉴说的到时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形容不出来的美丽。青萝公主身 上有种独特的气质,不似王家的高贵,却又另有一番气度,甚至远胜于坐在她旁边的顾皇后。她惊叹地发现,青萝的眼睛与自己很是相像,身材也差不多,脑中隐隐浮上一个主意。

她来时耳中已零散听到众女眷议论这位公主无甚才艺,想起自己的舞姿,起了争胜之心,娇声说道"臣妾清王妃明珠,第一次得见公主天颜,听闻公主乃王府侧妃胞妹,琴艺不凡,斗胆恳请公主,不知能否抚琴一曲?" 顾天琳只知李青蕾与自己都擅琴艺,青萝善笛,却不知她也抚琴,也起了好奇之心。眼睛看向阿萝,带着问询之意。

阿萝心思一动,想起为顾天琳默写的《长门怨》 ,便低声笑道"姐姐可要好好听完这一曲,这一曲的词嘛,宴会完了就给你口" 她说罢离座,伸

手调了两下琴音,一曲《长门怨》凄凄然从手指中流泻 了出来,哀怨婉转,重重叠叠。

顾天琳不知不觉泪己满腮,待到琴音飘散,方拭了泪笑道"公主好琴艺,竟叫本宫失仪,如此夜宴,当欢乐为好,我要罚公主三杯酒,众夫人可有异议?" 下面一片赞同声。阿萝轻笑着把酒饮尽,低声道"阿萝是为了姐姐, 姐姐却要罚阿萝,好没道理。宴会完了我就告知姐姐这曲子的由来吧。" 顾天琳笑着答应。

歌舞渐起,冲淡了方才的悲伤之音。明珠暗暗盘算,还有二十日左右便 是公主大婚,这个时机甚好。便笑道"闻得公主即将大婚,臣妾来自启圈, 启国草原上有种罕见的月霜花,传说服下之后能解百毒,此花一百年才得一 开,开不过一刻便谢,有缘人才能在雪原上采到，恰巧臣妾的王兄传话说, 他已得了一朵,正星夜送来宁国,这就权当我送与公主大娼的贺礼吧。" 解毒奇花?阿萝笑嘻嘻地答道"如此,青萝便谢过清王妃了。" 明珠心里冷笑,若不是要借你大婚举事,这等奇花启王也舍不得拿来。

楚南自宴上回到下榻之处,脑中翻来覆去尽是青萝的身影,辗转难眠他心里一惊,她即将嫁给平南王刘丑,自己怎能为她着迷?想起刘珏,楚南沉吟良久之后盼咐道"备了名帖送给平南王,本王子想与他比试比试!" 他不屑地想,刘珏被他刺过一剑,即使当时刘珏没有在城头先行苦战番,功力也逊他三分。这回正好与他比比,挫他锐气,出了心头的这口气。

正巧刘珏鞭伤好了,见不着阿萝,心里闷得慌,天天扳着指头数日楚南下帖,正中他下怀。刘珏：邪邪地笑了,当曰楚南刺他一剑,这次他一定要报仇。

两人约好在南郊比试。子离闻报也笑了,这又是一次机会!他找到阿萝问道"不是大哥不让你们相见,只是祖制有规定,公主大婚前不得私见骑马,不过呢,平南王要与陈国楚南王子南郊比武,我己应下为他二人做裁 判,到时偷偷带了你去如何？" 阿萝很兴奋,她多曰未见刘珏,也很想他。她看着子离笑了"大哥就是好。"

子离心里又是一酸,几时见过她为见自己这么高兴的?脸上笑容不由变得僵硬,瞬间工夫便恢复常态,他笑道"那好,你便扮做侍卫吧。唉,只是,这等俊俏的侍卫,可惜了。" 五月二十三,子离只带近卫百人,前往南郊观战。 都宁河对岸草坡上,刘珏一袭银白色宽袍,手持长剑,懒洋洋地坐着晒 太阳。楚南身着排红色的紧身衣,锦带抹额,长发束于脑后,带着一队侍卫骑马过来,远远望去,威风凛凛刘珏笑着问玄衣"他和爷谁更潇洒": 主上要昕实话么? "

"当然! "

"主上像在青楼赏春,哪有楚南殿下威风! "玄衣正色答道口 "你小子懂什么?这就叫以逸待劳,挫挫他的威风!最好先气他个半死, 再说。"刘汪眯了眯眼睛,带着庸懒的神情又道",实在应该带上玲珑,让她给爷弹支曲儿来听听。" 玄衣想了想答道"主上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王上大帐那边有个侍卫长得极像公主,要是让她瞧见玲珑姑娘,这个……

话还没说完,刘珏“噌”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眼睛望向二十丈外子离的帐,果然见他身边站着一个侍卫,不是阿萝是谁。刘珏忙整整衣衫,瞪了玄衣一眼埋怨道"怎么不早说? " 玄衣忍住笑,轻声答道"属下们觉得主上这般挫楚南王子威风甚好, 高好过打不赢他丢脸。"你们! "刘五咬牙切齿。 玄衣见楚南己独自骑马上了山坡,便低声道"属下祝主上旗开得胜! ,

顺便告诉主上一声,凤城开了盘口,老王爷下注一千两赌楚南王子胜,玄衣买了五两赌主上赢! "说到自己下了五两银子注肘,人己飞快地后退,奔下山去

刘珏气得头顶冒烟,老头子!看我怎么打败楚南,让你赔光老本儿!五两,好你个玄衣,爷才值五两?! 楚南打马冲上山坡",吁"的一声硬拉住鲁头,马前蹄扬起,人从马上利落地跃下,举手一礼"平南王别来无恙!今日璃王亲临,盼平南王莫要丢了王上的脸! " 刘玉玉被自家老头子和玄衣激出的气还没消,见了楚南,一抬下巴,脾盼 着他"上次战得力尽,让你刺了一剑,本王大量,不会刺回来,只让你认 输便可,省得伤了两国的和气。" 楚

南一声狂笑"那还得看平南王有无这等本事了。娶得了佳人,未必赢得了本王子的剑。不如若是你输了,便让我做驸马如何?"神情语气嚣张 之至。

刘珏玉闻言大怒,长剑出鞘直指楚南,森然道"就凭你这句话,本王就该收回方才的话。有多少本事便使出来吧,不要怪本王心狠手辣。"他心想, 就凭你,也想凯觎阿萝?他眼光往王帐处一扫,远远地触到了阿萝关切的目光,冷笑道"来吧! "

楚南缓缓拔出短金: "请! " 刘延长剑画出一道光环,腾身跃起,一剑刺出,如山岳般的气势朝楚南 压去。楚南轻哼一声,短剑挥出点点寒芒,双剑在空中相交,发出点点轻 响。

两人都是高手。阿萝瞧不出名堂,只觉他们飞来飞去,煞是好看,她却又担心刘珏,便转过头问子离"大哥,谁功夫更高啊?" 子离轻笑道"紧张了?不用担心,两人在伯仲之间,待到他们打得差不多,我便叫停,宣布平手完事。" 果然,两人交手几十四合,均没有输赢。子离对一侍卫使了个眼色。傅卫急奔过去,高喊着"王上有令,二位休战! " 刘珏与楚南闻言互看一眼,双剑一碰,各自跃开。楚南恨道"平南王武艺不凡,竟能与本王子战成平手! " "殿下也不错啊,能在本王手下走五十招,上回那一剑挨得不冤。"刘珏笑着回答。

两人跃下山坡,去王帐见子离。阿萝顾不得自己还穿着侍卫服,笑着跑 出帐来,站在帐门前等刘珏,

楚南一怔,今日的阿萝抚媚中带着英气,眼睛晶亮,双眸中闪动着期盼。他转头看了看刘珏, 一股酸意从心头升起,走到帐前对子离-施礼: "陛下厚爱,今日平手。"说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往帐外瞟去。刘珏看了看阿萝,眨眨眼,也进了王帐行礼"臣刘珏见过王上,这里风景不错,下臣想请王上的侍卫陪同去猎两只兔子献上。" 子离瞧瞧阿萝,再看看楚南的脸色,温和地笑道"早去早回! " "谢王上! "刘丑兴高采烈地退出了王帐,对阿萝一抬下巴,笑了。 玄衣牵过两匹马来,刘珏与阿萝翻身上马,一夹马腹,带着乌衣骑众人跑开。离王帐远了,刘玉玉便看了一眼玄衣,玄衣懂

事地说道"猎兔子哪用得着主上动手,主上在此等候便是。" 阿萝轻轻笑了,下了马和刘珏缓行在溪边。

刘玉玉忍不住伸手去抱她,阿萝一个闪身道"平南王稳重点,好男风也不能打王上侍卫的主意吧! "

"臭丫头!还好意思说,过来! "刘珏笑骂道口

阿萝左右看看无人,便上前抱住了刘珏,脑袋在他怀里蹭来蹭去。"想我啦?嗯?"刘珏放柔了声音。

阿萝抬起头,脸红红的,眼睛里笑意盈盈"是啊,还有十日我便可以出宫,从此自由了! "

"阿萝,你是想出宫还是想嫁我呢?"

"出宫! "

"这个答案不好,换一个! "刘珏摇摇头。

"那好吧,我想嫁你了,从此你就是我的长期饭一一-银票、金饭碗!我终于可以当个随心所欲、作威作福的黄脸婆了! "阿萝双手叉腰做泼妇状, 意至极。

刘珏哑然失笑,一把把她的脑袋按国了怀里,下巴搁在她头上喃喃道: 千万不要再出状况了,会把我逼疯的。" 王帐内子离悠悠然看着楚南喝闷酒,淡淡地笑道"平南王大婚过后, 下便要回转陈国了么?"

"是的陪下,楚南己在风城滞留太久,船已备好,这次要走水路回去。" 楚南笑道,心思又飘到了阿萝身上。闯宫是不可能的,要怎么才能带她回陈国呢?机会在哪儿呢?会因为她引发战争么?没关系,反正开战是迟早的事,掳走她还能作为人质。

"这些天宫里忙翻天,都在为青萝公主出嫁做准备,寡人腾不出时间照拂王子,这就敬王子一杯,权当送行了。" "不敢当,敢问公主大婚前还会回相府吗? " "公主直接从宫中出嫁。清王己安排妥当了,殿下可来宫中观礼,也可直接去安清王府贺喜! "子离微笑作答。

楚南看看时辰,起身离座道"楚南一定进宫观礼,现下就先行告退了,请陆下转告平南王,王爷武艺,楚南佩服,以后若有机会,再行战过。" 看

着楚南离去,子离嘴边又勾起一抹笑容,想到阿萝,心里一黯,起身盼咐道"留下五十人护送公主回宫,起驾罢! " 他沉静地坐在车辈里,要他留下看着阿萝和刘玉玉情意绵绵,他终是做不到。

两人拎着兔子回到王帐,一侍卫上前禀报"王上已先行回宫,嘱我等护送公主!王上有言道,大好风光,公主难得外出游玩,在城门关闭前回去即可。"

阿萝高兴地跳起来"我们烤兔子去! " 刘珏扬扬眉,强压下心里莫名的不安,笑着赶上了阿萝口 暮色渐渐降临，刘珏搂紧了阿萝"阿萝,若是有天我们分开,叫我怎么找你？ "

"万一啊……你问子离要那只鹰呗。"

"若是鹰被射杀了呢7" "我就给你标方向,让你来找我,还记得我教你的字母么？ "阿萝笑道, "我都不担心,你干吗这样紧张7" 刘珏沉默一会儿道"我说不出来,总有些不安。我会加派人手守着你。

阿萝呵呵笑了"你是婚前恐惧症! "

"何为婚前恐惧症？ " "就是,唉,我们总是不顺,所以临到要成亲了,你就焦虑,生怕又出什么事。"

刘珏喃喃道:"希望只是如此吧."他掏出一根翡翠链子挂在阿萝脖子上,吩咐道:"玉是中空的,里面藏有几粒

乌衣骑特有的烟花,与你耳饰里的相同,万一有什么事,就放出烟花来."

阿萝靠着他:"希望再没有事端,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以后有空就去看看我娘,四处走走,该有多好."

"会的,相信我!"刘珏坚定地回答道.根据各种线报分析,大婚之日定出变故,他早已命令宫中人马看紧阿萝,

他现在再也经不起失去她了.

大婚前一夜,清王府书房内不知何时来了几个陌生人。

刘鉴沉声问道: "风城城防尽归成思悦管辖,此人摇摆不定,如今已投靠璃王。我们的人从 西门入城,秘道附近可有异样?"

一人沉声回答"殿下放心,启国早已有三千人混入了风城,都隐在事先买下的宅院内，另两千人只待看到宫中信号,

便会从秘道潜入。璃王顺利 登基后,原有驻军都各自回防,西城门现在只有一干守军,夺下城门极为容易。"

"王宫布置如何?" "玉华殿及玉龙宫的禁军已全换上我们的人。"

说话之人正是己升为禁军 统领的钟右山。

"宫中只得五千禁军,有三千人是我们的人。公主大婚之曰,我们出其 不意杀了璃王,宁国无主,本王在城中的人马一呼应,

其他人便只能奉本王 为主! "刘鉴冷声道",到时百官全去王府朝贺,那两千人围住安清王府,风 城便尽入我们手中。"

"殿下放心,风城一有异动,我启国二十万大军便挥军东来,就算有人不服,要起兵勤王,也有我启国军队前来保驾! "

明珠轻声开了口。 "明曰要劳烦王妃了。"文IJ鉴轻笑道",大家各自照计行事! "

"是"

众人瞬间散去,刘鉴这才唤道"你家王上答应本王的事呢?"

暗处闪出一条黑影"夏国己和陈国联盟,陈国十万大军已有三万借夏国之道渡过汉水,隐藏妥当,明曰便会攻向南军水军大营。

趁刘珏还留在风 城,陈军就可出其不意攻下临南城。

苍邪殿下己率军进入陈境,万一风城事 败,殿下可退往南方,我夏国与陈国定全力支持殿下口"

刘鉴满意地笑了"本王应允之事也不会反悔,事成之后必割让南方十 城相谢! "

就是明天了吗?子离看着玉华殿,黯然神伤。宫侍低低道"王上早些歇着吧! "

是啊,是要早点睡,明曰,事情还多着呢D子离深深望了一眼玉华殿方向,阿萝,明曰,你若是能顺利嫁给刘珏,

还会记得宫里的我么?子离苦 笑。可是,只能这样不是么?自己已是宁国的王,肩负的东西如此之多,又 岂止一个阿萝。

子离看向浩瀚的夜空,胸中涌出豪情,终于一甩衣袖,转身回宫。

六月初二,大吉,宜婚嫁。 阿萝一早就被贺喜声唤醒。 "恭喜公主,请公主更衣,往宗祠祭祀。"

"贺喜公主,请公主移驾,往碎玉潭沐浴。" "公主大喜,请公主试嫁衣! "

阿萝从辰时被折腾到申时,终于忍不住道"我困了,小睡会儿,别扰我"

"不行啊,公主,王上与皇后还等着你去拜辞呢! "

阿萝叹了口气道"那能不能……等我见过他们,睡会儿,再穿衣梳头?"

不待宫人回答,阿萝把头发一挽,随便拿了枝钗固定住,便奔往玉龙 ,身后紧跟着一大群面带惶恐的宫侍。

走进玉龙宫,穿着正式朝服的子离与顾天琳正等着她。

阿萝一见他俩坐 端端正正,想起了木偶娃娃,一下子就笑了出来"大哥,天琳姐姐,真要我盛装拜辞么?"

顾天琳端庄稳重地坐着,身上朝服重重叠叠,丝毫不敢乱动。子离早己 躁不安,见阿萝一身素净软袍,

便呼出一口气来"你倒轻松,我们可累看阿萝咯咯笑了:好啦我见过你们这就回宫受折磨去! "阿萝!"子离犹豫片刻,

终于还是浅笑道:"去吧,别误了吉时!出宫之前与刘珏一起到大殿拜别!"

阿萝脆声答应,笑着走了.

"皇后,你回宫吧! "子离一下子沉下了脸",宫中今日恐有变故,皇后好生待在玉凤宫,那里安全! "

顾天琳不知将有何事,不安道"那阿萝……"

"放心,要伤她的人,只有寡人! "子离淡淡说道。

顾天琳不安中又带着喜悦,他,心里还是惦记着她的安危的。

她轻笑着 行礼"臣妾这就回宫,王上,请多加小心" 申时六刻,清王妃明珠带着月霜花来到了玉华殿。

阿萝正穿着吉服由宫 女打扮自己,明珠轻笑道"青萝公主,月霜花这才送到,明珠只好现在送来。"

阿萝看了一眼,玉盒中放着拇指大小一朵绿色的小花,她疑惑地问:"就是这朵花能解百毒?"

"是啊,且要用玉养着,才能保功效不失。" 阿萝接过玉盒,想了想,笑道"有劳清王妃了。"

明珠看了一眼殿中侍女,道"我有几旬话想与公主私下相谈。" 阿萝暗自皱眉,笑道"你们停会吧,等清王妃说完再弄。"

宫侍退到一旁。明珠后退两步,对着宫侍挥出一把烟雾,宫侍们一声不 哼便倒了下去。

阿萝震惊,大呼"来人啊! "慌乱之中取了月霜花扔进了嘴里。

明珠敏捷地旋身往阿萝身上踢去,阿萝侧身躲过,大呼救命往殿外跑去。

明珠腾身跃起,手一扬,己点中阿萝穴道,阿萝一软,倒了下去。

明珠迅速剥去阿萝的吉服,把她扔进了床里,接着开始对镜化妆,

片刻之后,她的面自己焕然一新,易容精妙,俨然与阿萝一般无二。

她又把自己 的衣服穿在其中一名宫侍身上,易容成自己的模样。

她这才取出解药救醒宫侍,盯着宫侍们的眼睛,缓缓道"我是青萝公主,现己装扮好了,准备前往大殿向王上辞行。"

阿萝惊骇地看着宫侍们睁着迷离的眼睛答道"是!请公主移驾! "

明珠满意地笑了,迷情烟加上迷魂术,对这些毫无内力的宫侍来说实在 有效得很。

她随手收起装有月霜花的盒子,对阿萝笑道"不好意思,误了 宫你的吉时,清王要借你大婚杀了王上。

哈哈! " 宫侍们视若不见,簇拥着明珠走出殿内。

阿萝急得不行,暗想,难道刘珏没有在宫里安插入手吗?

王密切注视着玉华殿的乌衣骑暗哨远远看见清王妃走进了殿内,

不多时, 殿门大开,清王妃伴着青萝走了出来。

暗哨细细打量,确定那人确是公主本 人,因为任何易容也变不出第二双公主的眼睛。

暗哨没有看出任何端倪,这 才放了心。

刘珏身着大红喜袍立在殿中,早已等得不耐。

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今天 金殿之上似乎人人都有心事,辉煌的烛火没有把金殿映照得更加明亮,

反而 投下了重重的阴影口子离似笑非笑,清王目光闪烁,百官脸上的笑意饱含深 意。

刘珏自嘲地想,他是不是真有阿萝所说的婚前恐惧症?

不多时听到宫侍高声传报"公主驾到! "

金殿门口缓步行来一队宫人,簇拥着一个身披大红锦袍的丽人。

重重衣衫裹着她纤细的身子,云髻上压着一顶珠冠,在烛光映射下,光彩夺目。

冠 上珠帘直垂到胸前,玉容在其下若隐若现,珠帘后的那双眼睛闪动着剔透的 莹光。

大殿静了下来,刘珏心里的不安又涌了出来。

明珠走到刘珏身边站定。她与阿萝身材本就相差无己,厚重的大红吉服披在身上,更看不出多少异样。

她笑着张口"青萝拜别王上! "她将声音压 得很低很柔,听上去正是阿萝的声音口,

刘珏跪下行礼"臣刘珏携妻叩谢王上, "

照刘鉴等人多曰观察所知,子离此时必会走下龙椅,亲自搀扶起青萝, 这时明珠便会出手偷袭,大殿外的禁军也会一拥而上。

子离久久注视着珠冠下那双晶莹的眼睛,片刻后笑了笑,走下了龙椅。

子离走近的瞬间,刘珏突然看到明珠的手动了一动,他一怔,反手攻向明 珠。

明珠一惊,挥手向子离洒出一把银针。

刘鉴愣了一下,刘珏发现得也太快了,子离距明珠还有三丈远。

他心一 横,将手中东西往下一掷,爆出一蓬烟雾,殿上瞬间乱成了一团。

子离朗声大笑"这样就想要寡人的命么?大哥! " 听到殿中发出的动静,殿外的禁军随着他的笑声冲了进来。

片刻之后烟雾散尽,刘廷的手己掐住明珠的脖子,伸手打掉她的珠冠,易容后的明珠与 阿萝有七分相似。

刘珏怒喝"阿萝人呢? " 明珠骄傲地笑道"我王兄定会血洗风城为我报仇! "

刘珏气极,手上用劲,捏断了她的喉骨,明珠缓缓倒下。

他抬头-看, 一群禁军冲向王座,围住了子离,个个身手异常敏捷,竟不似寻常禁军,

而 百官也被冲进来的刘鉴人马逼在大殿一角。

只听刘鉴大笑着说道"今日这大殿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四皇弟,别怪大哥心狠,是你夺位在先。"

手一扬,更多的禁军呼喊着杀向刘珏和子离。 刘珏一看,此时殿中只有他与子离尚能一战,

于是大喝一声,飞身跃 起,踢翻一名禁军,夺下他手中的长矛,几个起落,己挡在子离前面"王 上,刘珏在此,谁也动不了你. "

他瞟了瞟倒在地上的明珠,心里担忧阿萝 的处境,暗骂布置在玉华殿外的人手不中用,目光中杀意顿起。

子离长声大笑"文武百官看好了,这便是寡人的大哥,宁国的清王殿下,看看他是如何犯上作乱的! "

这时百官之中站出数人,走到刘鉴一边,朝子离喊道"夺位逼宫,犯 上作乱的是你!我等忠于太子殿下,绝不容你! "

"好好好,还有人么? "子离目露讥讽。

只见其他大臣己怒喝出声"尔 等小人!竟助逆臣谋反! "

子离看了看刘鉴及那班倒戈的大臣,再看看无还手之力的其他官员。

这大殿之上仅有自己和刘珏两人会武功,他不由轻笑一声"平南王与寡人势 单力孤啊! "

刘鉴得意地一笑"刘绯,你也有今日么?你以为我真的什么筹码都没有么?你今日死定了! "

子离冷笑一声"就凭你么? "他看了刘珏一眼,提起内力高呼道",殿外铁卫何在? "

"臣等在此! " 大殿之外竟传来整齐划一的回答声,随即涌进一队队衣甲鲜明的军士,

领头之人冷峻威严,嘴边喻着讥讽的冷笑,正是顾天翔。

刘鉴一惊"你早有准备!"

子离笑了"寡人就等着看我的好大哥几时下手了!我特地要你全力操 办公主婚事,给了你出人宫中的权力,

你哪会舍得不用呢。"

刘鉴打量了一番双方的人马,心里长叹,他又输了"是你运气好,平南王提早认出了明珠,

否则以明珠的暗器,两丈之内你必死无疑! " 子离双手一分,露出里面的软甲"是么?你以为凭她那双眼睛就能瞒 天过海?

不用说寡人了,平南王怎么会认不出她来? "

刘珏:眉毛一挑,子离早有准备?他心一寒,但此时容不得他多想,

他无 奈地说道"王上高估臣下了,臣看到她身着吉服,三魂去了俩,如果不是 因为看到她的手,哪认得出来。

她竟连阿萝的声音都学了个十足! " 子离森然道"刘鉴,这全是你自找的!杀! "

刘鉴怒吼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己提起剑向子离冲了过去。

刘珏心里牵挂着阿萝,牙一咬,顾不得其他,先解决这批高手再说,

飞 雪功施展开来,竟又如当年在山寨一般,下手毫不留惰,长矛到处,血肉横 飞。

子离惊诧莫名,他第一次见到刘珏出手如此狠毒,心中一动,想起了之 前与他决斗的楚南,

朝殿上一望,果然他已不见人影。子离脑中急转,已明 白楚南必是去了玉华殿,

刚想对刘珏说出,眼睛又瞥见他身上的大红喜服, 话又吞了回去。

就在这心思转动之间,刘鉴带来的禁军已尽数倒下。

刘珏顾不得看他兄弟二人在殿上如何反目,对子离施了一礼"王上,此间大局已定,臣去探望公主。"

子离心里有愧,情知阿萝多半己不在,仍笑答道"去吧!寡人也放心 不下。"

刘珏飞身奔往殿外,心急如焚。

顾天翔闪身挡住刘鉴,闲闲道"清王殿下若是想着钟右山统领的禁军,

那我就告诉你,也就殿上这么多了;风城里的启国军士与您的人马,早在殿 下与王妃进宫时便全部被围杀;

那两千想由秘道进入风城的士兵,也全死 了,尸体填实了秘道。

还有,你的女儿与侧妃在殿外候着你多时了。"

刘鉴一愣,哈哈大笑"好,我道我事无遗漏,机关算尽,没料到你心 思更深,早已知晓了我的种种安排,

就等着让百官看场好戏,好让他们知道 你对我如何仁至义尽!输与你确实是应该,只是,你这王位也安稳不了! "

子离厌恶地看着满殿的尸首和血迹,心想,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主要的当然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对其他四国出兵的理由! 百宫中此时有胆大回过神来者,

已开始怒斥文iJ鉴"我宁国几十年和平,国富民安,清王竟不顾百姓,借兵于启国。

做出此等祸国殃民的事,你万我 不得赎其罪! "

刘鉴死盯着子离,心知大势已去,凄然道"我做错了什么?父皇病重三年,我勤力执政,对人温和有礼,处事公平合理。

我就是有了个一心想当 皇后的母亲,还有一个权势过人的舅舅,又娶了个心比天高的太子妃! "

子离淡淡道"那我做错了什么?幼时我的母后就被你的母后害死,年长点,你的母后派杀手暗杀我,

又岂止上百次!把你从别苑迎回,你却不安 心做你的清王,要逼宫夺位,想置我于死地,

还向他国借兵掀起战争!实话 告诉你,我宁国虽然几十年没有兵祸,却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 "

他目中露 出威严",众位爱卿,清王勾结启国来犯,我等该如何做?"

"与之一战,誓死卫我疆土! "朝中众臣群情激奋。

子离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眼见士气高涨

,他断然下令"顾 天翔昕令,密切注视边城动静,右翼军全体戒备,以防启国来袭! "

" 是, "

"来人,把刘鉴押人天牢! "

"慢! "刘鉴手中尚握着剑,俊朗的脸上一片平静",听闻我的妻女己在殿外,这就唤她们进来吧。"

子离一额首,侍卫带进了青蕾与芯儿,二人一进殿内,就哭着奔向刘鉴 ,

刘鉴露出温柔一笑。

伸手抱住青蕾,突然朗声对躲在一旁的李相道: "李相,蕾儿是你的女儿,芯儿也是你的亲孙女,你就善待她们吧。"

"不! "青蕾哭叫着,盈盈跪倒在地,抬头看着刘鉴",殿下,青蕾愿和 殿下一起,求殿下莫要扔下青蕾。"

李丰目老脸涨得通红,一甩袖,背过了脸。

刘鉴怔了半晌,伸手拉过芯儿,看到她小脸上满是惊惧的眼泪,用手小 心拭去,

他看看青蕾,再环顾这座金殿,轻声道"芯儿,父王与你母女己要 是去了,留你一人在世上,怕是要受别人欺负,

你……你便与我们一起去 吧。"说着,手中剑已无情地刺下。

芯儿"啊"了一声,倒了下去。 青蕾呆住,疯了一般抱起芯儿: "芯儿,芯儿啊!殿下! "

两行清泪流了下,她心一横,捉住刘鉴手中的剑,柔声道",好,让我先行一步陪芯儿!

说着将剑往脖子上一勒,血如泉涌。她娇艳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青蕾…·等…你来! "

刘鉴笑答着"好! "轻轻抱住了她",蕾儿,我心中,终是有你的。。你,方是我唯一能拥有的。等我! "

青蕾满足地在他怀里闭上了眼。

刘鉴一身锦袍洒满鲜血,他瞧着青蕾断 了句,看了看血泊中的女儿,

大笑起来"子离,你算计得如此之精,可会 后悔?你做了王,可能得到你心爱之人?"

他又低低说道",蕾儿,你说的 对,一家三口在一起便是幸福! "言罢横剑自尽。

子离看着自尽的刘鉴一家,沉默了半晌,下旨"以太子礼厚葬! " "王上,这等乱臣贼子一一"有大臣上前劝道。

"我意己决,人死百罪消,照旨意办吧"。子离有些疲倦。他明白,是自 己一手纵容放任,才让刘鉴下决心起了谋反之意。

可是若不能借机一网打尽 刘鉴的势力,等他慢慢坐大后,死在这金殿之上的便是自己。

"将与清王谋反之人全部下入天牢,明曰午时推出午门斩首。不过祸不 及家人,不必株连了"。

"王上贤德! "百官心服口服。如此贤良的王,少见了, 百官心服口服,隐患己消,敌国来袭只是给了他征服天下的借口,

子离很满 意事情的结果。

目光扫向刘鉴尸体,他临死之前的话犹在耳边,子离心里突 然很慌乱

"喜事变祸事,不知公主如何,都散去吧,着顾相李相及天翔处 理善后。"

"臣等遵旨。"

子离慢慢起身,踱着优雅的步子离开金殿。

刚出门口,他己施展开轻 功,甩下一班侍从和宫人朝玉华殿狂奔而去。

刘珏刚走到玉华殿门口,心便凉了。

门口竟倒着好几名乌衣骑与十来名 禁军,

他一步冲进殿内,里面一片凌乱,显然有过一番恶战,两名乌衣骑躺在血泊中。

刘珏扶起一名,举手一试,他鼻端隐约还有一丝气息,

刘珏提起 内为输进去,片刻之后,乌衣骑醒了过来,只吐出了一字"楚一一"便咽 了气。

是谁?楚,楚南?是他么?是他趁乱掳走了阿萝么?刘珏强压着心里的恐慌与愤怒,细细察看,

果然见着楚南短剑的剑痕。他跑向殿外,弹出一枚, 烟花,迅速往宫外奔去。

不多时,一队乌衣骑出现在他身边,与他一起奔往南城门。

成思悦不在宫中。

他已接管风城城防,正逢公主大婚,城中防务自是更加小心,

没料到未时后顾天翔突然出现,亮出璃王令牌,要调动人马围杀刘鉴的势力,

他一面遣人向王府报讯,一面跟着顾天翔一网打尽潜伏的启国军 士与刘鉴的人马,

注意力全放在了西城门, 之后南城门报讯道陈国王子楚南 离城回国,他正暗自纳闷,又接到秘报说青萝被劫,

心顿时凉了半截。他匆匆赶到南城门,正碰上杀气腾腾的刘珏。两人互望了一眼,齐齐奔出城去,

沿都宁河追了二十里,月色下望见远处的河面有一线阴影,瞬间便消失了。

刘珏冷然下令"通报各州府城镇,缉拿陈国楚南,救回公主! "

"是."

刘珏不再说话,俊脸上乌云密布,掉转马头回到风城。阿萝,阿萝!他疯了一般抽打着坐骑,心里的痛一阵紧似一紧,

百般布置人手保护她,却还是让楚南趁乱将她掳走。

他恨不得捅自己刀,怎么会让楚南乘虚而入!想起楚南对阿萝美色的垂涎,想起楚南眼中闪 动的野兽般的光芒,

刘珏心如刀绞,他的阿萝怎这般命苦,就不能让她多过 几天安稳曰子吗!

他想起了山中的快乐曰子,想起阿萝说要当个随心所欲、作威作福的黄 脸婆,眼泪一下子淌了一脸,

若不是马速太快,与他同回风城的成思悦说不 定能见到刘珏脸上还没来得及被风干的泪。

子离跑到玉华殿,也是一呆,殿内一片狼藉,宫侍正搬走尸体进行清扫。

他心一颤,脚二软,勉强撑着墙站立着。

几个时辰前还在他面前娇笑着 的她已消失不见,阿萝,他的阿萝,就为了一己之私,他竟然纵容楚南劫走 了阿萝。

明珠进宫之时他便知道她想要去哪里,他早已着人盯住了她,下令说只 要不伤害公主,便放任明珠行事。

宫侍里有他的人,是高手,他跟在明珠身 后,一进殿就投来眼神示意,子离便明白明珠没有伤着阿萝。

其实身着吉服 的人一上殿,他便看出那双眼睛是明珠的而不是阿萝,

刘珏没有说错,他早已三魂丢了俩,不像自己,心里一早清楚明白的,

可是,他没有说,他一直 忍着,等着,看着她和刘鉴出手。

可是,现在看着一屋子的血迹,打得稀烂的家什,子离禁不住阵阵心寒,身体微微颤抖,沉声呼道"陈三! "

"王上! "陈三早已跪在殿外。

"公主有无受伤?"

"只是被点了穴道。楚南王子本身就武功高强,他还带了四人,也是高 手。

死的多半是平南王派来保护公主之人。我们……没动! "陈三低声禀报。

要是他们也上,楚南未必能带走阿萝。子离无法想象刘珏来此看到满地 尸首血迹时,会作何感想。

他心里愧疚之至,高声传旨"通令全国,缉拿 陈国楚南,遣人送信至陈国,

寡人要看到公主被安然无恙地送回来!否则, 寡人灭了陈国! "

"是"

子离看着宫侍还在忙碌,大吼一声"全滚出去! " 宫侍们吓了一跳,跪地磕头退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平日里温和笃定 的王变了脸色。

子离无力地滑坐在空寂的殿内,又突然站起,跌跌撞撞奔到那张睡榻前 坐下。

没有阿萝的气息,鼻端只飘来阵阵血腥味。

子离闭上眼,猛地给了自 己一个耳光,泪水缓缓而下"阿萝,你原谅我,你原谅我。

我看到楚南瞧 你的目光便知道他对你动了心,他那目光像猛兽盯住美食似的.我故意要皇 后把你打扮得天仙一般,

故意诱他瞧见你和刘珏暧昧,意在引他做出逾矩行 为,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出兵攻打陈国,我知道楚南不会伤害你,

我看着他的 眼睛就知道,他那目光再有野性,他也绝不会伤害你。

可是,为了一个兴兵 的理由,我,我便由着他掳走你,阿萝,你不要恨我! "

子离此时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突然又想到,要是 楚南对阿萝用强,

她不肯,楚南会不会杀了她?他怎么能把阿萝置于这样的 危险之中!

子离一个人待在玉华殿内,夜更深了,玉华殿冷寂得如同坟墓,

突听到 殿门吱呀一响,他抬眼看去, 顾天琳正缓步走进来。

"皇后来做什么?"他冷淡地问道。

"臣妾来看王上! "顾天琳脚步未停,走近了子离。

"出去! "子离不耐烦。

"王上,臣妾只是想看看你,有很多事,臣妾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口"

"哼,你猜到什么了?圣意也是你可妄加猜测的么?"子离声音变得更冷。

顾天琳心疼地瞧着子离微红的眼睛,委顿的神情,柔声道"王上现在不应后悔。王上是为了宁国大业,青萝知道后不会怪你的。"

子离跳了起来,一个耳光甩过去,大吼道"滚! " 顾天琳捂着脸,眼泪滑下面颊"臣……臣妾告退! "转身跑出了玉华 殿。

子离看看自己的手,一拳砸在墙上,宁国大业……一统天下……阿萝. .天知道他听到这些话,心里有多痛。

他想起楚南恨不得一口吞了阿萝的 眼神,天神啊!要是阿萝出了什么事,叫他……叫他如何受得了。

子离掏出 荷包,拿起里面一缕阿萝的青丝,闭上眼放在鼻端轻嗅,熟悉的昧道又回来了。

子离喃喃道"是,我嫉妒……阿萝,我瞧见刘珏大红的吉服我就…· 心里的那条嫉妒的毒蛇就蹭了起来。

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我还 是让楚南掳走了你,在我的保护下掳走了你!

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我宁可 你嫁给刘珏,也不该让你被掳走的,我……

顾天琳站在远处,痴痴地望向夜色里的玉华殿,摇曳的烛火映出一个悲 伤的身影, 佝倭着躺在睡榻上。

安清王府一片喜庆气氛,刘珏回来,看了眼府门上的红绸,伸手欲扯,又停住了，看了几眼,翻身下马。

乌衣骑跟在他身后无声地下马,都在奇怪 主上今天怎么没有发飘泄愤!

安清王看看身上的新袍子,再看看儿子身上的大红喜袍",扑哧"笑了出来"倒似咱爷儿俩成亲似的! "

"父王! "刘玉玉一听成亲两字,心里就跟被刷了两刀似的,调开头,手又 握紧。

安清王心里也不好受,挥手屏退左右,

皱纹满布的脸瞬间变得威严: "璃王比我想象的要狠绝得多他登基才两月,就己借机除去清王,

并找着 了向启夏兴兵的理由,鼓起了宁国士气,上下-心,要统一四国。"

刘珏满脸凝重"他必会先灭陈夏!我只是气他怎么如此心狠,连.。。

"是啊,清王连三岁的女儿都不放过",安清王接过了口,目光闪动。

他 知道儿子说的是谁,但他不能让儿子说出来。

安清王看了眼儿子,知他气得不行,又道",虽然我们早已命令我们的人在宫中保护阿萝,可是,楚南武 劝富强,

我倒没想到他真敢下手,的确是个勇猛有余、思虑不用的人。

他以 为可以趁乱劫走阿萝,却不想自己的行为早在璃王算计之中,陈国灭国,必 是因他而起了。"

"我看未必，若我估计不错,今日刘鉴在大殿意图谋反之时,夏国与启 国肯定已经来袭。

陈夏两国相依,说不定早已联合。楚南一则贪恋阿萝美 色,二则未必不是想挟她以为人质。"

刘珏目光变得平静,剑眉下的双眸慢慢染上了夜一般的颜色。

安清王呵呵一笑"这才是我的儿子。若是乱了方寸,就正中敌人下杯! "

此时侍从前来报道"宫中来人传旨! "刘珏与安清王对视一眼,心中均有疑问,会是什么事?

安清王一扯儿 子,刘珏没好气地下跪迎接"吾王万岁! " 一名宫侍急步走入"王上有旨,平南王即刻进宫觐见! "

"臣接旨! "刘玉玉看了老爹眼,随宫侍进宫。

刘珏走到御书房外,正巧遇到成思悦。两人迅速对视一眼,低头走了进 去。

"王上! "两人跪下行礼。

子离抢先一步扶起刘玉玉"平南王不必多礼,成都督也起来吧。"

待到两人站定。子离叹了口气"今日本是允之与阿萝大婚,清王金殿 行刺,竟让楚南趁机掳走了她。"

刘珏沉声道"清王谋反,尚有迹可寻,但谁也没料到楚南敢这般大胆,"

"寡人已下旨缉拿。成都督,寡人着你寻回公主,你持鹰肇去吧。" "臣定当寻因公主! "成思悦磕头,起身离开。

"允之,这事你怎么看?"子离淡淡地问道。

刘珏心念数转"臣斗胆猜测,失魂玉引香是夏国秘药,若落在王燕回手里,恐怕夏国早已与清王有勾结。

陈夏国土相依,说不定己定盟来犯。"

子离轻叹一声道"如今四国之中,除安国与宁国隔着黑山森林,想和平相处外,

另外三国均对宁国虎视眈眈。寡人早已知晓他们的心意,不过是想趁着我初登王位根基未稳,挑唆清王谋反,借机起兵。"

"王上,臣刘珏请旨,这就前往临南城! "刘珏跪下坚定地说道。

子离定定地看着他,刘珏父子对他忠心耿耿,他却……

子离觉得俱惭愧,轻轻地开口"允之,寡人是否太急功近利?"

"王上,其实先祖皇早有一统四国之意,如此便可免了各国之间的纷争 绝了这片大地上的战祸。"刘珏轻声回答。

子离看着刘珏,眼神鹰一般锐利。

刘珏绽开一个笑容,神采飞扬"下旨吧,王上,臣要亲领大军灭了陈 夏两国。"

子离看着他明亮有神的,眼睛,心里不知是何滋味。

良久,他终于笑了: "天翔己启程前往西部边城。允之你先往|自南,等待时机集结大军过汉水南 征,灭了陈夏两国!

东路大军也由你统领。我这里还有四万北军精锐,他日 我亲自领兵西征。南方,就交给你了。"

"臣必不负王上所托。" 子离目中露出坚定之色"我宁国上下一心,必能一统天下,我必定会 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让天下百姓再不会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恐惧,让他们富足平安! "

"吾王万岁!允之这就去了! "刘五一礼,转身离去。

子离想要一统天 下,而他只想要灭掉陈国,杀了楚南,找回他的阿萝。

子离瞧着他的背影,几次三番想叫住他,告诉他自己的悔意,终于还是 没有开口。

身为帝王,他不能。他只祈求阿萝能平安,只有她平平安安,才 能少让他痛悔。

成思悦处理完事务回到家,青菲和四夫人己等候他多时。

见他回来,二 人忙端来饭菜,成思悦没有动筷,沉声道"菲儿,你姐姐自尽了。"

青菲脸色一白,捂着肚子慢慢坐了下来"相公,怎么回事? "

成思悦长叹一声"吓着你了,本不想告诉你的,你是身怀有孕的人, 不宜惊怒。只是,今曰之事...

青菲勇敢地看着他"相公,我与大姐总是姐妹,我挺得住的。"

"清王借青萝与平南王大婚之时谋反,被王上一网打尽,你姐姐随清王而去了。

"成思悦轻轻拿起青菲的手",阿萝也被陈国楚南王子掳走了。你们三姐妹中,只你最是平安。

宁国可能将会与陈国开战,我真是担心你。"

青菲叹了口气"阿萝怎的这般命苦,她一直盼着嫁给平南王,好不容易出|萄了,又被掳走! "

成思悦手掌抚着青菲高耸的肚子,轻声道"菲儿,我自小没有了家, 有个恩人待我如同亲生,是他让我娶了你。"

青菲吃惊地看着他,眼泪滴下"相公,你.... .原来你只是奉你那位恩人之命娶我,你.....

成思悦浅笑着,俊脸上一片深情"本来我对你很是不满,但是,后来 见着你对我一心一意,我... .我心里真是温暖。

你是我的妻子,你给了我一 个家,纵你有干般不是,我也要爱你一生的。"

青菲含泪笑了"怎么你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

"其他的事,我以后再告诉你吧。总之,我们己是夫妻,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会随我一起? "

"这是当然! "青菲理所应当地答道。

"菲儿,我以前讨厌你大姐得很,但今日听说你大姐为清王殉情,我竟真的不讨厌她了。"

成思悦低声道,抬起头来,目光中温柔尽现",有你,还 有孩子,我没有遗憾。菲儿,我要去帮我恩公做事,

可能会很长时间不在家 里。会有人保护你们,你一定等着我回来,好么? "

"相公,我.... .舍不得你走。"青菲顿了顿,又道"可是,我知道,你 是一定要去的。

你答应我,要活着回来,我.....还有你的儿子,等你回来。"

成思悦满足地把脸贴在青菲肚子上"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第四十章

阿萝在玉华殿躺了没多久,就见到楚南冲了进来。随即门外又冲进来数 人,两方打得不亦乐乎。

她心里着急,又动弹不得,眼见着楚南下手狠毒, 玉华殿到处是惨叫声与飞贱的鲜血,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楚南杀尽来人,转身抱起了阿萝。她睁大眼怒视着他,楚南邪魅一笑: "我的公主,随我走吧。"

他肯定是疯了,他不知道掳走自己的后果是挑起战争么?阿萝只能瞪着 他。

楚南轻笑一声,抖出一件长披风,把她从头到脚罩了个严实。

阿萝感觉 到他们渐渐出了宫门,奇怪的是竟没有遇着什么阻拦。

她想起明珠的话,猜 想宫里必然有大的变故,所以顾不上这边了。

出了宫没多久,楚南又抱着她 上了马,不多时,便听到了河水声,阿萝想,他们己出了风城了,这应该是 在都宁河上吧。

上船行了一段,楚南估计离风城已有四五十里了,这才解开阿萝穴道。

阿萝慢慢看向四周,肯定自己是在船舱里,就开始活动手脚。

"公主真是让楚南惊叹,不哭不闹,镇定得很嘛。"楚南抱着手臂,瞧着 阿萝,越看心里越高兴。

阿萝瞟了他一眼,心平气和地开口"哭闹有用吗?我压根敌不过你一只手指头。"

"哦?那若是公主武艺高强,岂不是要和楚南过过招? "楚南想笑。

在临 南城他就觉得这位公主胆识过人,也会几手三脚猫功夫,虽然一点内力没有,却也能应付-下普通人。

阿萝轻轻笑了"若不是你仗着自己有武功,你以为我会怕你? "

楚南心里涌起一种兴奋"我不用武功,你以为你就不会怕我? "

"那就试试好了。"阿萝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想怎么试? "楚南兴趣来了,那种想要征服她的欲望越来越强。

阿萝想了想道"这是在船上吧?我们下水啊,不用内功,看谁在水里待得更久。"

"呵呵,好! "楚南一口答应,浓眉下的双眼闪闪发亮, 他就不信,他会比不过她。

"我能换身男装吗? "阿萝有些为难地看着身上的罗裙。

"来人,送套男装来! "楚南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阿萝与他慢慢走出船舱,月色下的都宁河缓缓流淌着,水面平静。

阿萝 有些懊恼,要是水流淌急多好,就可以借机逃走了。

转念又一想,只要能下 水,总比在舱里强。她扬起下巴看向楚南"这就下水? "

楚南瞧着她,她双眸内映出了月光的清辉,无辜至极,又似藐视于他。

心里一热,他大笑道"好,这就下水比过"。

阿萝暗骂他一声蠢,无缘无故比什么啊,自己赢了便能逃脱,输了不过 还是困在他手上罢了。

她慢吞吞地脱下长靴,拎着两只靴子,瞟着楚南: "来啊! "

她立在船边上,长发梳成一根油亮的辫子,赤着自玉似的脚,神情傲慢,那模样说不出的俏皮可爱。

楚南的心漏跳了半拍,呼吸一窒,脸转过一 边,哼了一声,心想,难道还真输给她不成?他冲阿萝一笑,一个飞身己跳 下了?

阿萝见他浮出水面看着他,笑了笑,也纵身跳了下去,双手扬起,在下水之时已将靴口捏紧。

两人对看一眼,把头埋进了水里。

阿萝想都没想,顺着河水就往下游漂 去,瞬间便离了楚南几丈远。

楚南大惊,在水里武功施展不出来,眼看阿萝 越来越远,

他手掌一拍水面,己跳了起来,跃上船头,顺手捞起一根绳子往桅杆上一绕,人似箭一般往下游掠去。

就在楚南跃起的同进,阿萝已经努力地开始往回游,感觉到呼吸有些困 手难了,

就松开靴筒深吸了一口气,又逆水往船所在方向游。

楚南眼中精光暴闪,他的轻功高强,一会儿便已掠出很远,阿萝不可能 游出这么远的距离,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闷在水里。

此时河面不甚宽阔,水 流也不急,她会在哪里呢?楚南心知被阿萝耍了,生气的同时,那股子要找 到她的兴奋更为强烈。

他大喝一声"放下小船给我搜! " 阿萝心知在水里憋不了多久,便慢慢往船底游去。

直到她快要闷晕过去 了,才好不容易靠近了船尾。

她悄悄伸出了脑袋,长吸一口气,只手拉住 了船尾的舷,一只手死死捏住靴子。

她机敏地观察着周围,突听到水面上一 阵喧哗,情知他们正在找自己。

河水流得很慢,阿萝放眼一看,两岸全是浅草缓坡,既无树林,也无芦苇,头顶上又有人来回跑动,心里暗暗叫苦。

只能跟着船一起往下游走。

她会在哪儿呢?楚南望向下游,下游视野开阔,百丈之内一览无遗,平静的水面上没有人冒出的痕迹。

楚南突然想起她手里提的靴子,突然明白 了。

他冷笑着大喊一声"停船! " 他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夜晚的河底看不清东西,楚南顺着船边慢慢找 寻。

阿萝听到停船两字,吓得魂飞魄散,深吸一口气就往岸边潜去,不多时 已游到岸边,

她轻轻伸出头回头一看,船在三十丈外,今晚月光明亮,她心 知绝对不可能就这样潜在岸边。

此时楚南围着船找了一圈,没找到人,飞身 跃起,跳上了梳杆,五十丈内的异动顿时尽收他眼底。

眼角己扫到河岸边上 一团黑影,他长啸一声,拉住一根绳子,便扑了过去。

阿萝大惊,手足并用爬上岸,光着脚开跑,没跑几步,她只觉腰上一 紧,一声尖叫,整个人己被扯得往后飞起。

楚南大笑道"我的公主,你藏得真好! "话声未落,他己在空中接住 她,旋身跃回到了船上。

阿萝心里叫苦,这下绝对不容易再逃了。

她瞪着楚南"放开我! " 楚南轻轻放下她,瞧着她瞪着大眼睛,全身都在滴水的样子,

不觉莞尔 "侍女呢?快来侍候本公主沐浴更衣! "阿萝头昂起,骄傲至极。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阶下囚! "楚南对阿萝兴趣越来越大。

"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自愿的,不算! "阿萝吃准了楚南好胜的心理。

心 想,你爱犯贱,那我就成全你,掳了我,你就别想曰子好过!

楚南呵呵笑道"来人,侍候公主沐浴更衣",

他眼光一冷",完了送进 东王子屋内侍寝! " 阿萝大惊,这里的人真没一个好欺负的,

她遇着的怎么全是些人精!她 嘴一撇"侍寝么?本公主现在没兴趣,有兴趣的时候自会召殿下前来! "

楚南气极而笑"好,有趣,我就等着你有兴趣的时候! "

阿萝看了看身边的两个侍女,她们正一脸警惕地盯着她。

她冷哼了一 声"退到屏风外面去!本公主不喜欢沐浴时有人盯着!听到没有,出去! "

声音一凌厉,两名侍女果然昕话地退到了屏风外面,阿萝想,看来自己 以前是太温和了,这些人欺软怕硬的多。

阿萝慢慢脱下湿衣服,船舱内有个 小小的窗户,她打量了下,窗户上的木栅栏她可以一掌劈碎。

她心念转动, 跳进了浴桶,不多会儿便叫道"水凉了,力口水! " 一名侍女转身出了舱房提水,一名侍女还站在屏风外。

"你,进来给本公主洗发! "阿萝命令道。

那名侍女走了进来。

阿萝突然用脚一撩水,水溅了侍女满头满脸,阿萝 看她躲闪时的动作,心知她没有武功,

想也没想地从桶里站起来,一掌就把 她劈晕了过去。

阿萝迅速剥了她的衣服换上,把她拖进水里。 这时另一名侍女拎着热水走了进来口

"进来吧! "阿萝懒洋洋地说道,低 下头理着晕过去的侍女的头发。

那名侍女进来,阿萝抬脸对她一笑,又是一掌,将她打晕。

阿萝绕到窗 户边上一望,下面是滚滚的河水。她心里一喜。后退两步,飞起一脚踢去, 木窗哗啦一声碎掉。

门外的守卫高呼一声"里面怎么了?"

阿萝心一急,从窗口直直扑向河里。

楚南正站在甲板上,寻思该弃船上岸了。

他估计追兵很快就会赶上这条 船。想起阿萝美丽的脸,古灵精怪的样子,他就忍不住笑意。

他知道带走她 实在是冒险,可是陈夏己缔结同盟,此时多半正在攻打|自南城,擒了她,也 不见得就是坏事。

正在思考间,突然看到下方船舱窗户碎掉,一条人影直扑五 河中,他紧跟着飞身跃下,

在黑暗中抓住了落水者的一只脚,倒提着往上一 跃。

阿萝正庆幸可以逃脱,突然脚踩一紧,被一只大手握住,紧接着就被扯了上去。

楚南看清是青萝,心中大怒"好啊,洗个澡都可以打碎窗户逃跑?"

"谁说的,明明是船上窗户坏了,害得本公主差点掉进河里淹死。

还好 楚南王子救驾及时,本公主日后定会禀日月王上,重重赏赐与你! "

阿萝闲闲 道,顺便打了个呵欠",一晚上两次掉进河里,我困了,殿下慢慢看夜景吧。 来人!侍候本公主歇息! "

楚南冷笑道"为防公主再不小心掉进河里,本王亲自侍候公主! "说着 拦腰抱起了她,大步走回舱内,

阿萝心知挣扎无用,心里直骂,太倒霉了,这样都能碰巧被他从水里捞 起。

进了船舱,他放下阿萝,抄了块干布擦头发上的水, 顺手把衣服一脱。

阿萝竖起浑身寒毛,结结巴巴说道"你……你别,别乱来呵! " 楚南一边擦拭着身上的水,一边挨近她"怕了？ "

阿萝后退一步,脑袋一扭"这样有意思吗？ "

"你说对了,的确没意思,我最不喜欢勉强女人了,

不过呢,这船舱你 是出不去的,也就这么大空间,你要怕我看,就不用换衣服。"楚南挑衅地 说道。

阿萝看看自己,再看看楚南赤裸的上身。

随手拿起一张干布巾擦头发, 低头拧干衣服上的水。

心想,当他面脱衣服,是把肉送到狼的嘴边,不吃就 叫没兽性。

楚南哼了一声道"床也只有一张,不想与我同睡,就自个儿找地方! "

阿萝白他一眼,一声不吭走到角落里坐下，折腾一整天,她真是累了,眼睛 二闭,靠着舱壁睡了。

楚南哪睡得着,翻来覆去的,见阿萝真的穿着湿衣服坐在地板上睡着了,

小脸上写满疲惫,心里突然不舍,长叹一声起了身,伸手想抱她,

又怕吵醒她,便出指拂中她的睡穴,唤来两名侍女"给公主换好衣服,扶她上 床睡去。

Chapter_4

"

独自走了舱室,悠长的都宁河上,只听到河水滔滔,两岸静寂无声。

楚 南想,自己真是被她迷住了么? 一向以心狠手辣闻名的自己怎么对她凶不起来呢?

他沉声下令"靠岸停船,我们改走陆路。"

阿萝被掳走的第二日,刘珏点齐二十万东军奔往南方。

成思悦接了任务,放飞鹰隼,沿都宁河一路追去。

第二天,鹰靠在河中 慢航行的一条船上空盘旋。他笑了笑,跟着船走。

黑晚来临,船靠岸停下, 成思悦心里一沉,莫非阿萝不在船上?他换上 夜行衣,衣服一换上,暗夜的感觉便回来了。

他敛了笑容,眼睛精光四射,施展轻功跃上了船头。

一侍从正从甲板上经过,暗夜不知不觉跟在了他身后,长剑一翻,逼在 了侍从脖子上"出声即死!楚南可在船上? "

侍从僵硬地摇摇头,暗夜倒转剑柄一敲,侍从晕了过去。

如是找到几个人后,暗夜终于问明了楚南早已下船,走时确实带着阿萝。

他盘算着方向,往南方的城池追了过去。

阿萝一觉醒来,己在马车上。

她转转眼睛,感觉没有异样,就翻身坐 起。

她看到楚南坐在马车另一端,平静地瞧着她"醒了?饿不饿? "

阿萝点点头。楚南顺手提出一篮子食物,阿萝拈起一块糕看了看,放进 了嘴里,楚南又倒了杯茶放在小几上。

阿萝拿过来喝了,心想,这不是谷城 的梅花蒸糕和花葱、茶吗?难道他们已过了谷城,正往南而去?

楚南难道就不 怕一路行来,被人发现?她不动声色地吃饱喝足,轿帘放着,她昕外面没有 人声,想来他们还没有进入城市。

她偏开头,闭上眼假寐。 楚南见她不说话,甚是无趣,端着杯茶悠悠然开口道"没想到公主身 段不错啊。

让本王子大开眼界。"他眼睛里闪着猛兽一般的光,盯着阿萝, 想看她惊慌失措的样子。

"哦,殿下隔着厚厚的舱板都能看到本公主的曼妙身材?眼睛用孔雀胆 泡过啊,这么毒!啧啧! "阿萝漫不经心答道。

楚南被她一语揭破,刚喝进嘴里的茶呛咳出来,一张脸憋得通红"你一你。。你,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给你换的? "

阿萝耳朵里听到有人声响起,想必马车已接近城镇了。

可萝心想每处城 镇必有官兵巡查,轻笑道"很简单啊,要是殿下亲自换衣,我还能安然无无 恙?"

话音一落,她就抬手去掀轿帘,嘴刚张开,她身子一麻,就软了下去。

楚南低声闷笑道"你觉得我真有那么笨? " 阿萝瞪着他,心想,难道这一路往南还真截不住你?

楚南看出她的意思, 神情自得:我既然走这条道就自有我的法子, 叫 你别想跑了。"

进城的时候的确有官兵检查车轿,楚南把马车底板一翻,露出二个夹层,里面还铺着垫子。

他把阿萝放进去,笑道"委屈公主了。"木板一翻 将她盖住。

阿萝听到有官兵掀起轿帘问话"老大爷一个人去哪儿啊? "

老大爷?楚南易容了?一个老迈的声音颤巍巍响起"回临南老家!才到风城看儿子去了"。

随即轿车就进了城,径直驶进一个院子后停住。

阿萝眼前一亮,盖子已 被打开,楚南抱起她下了马车。

阿萝左右一打量,这像是个大户人家的花 园。

她心里暗暗记下园子的样子,这肯定是陈国设在宁国的秘密据点之一。

进了房,楚南解开阿萝穴道,得意道"如何? "

阿萝拍掌叫好"不错不错,声音学得好像,看来人也扮得像。能不能教我?变来变去挺好玩的。"

楚南看着她,声音突然变得温柔"以后到了陈国,你想玩什么都可以。 早些歇着吧,明天还要赶路的。"

阿萝点点头,很听话的样子。

楚南一出门,她就跳了起来,跑到窗边一看,她是在二楼上。

她飞快地 从脖子上的菊翠暗盒里取出一粒烟花,窗关死了,

她把手伸到窗缝边,用力 一弹,只见一道青紫色烟雾在空中炸开,阿萝忙退回椅子上坐着。

瞬间工夫,门一脚被踢开,楚南黑着脸走进来"真是小瞧你了。"

阿萝冲他笑笑"你本来就黑,这下成灶神了! "她一心就想拖延时间,心想,放出了烟花,最多两刻钟时间,定会有人找过来的。

楚南蓦地出手,阿萝侧身闪过,腿已踢出,仗着身手灵活开始躲闪,心想能拖一时是一时。

楚南火了,施展轻功,身影晃动,阿萝心知跟不上他的 身形变化,情况要槽,刚一想到这儿,又被他点中穴道。

阿萝气得很,这里 每个会武功的人好像都会这一手,偏偏自己没有内力,不会点穴,不然也应 几个木偶玩玩。

楚南阴沉着脸拉住阿萝下了楼,又把她塞进了马车里,飞快地离开了这座宅院。

一个时辰后,马车停下,楚南掀开木板抱起阿萝下了马车,走进另 一处宅院,而马车则继续前行。

进了屋子,楚南定定地瞧着阿萝"你若惊呼,不等声音传远,我就能 点了你的穴,你若想打,也打不过我。

我放开你,你知道该怎么做。"

阿萝长舒一口气,操了揉被楚南捏出一片青紫的手腕,骂道"你知不知道躺里面跟躺棺材里一样? "

"衣服是换过的,那烟花藏在哪里的? "楚南没有理会她,问道。

阿萝心念急转,伸手摘下一只耳环,旋开空空的珍珠"没了,藏这里的。"

楚南狐疑地看着她,接过耳环瞧了瞧,珠花中空,里面确实没有东西。

他这才还给了她,手一伸,己握住阿萝的手。

"你干什么7"阿萝用力一挣。

"别乱动,看看你受伤没有。"楚南手腕一翻,己往阿萝手腕红肿处抹上 了药膏

",若是你听话,便不必受这皮肉之苦了。" 手腕上传来一阵凉意,甚是舒服。

他目光专注,竟似带有一丝心疼。阿 萝转过脸不看,答道"好!我不出声呼救,一路跟你走行了吧?现在你给 我出去! "

楚南深深看了她一眼,阿萝脸上写着鄙夷,他的心突然被刺痛,一手捏 住了她的脖子"不准再使这种脸色!不然,我会杀了你! "

阿萝脖子一紧,赶紧眨眼点头。

楚南松了手,哼了一声,出了房门, 阿萝瞧瞧房间,窗户外也是座花园,

心想陈国很好啊,在一座城里能安 置几处这样的大宅子当据点。

她小心地从菊翠里取出一枚烟花藏进鞋子里, 再取出一枚走到窗边弹出,又一抹青紫色的烟雾在空中升起。

她心想,我还 有几枚,不信折腾不死你! 瞬间房门再次被踢开,楚南脸黑得更厉害,眼里似要喷出火来。

他出手 如风点了阿萝穴道,用披风裹住她,一声不响抱了就走。他出门上马,直奔 城外,此时天己黑尽。

阿萝记得往南十五城依山,再过去的十五座城池则是一马平川。

城门关 闭的最后一刻,楚南骑着马冲了出去,往南行了一程又打马往西,进入了山 区。

行了一程,来到一处溪水边,他停了下来,把阿萝绑在了树上,解开了她的穴道,

恶狠狠道"公主真会折腾啊!这里是山林,你尽管叫! "

"这就不舒服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阿萝不屑地说道。

楚南累了一天,被阿萝闹得就没安宁过一刻。

他伸手取下阿萝的耳环, 上次安清王给了她三枚烟花,另一只耳环的珠花里还有两枚,阿萝就由得他搜了去,

丢卒保车嘛, 翡翠里还有一枚, 鞋里还有一枚。但她脸却露出 焦急与失望的神情。

楚南倒出耳环里的烟花瞧了瞧, 看了看阿萝, 随手扔进溪水里冷笑 道"看来真不能对你太放心! "

他升了堆火,从马背上取出干粮吃了,走到 阿萝身边道"我喂你吃。"

"我的烟花都给你拿走了,这里黑黢黢的,我又跑不了,你放开我,我自己吃行吗? "阿萝可怜兮兮地望着楚南。

那双眼睛比夜里的星星还明亮,己浮上一层泪光。

楚南受不了她这样 子,冷冷地道"若是你再玩花样,别怪我不客气! "

阿萝活动了下手脚,坐着吃东西,手里无意识地拿着一根烧着的树枝玩。

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楚南看得心中又是一动。

阿萝在地上画出" W"的 字样,满意地瞧了瞧。

突问道"我们为什么往西走?你不回陈国了? " 楚南哼了一声不理她。阿萝又问"要是我还放烟花,你会不会被累死? "

"从现在起,我半步都不会离开你! " 阿萝笑了笑。

手指间早已悄悄捏住了从鞋子里取出的烟花,瞬间便弹向 天空,夜空里爆出一抹灿烂的青紫色

",我还有一枚,忘记告诉你了。" 楚南气得一掌就打了过去,临到她面前,掌一偏,己打在树上。

他咬牙 切齿道"真不能对你太心软! "说着搂了阿萝,翻身上马,在山道上急驰。

阿萝回首一看,城中西面也升起了一朵青紫色的烟花,煞是美丽。她大 笑道"你跑不远了! "

楚南气极,一掌劈在她后颈上,阿萝的笑声夏然而止。

暗夜一路往南到了镜城,没多久就遇到了领军南下的刘珏。

刘珏看了看 他,心知还没有阿萝的消息,不禁黯然。

这时临南城急报,陈军来袭,水军 受创, 临南城即将失守。

刘珏顾不上阿萝, 临南失守,平原上的十五座城池无天险可依,陈军便 可长驱直入。

他下令三军星夜兼程赶赴II伍南。

与此同时,暗夜也接到鸽组送到的消息,前方晏城发现告急烟花,一天之内三朵烟花升起,鸽组己集结人马往西追寻。

刘珏看着暗夜"阿萝就交给你了"。

"主上放心! "

"你也小心! "

暗夜一笑,突道"主上飞雪功已成! "

"是!原来大悲大痛之后,方知功法妙处,豁然开朗! "

"师父当年道,若主上飞雪功练成,苍生受难!但暗夜相信,因人而异!

刘珏看他一眼"若是阿萝有个不测,师父就说准了。我必血洗陈国! "

暗夜低叹一声"暗夜定当救回阿萝! " 他估计了下烟花的位置,放出鹰隼,看看方向,寻思,楚南挟持阿萝去 往西南夏国的方向,

想必也进入了山林,他想赶在前面截住楚南。

楚南带着阿萝进入了森林。

离晏城远了,森林似看不到尽头的迷宫,掩 盖了所有的痕迹。

楚南下了马,盯着阿萝"你说我该怎么对你呢? " 四周山林静悄悄的,树木浓密,遮住了月亮。

阿萝打了个寒战,月黑杀 人夜!她与这个心狠手辣的陈国王子待在一起,就像兔子和狼在一起。

她鼓 起勇气道"你别忘了,我是宁国的公主,平南王的未婚妻子,你要伤我, 我大哥和刘珏会灭了你陈国!

你掳走我,就不怕挑起战争? "

"哈哈! "楚南的笑声回荡在山中,眼里露出浓浓的欲望",实话告诉你, 陈国军队这会怕是已经进攻临南城了!

我掳了你又怎样?战争早在你与平南 王大婚当日就发动了,你还能成为人质!灭国?

启国大军只怕也在攻打宁国 边城,合几国之力,璃王和平南王多半应接不暇! "

随着笑声,空中闷雷响起,突一道闪电劈下,将楚南的脸映得越发的狰 狞。

阿萝心里一慌,慢慢朝马匹处退去。她终于怕了起来,拔腿就跑。

楚南看着她跌跌撞撞跑开,抬了抬眉,一扬手甩出绳索,准确地缠住了 她。

阿萝腰上一紧,往前的冲力与绳索相抗,被勒得差点闭过气去。

一回 头,楚南正慢条斯理地收着绳子,一步步扯她回去,像在收网捕获网里的 鱼。

阿萝被他扯着,不由自主地挪回去,恨声道"你不过仗着武艺了得罢了,我,我…·

楚南手一紧,已拉了她过来"你什么?你花样百出,害我马不停蹄,我是疯了才没杀了你! "阿萝抬手就是一巴掌扇过去,楚南随手挡下,眼睛像黑夜里出来觅食的狼,

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来,伸手抱住了她。阿萝大惊失色，踢叫撕咬咬怒骂什么招都使了出来

楚南毫不理会，就像她在侥 痒痒似的,抱着她急走。

电闪雷鸣中暴雨突至,楚南看到前方不远处只有一角凸出的岩石。

往外伸出有半米左右,石下还算干燥,便径直走了过去,把阿萝塞了进去

"再 闹,被雨淋得生病了没人照顾你! "说着坐在了岩石外,高大的身躯堵住了 大半石缝,用背挡住了风雨。

阿萝愣住,缩在石缝里,看着楚南。此时两人的脸隔得很近,都能感觉 到彼此呼出的气息。

她把脸扭过一边"你要生病了,我更不会照顾你! " 楚南定定地看着她,濡湿的发丝沾在她脸上,雨水冲刷,洗得她肌肤如 玉。

楚南嗓子发干,小腹一股热气升起。

他蓦然转过身体,将头脸都淋在雨 中,瞬间清醒过来。

阿萝看着堵在面前的厚实的背。

虽说是他掳了她,此时看楚南为她遮挡 风雨,却怎么也恨不起他来。

她突然想起了刘珏,和他在一起时,她不用多 想,所有的风雨刘珏自然就会为她挡去。

思念一起,她便恨不得飞回刘珏身 边。

她悄悄地摸上了脖子上的玉饰,取出最后一粒烟花捏在了手里。

她情知 楚南被自己逼得马不停蹄,这一两日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可是,想到刘珏, 她就把手里的烟花握得更紧。

雨一直下个不停。

山里凉气袭来,虽然楚南为她挡去了大半风雨,但她 还是觉得冷,阿萝靠着岩石蜷缩成一团,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楚南默运玄功,抵制着风雨带来的寒气。

睁开眼时,山林里阳光灿烂。

他站起身回头一看,阿萝还在睡。

脸上有不正常的潮红,他心里暗叫不好, 一把将她抱出来,她衣裙濡湿,身体滚烫,正发着烧。楚南焦虑地唤道:"公主,青萝! "

阿萝听到喊声,疲倦地睁开眼,对楚南笑笑,手无力地挥出。

楚南眼 尖,一把抄住她扔出的东西",嘟"的一声轻响,青紫的烟在他手中炸开,

袅袅飘向空中,竟又是颗烟花信号弹。

楚南气得手一松,阿萝软倒在地上。

楚南蹲下身子看着她,几乎咬牙切齿"病成这样儿了还不忘送信号?我真 恨不得。。。。

他瞪着躺在地上的阿萝,感觉血直往头顶上冲,恨不得一脚下去就踩死她。

阿萝衣上沾满了泥污,柔弱无力。

楚南又气又心疼,一把抱起她上马急 。他必须尽快离开。

阿萝软在他怀里,脑袋烧得昏昏沉沉。

楚南感到一阵无力。怀里的人儿 他渴望拥有的,但她却要逼疯他了。

打,舍不得;骂,她奄奄一息,也听不到。

楚南这一日就没停下来过,一路翻山越岭,天快黑时看到一个山洞,才 下了马,抱了阿萝进去。

她的身体越来越烫,人己烧得糊涂。

楚南烧了堆火,坐下来休息。

连日来的倦意慢慢袭上心头,他算算行 程,翻过这座山头就是汉水,过了江,到了与陈夏交界的边境,就安全了,

他狠狠地看了一眼睡着的阿萝,她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让他不停地暴露踪 迹。

然而见她昏昏沉沉的样子,他的手已不受控制地伸出,把她抱进了怀里。

阿萝的体温让他感觉到一丝害怕,他想了想,又带着疲惫点燃一支火把,走出了山洞。

不多时,他扯回一把草药,拧出汁水混在水里喂她。

阿萝迷糊中似乎看 到了刘珏英俊熟悉的脸,呢喃了一声"刘珏！"

楚南一怔,突然感觉到一阵难受,他瞪着昏睡中的阿萝,长长地叹了口 气,小心地脱下外衣裹住她。

她心里只有一个刘珏。楚南眼中恨意渐浓,下 定决心一定要带她回到陈国。

天一亮,楚南睁开眼,一探阿萝额头,吓了一跳,她比昨日烧得还厉害。

楚南有些烦躁,在山洞里坐了会儿,打消了今天下山的计划,走出山洞 去寻草药。

暗夜在山林里向西南方向飞奔,暴雨来时他也没停过脚步,中间休息一 个时辰,又往前急追。

路上他看到了火堆的痕迹,也瞧到了那个"W" ,更 加坚信阿萝就在前面。

天亮不久,西南方的树林就有青紫色的烟雾腾起。

暗夜心里一喜,加快 了脚步。鹰引着他找到了山洞,此时楚南刚出去不久。

暗夜静静地伫立了会儿,听了听动静,猫一样闪进洞里,一下子就看到躺在地上的阿萝。

他心知楚南必在附近,就上前抱起阿萝。

她浑身滚烫,想 且病得不轻。暗夜顾不了那么多,抱起她就往外走。

没走几步,身后一阵劲风袭来。暗夜腾身跃起,回过头,看到楚南提着短剑怒视着他"放下她! "

楚南武功高强,就算他尽力相拼,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

暗夜心中一 动,眼中精芒暴射"我乃受大殿下之命,来带走公主的,二殿下不听大殿 下的命令么?"

"我让你放下她!放下她,我可饶你不死! "楚南语气转寒。

暗夜冷笑一声"听闻二殿下看中了她,主上就担心红颜祸国,早有命令,若二殿下不能将人交由我带回,我便就地杀之。"

他手一动,剑已逼在 阿萝脖子上,压出一条血痕。

楚南一惊,心疼地看着阿萝"回去报与大哥知道,楚南自有分寸!她 是我的女人,最好别打她的主意! "

"二殿下,如今我陈夏联军己攻打|自南城多日,主上急盼二殿下回去,你为了一个女人与大殿下反目,值得吗?"

暗夜慢慢地挑拨着。

楚南浓眉一竖,眼中露出森森寒意"我再说一遍,回去报与你主子, 我的事不用他管! "

暗夜眼中露出气愤的神色,又无可奈何道"那二殿下要尽快回转怀城 大营才是。"他慢慢放下阿萝,退后几步。

楚南瞪了他眼,大踏步走过去,伸手欲抱阿萝。

暗夜长剑闪电般刺向他,楚南身体一侧,后背已被拉开一道血口子。

他 扭转身体骂道"鼠辈!竟然背后伤人! "

暗夜一声冷笑"主上有令,战事吃紧,属下需带回公主做人质! "

楚南阴冷一笑,短剑一抖,惊若游龙,向暗夜刺去。

暗夜捍剑急上,身 形飘忽,一交手他就发现楚南功力在自己之上,

暗夜趁长剑相交之际,一个 腾身飞落在三丈开外,笑道"属下不是二殿下对手,二殿下若是带回公主,

切记大殿下所言,要以她为质。属下这就回去复命了! "

楚南担心阿萝,并未追赶,心里己对大王子楚安怀恨在心。

他细心地察 看阿萝脖子上压出的血痕,见只是破了点皮,才放下心来。

他小心地抱起 她,觉得手里的阿萝脆弱得像是马上就要消失,一种从未有过的保护欲升了 起来,就想把她捧在手心呵护着。

回到山洞,楚南用竹筒熬出草药,喂阿萝吃下,这才撕下衣襟裹住后背 的伤口。

他把阿萝移进怀里搂住,靠着岩壁,心里暗恨王兄无情。疲惫的感觉再次袭来,他慢慢睡了过去。

而此时,暗夜已发出信号,会合了从晏城赶来的乌衣骑,把这一片围了 非严严实实。

暗夜一摆手,乌衣骑众人正要攻入时,楚南负着阿萝,大喝一 声,从洞里盯出来。

内功的精纯让他很快恢复了精力，洞外异常的气场让他心生警惕,所以反应这般灵敏。

暗夜心里着急,阿萝被缚在楚南背上,他不敢使用暗器,冷笑一声:"二殿下,属下们得罪了,主上命令,一定要亲自带回公主! "

楚南大恨"楚安他欺人太甚! "短剑闪动,皆是杀招。

乌衣骑众人早恨楚南杀了宫中兄弟,发了狠攻向他。

暗夜狡猾一笑,长剑一摆,竟往阿萝身上招呼。楚南大急,回身急挡,手臂上又被拉出一条伤口。

他不敢恋战,边打边退,竟冲出山林,站到了崖 边。

脚下是滔滔的汉水,前面一群青衣蒙面人,个个武功了得。

暗夜开口"二殿下,主上盼咐,只需带回公主即可,要不您就与属下 一同回怀城大营!属下必不为难于你。"

楚南大笑道"想那楚安一直嫉妒我深得父王宠爱,怕我抢了他的王位, 今日如此待我,我还回去帮他,岂有此理! "

话音一落,竟带着阿萝跳下了汉水。

暗夜大急,探头一看,楚南落水之后,在涡急的江水冲击下,已顺水飘出十来丈远。

他叹了口气道"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如今就算他回到怀城, 也不会加害公主的，回去吧! "

第四十一章

三日后,刘珏大军到达临南,逼退陈军,屯军临南城。 刘珏一身黑袍站立墙头,一听暗夜来报说阿萝己过了汉水去了陈国,

他的一颗心就悠悠荡荡落不到实处。

战事紧张,只待临南城的水军修好战船, 他就要杀过江去。

一想起楚南掳走阿萝,刘珏就忍不住心头之火。

斥候不断传回消息,半月之后,自南城下的江面上楼船林立,宁国水军 整装待发。

刘珏望向对面江岸,轮廓分明的五官散发出阴狠的寒意。没有什 么能挡住他灭陈的心。

楚南落水之后,仗着内功与水性,慢慢地漂到了对岸，不多时便遇到陈 军,回到了怀城大营。

听说王弟掳回宁国新册封的青萝公主,楚安大喜。

如今两军对峙,战事 一触即发。

陈夏两国穷尽兵力也不过三十万,如今怀城只驻扎了十万陈军, 而宁国南军与东军却有四十万。

加之年前陈国大败,水军实力远不如宁国, 从兵力上就输了一筹。

又是主动发动战争,宁国上下齐心士气高涨。

幸而陈 夏士兵深知宁军要渡江来战,他们不抵抗便是灭国亡族,因而陈夏联军的士 气也不低落。

宁国领军统帅是璃王堂弟平南王刘珏,青萝公主是他的未婚妻 子,有她在手,多少能牵制宁军。

楚安是夜于城内行宫宴请王弟楚南,众将均嚷着想一睹公主芳容。

楚安便笑道"王弟,听闻这位公主美貌异常,王兄也甚是好奇,不若请她来为 我等抚琴一曲,也好羞辱平南王一番。"

楚南断然拒绝"王兄不知,青萝公主在路上感染风寒,还卧病在床, 主弟恐怕..... . 楚安有些不快,转念又想,

人质若真死了,便没有了价值,于是扫兴散席。

回到府邸,楚南冷笑着想,楚安别想从他手里夺去青萝。

一想起要让青 萝在那群粗鲁的军营将士面前赔笑抚琴,他便难受异常。

六月的风猎猎吹 来,楚南有点头晕,酒劲上涌,不知不觉己走到阿萝所在的厢房外。

守卫对他一礼"殿下! " 他抬脚进去。

阿萝这次病得不轻。先是在山中奔波,一直没有好好休 息,接着又淋雨受寒,最后还掉进江中。

来到怀城后,她高烧数日,如今烧 已退去,身体却虚弱不堪,养了十来曰了,仍有气无力地软在床上。

楚南轻 轻地在床边坐下,痴望着那张让他心跳不己的脸。

楚安想要用她去威胁平南 王么?他不屑至极。

如果说掳她之时他还有这样的打算,楚安派出的杀手要 带她去做人质时,他就明白,自己断然不会这样做。

这时门外急冲进来一人"殿下,宁军队伍准备渡江,大王子急召你前往大营。"

楚南看了看熟睡中的阿萝,细心地给她掖好薄被,吩附道"看好公主,不准任何人接近! "

"是! "

陈国水军大营曾在临南城一战中被毁,新建营盘比以前差了许多。

楚南 带着一干侍卫登上朦望台,远远看去,江面上两军战船对峙,宁军战船上高高飘起黑色大旗,土面的"刘"字醒目威严。

突见宁军缓缓分出一支船队往 江中行来,陈军水师也列开阵势准备迎战。

楚安笑道"王弟,王兄有一主意,可挫宁国锐气,就不知王弟舍不舍得了。"

楚南暗想,一来不战,却要以公主做人质,我陈军统帅如此,还想吞并宁国?

嘴角不由自主露出一丝讥讽,抬头朗声道"王兄,公主为质好是好, 但楚南有一计,不用公主,却能兵不血刃,灭了宁兵士气! "

不多时,陈军二十艘楼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名少女,与阿萝身材相似,一样的打扮,发丝凌乱,转眼之间全被缚上船头。

楚南邪邪地笑道"不知平南王会认出来么?他会救哪一个呢?"

陈军嘹望台上一片哄笑声。

楚安目光闪烁不定,半晌笑道"王弟好计谋啊,平日还道你有勇无谋,没想到你竟有这般主意! "

"我就等着看宁国如何狼狈地撤回去! "楚南自信地说道。

"咚!咚!咚咚咚……"沉闷的战鼓擂响,两军战船向江心靠拢。

宁军先锋乃南军水师副统领史德山,两军相距五十米时,

他骇然发现前来的每只 陈军战船上面都缚有一年轻女子,衣饰华贵,身材纤细,发丝覆面。

她们中谁是公主?该怎么办? 刘珏立在中军楼船上,也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一紧,眉头不由自主便皱 了起来。

宁军正犹豫不决,一陈将站在楼船之上,提起内力喝道"宁军听好了青萝公主便在这船上,还不速速退兵! "

史德山暗骂陈军卑鄙,青萝公主是王上宠爱的义妹,平南王的未婚妻, 每只战船上都有一女子,

进攻任何一条船他们都投鼠忌器。宁军一时之间束 手束脚,不知如何是好。

战鼓停止,宁军有些不知如何对待,战船上一片沉默。

江面上只闻得陈 军张狂的笑声"哈哈!如此还战吗!唯有送死而已! "

史德山狠狠地瞪着对方的战船。

江面上突然飞来一只鹰肇,越过宁军战 船,也越过陈军战船,飞往怀城方向。

刘珏笑了,手一扬,中军楼船上鼓点 擂响,激昂雄浑,带着命令和决心一波波传入史德山耳中,他眼睛一亮,大喝一声"放箭! "

令旗挥动,宁军战船上万箭齐发,飞虫皇般射向陈军。

缚在船头的二十名 女子首当其冲,瞬间香消玉颊。

陈国先锋大惊"迎战! " 江面上喊杀声震耳欲聋,而鼓声未停,伴随着杀气,竟越来越响。

楚南 远远眺望对岸,见百面巨鼓在岸边摆开,齐齐擂响,不由得佩服刘珏这把以 声夺人激励士气的确用得好,

同时浓眉紧皱,寻思着宁军怎会对那些替身不 理不顾。

他们如何识得船上二十名女子中没有公主呢? 两个时辰后,双方鸣金收兵,陈军先锋损失战船五艘,伤亡一千,

字军 失战船三艘,损兵两干,战成平手。

楚安不阴不阳地道"计谋虽好,假的就是假的, 明日不管那公主怎样, 都给我带过来! "

楚南闻言一惊,抬头时楚安己拂袖而去。

这该如何是好?楚南明白,若是以阿萝为质,宁军多半会休战,但能休战多久?

若想以她要挟宁军投降, 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有国家都有野心,陈夏两国贪图宁国南方十五城 的富饶,启国则想侵占西部的土地,安国也慕宁国繁华。

而版图最大最富强的宁国,难道就不想一统天下?

楚南回到府邸,慢慢走进了厢房。

阿萝倚在床头,身体单薄,下巴削 尖,初初擒得她时的那股花样百出的俏皮机灵劲儿都没了。

让这么一个弱女 子去抵挡宁国庞大的船队?要牺牲她的性命换来暂时的平安?

换作从前,他 必是肯的,然而现在,楚南心里不舍至极。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在意 她呢?楚南静静地坐着,为了陈国,

他该把她交出去,可是想起楚安派出死 士,咄咄逼人地要置他于死地的情形,他眼里又起了反抗之意。

大不了与宁 军血战!拿定了主意,楚南迅速摇醒阿萝"公主,醒醒! "阿萝睁开眼,身上软绵绵的。

她看到楚南的脸放大了在眼前,他眼睛里 有着焦灼不安的神情。

阿萝一笑"怎么,这么快就要拿我去做人质了?陈军如此不济?"

楚南没有理会阿萝的讥讽,唤来侍女道"替公主换男装,要快! "

阿萝不明白地看着他,楚南转身出去,轻轻扔下一句"楚南不屑以公主为质。"

低下头任侍女更衣,阿萝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楚南这个人。他对她时而凶 狠时而温柔,现在,他要带她去哪里呢?

兵力远超陈军,却只战成平手,刘珏并不高兴。

虽然他知道船头的女子不是阿萝,心里却还是不安,要是陈军真缚了她上船头该怎么办?

他唤来暗 夜"怀城可有消息?" "怀城内暗口肖回报,鹰靠在楚南府邸上空盘旋,公主应当在他府内。

只是,据报,今日战败后,大王子楚安令楚南日月曰将公主带到大营。"暗夜答 道。

"陈国若以她为质,我怕我会受不了,这仗还真没法打。

传令下去,深 夜过江,突袭怀城!暗夜,你趁陈营大乱,救出阿萝再说。"刘珏叹了口气。

"是! "他朝刘珏一揖,跃出了窗外。

暗夜过江潜入怀城后,进入了早设于此的据点,布置好人手后,只待宁 军过江偷渡。

突然他看到一队士兵围住了楚南的府邸，心里一惊，难道说楚安与楚南两兄弟真为是否以阿萝为质起了争执?

暗夜没有猜错,正是楚安担心明日楚南又要推托,干脆派人想连夜楼走阿萝。

楚南睥着楚安派来的人道"回去转告大殿下,明日楚南自会送公主去大营,不劳王兄深夜如此兴师动众。"

来人冷哼一声"二殿下别忘了,如今我军统帅是大殿下! " 楚南大怒"滚!谁也别想把人带走。"

来人刷的一声抽刀出鞘"二殿下,得罪了,上! "

士兵一拥而上。

暗夜此时已从后墙翻进府邸,鹰靠准确地冲向后院,停在一间厢房屋顶,暗夜笑了,

此时听得正院大堂传来刀剑之声,他便仗着轻功高强,接近 厢房。

厢房门口的两名侍卫也听到了传来的声音,有些紧张

。暗夜左右看了 看,慢慢走了出去。侍卫吃惊地看着眼前出现的青衣蒙面人,嘴一张正想 喊,

暗夜疾冲过去,手中长剑轻挥,已割断他的喉咙,手肘后抬,击碎了另一名侍卫喉骨,两人一声没吭地倒了下去。

暗夜推开门,出掌如风,打晕了侍女,他一眼就看到了倚在床上的阿萝"嘘!别做声,我是乌衣骑暗夜! "

阿萝眼睛一下子有了光彩,身上却没有力气。

暗夜抱起她,迅速走出了 房门,刚跃上墙头,便惊动了走向后院的府中侍卫。

暗夜一声呼哨,乌衣骑 怀城暗哨跃进院墙与侍卫们斗在了一起。

趁此机会,暗夜搂住阿萝,跃上 马,往西奔去,鹰靠一展翅,紧跟着飞走。

楚南眼尖,瞥见暗夜身影。

楚安居然明里调兵围府绊住他,暗地里却派 属下劫人!

他狂怒之下一脚踢翻提刀砍来的士兵,抢过一匹马朝暗夜和阿萝 追了过去。

跑了不多时,他就看到暗夜和阿萝,上空不远处还飞有一只鹰。

心中念 头如电光石火般一闪,楚南长声一笑,短剑闪电般朝鹰靠掷去。

一声哀鸣, 苍鹰从空中坠落。楚南旋身跳起,已从鹰身上拔出短剑。

暗夜焦急万分,楚南功力他绝对挡不住,只能策马狂奔。然而马上毕竟负了两人,速度不快,

只听得身后传来楚南的大笑声"原来你是宁国奸细,竟来离间我兄弟 二人口幸亏这只鹰解了谜团!

原来刘还是这样知道那二十名女子里没有青萝的。"

说着一声长啸,脚一踩马背,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向暗夜压了下来。只听到风声,暗夜回手一挡,手臂被震得发麻。

他大喝道"阿萝抓紧 了! "提气从马上跃起,返身迎上了楚南,马迅速带着阿萝朝西方急奔。

楚南被暗夜一阻,眼见阿萝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狂性大发,用了十成功 力,蓦地一剑刺中了暗夜肩膀。

暗夜负痛一挣,长剑向楚南飞掷而去,人则腾空往后跃起,仗着轻功卓绝,一头跳进了汉水之中。

楚南顾不得暗夜,上马往西追去。

跑出怀城近三十里,还是没看到阿萝的影子。

杀气在胸中翻腾,他不甘心地看了前方许久,才掉转马头,刚一回 身,他整个人就愣住了,

吃惊、紧张、慌乱在脸上交替出现。

身后怀城脚下的江面上突然出现了片片灯火,在夜色里似一条火龙,在江面上腾起,瞬间喷出了万千星火,直扑怀城。

怀城方向的夜空呈现出诡异的红色,笼罩着整座城池。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夜空,一切只有一个可能: 宁军渡江袭城! 汉水之南的陈国国土只有宁国的四分之一,共有十五座城池。

整个国家 只有缓坡山丘,无险峰峻岭。

陈国的东南方向靠海,汉水支流在拢山分出一 支向南流去,向南奔流的拢江成为陈夏两国国界,

拢山下的依龙城就是陈夏两国的边境,城内一半归陈国,一半归夏国。

陈国倚仗北面的汉水天险,与宁国对峙,与临南一江之隔的怀城是陈国的北大门口陈国的怀城失守和宁国的临南城失守的状况一样,

城池后面都是一马平川,无以作为屏障。

怀城失守,陈国危矣!楚南脑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他狠命地策马向怀城 跑去。

等他赶到怀城北门时,正看到城楼上红色的陈国大旗飘然坠地,黑色的刘字大旗在夜空中猎猎飞舞。

城中火光冲天,哭喊声、杀戮声似是从另一 个世界传过来。

楚南愣在马上,突然暴喝一声,打马冲进城去,看到黑甲宁 军就杀。

四处都是尸体,整座城成了修罗地狱。

他在城里横冲直撞,眼睛瞧 到一-队穿徘红军装的陈军,急奔过去"大殿下人呢? "

陈军抬头,看到楚南变形的脸,满身血污,活脱脱一个阎王,吓得一 抖,

随即大哭出声"二殿下!大殿下他们不战而逃,早从南门撤离了! "

楚南气得浑身发抖,陈军有十万啊,过江的宁军能有多少?五万?三,万?就算被偷袭,也不至于不战而逃!

他狂喊一声"楚安你亡我陈国矣!

跟着我冲! " 凭着勇猛气势和一身武艺,楚南带着这队陈军冲向南门,中途散离的陈军看到了他,纷纷聚集。

趁着宁军还没完全控制住南门,楚南带着这些散兵冲了出去,直奔下一座城池。

他身后歪歪斜斜地跟着零散的陈军,宁军并未追赶,想必刘珏占了怀城 之后便会休整队伍,等补给一到就会挥师继续南行。

离城十里,楚南勒住了 马,回头看向红光闪动处的怀城,深深的悲凉与切肤的痛恨涌上心头。

只一仗啊,只一天时间!刘珏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击溃了陈军,

占据了陈国引为天 险的怀城,而他那统领十万大军的王兄竟不战而逃!

楚南大笑起来,笑声在夜空中飘得很远,陈军余部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二王子。

楚南脸色一沉"这里有多少将土?"

"五千,殿下! "

"好!就是五千!宁军会迅速往南进攻,众将土可愿随我中途设伏,拖住宁军,给我陈夏联军以喘息机会?"

下面一双双眼睛盯着楚南"愿随殿下与宁军一拼,保我陈国江山! "

楚南大喝一声"随我梅山设伏!驾! "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刘珏压根儿没想到陈军如此不济。

今夜无月,宁国大军熄了火把渡江, 等到陈军发现时,他们己到了怀城脚下。

射过几轮火箭之后,宁军顺利登 陆,只一个时辰就占据了怀城北门,

陈国大王子楚安匆忙中象征性地抵抗了 一会儿,便弃城而逃,若陈国将领都是这样行军打仗,灭陈指日可待!

占了怀城,刘珏:心里却焦急不安。

城内乌衣骑暗哨报告,攻城之前,暗夜己带着阿萝往西而去,楚南也追出了城。

暗夜的功力本就在楚南之下,且 要护着阿萝,能否顺利救回阿萝,刘珏没有把握,他唯一能判定的是楚南不 会伤到阿萝。

然而,他总有不好的感觉。

"报!陈国楚南领军冲出南城门! "军士急报。

刘珏一震,心里涌出狂喜,楚南他,没有拦下暗夜与阿萝么?她安全了么?

"传令下去,沿江找寻公主! "

'是"

"史将军,安将军,王将军,你们负责在怀城驻扎,修整布防,让大军顺利过江,不得扰民! "

"是 "

"乌衣骑随我来!刘珏忍不住了布置好军务带着乌衣骑众人出了怀现往西边找寻。此时天边己现晨曦。

离城四十里了,阿萝还是没有任何踪影。

刘珏勒住马,骏马发出"咴" 的一声嘶鸣,不安的感觉再次在心中涌现。

他目光望向西边,不能再追了, 怀城还有几十万大军等着他,刘珏:一咬牙"回城! "

玄衣突然看到江边一团暗影",主上,你看. '

刘珏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大惊失色,脚尖一点马鞍,飞身跃下。

水面 石头上趴着一个人,他的心急跳起来,手抖动着翻过那人身体,揭下面罩一 看,顿时如五雷轰顶:"暗夜! "

他来不及细想,一把抱起他跃出水面"速速回城!传军医! " 刘珏搂着暗夜,一边把真气输入他体内,一边狂奔回怀城。

暗夜,乌衣骑身手最好的暗夜!他的兄弟,风流倜傥的状元郎!刘珏玉面带寒霜,顾不得再想阿萝,心里就一个心思,

他一定要救回他! 暗夜苍白着脸靠在刘珏怀里。

进了大营,刘珏大喝"军医! "

"王爷莫急,让小的瞧过成都督! "军医尽量镇定,割开湿衣,他肩上的剑伤己被泡得发白,还汩汩地渗着鲜血。

"成都督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应该没有大碍。"军医一边说,一边 快速地止血包扎伤口.

刘珏默默地看着成思悦赤裸的上身,他身上伤痕密布,都是些老伤了, 胸口处文着小小的一只黑鹰,拳头大小,栩栩如生。

刘珏一愣,他想起父王 对于暗夜总不肯多说,他怎么练成一身武功,怎么成为宁国最年轻的状元郎,

刘珏无从得知,只瞧着这些伤痕,他眼睛便湿润了。

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土人.

成思悦是吃过什么样的苦才成为乌衣骑里最优秀的暗夜呢? 伤口处理好后,

刘珏沉声道"都出去吧,玄衣,守住大帐,爷替他疗伤, "

刘珏没有吝啬半点,运起飞雪功,精纯的真气慢慢地探索着成思悦的七 经八脉。

一个周天循环下来,天色己暗。

暗夜脸上隐隐有了血气,刘珏放下 他,让他躺好,坐在床边瞧着他。

暗夜低哼了一声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了刘珏,笑了笑"属下谢....."

"你是成思悦,成都督,不是我的属下,不是乌衣骑暗夜!"刘珏打断他的话.

暗夜皱皱眉"现在不是…·

"你为我王府做得已够多,不需要你再报恩!从现在起,你是成思悦!我的姐夫! "刘珏平静地说道。

暗夜叹了口气,想了想,笑了"等主上大婚之后,再……可好?" 刘珏看了他半晌,终于点了点头。

"阿萝往西去了,她大病初愈,属下.... . "无妨,吉人自有天相,我会找到她! "刘延忍下那份牵挂,目中露出狠绝之色

",我一定会灭了陈夏,若她有个不测,我要陈夏亡国抵命! " 暗夜笑了笑"属下伤势一好,便先行去往夏国".

五日后,宁国大军休整一新,从怀城出发往南。

楚南带着五千军士在怀城和运城之间的梅山丘陵设伏。

梅山丘陵共有五 座高百米的小山,散布在平原上,以排列形状若梅瓣而得名.

楚南己与退往运城的大军取得联系,商定由他先阻宁国大军于此。

战事展开后,再引宁军 进入运城外的平原,与运城的陈夏联军一战。

宁国先锋是南军陆军副统领陈平,他率一万将士先行到了梅山,

陈国风光秀丽,山丘上多长楠竹,风一吹,竹声沙沙。

陈平到了梅山,看了看五座分列如阵的山头,心里有些惴惴。

然而在怀城的大胜和五里外的四十万大军 给了他无比的信心,提马带着宁军进入了梅山.

楚南冷笑地看着脚下经过的宁军先锋军,待到大部分士兵进入梅山丘陵 后,他射出了一只响箭,清晰的鸣叫声格外刺耳。

陈军闻声,挥刀斩断绑住楠竹的绳子。

道路两侧高大的楠竹"暗里啪啦"轰然倒下,迎头砸向宁军。

宁军队伍中间一段被层层竹子压住,顿时被分成了两截。

两旁丘陵上陈军火箭齐发。竹上事先抹了油,七月盛夏无风,骄阳似火,火势一发便不可收拾。

宁军首尾难顾,中间困在竹子里的士兵发出阵阵凄惨的叫声,齐整的队伍乱作一团.

士兵没有目标地往两侧放箭,有的冲进了竹林,只听得竹林里同样也是惨叫不绝。

宁军未进入丘陵者看到前方竹林森森,火光熊熊,听到不绝于耳的惨呼声,却连陈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番情景邪气十足,似他们已进入了妖魔之口,士兵们不由得齐齐呆在了丘陵入 口处。

陈平大惊回头,归路被火所阻,中军损失上干,后卫已退出丘陵。

他大喝一声"中伏!后撤! "他领着前锋四千人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绕丘陵往怀城方向后撤的路。

楚南大笑"众儿郎,随我尽灭宁国先锋! "

五千陈军照事先安排分成五队,先用弩箭射击,人马紧接着冲下山丘。

可怜陈平不熟地形,四千士兵已断成数队,被分开包围在几座山丘下.

隐藏 在竹林后的陈军终于现身,宁军有了目标,士气大涨, 冲杀向前,然而他们方冲杀上去,立即又发出了凄厉的呼号声。

陈平又是一惊,冲到前面的宁军 声音从地底传出,竟似掉下了悬崖一般.

这才明白,陈军早已在路上挖下大坑陷阱,不用想也知坑中布满尖刺.

陈平慌忙下令"后退!后退! "然而宁 军收住脚后退之时又遭箭雨袭击,四千人马转眼之间被蚕食得七零八落。

陈平身边几十名近卫拼死护他撤离,眼见快出梅山,却有数骑奔来,

拦住了去路口当头之人浓眉方脸,眼神狰狞,浑身散发着阴寒的气息。楚南视着陈平,己当他是死人一般。

"杀啊! "陈平及近卫捍刀扑上,楚南离马跃起,似苍鹰飞过。

陈平只听 到楚南幽幽叹息"终叫我吐得一口恶气! "脖上一凉,他的头颅已被楚南一剑挥下,身边近卫全被射杀!

刘珏在中军大营得到消息后领兵赶来,看到的是烧成焦炭的尸体,竹林 里、陷坑里满是被尖竹穿肠破肚的士兵,

有的还未死去,满身血污,瞪着双 眼张大口嘶声吸气,那声音像毒蛇吐信,听者无不毛骨悚然。

其状之惨烈, 地狱酷刑也不过如此!刘珏一闭眼"给他们个痛快! "

宁军几乎人人都红了眼,为了不让他们再痛苦,便亲手去砍下他们的头颅。

而未死的兄弟眼见刀挥下,脸上竟有着满足! 大路中央的竹竿上高悬着陈平人头,一条长长的白布挂下,

上书血淋淋 几字"楚南此生誓诛刘珏"。

风吹过竹林,飘来浓浓的血腥昧,宁军无言地 站立,怀城大捷的喜悦一扫而空。

梅山一役给了宁军沉重一击。

刘珏脑中醒悟,绝不能让士气低落下去,

他红着眼提气大喝道"王者一怒,伏尸百万,仕人一怒,血溅三尺!唯小手一怒才免冠跣足擂胸大哭!哪个再敢掉一滴泪,

本帅现在就砍了他!好!败得好! 怀城之捷不足挂齿,唯有平了陈国十四城才能祭我梅山死去兄弟的英魂!

方显我宁国男儿本色!众将士,干秋功业就在我们脚下,由我字军将士的尸身铺就!若想名留青史,便当以此战为戒! "

"跟随元帅,报仇雪耻! "呼喝声震天回响。

"传令下去,厚葬陈平将军及众将士,树碑于此,本帅亲祭! "刘珏斗志昂扬。

若说刘珏方才以此战为戒再创功业的演说激起众人壮志,此时的亲祭却又叫宁国将士落下热泪。

自古战场无情,死伤惨重本是常事。

而元帅树碑亲祭,在战事未完前从未有过。

刘珏对死亡将士的尊重有力地鼓舞了士气。

"踏平陈国!踏平陈国! "低沉雄壮的吼声绵绵不绝。

远离梅山丘陵的楚南闻风听到了风雷般的呼号声,默立半晌,猛然吼道"会合大军,运城决战! "

上了战场,那股子男儿血性冲上了他心头。

直 到这一刻,他才把脑中刘珏吊儿郎当懒散不羁的浪荡王爷形象完全驱逐出脑 海。

他要与刘珏运城一战! 休整一日后,宁军以前所未有的士气开拔,两日后抵达运城。两军在城 下平原对峙。

陈国大王子楚安闻听梅山大胜,喜上眉梢,信心再次升起。

宁军偷袭运城当晚,黑暗中他只听得喊杀声如江水滔滔,心寒胆裂,来不及行军布阵,

十万大军几乎是边打边逃退到了运城,与夏国来的十万大军会合。

王弟楚南仅凭五千散兵就歼敌八,现在陈夏联军有二十万,而宁军过江开战,四十 万军队不可能一次性抵达。

斥候回报,前来运城的宁军只有十五万,楚安不由得起了轻敌之心。

此时楚南带兵团城,他笑逐颜开"王弟立此大功,鼓我将士士气,他日回到皇城,父王必当重赏! "

楚南瞟了他一眼冷声道"王兄好胆识,以退为进!此一计才使楚南得以险胜,头功当属王兄! "

楚安尴尬一笑"哈哈,王弟能明白为兄苦心,甚好! " 楚南正色道"梅山落败,宁军士气不泄,刘珏之能可见一斑,

王兄不可大意! " 楚安立功心切,笑道"明日决战,王兄亲自领兵,王弟可好生休息, 待我大胜归来摆酒庆功! "

"王兄,让楚南去吧! "楚南再怎么气楚安也罢,毕竟此时面临的是国与 国之间的争战,

楚安性情怯懦,必不能胜宁军,楚南只有亲去一会刘珏。

楚安不悦"王弟觉得我不配与刘珏一战么?" 楚南张口欲辩,楚安己拂袖而去。

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涟旗飘扬,黑甲和黄甲的宁军列队分明,面对着红衣的陈军和青甲的夏军。

刘珏胸有成竹,居然脱下了铠甲,换上一身红锦宽 袍,看上去哪里还是战场上的元帅,

分明是儒雅风流翩翩佳公子一名!

那身红衣在宁军中军黑色帅旗旁显得夺目至极,楚南立在城头,浓眉紧锁,不明白刘珏为何这样打扮。

楚安亲率中军,战鼓擂响,宁军没有动静。

再鼓,他已等得有些不耐, 不等三鼓,长剑一挥"击退宁军,收复怀城! "

陈国骑军精锐呼啸着冲向宁 军,夏军以步兵为主,缓缓呈方阵前行。

夏军旗帜上绣着一只展翅的黑鹰, 阵前当先一匹神骏的白马上坐着一位戴着面具的年轻将领,黑发飘飘。

刘珏一笑,亲手接过令旗挥动,宁军骑军连排冲出,步军紧护其间。

这是因为阿萝告诉他平原作战看重骑军,三国时有种重骑军,人马全身包以铁甲,三骑一连,长戈在手,

万骑莫当，而这种重骑军的弱点在于无法用重甲包裹的马蹄,若以步兵相护,可保大胜!

果然,宁军重骑虽不若陈国骑军迅速,却如巨石缓缓碾压过去。

冲上来的陈军骑兵相当于以一敌三,且力量远不敌三骑连成一体的重甲兵,加之步兵与骑兵配合默契,

宁军瞬间似海水涨潮,浪头所卷之处,陈国骑兵似迎面 撞上了山墙,马嘶声不绝于耳。

楚安惊恐地看着五万骑兵精锐自杀一般冲上去,被踏在宁国重骑之下。

此时已由不得他后撤,楚安吼道"两翼包抄, 绕开重骑! " 陈夏联军像两扇翅膀,让开中路,左右向宁军包抄而来。

刘珏哈哈大 笑"让尔等见识一下我宁国骑兵的厉害! "

宁骑军呼啸而出,在平原上,如放出的狼扑进了羊群。

陈夏联军被层层吞噬,迅速消失!运城之下士兵如镰 刀下的麦子,脆弱地倒下。

城楼上的楚南喃喃道"田忌……赛马……"旁边一偏将听得模糊,问道"殿下何意! "

楚南脸上现出一丝苦笑"相传上古战国有一名将田忌,与君王赛马,赌三局,他以下对上,以上对中,以次对下,三赛两胜。

好,刘珏,你却是 以重骑军毁我精锐骑军,以骑军冲垮我步军,

此战你已胜两场,陈军,败 了!上古的兵法,你竟熟知,我…·

突然,青甲夏军中那戴银色面具之人挥动令旗,剩下的七八万夏军迅速后退,

阵前与宁军交战处猛地腾起高达数丈的烟雾。

刘珏惊,想起了王燕回在上风口烧毒烟之举,令旗再挥,宁军止步后撤到上风处。

转眼烟被吹散,而夏军竟已后撤到了百米开外,结阵往西边而 去。

刘珏看着夏军冷笑,令旗再次挥动,宁军没有追赶夏军,而是合为一股， 直捣陈军中军。

刘珏朗声大笑,亲执帅旗冲向楚安!

楚南大惊,夏国此时撤离,陈军亡矣。

他没来得及多想,眼中己看到中军里那杆陈字帅旗被拦腰斩断,倒在了地上,那里的一角红袍似一滴血落在 楚南眼中,

他口中悲呼一声"王兄! " 楚南与楚安再怎么不和,那种血脉亲情还是在的,楚安遇险,仍叫他心 如刀割。

楚南红了眼,城下的这一切像一曲凄凉的哀歌,唱着陈国最终的命运!他狠狠一跺脚,取来两柄长弓,并在一起,

用尽内力对准阵中那抹红色,狠命放出一箭。

箭若流星,直扑过来。

刘珏帅旗展动,来自百丈之外的箭发出"啪"的一声轻响钉在他手中的帅旗旗杆上。

他看了一眼,放声大笑道"陈军主力 已失,楚南,你速回皇城,让你父王递上降表吧! "

楚南悲愤地看他一眼,运城城小,城内只有一万将士,如何能抵宁国大 军。

他大喝道"刘珏,楚南必取你项上人头! "他一跺脚转身下了城头,带着运城这一万将士弃城往南。

龙兴元年十月,刘珏率大军破陈国十四城,陈王请降,陈灭。二王子楚 南不知所终。

子离此时远在边城,南方捷报不断传来。

边城将士见璃王亲征,又闻陈 国已灭,士气更旺。

龙兴元年九月,顾天翔率右翼军迎战启国穆亲王,被困 沙海。

璃王以四万北军精锐相救,两军会师,大败启国穆亲王,十月破启国都城,璃王班师回朝。

龙兴二年三月,顾天翔杀启王,驱启国余部至雪域。 启亡。

第四十二章

阿萝那日由得马飞奔往西,只紧紧地伏在马上,不知奔了多久马才停下。

她慢慢地睁眼起身,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山谷。

下了马,她腿一软,就 栽倒在地。

马一声长嘶,竟独自跑开。

阿萝大急,这时候,无马怎么前行? 她瞧着马的背影叹了口气,揉了会腿,坐在地上休息,突听到林边一阵阵山 歌飘来。

她出声喊道"有人吗? "

歌声一停,不多时林间出现一位少女,十五六岁的年纪,一副机灵样,张望了一下就走了过来。

阿萝冲她一笑"你是这里的人吗? " 少女一呆"姐姐你好美! "然后就笑了,两个梨涡又圆又深,可爱至 极",姐姐怎么来的? "

阿萝慢慢站起身,心里有几分喜欢这个少女,便笑道"我穿了男装你也能瞧出我是女的?我叫程菁,呃,宁国与陈国打仗,

我和家人一起离开怀城,跑了出来,路上不知怎的和家人失散,马跑到这里,也把我扔下自个儿 走了。"

"呵呵…"少女掩嘴轻笑道",姐姐穿着男装,但是发式却没变啊。"

阿萝一摸头发",扑哧"也笑出声来二她身上还是无力,便问道"能否告诉我这是哪里? "

少女笑道"他叫我小泡沫,程姐姐也这样叫我吧。这是夏国依龙城边上的黑风寨。"

黑风寨?阿萝看看四周,这里山清水秀,怎么取这么个名字?难道是有黑山老妖?

小泡沫聪明地看出阿萝的心思,略略直笑"这山谷底不时有黑色的瘴气飘出。瘴气有毒，臭不可闻所以才取名叫黑风寨，不过瘴气一去,便什么事都没有了。"

阿萝摸摸头上,还插着几粒明珠,便取了下来递给小泡沫"妹妹能否帮我寻一住所,备些衣物吃食？"

小泡沫抬抬眉"程姐姐客气了,这寨子难得有客,不需如此的。"

说着 伸手牵住阿萝往寨子行去。

见她只走了两步便喘气不己,不由得疑惑道: "程姐姐是病了吗？"

"是病才好没两日,昨晚又骑了一夜马,身体发虚,休息两天就没事了。"阿萝笑道。

"那程姐姐稍等片刻! "小泡沫从怀里摸出一只小竹哨吹响。

片刻之后,林间奔出了几人。阿萝一下子就笑了起来,他们抬的这个她知道,滑竿!

山路弯固,阿萝慢慢看着景致,这里每到险绝之处,一拐弯,总又柳暗花明。

她不觉赞叹这里地势险要,风景奇佳。

小泡沫走惯了山路,跟在清竿 后,丝毫不见气喘。

行了半个时辰,黑风寨出现在面前。

阿萝眼前一亮,好雄壮的寨子,有些像羌族的哥哥楼。

石块天然堆砌成的寨子门楼高耸,离地十 几丈。

进了寨门,山顶原来是一大片空地,零散建着七八十座低矮的石头和木头房子。

正中有一座三层高的木楼,阿萝心想,莫非这是寨主的房子?

小泡沫人缘极好,一路行来,总有人笑着和她打招呼。

阿萝注意到这些 人对小泡沫都极为尊敬,不由得哑然失笑,没想到这样也能遇着贵人,她多 半是寨主的女儿吧。

果然,下了滑竿,小泡沫真的拉着阿萝走向中间的木楼。

走进去,侍女 纷纷对小泡沫行礼"玛花小姐! "

"你叫玛花?为什么又叫小泡沫呢? "阿萝有些好奇。

小泡沫脸一红,带着少女特有的娇羞低下头,抬头时眼睛闪闪发光: "苍邪说我是拢江里的小泡沫,他总是这样叫我。"

阿萝呵呵直笑。小泡沫太可爱了,不像宁国女子那般扭捏,这里的人对 爱情想来都是这般勇敢坦白吧。

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刘珏,他也是从不掩饰 感情之人。

他现在还在临南城吗?他知不知道自己已流落到了夏国呢?

还有暗夜,他敌得过楚南么?

笑容凝固在了她脸上,眉间掩上一片轻愁。

小泡沫善解人意地盼咐下人带阿萝去休息"程姐姐休息几曰,身体恢复了再去寻找家人吧。"

阿萝点点头。

养得两日,阿萝身体慢慢恢复,正想告辞下山,

小泡沫惊慌地跑来: "程姐姐,你走不了啦,宁国攻下了怀城,王上下令封锁边塞,所有的寨子 也都要备战! "

刘珏终于过了汉水,宁国大军绝对会灭了陈国,然后……阿萝有些内疚 地看着小泡沫,她救了她。

但是,她的心上人将来却会灭掉她的国家。

"程姐姐,宁军死定了! "小泡沫突然自信地说道。

"为什么? " "因为苍邪带着夏军去了陈国啊,有他在,宁军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说起苍邪,小泡沫脸上又飞出了光彩。

阿萝莞尔"苍邪是你的心上人么?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

小泡沫坐在阿萝旁边,望着青绿的山,眼里如梦如幻

"苍邪是王上唯 一的儿子,我夏国的太子,他长得和姐姐一样美丽,任何女子看了他的脸都会嫉妒。

苍邪有最高强的武功,他能在山林里独自打死两只豹子。

他是夏国 所有女子爱慕的王子! " 阿萝想,长得比女人还漂亮?她想起了同性恋,这样的男人还叫男人 吗?

还说他武功高强,她嘴角一弯,忍不住竟起了拿刘珏去比的心,她知道 自己这样似乎有点小性儿,

可是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心里的他才是最好的。

出不了边境,回不了宁国,阿萝只能留在山寨里等待。

陈国的消息不断传来,一月之后,

小泡沫又兴奋起来"程姐姐!苍邪回来了!已经过了拢 江!他多半是胜了! "

阿萝心往下一沉,难道刘珏败了?他怎样了?心里的那股子慌张一阵紧 似一阵,

她捉住小泡沫的手连声问道"确定吗?宁军真的大败了吗?知道 交战的情况了吗? "

小泡沫被问得晕头转向,半晌才答道"我爹去了王宫都有一个月了,现在还没回来,我是听从依龙城来的人说的。"

依龙城,陈夏边境的那座城市?阿萝心急,她太想知道战况,想探听刘珏的消息,心念一起,

就再也止不住"小泡沫,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我要离开寨子下山,去依龙城打听我亲人的消息。"

小泡沫为难地看着她: "可是现在很乱,依龙城是两国共治的城,程姐姐你一个人我怕有危险。"

有危险也得去,正因为是两国共治的城,所以更容易知道最确切的消息。

阿萝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小泡沫劝不住她,便给她备了行囊,

从手上 取下了一只象牙铺子递给阿萝"程姐姐,给你这个留个纪念。

我们寨子里 的人都认得它,要是你有什么事,他们会帮你的。"

阿萝感激地看着小泡沫,认识一个多月,她就像自己的小妹-样。

她想 了想,取下了脖子上的翡翠链子给小泡沫戴上

"这个是我……亲人送我的, 我只有这个,我们交换。"

告别依依不舍的小泡沫,阿萝坐滑竿下了山,问明方向,走了两个时辰,便到了依龙城。

依龙城实为进入夏国的咽喉要道,两山夹围,中间正好有一条峡谷,陈 夏便以此为界,将依龙城分为东城和西城。

峡谷最险要的地方设有吊桥,下 面是万丈悬崖。

无战事之时,吊桥放下,两国百姓可互相往来通商买卖,每 天日落时分,两国各收起一半吊桥,

依龙城就分为了两座独立的城池。

此时已是初秋九月,夏国进入最美丽的时节,山上的树木五彩斑斓,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却不热烈。

阿萝换上窄袖长袍,在腰带衣襟上有鲜艳花纹的当地服饰,长发束在脑后,又成了一个面如朗月的翩翩公子。

从山寨方向进依龙城,没有任何阻挡。

再往前行,两山之间的山道上己 站满了士兵,气氛紧张。

吊桥早已被收起,阿萝一问之下方知,夏国苍邪王 子从陈国战场撤兵,两国关系紧张起来,

夏王下令收了吊桥,封锁边境,怕 宁军攻入占据依龙城。

阿萝望着那道宽三十来丈,深不见底的悬崖,这般险要的地势,就算是轻功卓绝的高手,不长翅膀也飞不过去。

阿萝看着对面的依龙城东城,叹了 口气,只能暂时待在西城里了。

她慢慢回城找了家客枝住下。

阿萝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宁国的人,夏国人现在对宁国很有些敌意,她更 不敢暴露身份,

怀着一线希望,每天上街坐在酒楼茶馆里听夏人议论战事, 希望听到刘珏的消息。

她悄悄地在路旁一面山石上刻下"sos"这三个字 母,每曰外出都会去将刻痕加深一点,

小心士也不让别人发现。她想如果刘玉玉 和乌衣骑看到这些字母,便知道她在这里了。

从酒楼和往来客商那里听到的消息,都是宁军如何在运城大败陈夏联军,夏国太子见势不妙,为保实力,从陈国撤了军。

几万兵力都部署到了各城池及王宫中,随时准备迎战。

依龙城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宁军的消息断断 续续地传进阿萝的耳朵里。

她时常想,是因为楚南掳了宁国的公主才有了这场战争,还是因为子离 要实现他雄霸天下的梦想而出兵陈国。

子离,真的不是那个忧郁的四皇子 了,他是帝王,帝王会有自己的责任。

阿萝叹了口气,不在其位,她无权评 说他是对是错。

如此过了一月,突有惊人的消息传来,宁军攻破陈国都城,陈王投降,陈国亡了。

一时之间,酒楼里众说纷纭。

一人高呼道"宁国狼子野心,亡 陈之后必来攻夏。

听闻宁军统帅平南王刘玉玉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攻入陈 国都城后,凡稍有反抗者一律被斩杀,

可怜楚王室只逃脱了二王子楚南一 人,正被悬赏通缉呢。"

阿萝一惊",啊"了一声,忙低下头去,深深的悲凉与无力感升了起来。

战争总是要死很多人,而霸业更是由尸骨垒成。想起血流成河的场面,她心 里不禁感到害怕。

她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女子,现在只想保命。

要是让这 里的人知道她是刘珏的未婚妻,宁国的青萝公主,恐怕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 知道。

她想念刘珏,想他快来,又有些怕他来,怕像小泡沫这样可爱的人在他的大军进攻下失去笑容。

正怔忡间,酒楼涌进一群官兵,带头的军士高声呼喝"宁军灭陈之后,集结队伍往西而来,依龙东城己归宁国。

奉太子令,西城即曰起实行宵禁! 各家各户若发现可疑人等,须速报官府,严防奸细! "说着官兵开始挨个查 验身份。

听说宁军来了,阿萝一惊,刘珏来了么?他就会出现在悬崖的那一边了吗?

思念的虫子在阿萝心里乱钻,恨不能马上飞过悬崖去。

听到军士后半句话,她又紧张不己,手不由自主交握在一起,突然触到了小泡沫送她的锢 子,才一下子安定下来,

悠然地喝着茶。不多时,两名官兵来到她这一桌问 道"公子哪里人氏,从何处来,在依龙城做什么?"

阿萝抬起头微微一笑"我从黑风寨里来,慕此风景,便小住几曰。"

官兵被她一笑晃晕了眼,结结巴巴"可,可有文书信物?" 阿萝轻扬起手,

细腻如玉的手腕上一只象牙铺子微微晃动"黑风寨玛花小姐是我妹妹! "

官兵一怔,恭敬地一礼"打扰公子了! "

阿萝舒了一口气,却觉得有道目光粘在了背上。

轻轻回头,酒楼里十成人去了九成。

远远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身材瘦削的人,正在喝茶,阿萝只看到 :他的背影和一头乌黑的长发。

是他在看自己吗?阿萝不能确定。她站起身结 了茶钱,慢慢走了出去。

行不多远,有个声音在背后响起,极轻极柔"方才闻听姑娘说认得黑风寨的玛花? "

阿萝缓缓转过身,这人从身形上看,正是方才背对自己的男青年。

他脸 上罩了一个银色的面具,只露出一张薄薄的唇,声音低柔,目光中却闪动着 一丝凌厉的光。

见阿萝回头,他似乎愣了一下,目光复又清明起来口 "是,我认识她。"

这声音……一个男人居然有银铃般的声音!不知来人身份,阿萝惊叹之余只用最平静温和的语气作答。

"听姑娘口音,似乎不是夏国人? " 阿萝一惊,

他不仅认出自己不是夏国人,也识破了自己的男装打扮。

她 反问道"你是玛花何人? "

轻笑声从那人口中逸出"我是她的哥哥,牙耳。"

阿萝眉头轻皱"我好像没听说过小泡沫还有个哥哥。"

听到小泡沫三字,牙耳的目光这才变得温和起来"我是她的远房表哥。 不知姑娘何时认她做的妹妹? "

阿萝警觉起来,小心地说道"我是陈国人,宁国来袭,我和家人失散,来到了夏国。小泡沫收留了我。"

"哦,瞧姑娘谈吐,必是大家出身,落难于此,家人定会着急。

我对陈 国倒也熟悉,姑娘既认了小泡沫为妹妹,不妨说说家人情况,牙耳帮忙找寻。"

我的妈呀,小泡沫的这位哥哥怎么这么厉害,步步紧逼呢。

阿萝不知道 怎么办了,硬着头皮说瞎话"程害父母早亡,那日在怀城被宁军偷袭,只 身与几个家臣跑出城来,

半路又与他们失散,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之人。"

"这样啊",牙耳眼中多了几分探究,正欲再问,一名官兵走来,附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他嘴边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阿萝一呆,他的脸藏在面具下,而这个笑容竟让人起了惊艳的感觉。

牙耳对阿萝抱拳一礼"程姑娘, 宁军己奔我夏国而来,陈国灭亡之后,宁国已占据了依龙西城,这里也不大平了,

我送你回黑风寨吧口" 阿萝没有理由拒绝,便镇定地答道"如此多谢牙耳公子。"

牙耳叫过两名官兵护送阿萝回客枝取行李。

阿萝见官兵神色恭敬中带着 警惕,暗口叫糟糕。

自己的一番说辞小泡沫丝毫不怀疑,但是她这个远房表哥 却起了疑心。

他是怎么开始怀疑的呢?阿萝想起方才官兵附耳与他说话时, 他看自己的目光很是奇怪,心想,

难道这里还有人能认得出她么?她慢慢走 回客梭,对两名官兵温和地说道"我去收拾行李,请稍等片刻。"

两名官兵立在门口站得笔直,手还握着腰刀。

阿萝于是更加肯定他们在 监视她,关了房门急得打转。

跑是没有用的,能跑到哪儿去呢,她在这里人 生地不熟的。

她实在没法,想了想黑风寨的方位,用墨汁画了几个大大的 " W"形线条在房间里,留下一线希望。

出了房间,一顶轿子停在门口,轿旁站了一队士兵。

阿萝无奈,掀起了 轿帘,刚要弯腰进去,去口瞥到轿子里还坐着一个人!

阿萝不由得"啊"的一 声发出惊叫,条件反射般要退出去。

那人己迅速抓住她的手腕,往里面一 拉,双臂己围了过来口

阿萝浑身血液凝固成冰,楚南低低的轻笑声响在耳际"我的公主,我们又见面了。"

他的双臂似铁箍一般紧紧搂住她,呼吸声在颈边响起"我还 是第一次见着你紧张,终于害怕了？ "

阿萝闭了闭眼,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等惊惧过去,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男女授受不亲。我跑不掉的,请殿下出轿骑马。"

"我喜欢这样,坐轿多舒服啊。"楚南心情终于愉快起来。

宁军破城时, 他本想抵抗到底,但他那个软弱的父王却决定投降。

让他向刘延屈膝投降?还不如一刀杀了他!楚南带着几十名近卫死士离 开了都城,往西投奔夏国。

夏王明白,宁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国,他素闻楚 南武艺超群,因而对他的投奔表示欢迎,以上宾之礼待他。

楚南要报仇,夏王需要一员大将,双方一拍即合。

十月陈亡后,夏王担忧依龙城安危,特令 太子苍邪领重兵前来驻扎。

楚南也随之前来,不料竟意外见到了阿萝,不由 得惊喜若狂,失而复得的喜悦盈满身心,抱住阿萝,哪里还肯放。

阿萝冷冷道"我不舒服!轿子太小,殿下太肥,殿下不下轿,青萝下 轿骑马!省得累死了轿夫,轿子摔到山涧里去! "

"肥?你居然说我肥？ "阿萝两句话把楚南气得七窍冒烟。自己虽然个高了点,块头大了点,浑身上下却不见一丝赘肉!陈国上下多少女人迷恋他的 男儿气概,她居然指责他肥?

楚南大喝一声"停轿",从轿里钻了出去,翻 身上马跟着轿子走。

他一回头,看到轿夫如释重负的表情,气得-转身鞭子就挥了过去·

"快点! "

阿萝捂着嘴偷笑,片刻后又开始犯愁,刘珏还不知道自己又落到了楚南手中吧。这一次,真的难逃了。

上了黑风寨,小泡沫惊奇地看着阿萝和楚南及一队官兵回来。

阿萝叹了 口气,笑了笑道"对不起,小泡沫,我是宁国人,你可以叫我程篝,也可 以唤我·….青萝。"

小泡沫吃惊地张了张嘴"啊!宁国的青萝公主! "

楚南看了阿萝一眼,对玛花施了一礼"我尊敬的小姐,我是楚南,苍邪殿下现在在依龙城驻扎,寨主大人在王宫回不来,

黑风寨现在由我接管。 请问寨中牢房在哪儿?"楚南语气温和有礼。

小泡沫一果,回过神,叫过一名侍从。

楚南直接下令"送公主进牢,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接近她。

关闭寨门,寨中众人不得随意出入口"

小泡沫又是一呆,失声喊了出来"你怎么能这样对姐姐! "

楚南笑笑"我还想多睡两曰安稳觉。"

他目光中透出冷意。这次,文IJH 敢再攻来,他就以阿萝为人质!

阿萝进了山寨牢房,觉得这里和天牢相比,一个是五星级宾馆,一个是 码头的通铺大炕。

牢房半埋在地下,阴暗潮湿,里面的臭气冲得她有点睁不 开眼睛。

角落里有堆枯草堆着,算是床,她看到草上居然还有蜈蚣在爬,鸡皮疙瘩就冒了出来。

地是泥地,一脚踩在泥浆里,阿萝真想哭,这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她左右看了半天,终于退到牢房的木栅栏处,这里算是房里最干爽的地方了,她慢慢坐下来。

天渐渐暗了,走廊里的火上放着铁锅,不知道在煮什么东西,发出熏人的昧道。

阿萝听了听动静,看看四下无人,想必周围的人都已睡了。

她用手碰了碰木栅栏,有手臂粗,她后退两步,深吸口气,飞腿踹出,腿被震得生疼。

阿萝龇牙咧嘴吸着气走近了细看,栅栏纹丝不动,木质好得很。

她沮丧地操着腿坐下,靠着栅栏闭眼欲睡。

过了会儿,耳朵里听到了"吱吱"声,她想肯定是耗子。

这里有耗子很 正常,她没有理会口"肢!叽一一"耗子发出凄厉的尖叫声,阿萝一抖,睁开眼,吓得汗毛根根竖起。

几步开外不知何时钻出一条蛇,正在吞食一只肥 耗子。

她再也忍不住,跳起来抱紧了木栅栏。

"啊!啊!啊一一"阿萝用尽了全身力气一声接一声地大叫着。

躺在床上的楚南隐隐约约昕到惊恐的尖叫声,正要忽略掉,心头猛然一 凛,是青萝!

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抄起外袍就往牢房跑去。

声音越来越大, 楚南慌得顾不得等人来开牢门,连连打碎了两扇栅栏冲进去,看到阿萝正抱 着木柱子闭着眼尖叫,

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楚南几步跃过去,大叫着: "青萝,怎么了青萝?" 阿萝只顾着尖叫,总觉得那条吞了耗子的蛇就要爬过来,

哪还听得到楚 南的叫声。

紧跟着跑来的侍从抖着手打开锁,楚南一把扯过阿萝,刚触到她 的身体,就觉得她全身僵硬。

阿萝闭着眼还在叫,楚南把她的头按进怀里"不怕不怕,我在,青萝,我在。"

他眼睛往牢里一看,那条菜花蛇嘴里还有根耗子的尾巴,恶心至极。

楚南看了眼怀里的阿萝,心里一痛,抱起她就往外走。

一时之间后悔得要 死,他怎么把她扔到这种地方来?这山寨的牢房怎么是这个样子!

出了牢房,阿萝才慢慢停住尖叫,窝在楚南怀里一动不动，楚南叹了口 气,抱她回了房间放在床上,她自动蜷成一团,

睁着惊惶委屈的眼望着他。 楚南放柔声音道"不怕了,不扔你进那种地方了,你好好睡一觉。"

阿萝还是瞪着他,眼一眨,泪水滴落下来口她想刘珏,刘珏再气恼也不 曾这样对过她。

楚南见她神经仍紧绷着,只得无奈地出手拂中了她的睡穴。

静静地瞧了 她半晌,楚南长叹一声,他终是对她狠不起来。

小泡沫被惊醒,走到房间来看,楚南笑了笑"竟连一日安稳觉都没有.小姐陪着她吧。"

第四十三章

龙兴元年十二月,刘珏大军横渡拢江,占据依龙城。

夏国虽小,却易守难攻。

各城池寨楼及王宫均依山势之险建在高山之 上,且气候湿热,全年无冬。

刘珏大军入夏国国境后,不熟山林作战,夏军 又好用毒,宁军损失不少,便驻扎在边境一线,

不进攻也不退兵,只守牢了 各要道出口。

夏国物资骤然短缺起来,也同样守住了城池,不肯下山二战, 与宁国对峙着。

太子苍邪领兵一万,退至黑风寨。

至今他仍未想明白宁军是怎么越过依 龙城中间的天笙过来的。

他想着这一问题的时候,刘珏正站在吊桥处,默然看着脚下的万丈悬崖。

阿萝曾经对他说起过抛物线的原理口峡谷宽三十余丈,他不过是算了距 离,在山顶支了根木桩,

遣乌衣骑高手借着长索荡了过去,在夜色中砍断吊 桥铁索,这边士兵便冲了过去,也就这么简单。

"王爷!夏军已退往各山寨,依龙城尽归我军手中"。一将领报道。

"将吊桥加固加宽,砍了铁索,两桥合一,以后这里便不分东西两城了"。

刘珏淡淡地下令。

他眯缝着眼看着温暖的太阳,阳光下依龙城两边高 山色彩更为浓艳,黄绿红白夹杂点缀,如画一般,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

刘珏走在阳光下,心却一直凉着。

进入夏国的暗夜没有消息,阿萝也没 有消息。

她消失半年多了,自己竟没有得到她半点讯息。

陈国已灭,在南方找不到她,刘珏陈之后马不停蹄一鼓作气又进入夏国边境。

他慢慢在城中走着。依龙城关门闭户,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宁军往来巡逻。

玄衣和冥音紧跟着他。

暗夜曾说见过一个" W"形的符号,刘珏不由自 主四处打量着、寻找着。

阿萝只要在,就一定会留下记号的。

每到一处城池 他都习惯了慢慢走在街上四处看,走遍了陈国,还是没有丝毫发现,如今。。。

刘珏收回了目光,默立在阳光下,每一次都是失望。

冥音轻声道"主上不必太担心,我乌衣骑很早就已派遣人手分散到各 国,夏国也不例外,总会有消息传来的。"

"民恩,依龙城可有人?"刘延声音淡淡的,眉间那股飞扬的神采已被连月 来的战事洗刷成了凝重内敛,

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没有。暗哨都分布在夏国最险峻的十座山寨里,

老王爷道,越险峻难 攻的地方越需要内应。"

刘珏没有做声,继续走着。

不走完整座城,他总是不死心啊!阳光是这 么灿烂,可是阿萝,你的灿烂的笑容呢?

刘珏抬头看看太阳,觉得眼睛有些酸胀,这阳光真是刺眼至极!他垂下眼帘,眼里闪过几道曲线。

他眨了眨 眼,是眼看花了吧?眼睛被阳光晒得久了,看到的东西都变了颜色,景物支 离破碎地晃动着。

他的身体蓦然颤抖得厉害,玄衣一惊"主上! "便伸手来扶,这几个月刘珏几乎没有停下过脚步,大军攻破一座城池,

便迅速进攻下一座。陈国人恨他连丝喘息的机会都不给,

不明白他的人也以为他心狠要灭陈,只有乌衣 骑知道,主子是心急着找她,急得不肯多歇息一天。

每次攻下一座城,刘珏 就会走遍全城,查遍全城,然后变得疲惫失望,攻破城池前的兴奋和希望全 部化为乌有。

但他却不肯放弃,鼓足了劲再去进攻再去寻找。

这几月,希 望、失望、高兴、悲伤,起起落落,一直伴随着他。

数番大起大落之后,征 战开始时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渐渐化作无声的怒无声的怨... .

有太多次,连玄衣和冥音都觉得自己快受不了了,主子却又冷声下令, 鼓励着士气前进!现在,

夏国复杂的山林地形，特有的痒气毒药延缓了宁军 的脚步,他们终于可以歇息一会了。

长久的胜利带来的兴奋让将士们疲倦不 堪，刘珏终于下令守住夏国各要道出口,把座座山寨封锁包围,让宁军休 整。

是突然停歇的脚步松弛了神经,让他的身体扛不住了么?

玄衣看着颤抖的主子心疼地想,情不自禁地劝道"主上,你坐下来休息会儿吧。"

刘珏一把打开他的手,几乎扑倒在一块山石上。玄衣和冥音吓了一跳,

抢上一步呼道"主上! "刘珏没有回答,只是一遍遍抚摸着山石上几不可见的浅浅刻瘾,想起了 乌山谷里阿萝清脆的话语。

"我教你英文好不好?我都快忘记了。"

"英文是什么？" "就是,一种密码,别人都瞧不懂,学会了,就只有我们俩能看明白。"

"比如,这个sos就是救命的意思,太难了你记不住,记点简单的。"

这是他和她才知道的密码,这是他的阿萝在对他说话,这是阿萝在说要他救他!

刘珏怎么也忍不住蔓延到鼻腔里的酸涩,径直让心痛与回忆冲进了眼眶。

半年了,半年了!他终于找着她了。

她,还活着,她在这里,她来过 这里!刘延激动地站起"传令搜遍全城,搜遍每一座房屋!只要有可疑的字画线条,都不要放过! "

"是! "军士迅速执行命令。

"玄衣,带走! " 玄衣愣了愣,不知道要带谁走。

冥音瞧了瞧,小心地问道"主上？" 刘珏"啊"了一声,笑着指着那块山石"带回帅营! "

两人对望一眼。这几个月主上一看到什么线条和乱七八糟的花纹就来 劲,

这块山石……

Chapter_5

玄衣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像是两根曲线夹着一个圆,是河 水还是太阳?刘珏猛地敲了下他的脑袋,

仿佛阴郁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滞留过"这是阿萝对我说的话,只有她和我才看得明白的。"

玄衣和冥音脸上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长舒一口气,终于找到了!刘珏 曾告诉过他们四个代表不同的方位的符号,

从未告诉过他们这样的图形。

玄衣嘿嘿一笑"公主是说想念主上了吧! "

刘珏闻言收了笑容,慢慢道"她,在喊救命! " 两人一愣,低头不吭声了。

远远地跑来二个士兵,喘着气道"客枝,客校里有好多符号。"

刘珏一甩袍子,迅速走向客枝。那间房间已被围了个严严实实,刘珏推 门进去,

就看到墙上和地面上用墨汁画出的好几个醒目的"w"形的线条。

西方,阿萝在依龙城的西方!他张着嘴心里不停地求恳"天神啊,这次不 要再让我错过她,求你保佑她,保佑我找到她吧。"

玄衣和冥音很自觉地前去盘问客枝老板,回来时满脸兴奋"主上,她说她来自黑风寨!苍邪不是退回了黑风寨?

会不会是他带走了公主? " "哪个方向? "刘珏迫切需要证实。

"依龙城的西方! "

"围住黑风寨,一只鸟都不要让它飞出来! "

"是! "

刘珏静立在屋子里,感觉手脚发软,他无力地挥挥手"本帅就在这里歇息会儿,你们关上门出去吧。"

门轻轻地掩上。

刘珏闭上眼想象当时阿萝的行动,她在屋子里徘徊. . 走到桌旁坐着发呆·….来到窗边往远处凝望·….

她一个人睡在这张床上... 她临走前画下方位告诉自己要去救她……刘珏突然倒在了床上,嘿嘿地笑 了,

他的阿萝,他的阿萝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

黑风寨易守难攻,山路狭窄处,对方只需安排两人守卫,下面的士兵就 上不去了。

若他只身闯进寨子又恐对方以阿萝要挟,刘珏烦躁不安。

她就在 山上,他却上不去! 风城子离特使千里赶来,带着两个使命,一是前去王宫劝降,二是询问 有无青萝公主下落。

刘珏安排入手护送特使前去夏王宫,对阿萝的下落不发 一语。

终于,他唤来玄衣和冥音"今晚我要夜探黑风寨。

人多反而不好,冥 音随我前去,玄衣你留在城中接应! "

" 是, " !

入夜之后,刘珏与冥音换上黑色紧身衣,悄悄地上山。

山道上随处都可 藏人,刘珏不欲惊动对方,一路上调动内息,警觉地查探。

他们绕开寨子布下的处处暗哨,潜行到半山,终于还是被发觉,只听一声锣晌, 刘汪道声不 好, 一拍冥音。

两人飞速退了回去。

望着山顶,他恨得一掌劈裂身边的山 右,黯然道"回去吧。强行硬闯,我怕他们伤了她。"

回到依龙城,玄衣笑嘻嘻地前来迎接"主上,成都督回来了。"

刘珏一喜,进去一瞧,成思悦玉立在房中,身上的浅色长袍下有些空荡。

他瘦了许多,眼睛一如往常,明亮如星。刘珏一摆手,示意他不用行下 属礼"让我抱抱! "

成思悦吓了一跳,身体僵硬,脸上勉强于止出一个笑来"老王爷告诉你的？"

刘珏笑着走前两步，一把抓住成思悦，双手一搂，头就靠在他肩上了:"他不在,我抱你。阿萝就在黑风寨,我,又去不了……"

成思悦浑身一抖,哭笑不得"我的元帅,王爷,莫要如此!风城曾建 传你好男风,我儿子都出世了……

知道了,她在黑风寨,就快见到她了 嗯？"他突然觉得,以往老王爷抱他时他感觉到父爱的温暖,

刘珏和他同岁 抱他时却让他有保护刘珏一生一世的冲动。

成思悦的眼睛潮湿了,觉得遇着 了这父子俩,自己何其幸运,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子。

半晌,成思悦推开刘珏,正色道"夏王要降了。"

刘珏眉一扬"为什么？" 成思悦笑了笑道"老王爷一直觉得攻打夏国会损失惨重,夏王能投降 是最好,

所以我从宁国出发时老王爷就交代,如去夏国,一定要去见见夏王后。

我已与夏王后明月夫人取得联系。她是夏国圣女,在夏国与夏王平起平 坐,夏国使用的毒都是经由她手制成。

如能消弭战祸护住子民,她会同意停 战。

到时候夏国变为宁国的诸侯封地,也是一种变相的征服。"

"你已与明月夫人谈好？" "是,我已传书回风城,所以璃王才会遣使者前去缔结合约。"

成思悦笑 道,隐去了中间种种不提。

"夏王愿意？"刘珏很怀疑。就从夏王与王燕回勾结,且助清王谋反看,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成思悦一笑"夏王自不愿意,夏王宫之前都快吵翻了天,如今他终于勉强同意,但太子苍邪却是个难题。"

"他是何等人物?我到现在都只听传说,未见其人。"

"见过他真面目的极少,他总是以面具遮着脸。"

刘珏想起了运城城下那个骑自马的身影,沉思一会儿道"看来只能暂 时接受夏国表面的投降了。

以后这里却是个隐患,我看还不如一举灭了。 "

灭国的话,就算杀了夏王,夏国人也很麻烦,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杀尽。

是啊,这里全是山林,夏国人又很崇敬自己的神明,想要控制他们根本 不是易事。

刘珏五想了想笑道"我想璃王是想潜移默化,最终消除隐患吧。

我只要阿萝,天下是璃王的,他要愿意,就这么定了。"

龙兴元年十二月初十,夏王降,自称夏侯。并献上各城寨贵族之女供宁 国挑选。

夏国各城寨打开了关闭三个月的大门,刘珏玉第一时间领兵上了黑风寨, 寨门后的空地上跪着几百夏人,

一万夏国士兵缴了械跪立一旁。

刘珏一看没有苍邪,沉声问道"那个夏国太子呢? "

一旁的将士答道"问过了,说早已秘密下山了。" 刘珏慢慢走近跪着的人群,眼前突然一亮,

跪在最前面的两个少女,一 个娇小玲珑,一个身材苗条高出别人一头。

从侧脸看,她们都是美丽的女孩 子,从服饰看应当是寨中贵族之女。

"抬起头来。"他命令道。两人慢慢抬头。

个矮的那个眼中泪光闪动,灵 气秀丽,个高的那个娇怯动人,美若天仙。

她,竟不亚于阿萝的美丽。 "主上,公主……没有公主的下落。"

搜过全寨,玄衣不忍心把这个消息 说出,声音压得极低,却似惊雷震得刘珏身体一颤。

苦苦盼了多久?终于等 到这一天,寨门大开,却找不到阿萝。

戾气从他身上勃然爆发,刘珏瞪着浅 红的双眼冷声问道"公主人呢? "

小泡沫偷偷瞟了一眼旁边的女子,低下头不吭声。

刘珏的剑瞬间出鞠压上她的脖子"你说! " 旁边女子霍地站起,银铃般的声音响起"

听闻平南王是风城五公子之 一,待女子温柔有礼,这算什么? "

刘珏眼中闪过刀锋般锐利的光,转眼间剑己指向这名女子"本王再问一次,人呢? "剑尖己触到女子衣襟。

小泡沫大惊失色,扑了过来"王爷不要,公主己被楚南带走! "

楚南,楚南! 刘珏再也压不住心里的那股子戾气,怒声下令"女子带走,男子就地斩杀!"

小泡沫吓得花容失色,上万人呢,这里有上万条人命呢!她尖声叫道:"姐姐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她会讨厌你,会的! "

旁边女子看似特别着急,伸手就去拉她"小泡沫!住口! "

刘珏一把拽住小泡沫的衣襟"谁是你姐姐? !"

小泡沫脖子被领口勒住,脸憋得通红,手指指脖子上的费翠链子。刘珏一松手,扯下了链子,这链子眼熟得很,是他送给阿萝的,那天与楚南比试 之后送给阿萝的。

看到这物事,刘珏眼睛酸痛起来。

物是人非,原来这四个字是这样的感觉!刘珏捏着那块菊翠觉得它恪得他手心都在疼。

他重新打 量她,她一副娇小玲珑单纯可爱的样子。

阿萝喜欢她是么?所以才让这丫头 唤她姐姐。

她住在这里,是这丫头照顾了她么?他良久深吸一口气道"你 们俩是夏王献上的各寨贵族之女吗?"

小泡沫旁边的女子轻柔道"小女子牙耳。她……叫玛花。王爷,玛花 还小,牙耳恳求王爷留下她在父亲面前尽孝,

牙耳随王爷去便是。" 小泡沫"啊"了一声,牙耳瞪了她一眼,小泡沫低下了头,眼泪珍珠般 地往下落。

"雅尔?嗯,漂亮的名字,带她走! "刘珏目光扫过地上跪着发抖的夏人,朗声道",

如今宁国夏国已成一家,你们以后就是宁国的子民。

士兵归 队,由我军接管,其他人等都散去吧。"

广场上有一人起身离开时看了眼玄衣,玄衣会意,跟了过去,不多时便 低声回报道"楚南带了公主向南而去。"

刘珏点点头,冥音带着一队乌衣骑前往追踪。

是夜,依龙城里最大的青楼集花楼被清空住进了各城献上的女子。

刘珏 大摆庆功宴,令这些女子们侍酒。宁国将士苦了大半年,终于得以放松,不 由得喜出望外。

刘珏事前严令他们不得太过粗俗,调笑可以,胡来不行。

有 将士不满道"元帅岂不是让我等看得着吃不着?这是何意?"

成思悦轻笑道"那些都是夏国贵族,你等粗野不堪,岂不吓坏了娇滴滴的女儿家?

王爷是要你们给她们留个好印象,好将人娶了回家去口真想放 肆,这集花楼有的是姑娘。"

众将恍然大悟,直呼元帅想得周到。没有家眷的将军们梳洗整齐,竟坐 得比军营里还规矩。

刘珏与成思悦对看一眼,转开头忍不住笑了。

华灯初上,众贵女小心翼翼步入花厅,胆小的己流出泪来,又不敢哭出 声。

她们一个个挨着席面坐了,斟酒的手也在抖,却不料这些将军们个个收 了庆气,

看着一个赛一个娇柔的夏国女子,声音放轻了数十倍。

将军们都觉得异国风情另有滋味,以自己的官职品级,在宁国哪里能娶到这样身份的贵 族女子。

刘珏之前已申明,只要这些女子自愿,将军们便可将她们纳入府中,他们当然更加小心。

席间竟形成了竞赛谁更怜香惜玉的场面口乐声四起,集花楼的歌妓舞姿翩然。

刘珏微微笑了,牙耳坐在他身边, 见他一笑便道"天下女子都难挡元帅一笑。

您是牙耳心目中的英雄,愿与 元帅共饮此杯, "

刘珏侧过脸，她今晚精心打扮过，肩膀单薄，腰身纤细，夏国特有的锦花团绣敞。

罗襦下露出一抹雪白的肌肤,长发简单地挽于脑后,耳旁掉下几 缕发丝,

衬得玉颈细条柔美,脸部肤如凝玉,狭长的凤眼眼波斜飞,似要滴 出水来,越发显得风情万种。

她的嘴薄而小巧,抹了淡淡的脑脂,一笑之 下,那抹红唇绽开,露出珍贝似的牙,诱人前去品尝。

传闻夏国圣女明月夫人有倾城之姿,看来,夏国出美女也不是假话。

除 了阿萝,刘珏倒还没有见过比眼前这位雅尔小姐更美的女子。

刘珏含笑端过酒,在牙耳羞怯的目光中送到了嘴边,突又放下,轻轻握 住了她的手"雅尔姑娘手很嫩呢。'

牙耳脸羞得通红,微微一用力,手挣了出来,填道"元帅!罚你喝酒!"

"哈哈1"刘珏朗声大笑,手抬起她娇羞的脸,眼中全是戏谑之色",最难消受美人恩,本帅喝就是了。

他端起酒杯正要喝,眼角看着她,目中流露出一种急色"来,让本帅 先抱一下。"

他手一伸,揽过雅尔的肩头,觉得她浑身一僵,不觉轻皱了下 眉",怎么?不愿么?"脸竟沉了下去。

“怎么会?"牙耳扯出一丝笑",人家,不习惯么……"身体己偎了过去。

刘珏哧"笑了出来,似带着醉意,眼睛往她露出的雪白的胸颈一 扫,揽过她,竟就要亲下去,

另一只手有意无意往她胸部探去。 牙耳出手一挡一推"元帅,这里,人……人太多……"

声音己轻如蚊 虫内,红晕布满面颊,欲拒还迎,流露万千风情。

刘珏似愣了一愣,呵呵笑了,霍地站起,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对众将士 ,

道"本帅先行一步了! "说到一个"了"突然把手中的牙耳扔了出去。

"啊! "牙耳一声尖叫，没等她落地,突然从门口冲进一个人来接住她, 两人一起摔倒在地。

牙耳一看大怒"小泡沫,你! " 小泡沫满脸是泪,低声道"不要,不要….我求求你. .

"你! "牙耳眼中腾起怒火。

席间众人都被这个变故惊得呆住。刘珏慢条斯理道"玛花小姐是不欲你的王子与本帅风流快活吗?"

牙耳缓缓站起问时:原时王早已识破! "牙耳……不就是邪么?苍邪王子,很不幸,你肖似明月夫人。不巧在 下才见过她。"成思悦轻笑着。

"苍邪! "小泡沫发出一声悲呼,眼里含着期盼与求恳。

苍邪蹲下,在她脸上轻轻一吻"小泡沫,人各有志! "他深深看了她一眼,

一回身已抖出把软剑,直指刘珏",我父王降,苍邪还在,刘珏快快受死!"

堂上众女惊得花容失色,众将看得目瞪口呆。

小泡沫眼中暴出神采,喃 喃道"好美! "苍邪软剑游动如蛇,闪着银光,伴着长袍飘动,

他的黑发在 空中飞舞,完美的一张脸带着森森杀气,邪媚到了极致。刘珏叹了口气,他 实在是美丽。

"当"的一声轻响。两剑相交,软剑顺势往下游离,刘珏翻身跃起,松了手,反手却是一掌。

苍邪顺顶着掌力飞出,双脚轻点,跃了过来口刘珏一面 拆招一面呼道"殿下何必固执?你父王母后都降了。"

"我绝不容许! "苍邪脸上泛起震怒的红晕,出手狠毒,一条淡青色的烟 雾从指尖直扑刘E而去。

成思悦脸色一变,人如急箭般飞来,袍袖一展,已将烟雾收进袖中,挡在了刘珏面前。

苍邪一愣,这毒沾衣即死,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想以此毒 杀人,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用毒取胜。

坐在席间,他几次想用毒,都忍 了口眼看刘珏识破了他的身份,出言道他父王母后降了,心里一气,才使出 这毒。

而这个成思悦却笼毒于袖中,一点事都没有! 狭长的凤眼涌起愤怒,苍邪轻抖软剑向成思悦刺去。

"元帅让开! "成思 悦低喝一声空手迎上,双掌结出手印,瞬间使出飞雪功,身形飘忽,突起一 掌拍在苍邪胸部。

苍邪一张嘴,喷出血来,人似断线的风筝跌落在地,咳了 两下,便知心脉已被成思悦一掌拍断了。

苍邪一落地,成思悦似怔了怔,手微微伸出又收回,眼里神色复杂,似怜悯,似感叹,似难过,说不清道不明。

小泡沫连哭带爬地奔过去"苍邪,苍邪!你怎样了,你别吓我啊! " 苍邪平静了下来"小泡沫,我,只是太骄傲.... .

"你是该骄傲,你是我夏国最骄傲的王子! "她哭道,花厅里的女子们几 乎全哭了出来,

这是她们心中最尊贵最美丽的王子啊。 苍邪嘴边勉强勾起一抹笑来"元帅,苍邪死在这集花楼里,一点不冤。”

"殿下",刘珏深深叹了口气",你若是指望着自己死在这里后明月夫人 反夏侯会替你报仇,就不用打这个主意了。

我,本不想杀你....."他手一 松,一张黄绞飘落在苍邪面前,

上面赫然写到"苍邪气傲,必不肯降,若 苦苦相逼,不以苍生为念,杀之! "正是他母后明月夫人亲笔。

"哈哈!哈….哈哈! "苍邪笑得喘不过气来,面上滑下的不知是泪是汗。

他的母后,夏国的圣女,高高在上,凡事都以百姓为重的明月夫人!

她 连儿子都可以不要!苍邪黯然,恶毒地看着刘珏"青萝公主跟着楚南进了 山,这山中毒物瘴气遍布,你……"

他喘了喘气道",你找到的可能已是白骨! "

刘珏心胆俱裂,楚南心狠手辣,恨自己人骨,他都不敢想阿萝落在他手 中后他还会不会手下留情,

更不敢想夏国茂密的丛林间那些可怕的东西。

若 不是要处理这个苍邪,他早就追了去,刘珏看着地上的苍邪,直后悔成思悦 一掌给得太痛快!

"哈!"苍邪笑着又咳出一口血来,眼中恨意更深。

楚南竟迷上了那个青 萝公主,拼死也不让他将她挟为人质,牺牲了身边所有的死士,独自带了公 主下山。

他们一定逃不过山中的毒物!心口又是一痛,

他的目光望向成思 悦"你好,你竟然让我母后放弃了儿子,你,你竟然不怕我的毒!你到底 是何人?"一口血喷出,沾红了衣襟。

成思悦微微一笑"我不愿夏人死于战祸,苍邪,我更不会让你伤害元帅!夏可亡国,但国人无罪!

何苦一定要战争?宁国一时灭不了夏,十年二 十年,难道还灭不了?"苍邪目光空洞起来,

他转头看着泪流不止的玛花,她的山歌又在耳边响 起,那些日子是多么美好啊!

苍邪轻轻一笑"小泡沫,你,永远都是拢江里的那朵小泡沫!我,是夏国的苍邪,不是宁国的苍邪"一语至 此,气绝而亡。

"来人,将殿下尸身好生送回夏侯宫! "刘珏沉声下令。

"元帅,请准我……送苍邪回去. "小泡沫哭道。

"好!这条链子是阿萝送你的,你拿着,日后若不想待在这里了,便来风城寻我们."

刘珏把那条翡翠链子塞到了小泡沫手里,看看花厅里垂泪的女子们,长叹一声:"本帅先行一步,你们继续吧!"

"恭送元帅!"将军们齐刷刷站了起来,刘珏走后,贵族女子们也被将军们走,集花楼乐声再起,笑语欢言,众将身边全换上了集

花楼里的姑娘.

突有人笑骂道:"这才叫痛快!方才老子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才好!"

花厅里众将哄堂大笑.

"在想阿萝?"成思悦的声音从刘珏身边传来.

刘珏没有回头:"你回风城去吧,风城传讯,你儿子都三个月了,还没见着爹爹呢."

"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急,你急什么?我是奉旨来找公主的,公主找不回,我怎么回去交差?"成思悦轻轻笑道.

刘珏回转身:"喝酒?"

成思悦慢吞吞地举起双手,手里竟一手拎只酒坛:"夏国名产,老王爷肯定喜欢.!"

夏国虽是长年无冬,十二月的夜风也带着寒意.刘珏与成思悦坐在山崖上灌下酒,热气从腹中升腾.

"好酒!"刘珏赞道,眼睛瞟了眼成思悦,"老头子说你比我还孝顺!"

成思悦眼睛晶亮:"你压根就不孝顺!我看呀,是老王爷把你当老子供起来才对,他孝顺你!"

刘珏忍不住呵呵笑了:"今日才发现你也是个风趣之至的人物.你说以前咱们并称风城五公子时,我怎就没和你多来往呢?"

"谁也不服谁呗!想我成思悦文武双全,十八岁就高中状元,你不过是个浪荡小王爷罢了!"成思悦嘴角故意一扯,露出一丝不屑.

"我记得璃王大婚,我还和他总结过五公子,赞他才是五公子之首.这马屁拍得好啊,他是宁国的王,天下的皇帝,还好我没大放

厥词说自己才是!"

"你其实是想说,还好没说我成思悦吧?"成思悦笑得很贼.

刘珏喉咙里滑出低低的笑声:"现在我真的想这样说.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你知道了?" 刘珏眼神从他胸口一掠而过,天翔说佩服我,其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有些东西我总是能不知不觉地看出来。

现在我也佩服两个人 子,一个我家老头，另一个就是你。" 成思悦目中有抹可疑的水光闪动"想知道为什么吗?"

刘珏摇摇头"你是我的兄弟,你有自己的理由,不是每一种理由都有必要告状别人。“

成思悦笑了笑,笑得莫测高深,转开了话题: "你想知道我在桃花宴上第一次见着青菲青萝两姐妹时的感觉吗?"

"你在桃花宴上也见着她了?"提起阿萝,刘珏眼睛放光。

"她特别……嗯,说机灵有点,说狡猾也有点,对，是贼！才十二岁，就已懂得为她姐姐让出空间，独自走开，不是个小姑娘的

感觉。"成思悦回忆道:"在太子夜宴上是第二次见着她,那手琴,不经历沧桑,又岂能得知曲中真意.她矛盾得很,有时像那个年

纪的孩子,有时又像成年大人."

"在临南城遇着她时,那种一夜之间成年的感觉更是强烈,那年大雪之日....."刘珏眉头一皱,"今日可是大雪?"

成思悦看他一眼:"想起璃王了?"

"是啊,今夜他必不好过吧!"刘珏仰首饮下一口酒,"我到底还是欠了他:"

成思悦黯然:"我去边城和草原送信,两次他都没发现我,都是因为他正想着....."

两人不再说话,默默地喝酒.

第四十四章

风城王宫内,子离只觉四肢百骸涌上一股寒气,从脚指头到手指尖,都痛得发颤,全身不受控制地抖动。

偏殿之内烧起了火盆,床下炭火正旺。大 颗大颗的汗自身上流下,滴在床上,吱一声,腾起淡淡的烟,瞬间化成水气。

殿内只有皇陵的守陵人陪着他,一遍又一遍用金针灌注内力插进他的穴 道"王上,痛得厉害就叫出来,没有关系的。"守陵人轻声劝道。

子离硬撑着,身体不住发抖",刺"的一声,一根金针离休跳出,直射 入屋顶房梁。

子离闭着眼,大半年了,阿萝还没有找回来。只知道她在夏 国,却见不着人。

她这一段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心里的痛泛起来,玉华殿还是空空无人,连她的气息都在慢慢变淡。

她……再也见不着她了么? 子离突然间开始恨起自己来。

那冰凉的是什么? 一寸寸刮着他的骨头的,是痛的感觉么?让他去痛! 他的阿萝,他一手把她推进了危险!

活该,该这样痛!子离放弃运功抵抗体 内咆哮的寒气,痛楚排山倒海压了过来。

他大吼一声,竟要从床上跳起来, 身上的金针根根从体内伸出, 守陵人见势不妙,一掌印在他的丹田处。

真气 输进去,守陵人感觉到他体内那股阴寒之意越来越重,在体内乱窜。

勉强顺畅 了一会儿,子离有片刻清醒,艰难地道"塞住我的嘴,不要让我叫出声! "

守陵人塞了块软木在他嘴里"王上,想想美好的事物,想想让你开心的事情。"

子离四肢被锁在床上,束缚帮助他抵抗全身如凌迟般的痛感。

想美好的 事情,开心的事情么?与阿萝在一起的片段零零碎碎地在眼前晃动。

河边俊俏的小公子扑闪着晶莹的眼睛。

"我让侍从牵马在此等候,山弟,你会骑马吗? " "让人牵着马骑着走算不算会骑? "

她第一次骑马吧?窝在他怀里吓得发抖。

"我想千风楼怕是针对有钱人家大鱼大肉吃惯了,所以弄点清水煮的菜 让你们尝尝鲜罢了。

这昧道实在不怎样。" "大哥,如果有机会,小弟寸之厨给你做几个菜吃,保管你舌头都鲜得吞 下去! "

她摇头晃脑评点的样子是那么俏皮可爱。自己当时想什么呢?若不是不 好男风,定带了她回府。

"大哥,下次能否带小弟去吃吃其他知名酒楼?品尝美食是小弟一大嗜好。"

她亮着眼睛恳求地看着他,这是她第一次露出这样求恳的神色。

自己想 也不想就答应"山弟,你可知道你这般神色看人时,人家总也不想拒绝你的。"

那个时候起,就起了心吧口子离目光慢慢涣散,陷入回忆之中。

守陵人舒了口气,只要这样分了心,王上这一夜就容易过了。他悄然立在一旁不敢惊扰他。

"我要一千两银子,你能给我吗……当报答我啊!救你一命,累得半死! 你的命总值一千两吧….我不贪心。

两千两,咱们银货两论,以后各不相 欠….我会功夫,又才认识,你疑心很正常。

可是,我却不喜欢……无钱寸 步难行,有钱走遍天下!银子是好东西,爱银子等于爱生活。"

她一向这样干脆,从不扭捏口喜欢与不喜欢向来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 楚。

自己想照顾她,宠着她,那时他就问过她了"山弟,大哥来照顾你可好? "她转开了话题,她是真的不明白吗?

她让他感受飞翔的感觉,她对他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没有答应他,因为她知道他将要娶顾天琳。

子离似乎又忍不住痛了,身体像是被抛落在针板上,被扎出密密麻麻的洞,又被拉起再抛下,他张嘴欲喊,

所有的声音都被软木堵了回去。

阿萝说"认得你我真幸运,我以为在这里我不会认识什么好男人的。" 阿萝说"你的眼睛好亮,像天上的星星-样……"

阿萝躺在他腿上睡了。满是星光的草原,盛开着朵朵北星兰的草原,夜 风微带凉意,她温暖的身体,淡淡的昧道。

子离又放松下来。多么美好的夜晚,那夜之后,太子夜宴,他不敢冒险,眼睁睁瞧着她被刘珏带走……

大婚,顾天琳的眼睛……相府竹林……王 府那声轻柔的呼唤…. .大哥,大哥,大哥…. . 是阿萝在叫他,是她,

她回来了么?子离满身大汗,挣扎着回头,殿内 烈火熊熊,只有守陵人低眉顺目立在一旁。

她还没有回来,她死在夏国了么?一股热气逼来,他整个人似串在火上烤的肉,烧灼的感觉一波波袭来, 肌肤被烫得难受,

体内的寒气四处冲撞。子离四肢绷得笔直,胸膛内翻江倒海地裹着一个名字,在冰火相触的那一刻",刺啦"一声,冒着青烟,一遍遍烙在身上。

"我只当你是大哥……是,我喜欢他,喜欢他…"阿萝眼里有泪。

"你待阿萝不过如此,你既疼她,难道让她委屈做妾室?"刘珏不屑地说 道。

一声轻响,子离生生日交断了嘴里的软木,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殿外顾天琳早已泪流满面。守了大半夜了,里面没有动静。突如其来的 惨号声惊得她跳了起来,不顾一切冲到偏殿。

一群宫侍跪地阻挠"娘娘, 王上有旨,任何人不得进去! "

顾天琳颤抖着声音,红着眼"滚开! "一语出口,自己先被吓住,她什 么时候学会骂人的?她管不了那么多,

推开殿门走了进去。 子离,她的丈夫,她的王。 顾天琳捂着嘴不让自己失声痛哭。他看上去 是这么脆弱,这么无助。

她快步上前。守陵人跪下轻声道"娘娘,王上若 有任何言语,娘娘切记顺着他应下"。

他顺手递过二块干布, 顾天琳一进殿中就被热气蒸出汗来。

她看着子离,温柔地给他拭去汗 水,小心地沾湿他的嘴唇。

他的肌肤触手冰凉,她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子离慢慢醒转,喃喃道"别哭,阿萝,别哭" 顾天琳一手捂着嘴,一手给子离擦汗。

"阿萝,你回来了?"子离蓦然睁开眼。热气弥漫申,床前坐着低泣的她。

她为他流泪么?他努力一笑"不痛的,阿萝,大哥不痛的口" 顾天琳终于泄出一丝哭声,身体抖动得厉害。

子离想去抱她,身体却一点力都没有,着急地道"大哥不逼你,阿萝,你不要走! "

顾天琳伏在子离赤裸的身体上,哭得说不出话来。

她的身体还是这么柔软,还是这么温暖。子离觉得那点点阴寒正离体而 去。

他嘴角喻着一丝笑容"大哥倦了,阿萝,你陪着我睡……我们去草原露营,看星星……"子离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慢慢不再动弹。

顾天琳大急"王上! ""娘娘莫喊! "守陵人看了看天色,差不多了",过去了口请娘娘回避, 王上无大碍了。"

顾天琳一步三回头,走出了偏殿。

守陵人放开子离,抱起他迅速放到一桶药水里泡着。

半个时辰后抱了他 出来,唤来宫侍"小心送王上回寝宫,不得打扰他,睡到天明就行了。"

楚南终于还是不舍让苍邪拿阿萝做人质,身边的几十名死士拼得一死挡 住苍邪,他则带着阿萝杀出了黑风寨。

没多久,刘珏大军就围住了寨子。阿 萝再次叹息着被楚南拉走。

楚南仗着武功高强,没有受伤,他拉着阿萝刚下山进谷不久,谷中便瘁 气升腾,他吸得几口,胸口恶心异常,屏住呼吸拼了最后的精力离开了山 谷。

一进莽莽林海,力气已经耗尽,整个人就那么倒了下去。

他一路拉着阿萝的手就没有松开过,此时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阿萝也 被带着扑倒。

半晌后她爬了起来,林间光线阴暗,阿萝远远地望向黑风寨在 暮色中朦胧的山影,看看晕倒的楚南,她自由了吗?

何不趁机离开?阿萝的 心狂跳起来。

只奔得几步,她又停了下来。苍邪要对她下毒,用她去要挟山下的刘珏,楚南不顾一切挡住苍邪,救了她逃下山。

可是现在,要她不管楚南只身 回去么?阿萝想起楚南在林中为她挡雨,在怀城想要放她离开,想起他冲进 牢里抱了她出来,

想起他为她不惜牺牲了从陈国跟来的几十名忠心死士… 阿萝慢慢回过身,走回楚南身边。

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刘珏,若是给刘珏 知道自己有了脱身的机会却放弃,还留下照顾楚南,不知道会有多伤心多失望!她叹了口气低下身叫过楚南的身子他脸上慑了层黑气。

"这山谷底不时有黑色的瘴气飘出,瘴气有毒,臭不可闻,所以才取名叫黑风寨。阿萝想起小泡沫的话。

楚南怕是中了毒可是自己怎么会没事?她也不明白。

从楚南腰间摸出一个精巧的火擂,阿萝收拢了可 枝树叶,打开火擂对着风一扬,燃起火来。

天已黑了,身边的树林越发阴森。

阿萝看看楚南,拿了楚南的短剑,看 到身边有丛竹子,就砍下一根嫩竹做了个水筒,

听了听水声的方向,举着火 把小心地走了过去。

没走两步,阿萝就吓得浑身冰凉,面前地上躺了条大蛇,丛林里的蛇十 之八九会有毒吧。

她感觉到冷汗沁出流了满背。那蛇对着她吐了吐信,阿萝 看看前面的水源,瞪着蛇,一动不敢动。

过了会儿,蛇没有进攻她,慢慢地 爬走,她松了口气,赶紧打了水拼命地往回跑。

一回到楚南躺着的地方又吓了一跳,楚南身上正爬着几只什么虫,阿萝 都快哭出来了,壮了胆用火把一燎,

虫受惊后迅速爬走。阿萝走近楚南,扶 住他的头,想喂他喝水。

刚一抱起,楚南的发间又掉出几只虫,飞快地跳 走,竟似有些怕沾上阿萝的身体似的。

她一愣,大着胆子把手伸向地上往外 爬的虫,虫子躲得更快。

阿萝看看自己的手,突然想起大婚那天明珠送来的月霜花被她一口吞 了。

原来自己百毒不侵,所以才没有中瘴毒?她笑了起来,不错啊,总算有样防身的本事了。

映着火光,楚南脸上的黑气似越来越重,说不定是刚才躺这儿时又被什 么毒虫咬了。

阿萝想想,是不是自己的血也能解毒呢?她拿起短剑,在火上 烤了烤,看了看锋利的刀刃,心想,

划哪儿呢?她怕疼,自己随便一刀都跟没事人似的,那是书上写的,临到真要划道伤口放点血,

她又怕了。 东比画西比画,阿萝终于伸出一根手指头在刀刃上一抹,瞬间痛得跳起 来,扔了短剑直吹气。

举起指尖-看,鲜血己流了下来,她忙捏着楚南的嘴 把血滴下去。

楚南感觉一阵香气涌进嘴里,他神志尚有一丝清醒,嘴下意识地一张, 含住了阿萝的手指头,

近乎贪婪地吮吸着那香甜的来源。 阿萝一喜,使劲挤着指头。

嘴里不停地说"能救你吧?救了你我们就扯平了! "

楚南慢慢清醒过来,胸口的恶心己消失不见。

他感觉嘴里有股甜甜的味 道,似含住了什么东西。

他轻轻睁开眼,看到阿萝还没擦干泪的玉容在火光 中闪动,

见他清醒,阿萝松了口气,便要收回手指,突觉一痛,楚南竟咬住她的手指不放。

"喂!你松口! "楚南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轻吮着嘴里的手指,舌 尖轻轻舔着。

阿萝浑身一抖,用力挣扎。楚南己张开口,抬起她的手, 看了看手指的伤口"原来你的血能解毒!这么小气?

就在指尖划道小口子?"

阿萝脸一红,心想要是换了刘珏,我哪会左想右想比画半天才舍得弄条 小伤口,早割了腕间动脉恨不得用血把他泡醒了。

楚南松开她的手,看着她低头不语,心里又是一紧,陈国灭了,夏国降了,他要怎么办,杀刘珏杀璃王再复国么?

他静下心来闭了眼,打坐运功, 再睁眼时己神采奕奕"为何要救我?" "这样我们扯平了!你之前也没伤我,

还从苍邪那里救了我! "阿萝一边 加柴一边说。

"你不怕我醒来会杀了你,或者用你去要挟刘珏? "楚南慢慢问道", 我发誓一定要杀了他的! "

阿萝心里一惊,楚南是中山狼吗?她语气尽量镇静"你会光明正大地与他比试吧?"

楚南想起了死在刘珏下的王兄,想起了亡国之痛,狠狠地说道"对 他,我可以不择手段! "

阿萝低声道"看来我是救错入了,但我也不后悔,我不欠你的了。"

树枝暗里啪啦地烧着。毒虫怕自己,阿萝放了心,靠着树闭上眼睡着了。

楚南瞧着她有些憔悴的面容,心微微一动。山里夜凉,他站了起来抱起 阿萝靠着火睡,看着阿萝,

目光慢慢柔和起来,心里一片安宁恬美。 天明后阿萝醒来,鼻端闻到一阵香昧。

楚南看她一眼"一会儿就好! " 他正在烤鱼。

阿萝觉得好饿说了声"我去溪边洗脸! "楚南没有拦 她,阿萝走到溪水边,白天的山林和夜晚不同,处处生机盎然,鸟语花香。

她回头看了看背对她坐着烤鱼的楚南,再看看黑风寨的方向,心己飞了过 去。楚南没事了,她现在跑能跑得掉吗?

"你错过了机会,怎么也跑不掉的",楚南淡淡的声音传来",鱼好了 来吃吧! "

阿萝叹了口气,问道"你带我往哪儿走?"

"就这山崖上,等刘珏找来! "

阿萝不吭声了,走回去吃鱼。

楚南递过一张芭蕉叶,上面的鱼的鱼头和鱼尾都已被去掉,只留着月巴月巴 的鱼身"小心吃,不知道刺多不多"。

阿萝一怔,埋着头默默地吃。楚南一笑"你感动么?这种哄小姑娘的招数我这里还有很多! "阿萝"哦"了一声"不如刘珏玉,

他会把刺都剔没 了再给我! "

楚南脸色一变"是么?那你还吃?"

"吃饱了才有精神看你俩比武! "

"是看刘珏怎么死在我剑下! "楚南狠狠地说道。

冥音带着手下的人马,终于找到了他们,他发出了信号,刘珏亲自领着 两万士兵前来,将山崖团团围住。

从高处望下去,一到夜晚,山下星星点点全是火光。阿萝瞧着,高兴得眉 开眼笑,直到楚南一声怒吼"再笑我就杀了你! "

她这才安静地坐了下来。 每日都有两名士兵担着各种用品上来,吃的穿的用的都有。

这天居然还 挑来一个金漆雕花马桶,上山的士兵道"元帅盼咐,若是楚公子乐意,他 可马上遣人在崖上修两间屋子,

公子可以住到愿意放了公主那天。" 阿萝笑得直揉肚子,楚南突然烦躁起来,一脚踢飞马桶,

对前来的士兵 道"叫刘珏上来,一个人。" 阿萝止住笑,眼睛没有看楚南,却随着士兵往山下望去。

楚南大踏步走 近,捏住她的下巴硬生生转过她的头"看我!你说,要是刘丑上山,看到 你和我亲热,会是什么表情?"

他的眼睛里带着血丝,闪动着猛兽般的光芒, 看上去吓人至极。

阿萝心一沉,楚南真的要……顾不得自己打不过他,她抬 腿就踢了过去。

楚南冷笑一声挡开"不自量力! "手己摸到她的衣襟。

阿萝眼一闭,轻声道"你不会伤害我的。" 楚南手一抖"凭什么?刘五他灭了我的国家,杀了我的王兄,

我凭什么不能伤害他最心爱的女人! " "因为,你从来都没伤害过我,从你掳走我起,你就压根儿没伤害过 我。"

阿萝闭着眼,安静地说",我再怎么闹腾,你生气归生气,却没真的一掌打下来过……你用背给我挡雨,你放我走,

不让我做陈国的人质,即便是 到了这山林里,你猎到野昧,也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你现在杀了我吧,

要 是你想平息你心里的怨恨,我替他死,我还你! " 楚南脑中一凉,定定地看着她。

这些天奔波在山林里,她又憔悴了许 多。

他不禁想起,无数个夜晚,他怕她受凉,小心地抱着她入睡,她蜷着身体窝在怀里,在睡梦唱呢喃,

温顺如兔子,醒来后发现他抱着她,又破口大 骂。他心里一-痛,放肆的笑声回荡在山崖上。

他止住笑,沉下了脸"你错了,我早就后悔,后悔没有听王兄的命令 拿你做人质,若不是当晚我想放走你……

要是我在怀城,绝对不会让陈军仓 促退兵放弃城池,让刘珏占了我怀城天险!如今我掳了你走,就是在等今 天,

等刘珏一个人上山时,挟你为人质,让他顾及着你,最后死在我剑下!我不伤害你,是因为,

我楚南再心狠手辣也不屑杀个无力抵抗的女人!今 日,你就瞧着刘珏如何死在你面前吧! "

阿萝张口欲言,楚南己伸手点中她的穴道"对不住了青萝,我得不到的,他也别想得到。

我要杀他,谁也挡不住! " 刘珏慢慢走上山来,身着宽大的黑袍,腰束玉带,山风吹来,

他英俊的 脸上漾出灿烂的笑容,似在赴情人的约会,而不是面临生死一战。

终于要看 到她了,刘珏怎么也忍不住心里的高兴,对楚南却是一点不放在心上。

上得山来,楚南提着剑闲闲地站在阿萝旁边,冲他一笑"我一直想再与你比试一场,这个女人不过是个诱饵罢了。"

刘珏没有回答,只顾着看阿萝。扬扬眉,她又瘦又脏,他却怎么也看不 够她似的,眉头皱了皱,他目光中竟有着不耐烦,

似在讨厌楚南站在那里, 让他不能到她身边去, 楚南将手里的剑握得更紧了,

阿萝也冲他一笑,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眼前的刘珏真是帅气逼人, 天生衣架子,穿什么都好看。

其实子离也很好看的,比他更有气质;楚南也玉 是极好的,比他更有男人昧。

她怎么就喜欢他了呢?阿萝忘记了这是什么地 方,面临着什么形势,从看到刘珏的第一眼起,她的心就急跳起来,

眼里心里只有他,听不到任何声音。她木然地站着,眼睛似在看刘珏,又似空无一物。刘珏瞧着,心里一紧,笑得更加灿烂"你伤她一分,我必十分回报在 你身上! "

"好",楚南笑道",我知道上次比武你未尽全力,璃王要灭陈,要一统 天下,因此要你掩藏实力,也怪不得你。

世人看来,战争是陈夏两国不自量 力挑起来的,公主是我见色起心 掳走的,这仗宁国打得理直气壮。

年轻温和 如书生一般的璃王竟瞒过了天下人的眼睛!哈哈! "

刘珏淡淡道"你是想说你能掳走阿萝是他纵容的么?" 楚南抬抬下巴"梅山一战后,我就不再小觑于你。你猜得到,何苦还为他这般拼命?"

"你只见一斑,未能窥得全豹。他爱阿萝不输于我! "刘珏笑容不减,"放了阿萝,省得我走神! "

"哈哈! "楚南大笑道",你以为我真的想来公平一战吗?我就是要以她要挟你。"

"那你要怎样?"刘珏平静地问楚南。

是啊,我要怎样?楚南阴郁一笑"不怎样,我先砍了她的一只手,再 与你一战,你若胜得快,她还不致死,你若总赢不了,

就瞧着她因为失血过 多死掉好了。" 刘珏后退一步,仔仔细细地看着楚南,嘴角浮起一个笑容

"那算了, 不打了,我调弓箭手上来,将你们一并射杀了,省得我看了难过,她也死得 快些。

我亲自动手,相信我,我的箭法不差! " 楚南浓眉紧锁,瞪着刘珏,再看看阿萝,诡异一笑，一剑就真的砍了下 去。

刘珏大惊"住手! "楚南狂笑收剑"我还以为你真的舍得呢! "他眼中露出深深的恨意,

这 个人杀了他的王兄,灭了他的国家",刘珏,是你死还是她死?" 阿萝回过神来,眼中一片安详,瞧着刘珏,心里不住叹息。

楚南要杀 她,早就杀了,用得着现在出手么? "我死了你王兄也活不过来了,陈国也不可能再复国。"

刘珏慢慢说道。 "是啊,我知道",楚南心里伤痛,看了看阿萝,

提气喝道",来吧,要 救她就先和我一战!若是你死在我剑下,我就要带她走! "

刘珏望向阿萝,两人目光一碰,便如胶似漆粘在了一起。

楚南一咬牙, 剑霍地刺向刘珏。阿萝双眸里闪过剑光,带出一丝惊恐。刘珏笑了笑,回手挡住,身形闪动剑挥出似山间飘过的清风,吹向楚南。 楚南打起十二分精神,大喝一声迎上。两人功夫都很高强,不多时阿萝 眼睛就花了,只看到两条人影跳来跳去,金IJ身相击,发出阵阵清鸣。 刘E金IJ招突然一变,阴森的杀气散发出来。师父曾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得 使出飞雪功,此功太过狠绝,练至第七重时,出手攻击敌手,对方非死即 伤。楚南胜在内功精湛,短剑捍开朵朵剑花,出手全是杀招O两人你来我往 地过招,谁也没有必胜的绝招D阿萝不希望楚南死,更怕刘汪有损伤,站在 一旁观战,神经己紧绷至极点。

楚南总觉得刘珏的招数与那个和他交手数次的蒙面人相似,心中一动, 旋身飞起,短剑带着破空声劈头击下。

刘珏如暗夜一样自然地举手一挡,楚 南轻车熟路,又将使出上次刺中暗夜之时的招数,他有大半的把握会刺中刘珏。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他瞥了眼阿萝,瞧到她眼中的惊惧,她的目光 全黠在刘珏身上,丝毫没有自己的影子。

心里的痛楚漫无边际地弥漫开来, 手上招式一缓。

此时刘珏的剑己刺了过来,楚南看着阿萝,没有理会,目光似留恋,似黯然, 似解脱,身体己迎上那道剑光。

刘珏长剑来不及撤回, 顺势刺入了楚 南身体。

他一愣,松了手。楚南自杀式地弃招,让他吃惊不已。 楚南带着剑踉跄了几步,站稳。

他看看胸前的剑,大喝一声将它拔了出 来,人慢慢软倒在地。

刘珏飞快地跑向阿萝,解开她的穴道,一把将她死死搂进了怀里,

他的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阿萝,阿萝!阿萝……" 阿萝喉咙哽住,双手抱住刘珏的腰,闭着眼呼吸他温暖的气息。

她想对他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紧抱了他的腰不想放开。

楚南躺在地上。血快流尽了吧,他看着天空悠然的白云,心里突然变得平和起来,原来等待死亡也不是件痛苦的事情,

那些想法与欲望,在这一刻 却似通通消失了踪影。

他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原来心狠手辣的自己也有柔情 似水的时候。

为了她,竟再无重争天下的心了。阿萝突然想起了楚南,推开刘珏跑了过去,刘珏一怔,没有拉她。

阿萝 蹲下来,对楚南笑了笑"谢谢你! "她的声音已哽住,眼泪一颗颗滴落在楚南脸上。

"我的公主,回家吧!你,你真是美丽…"楚南看着她,轻声道",那一夜……我便·….. .再也忘不了·….. .你的笑容~ . . . . . 阿萝抖着手合上了那双架莺不驯的眼睛,手上沾上了一丝湿意。

她呆在那里,楚南……如果他对她狠点,如果他对她不好,如果……该有多好! 刘珏慢慢走过来,

轻轻揽她入怀"我们好生葬了他! "阿萝终于大哭起 来。

这几个月所有的思念所有的苦全随着哭声发泄了出来。

刘珏遍又一遍 地轻声喊着她的名字,让她死死抓住自己的衣襟不放。 山风吹过,阿萝哭得累了,靠着刘珏睡了过去。

刘珏抱着她,没有动,坐在山崖上闭上了眼睛。

他放松了身体,她就在 怀里,神经终于放松,他满足得想要睡过去。

玄衣和;冥音等了许久,终不放心,走上崖来,看到刘珏抱着阿萝坐在山 石上,楚南已经死了,不由得松了口气。

"好生葬了楚南王子! "刘珏没有回头,淡淡地说道。

士兵上得崖来,小心地抬走了楚南的尸体。

阿萝不知睡了多久,一觉醒来,以为又是楚南抱着她,使劲一挣"淫贼! "

"骂谁呢?"刘珏低声笑了起来。

阿萝一怔,抬头看到刘珏的笑脸,呆了半晌,往旁边一看,空空如也。她伸出手使劲一扭刘珏的脸。

"轻点! "刘珏呼痛。

阿萝一声叹息,把头窝进他的怀里"不是梦啊! " 刘珏心里一酸,温柔地说道"我在,不是梦! "

过了良久,阿萝抬起头来看着刘珏道"你葬了他了?那我们回家吧!"

刘珏搂搂她"你感动?" 阿萝双手搂着他的脖子,突然咬了他一。"是! " "那我呢?带着两万多人打他一个! "

"你难道会不带人和他打?" "黄水峡谷一战时,王上说,他喜欢人多欺负人少! "

刘珏突然愣了愣, 收了笑容,目光望向远山",阿萝,我也为一个人感动过。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瞒着你,没有告诉你,从前我和他争来抢去,各自都存了心思,都想要你",

他停了停,松了抱住她的双手",还记得我们从山谷里回去,子离说封你做公主,那个进了皇陵要做他皇妃的规矩就没用了?

其实不是这样。刘珏缓缓说出子离选择挨龙鞭取冰泉救她的事实。

阿萝站了起来,看着满山满谷的绿意,子离的笑、子离的悲……所有的往事齐齐随着那个俊逸的身影在心口掠过惊起满心酸疼。

她想哭却哭不出来,闷闷地难过着。

身后刘珏清朗的声音响起"如果你改了主意,阿萝,我不会怪你。我要你真真 实实地看清自己的心意,嫁给你最想嫁的人。" 最想嫁的人?阿萝迎风站立,她是越过时空来到这里的一缕孤魂,在这个 陌生的世界里找寻着亲情、爱情和生存的空间。她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害 怕,自然而然渴望着被呵护被关爱。子离,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对她好的男子。 "这几个月的相处,我发现楚南是很容易被激怒的人,但粗糙里却也带 着细腻。他从未真正下手伤害我,我心里甚是感激。我不知道最后他为什么 会迎上你的剑,可是,我却看到了他最后望过来的眼神,那双野性的眼睛里 带着埋怨和悲伤,我感动。" "你居然为他感动?那子离呢?"女U班主占她身后,语气里f以带着责备。 "子离不同,你可明白?"阿萝转过身来看着他",我感动于楚南身处敌 方的立场,却来维护我,几次可挟我为人质他都放弃不肯。子离……"阿萝 微微一笑",你真要我因为他的付出选择嫁了他么?我的王爷! " 刘五头一偏,他觉得对着阳光看阿萝,阳光太刺眼,让他眼睛也瞪得酸 了D他半晌才道"谁叫你……是条喂不熟的白眼狼! " 阿萝撇嘴"谁说的?大雪之曰,白眼狼瞧着满院子的海棠,就不想挪 窝了! "

刘珏揽她人怀"子离他…. . "啧啧,我选择子离,你不吃醋?我着实怀疑你爱不爱我,不吃醋的 丈夫可不是好丈夫! "

阿萝打断了他的话。她知道,她欠子离的一生也 还不完,年年大雪之日,也会是她·夜不成寐之时。

她能做的,只是活得 更快乐。刘珏轻轻笑了"是,其实我明知道你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你选一次。

选错了,我就……你说了半日,怎么从没说过为我感动?" 阿萝懒懒地窝在他怀里,眨眨眼睛"要是你对我再好点,

我也可以考气 虑一下为你感动,我的王爷! "

刘珏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抱着她往山下走去。

第四十五章

龙兴二年二月,刘珏率大军班师回朝o

子离亲迎至城外二十里，远远地瞧见队伍来了,他目光便牢牢盯住了队 伍中的那乘车轿。

近了,更近了。子离听到心脏哈通"跳动的声音, 一声又一声,化作没有呼出口的名字。

而笼在宽袖里的拳却握得更紧,努力控制 自己不露声色。

队伍慢慢停了下来。刘珏策马来到轿旁,掀起轿帘。阿萝报嘴一笑,低 头下了轿。

子离瞧着他牵着她走过来,走到他面前。不等他们跪下行礼,他 已伸手拉过阿萝,微笑着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平南王不用多礼。

你跟个 瘦猴儿似的,阿萝,随大哥进宫! " 阿萝一听进宫两字就想起子离为她……身体明显地抖了抖。

子离视而不见,笑着道"平南王若是累了就休息一月再成亲,若是……

"王上,臣怎么会累呢?为我大宁王朝征战,想着吾王皇恩浩荡,精神就来了! "刘珏看着阿萝一字一句说道。

"哦,这样啊,安国……"子离视着他,起了玩笑之心。

"哈哈! "阿萝大笑起来,心似乎放松了。

子离温柔地瞧着她"择日不如撞日,明日…·

刘珏已接过口去"谢王上恩准,明曰刘珏便亲迎公主入府成亲! "不待 子离再开口,

他回转身提气喝道",本帅明日与公主大婚,众位将军不嫌弃请来王府饮杯喜酒! "

子离笑着摇摇头"阿萝,我们走。"

阿萝看了刘珏一眼,展颜笑道"我瘦了好多呢,大哥! " 子离接口道"知道了,我做了很多好吃的…·

阿萝本是想岔开话题,子离一接口,她心里不知怎的就有几分黯然,脸 上仍漾着开心的笑容,一路和子离说着夏国的趣闻。

进入王宫,子离牵着阿萝的手来到玉华殿"再在这里住一晚,明天, 你就嫁入王府了! "

"嗯! "阿萝低下头,她始终不敢看子离的眼睛。

"看着我,阿萝。"子离浅笑着说",不要担心,大哥就是大哥,不是宁 国的王。你不用吓得满手是汗! "

萝伸手在衣服上擦汗,心里踌躇。再见子离,她总觉得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路转过各种念头,

终于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 "大哥现在收回以前的话,我要你快快乐乐的,阿萝,不要怕我。"子离 轻声道。

她蓦地抬起头,眼睛闪动着光,子离!她心里一酸,眼圈就红了,低下头呆了呆,又抬头望向他,

终于笑了"大哥! " 子离舒了口气"这就对了!好好睡一觉,明曰你就是最漂亮的新娘 了! "

他转身欲走,脚步又停了下来,眼睛深深地看住阿萝。"我还是忍不住 想知道……阿萝,你不用怕,大哥不会了……"

子离脸上带着从前那熟悉的 浅浅笑容",现在告诉我,你当年心里曾有过我么?" 多么熟悉的笑容,多么熟悉的眼神。

看着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重现那抹让 自己心疼的浅浅的忧郁,阿萝心里一颤,后退了一步,

喃喃道"你想知 道?"他还是要揭开她心底深处的那处秘密。

"是! "子离眼中有着决绝。

"有花堪折直须折,不如怜取眼前人!大哥,天琳姐姐真心爱慕你。"往 事已矣,来者可追。阿萝眼中一片清明。

子离深深地看着阿萝"明天,你就……嫁了…… 静默了良久,子离听到了他想知道又一生后悔知道的话。

"宝暑松松挽 就,铅华淡淡妆成,红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不定。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

相见怎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太子夜宴那晚,大哥走后, 我便想起这词来了。"

阿萝轻声说道,缓步走进殿内",明日阿萝金殿拜别大哥! "

子离如被雷击中,木立在殿外。心里一个声音高声叫道,有的,她有的!她那时心里原是有他的!她知道他的隐忍他的痛苦他的仇恨,

她知道他要做宁国的王要做天下的帝王,知道他要娶顾相的女儿,以后还会娶别的女人,

一个再一个从此她让刘珏走进了她的心,硬生生把对他的情抹得干干净净,一去不回头。

子离脸上再也挂不住笑,这王位己在手中,掌控天下己指日可待,为何现在感觉到空空落落,似 没有着落。

他一步一步离开玉华殿。得到与失去,得失之间有时就只隔了发丝这么 细。

退了一步,似是而非间,便隔了远山重重。

不远处的玉凤宫里飘出轻柔琴音"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 逾千失而不反兮,形枯丰高而独居…..

子离停住脚步"取 萧来! " 萧音婉转而起,哀怨更胜琴音。顾天琳慢慢停住手,任萧声独自呜咽, 她轻叹一声离琴站起。

萧声突然止住,她侧耳再听,真的没了,顾天琳怔忡 着。

"皇后为何不继续? " 顾天琳一惊回头,子离正浅笑着瞧着她。

"明日阿萝出嫁,寡人想劳烦 皇后去为她打扮,务必让平南王一见惊艳。

嗯,若是皇后有此本事,寡人定 吹一曲《凤求凰》相谢! " 他说什么?

顾天琳没有反应,傻傻地呆在那里,等到惊醒,子离己离 开。

她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宫侍惊得来扶。

顾天琳挥手打开,泪流满面, 他,他说他要吹《凤求凰》给她听么?

离了玉凤宫,子离脸上笑容己消失不见。他想起了自己新婚之夜对阿萝 说的话

"……我瞧着顾天琳,她娇羞无限,和每一个新娘一样不安又快乐 地等着丈夫的疼爱。

为了她能给予我的力量和支持,我也必须疼她。

我既然 娶了她,就会将她纳入羽翼。我怎可让父皇的心意白费,怎可去伤害一个把 身心都交付与我的女人。"

子离看向山谷中座座精巧的殿宇,以后这里面还会住进各种各样的女 人,都等着他去宠爱,等着为他生下子嗣。

他回头望了望玉凤宫,那里面是一个倾心于他、等待他爱怜的女人,她与她的家族都支持着他,依附着他。

再望向玉华殿,子离低低说道"阿萝,现在我要你幸福,只要你幸福…

真正的痛原来还不是瞧着她爱上了别人,再去后悔当初!

如果我对天琳,对后宫里的女人好……你瞧在眼中,会不会过得更快乐?

真正的痛是成全,笑着去成全。

把这种苦果,当做美昧,日日吃着,还赞它的甜美。

子离走进玉龙宫,屏退左右,拿出一瓶酒来,一个人慢慢喝下,又几口呛咳了出来。

他伸手拭去嘴边的酒水,衣上溅上酒痕,点点滴滴。

他抖着手 去擦,却总也擦不干净,突然瞧到衣上又湿一处,刚伸手,手背一凉,子离 愣住,他,不知不觉中在落泪吗?

安清王府鸡飞狗跳。

"我穿这件袍子如何? "安清王左换右换,总觉得不满意。

青影忍住笑"王爷,今日是少爷成亲! " "可是我很久没见阿萝了,得给她个好印象! "

"公主瞧不见你,拜了天地就进洞房了。掀盖头的又不是你!"

安清王愣住,突然摇摇头"不信,我们打赌。去,放出声去,设赌局!"

刘珏喜滋滋地进来"父王!儿子我今曰如何? "

"阿萝又瞧不见你! ,.安清王瞧指挥千军万马都镇定自若的儿子笑得像白 痴,心里就来气。

"什么? "

"没什么,快去快去,宫里等急了! "安清王两下把儿子推出门,脸上又绽开一朵花

",青影啊,阿萝封为公主,我不用唤李相亲家了吧? " "王爷,他还是公主的爹! "

红烛闪动,喧嚣己去。阿萝很喜欢这种繁忙紧张的程序,终于明白为何 婚礼需要热闹,

那是向所有人告知,她是他的妻,他是她的夫。刘珏的眉眼她已经太熟悉。

可是想起他会来掀起盖头,还是忍不住盼望 挥开红绸两两相望的那一刻

门轻轻被推开,房间里响起一片道喜声"恭喜王爷! " 阿萝心漏跳了半拍,嘴角弯出一个笑来。

刘珏喜上眉梢,拍拍脸,他觉得脸都笑酸了,就是止不住还想笑。宫里也来人,璃王赐来一瓶御酒,宫侍奉旨守着他喝完,

那可是边城的烈酒啊。

顾相来贺,道顾天翔早已送来离人醉一瓶,今日务必请平南王饮下他的心意, ?

他笑着喝完, 成思悦抱着儿子跑来笑嘻嘻地送来夏国带回的酒叫着喝完。

所有的将士大碗敬酒,他来者不拒! 老头子乐呵呵地看着他,在他耳边不怀好意道"所有人都赌你今晚瞧 不着阿萝,

老子疼你,知会你一声! " 刘珏笑道"父王真是够心疼儿子,你在哪边下注了? "

安清王一怔,笑骂道"臭小子! "摇头走开,嘴里嘟哝着", 一千两, 赌你瞧不着。青影,刘英,玄衣,还有冥音,

你们带着兄弟们敬你们主子 一杯去! " 想整我?刘珏笑得越发灿烂",来,兄弟们,喝!知道干杯不醉是什么 意思么?

爷今晚就告诉你们! "

"....."

"都下去吧",刘珏笑着盼咐道,他喝一会儿就绕到外面用内功逼着吐一回 。

再喝?喝个三天三夜也别想把我喝趴下!他得意地笑着。

屋里的人退了出去。刘珏慢慢走近坐在床上的人.她安静地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刘玉玉看了一会儿,想象着盖头下的阿萝会有多么的美。

想着 她将是他的,心里的喜悦满满地抵在胸口。

他极温柔地唤了声"等久了是 么?阿萝! "一时竟舍不得去掀盖头,隔着那层红绸亲了下她的脸。 阿萝还是不动。

刘珏呵呵笑道"你也有害羞的时候?我瞧瞧,脸红没?"手轻轻一动拉下了盖头,瞬间脸色突变"你!怎么是你! "

盖头下青影瞪着他,欲哭无泪,他已经被点了穴无法动弹。

刘珏气急败 坏,伸手解开他的穴"谁干的?阿萝呢?"

青影苦着脸"公主反正在王府里,老王爷说,让你找,找到天亮还找不着他就赢了! "

"我,我……老头子! "刘珏气得牙痒,儿子新婚他都要来搅局?他的脸黑得吓人",还有哪些人参与了?"

"除了我! "青影表白道。

"什么?"刘珏没昕明白.

青影后退两步,突然大声道"主上,除了我人人有份! "说完"噌"地跳起,夺门而逃

刘珏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把红盖头往地上一摔口除了他?意思是不仅 有老头子,

那帮乌衣骑,还有,王上,成思悦,顾天翔,还有……阿萝?! 好啊,所有人联合起来整他. 刘珏想要杀人。

安清王走进新房里,又是许愿又是恳求,阿萝咯咯笑出声来,点头答应,掀了盖头换了嫁衣,

看着被玄衣扛进来的青影嘿嘿笑着。侍女给青影穿 上嫁衣,阿萝亲自把盖头盖在青影头上,

还悄悄对他道"记得要告诉我刘珏掀起盖头时的样子哦。"然后跟着老王爷走出了新房。

阿萝觉得好玩,不禁好奇道"我们躲哪儿呢?最好是能瞧到他样子的地方!"

成思悦笑逐颜开地从回廊边转了出来, 冲阿萝一笑,突然出手点中她的 穴道"当然是新房了。

最安全!而且能看到他所有的表情! " 安清王老脸笑成了一朵花"对对对,这地方最好!呵呵! "

阿萝瞪着他俩,心里大呼上当.无可奈何地被这两人弄回了新房,藏在 屏风后面。

刘珏一进门就喝退了侍女,眼里心里只有床上穿着喜服的青影, 哪还注意到屏风后面还有人。

阿萝听着动静,难受之至,想大笑又笑不出 声,恨道,此仇不报非君子!老狐狸你死定了!

刘珏冲出新房,跑出松风堂,所有人都跟消失了似的,想来是怕他发鼠,躲出去了。

刘珏停住脚,狐疑地回过头,看了看松风堂,脸上露出恍然 的神情,慢条斯理地又回到了新房。

凝神一听,径直走到了屏风后面,嘴一 弯,笑了。

阿萝正瞪着他,刘珏伸手拍拍她的脸"信他们不信我,知道下场了吧?你也参与了,嗯?"

阿萝眨巴着眼睛,尽量露出无辜的表情。

刘珏一把抱起她,大笑道"爷今晚要点灯笼! " 阿萝脸一红。刘珏将她放在床上,伸手解开她的穴道。

阿萝叫出声来:叫 "你出去! ""不! "刘珏一个吻轻轻落下",我知道他们在屋子四周躲着,爷我不死怕. "

阿萝使劲把脸埋下"我怕! " 笑声从屋子里四面八方传来,房梁上还跳下几个"主上,属下服了多谢主上! "

"谢什么,快找老头子要银子,省得他跑了! "

"是"

终于,屋子里清静了,刘珏轻声笑道"这下不用怕了! " 阿萝看着他,心里有种安心的幸福,嘴边慢慢露出一个极抚媚的笑来。

刘珏的手指围着那个笑容温柔地打转"想什么呢?" 阿萝伸手抚过他的脸,抚过他英挺的鼻梁,轮廓分明的五宫,

柔声道: "在想,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往事如电影片段在脑海里闪过…. . 在桃花林里,

他怒气冲冲"看你那样子也不是个名门淑女!不知哪个 府上的丫头,放我府上,早给板子打得规矩了。"

王宫中秋宴,他神采飞扬"原来你是李相家的三小姐,终于给我找着了。”

都宁河流香画航,他厚颜无赖"……小王是极负责任之人,怎容无知小儿败坏三小姐名声呢?

三小姐还没及笄呢,这般误人终身之事,小王可是 做不出来的。"

太子夜宴,他出手相救,送她回相府,温柔沉默。

河边骑马,她与他打赌,他懒散自得"就算小爷站这儿不动,你也是 推不动,打不动,踢不飞的口"

结果她耍赖,让他哭笑不得。

东郊遇袭,他第一次深情告白"相信我,阿萝,我会对你好,会护着 你,一生一世。"

临界南城里他沉稳坦诚"……我最初并不知道会对你这样情深。

桃花宴 上我其实是被顾家小姐一曲《佩兰》打动……回家画她的像时,

无意间却在 她的脸上画出了你的眼睛·….我得承认刚开始硬插入你和子离之间缠着你,

是想逗你玩。然而不知不觉,我心己沉沦. .

王府中他伤心难过"我忘了,三年前我就该明白,你没有心。

你始终 这么漂浮不定,从来没给过我一个肯定的答案,你连骗着我,说一句喜欢我 都没有! "

和子离演那场戏后他醋劲大发"好,他待你情深一片,你感动,那我呢?我对你的心你扔都宁河里去了?"

他为了救她,果断决绝"阿萝,子离待你真是极好的,你……我不能看着你死,哪怕是让你做他的妃,我也……也愿意! "

他还是带着她逃了, 义无反顾。

"....."

阿萝温柔地瞧着刘珏,喃喃道"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情绪,这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呢?"

"因为我是风城五公子里唯一集众家之长面面俱到玉树临风英俊不凡潇洒倜傥武功高强文采出众的平南王!"

阿萝"扑哧"笑出声来,怔怔地看向他。

穿越来到这里,生活了十来 年,她一直想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原来,她的归宿是在他怀里。

阿萝轻 轻伸手扯开了刘珏的衣带,俏皮地对他一笑。

刘珏一个翻身覆上来,睁开眼睛瞧着阿萝"你以后只能想我一个,只能爱我一个!只能,是我的……

他的声音渐弱,吻己深深落下",美人如玉酒如玉,醉一一卧一一鸳鸯帐里头…"刘珏出手拂落纱帐,落下一室旖旎。

(全文完结)

番外之王燕回

我父亲是宁国的太尉，统领天下兵马。然而他却有一个遗憾，空自掌控着最强大的军队，他却连一仗都没打过。

这怨不得他，天下五分，宁国最强，三百多年来慢慢成为五国中最富强的国家，其它四国都不敢挑起战争，所以近几十年来天下太平无事，一场战争也没有。能用上兵的地方比如山贼剪径、强盗扰民，但，也不可能让一国之太尉兴师动众领兵前去征讨吧？那会笑掉天下人的大牙！当然，我时常看到各地捷报除掉一两群贼子，父亲居然也忍不住欣喜，实在让我不得不为之叹息。

所以父亲很郁闷，一直郁闷。连安清王享不来清福分领了右翼军请命去守西方的边城，父亲也毫不在意，似乎随手把右翼军当成了玩具扔给安清王道："拿去玩吧！"

无仗可打，兵却是要练的。养兵千日，以图用在一时。这个养当然不是吃饱喝足拿军饷完事，父亲对练兵甚为积极，一到兵营他老人家就焕发了神采。而我，从小就跟了他去兵营。

我是嫡长女。父亲有一妻五妾。母亲生我时难产过世，以后任父亲娶得再多，却只得我一个，他爱我如珠如宝，当成男儿养的心也是有的。

常在兵营里呆着，我竟喜欢上这样的地方，也喜欢兵法阵法。父亲细细教我，兵营里的将领无事也爱说给我听，加上我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就拿了各种看来听来的阵法布置了玩。一日，我小试牛刀的阵法竟难住了将士，就似玩游戏，设阵与破阵双方都绞尽脑汁。父亲呵呵大笑，这般练兵倒也有趣，此后就由得我去出谋划策，设阵调兵，大家都开心。

终于我十二岁那年对父亲道："爹爹，我们要不要打打别的国家？老是自已人打来打去打着玩多没意思？"

父亲被我勾起心事，眼里也冒出欲望，他也想痛痛快快真正的在战场上杀敌过瘾，毕竟当了几十年太尉手下兵多将广，没打过仗总说不过去。更何况，士兵的热血和忠诚都是在战场上生出来的。

这一年，我的姑姑已由贵妃擢升为宁国的皇后。王家在是宁国的世家大族，姑姑是皇后，族长就是我爹统领全国兵马（给安清王的除外），权势如日中天。打个比方，王家要是恼了，宁王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马上就会有各种奏折上报那个地方贼多了，那个地方税收不了。琐碎到今年宫中为宫妃制头花用的绢是用镜城产的还是用陈国采购的。烦得宁王焦头烂额不说，忠于王上的顾相一干人不论出什么主意，与王家站在一边的朝臣就会站出来插科打诨，双在朝廷上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当然，父亲一般都少有吭声。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把宁王吵晕了，回到后宫，姑姑还会倚在枕头边上再吹股凉风，王上的脑袋一痛，刚开始当个和事佬算了，久了就会明白还是让王家高兴点好，一好皆好，其乐融融。我从前以为父亲对权势的热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战可打，无事可做。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

虽说父亲的影响力巨大，我对父亲的影响力也够强。但是，遇着想要兴兵征讨各国这样的大事，还得先进宫和姑姑通通气再说。于是，父亲带我进了宫。

这是我第一次进宫。父亲和姑姑谈事，我则自个去逛御花园。听说这里是先祖皇帝以鸟为图设的花园。先皇以为九天之上有仙宫，鸟则是天神的信使，他建了巨大的花园，希望天神在天上能瞧到宁国的这只鸟，眷顾宁国。

园子里岔路众多，无事之时，那贪玩的先祖皇帝就带着年青的宫妃在这里面捉迷藏，倒合了我喜欢布阵的胃口。我进了御花园便在岔路里闲逛，寻思着上古传下的迷阵图。走了会儿，我听到前面有男子的话语声。

我隐在花从里好奇地往外瞧，凉亭里坐着两位着皇子服饰的年青人，正在下棋。年长的一位朗眉星目，年幼的俊逸潇洒。听得年长的那位呵呵大笑：“四弟，你又输了，怎生棋力不见长啊？”

年幼的答：“大哥棋力非凡，子离自叹不如。”

我想这就是名列风城五公子中我的远房表哥太子刘鉴和四皇子刘绯了。等了会儿，他俩起身离开。我便慢慢走进了凉亭，两人方才下的棋还没有撤掉，我仔细瞧了瞧。

很奇怪，照二人所坐位置看，四皇子不像是要输的棋，却偏生在快至中盘时落子有误，从他的起势看断不是这样。这个四皇子真有意思，让太子棋么？我笑了，很得意，他的错子落得极为巧妙，太子没瞧出来。我不禁想，这位只大我三岁的四皇子心机很深呢。

和父亲出宫以后，父亲更加郁闷。原来宁王这次不管被姑姑唠叨得多头疼，就是不肯答应出兵。唉，他实在是位守成有余，难成霸业的王！我也气闷，便悄悄求了父亲年年给我拨新兵，在黑山森林一处山谷里开始训练自已的队伍。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威风凛凛带着我的兵战无不克攻无不胜。

我，王燕回，要实现父亲没有实现的愿望，去征战四国，统一天下。让所有的男子都臣服于我，而不是仅是得到嘴上几声夸奖。

及笈之后，上门求亲者众多，我一一回绝。不是能与我一般有雄心壮志者，我不屑。然而到了十七岁那年。姑姑唤我入宫，她瞧了我半响道："燕回，你嫁于太子可好？"

我拒绝，我不喜欢王宫，进了王宫的妃子除非死都出不了王宫所在的山谷，而且，我对连四皇子让棋都瞧不出来的太子实无好感。

姑姑叹了口气道："鉴儿是我的儿子，将来的宁王，我王家的女儿怎能不当皇后？"

皇后？统领后宫？哦，不，我要统领的是军队，不是一群妃子。

父亲生平第一次斥责我："你这是置家族于不顾！若是太子娶了别的女人，就算他是姑姑的儿子，终是会削弱我王家的力量！"

我倔强的坚持。父亲叹了口气道："如果你不做皇后，顾相安清王等人必在王上大行之后对付王氏一族，太子性情温和，我王氏一族亡矣。为父筹谋多年，你做了皇后，有了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好？宁王一世不肯出兵，你若生下皇子，以你的智慧，你掌握权势加

上为父相助，以后，等宁国成了我王家的天下，你想亲自上阵也不是不行！”

宁国的女子都没有地位，更别说领兵打仗。也许，我做了太子妃，将来做了皇后，我能影响到太子表哥破这个例呢？我没有想到我的儿子会如何，我这一生总不想无为而过。瞧着父亲的烦恼模样，我默许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春天，护国公主大开桃花宴。几方势力相平衡的结果是让太子在我、顾相之女、李相之女中选择一人为妃。那两位号称风城双绝，都琴艺超群，我不屑得很，这等小女儿的技艺是我从来不碰的。

我有姑姑撑腰，并不着急，躲在纱帐内听她二人比试琴艺。本以为两人都是兰心慧质一般闺秀而已，却不料李相长女青蕾小姐一曲《秋水》让我顿起知已之感。心里暗想，若是太子有眼力选了李青蕾还有让我欣赏的地方。

他没叫我失望，当众向李青蕾表达爱慕之意，我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以后，我可以不爱他，但是能影响他就好。要知道，人若有了情，易优柔寡断，是兵家大忌。

在姑姑和我王家势力的影响下，太子刘鉴立我为正妃，立李青蕾为良娣。然而，王上坚持把顾相千金许给了四皇子为正妃。我心里咯噔一声，宁王这般苦心为四皇子找个老臣当靠山，均衡势力，他心中的王位继承人难道竟是刘绯？

我嫁于太子的当天，李青蕾也被一乘轿子抬进了东宫。新房内太子木立在一旁瞧着我，眼中闪动着不甘与恨意，我心里顿时很不舒服。

我知道他爱上了李青蕾想立为正妃却又无可奈何。我和李青蕾同一天嫁给他，要他按规矩今夜留在我寝殿他心里肯定放不下李青蕾。我有我的骄傲，我才不要勉强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于是我温柔地赔罪道受了风寒，身体不适。

太子适时地松了口气，连敷衍两句都没有就急不可待地去了李良娣那里。再对他无感情嫁人也带着小儿女的娇羞与期待，他竟这般待我？！心中顿时起了恨意。

我“病”了七天，他只差人来简单问候了几声，且还是不得不问的模样让我大怒。干脆病了又好，好了再病，彻底让他放放心心高高兴兴与李青蕾缠绵去。

在太子心目中，我是仗着王家势力不得不立的太子妃，而那个胸有丘壑、气度不凡的良娣才是他真心所爱，况且，她美貌胜我太多。能否得太子宠爱我不在意，但是我在意我的地位，我将来的权力不容李青蕾分享。

知已知彼已成了习惯，情不自禁就会注意到这个琴声连我也能打动的相府千金。然而，她再不抚《秋水》，琴技虽不凡，曲曲琴音也没有了那种心所向往的天地。每每我沉思于她的琴声中，她是害怕还是心虚呢，我的目光总能捕捉到李青蕾眼中的慌乱。这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

太子大婚后不久就是四皇子与顾相千金结缡。太子夜宴四皇弟，我借机试探李青蕾。没想到竟引出了她的妹妹李青萝。十三四岁的年纪，那曲《广陵散》一起，我就想笑，她才是真正抚《秋水》之人。

好一场夜宴好一场戏啊，太子起了疑心，李青蕾毅然断了再抚琴的念头，这个我很欣赏，不给任何人再试探的机会。还有四皇子，五年不见，他还是如当年凉亭让棋一般还在太子面前隐忍装蒜。安清王府小王爷刘珏胆识过人。相府三姐妹内讧，礼部侍郎成思悦干脆果断……

而我选择辅佐的太子，竟似没有一点判断力，当那么多官员家眷当庭发作。唉，换作是我，我会好言劝了，下来细细问明情况，若真是青萝害她姐姐，悄悄通知了李相便是，犯不着这样，这不是直斥李相无家教，好歹那是朝廷的右相啊。我暗自摇头，对父亲规划的前景感到迷茫。

那一晚，因为我一个小小的提议就看了这么出戏，实在兴奋，王宫里呆着太无趣了。我提点太子以小王爷刘珏的表现以后说不定多个连襟了。太子马上对青蕾体贴有加，这样的男人，我居然嫁了这样的男人！是夜，他竟跑来我寝宫，他以为他是谁？想宠爱于我报答的我提点？我嘱宫人拦了他回去，他没有半点生气和怀疑。

实在睡不着，我披衣起来，远远的听见箫声从玉璃宫传来。是四皇子的箫。箫声呜咽，带着万千愁绪。听说四皇子幼年丧母，他是前皇后嫡子，本来是尊贵无比，却瞬间成了我姑姑最讨厌的人，宁王不敢得罪王家，四皇子也就成了宫里最受冷遇的人。

他的箫声泄露了心里的愁绪，似乎隐忍着的一切都透过箫声发泄出来。我不禁好奇，他在忍什么？为什么要忍？那箫里的哀怨是这般明显。我笑了，嘱手下细细查四皇子的一切。

这一查不打紧，单就治下严谨这一点就足够我明白

Chapter_6

许多事情。我想他一定存了和太子争天下的心。可惜他现在没有实力。

我故意出言试探太子："今我宁国国富民安，太子以后登基最想做什么？"

刘鉴答我："能与爱妃蕾儿相伴，国无祸事便是孤王之幸。"

我只能叹息，就算以后我成了皇后，他多半和宁王一样，绝不会轻言征战，更不会让我，一国之母上战场，心里一下子郁闷之极。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一个我不欣赏的男人，坐上了皇后宝座又如何？所有的权势都局限在六宫之中么？父亲说等有子嗣慢慢的把刘氏的江山变成王氏的江山，然而，那不是我想要的。想起只能瞧着别人在宫外的世界自由自在，用我给予的权力逍遥，而我，不过是孤单地高坐在宝座上，心里就像浇了瓢滚油，烫得我痛苦难受。

刘绯大婚那天，我睡得很晚，宫侍引着我在月光下顺着小径散步。不知不觉走到了玉璃宫附近。我嘱她们熄了灯笼独坐在湖边。

月光下的碎玉泉在宫里绕成小小的湖泊闪着光，安静美丽。我突然瞧见一角红衣从宫墙外飞身跃入，飘进了玉璃宫，不多时，那箫声又起，凄凉感伤又带着冲天豪情。

新婚之夜刘绯出宫所为何事？他似很激动，箫声泄露了他隐藏多年的心事，我却听出了他心中的杀戮之气。我禁不住笑了，我选他，我赌他一定会接受。

过了两日，我故意找了个空似无意在他习惯走过的宫中小径上遇到了他。他对我很礼貌。若不是我看穿了他，我也只会当他是个尊敬兄嫂的好皇弟。我屏退左右的行为让他有些吃惊，却沉稳地站在那里。

我缓缓道："四皇弟不怕这样被人撞见会起误会？"

他脸上总是挂着淡而疏离的笑，沉声答道：“传闻娘娘谋略过人，此举必有深意，子离恭听！”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好。我单刀直入：“若我助四皇弟登基，他日可放我王氏一条生路？”

他露出震惊和惶恐的表情，眼睛里的镇定却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笑了笑：“我说，你听。以你之武功二十丈之内有人你都会知道。”

他没吭声，默默地看着我，那副装出来的表情消失了。我故意背对于他，不去探究他的内心。“你在太子面前隐藏了多年实力和野心，我能助你一一实现。让你从手无兵权到重兵在握，还能给你几年休养准备的时间。有我这么好的内应，你登基就会更顺利。”

我知道他一定会心动，刘绯目前只管了些礼部的琐事，且手中无兵。太子其实是治国之才，而且有我王家做后盾。只是宁王不喜太子，因为王家走得太快太急，已逼得宁王动了杀心。他那怕立亲侄子安清王府的小王爷刘珏为王也断不会让依附王家势力的太子登基。

我接着说道：“我的条件很简单，你不灭王氏一族，而我，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可以成为你的皇贵妃。我不会和顾天琳抢，只是挂个名罢了。二是隐我身份，等你征战四国时，立我为军师，我的梦想不是皇权而是一统天下。我自幼熟读兵书，酷爱行军布阵，若能指挥我宁国大军实现霸业，燕回一生无悔。霸业成就的那一天，我便寻个清静地方，教几个徒弟就行了。”

我说完微笑着回头：“若是你愿意，就看着我的眼睛，我们击掌为誓。”这一刻我知道若是他答应，我以后就会有两种命运，一是他兑现承诺，我实现心愿，二是他登基时我死。但无论那一种，我王家都不会被灭族，也算我对得起父亲和王氏一族了。

父亲要的是宁国，他安排我走的路不是不行，我终究不愿让自己一生陷入皇权争斗。纵是太子得了天下，我还得帮着他对付璃亲王，这个赌，赌上了王氏的所有，也赌上了我的梦想，我瞧着子离眼中的

霸气和锐利，那种能与他并肩一统天下的快意，让我义无反顾地找上了他。

他面沉如水，看不出端倪。我的条件对他百利而无一害，只消他取得兵权，便知我说的是真是假。我们就这样对视着，他缓缓伸出一只手，我轻笑着拍下。触到他宽厚温暖的掌心，我的心跳了一跳。

没多久，李相幼女李青萝被掳，宁王借机夺了王家的南军军权。太子一脸沮丧无计可施。我心里越发肯定，将来安清王一家必是忠于宁王站在刘绯一边。看清这一点，刘绯就有了与太子一拼的实力。我下定决心出了主意再推他一把。

刘绯远赴边城的那天，我立于宫中高处远远瞧见那队人马越行越远。人马里没有车轿，他没带他的王妃去，我心中竟有了丝欣喜。我摸着手臂上守宫砂，我有的是办法让太子不能近身。更何况，计谋连出，他口中唤得亲热，眼里满是防备疏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徘徊在玉璃宫外面，人已经走了，在宫外有他的璃亲王府。可是每次走在这里，我似乎都还能听到缠绵的箫声。我一直是个头脑冷静的人。我不止一遍回想我与子离的盟约。也不止一次逼着自已去看清我的内心，那里竟有了一丝对他的情意和仰慕。

太子没学到多少我那姑姑的厉害手段。他外表俊朗，待人和气有礼。若不是我的野心，子离的野心，宁王的防备，他绝对可以再做宁王第二，让宁国再平安几十年。只要宁国不发兵，除非四国齐齐来犯，都胜算不大。似这次陈国犯我临南城，结果就是陪银几十万两，岁贡来朝的下场。

几十年的平乐日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太子就是温室的花，而子离则是荆棘，小心藏着刺，在野地里小心求生存，我当然欣赏后者，由得太子对我的倚仗越来越重，也由得他小心地掖着对李青蕾的宠爱，生怕我吃醋不高兴。

子离走后我大“病”一场。太医告之三年不能行房。太子悲痛不已，我冷眼瞧着陪着他“伤心”。在他眼中，我也就是和子离一个类型的仙人掌，突然间开朵花与众不同，要来摘还防备着周身的刺。

三年过去，宁王驾崩，子离回朝奔丧。他长身玉立出现在玉象宫，连太子都感觉到了他像把既将脱鞘而出的的利剑，更何况是我。我欣赏地瞧着他由茧化蝶，暗自心仪。我竟盼着他能兑现承诺。

连忠心耿耿的安清王子离都瞒得死紧，他城府更深了。于是，我又清醒地看了一场接一场的戏。先是刘珏急冲冲领兵回风城，再是安清王府里堂兄弟差点为李青萝打起来。我不得不佩服他们为了夺位露出的演技。可是我的眼睛我的心骗不了我。李青萝那娇美的面容让太子发呆，她那时的琴声，她进宫时的表现。我心里一颤，全然明白，子离箫声里的那抹愁，子离的一缕相思真是系在了她的身上。

子离三年未回风城，凉了顾天琳三年。我躲不开一般女人的小心眼儿，暗自希望他多少是为了我。这时方才明白，子离全是因为李青萝。

所有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的伤心我的失落。

我这样的希望是因为我爱上他了么？想了无数次，我还是否定了。或许欣赏他，或许他是我想要的那种男人，或许因为这些我对他有了一丝情意。但是，我还是更多的想从他那里得到军权，想随他一起出征，让他采纳我的计谋夺取天下。这样的想法是普通女子难以理解的。可是对我而言，从小的志愿，那种急于征服天下的想法时常在我血液里奔腾。

他既然回来了，我就决定提醒一下子离。他和刘珏想引出我的北军，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本想披挂上阵亲自会会他二人。想了想，我还是推出了太子，并未泄露一点情报与子离，让他兄弟二人真刀真枪地打上一架。太子输的可能性很大，他没带过兵，但是照我的布署，子离他们也不会讨得了多少便宜去。毕竟我是王家的

女儿，多少也应该给太子一个公平的机会。若是太子胜了，我就顺从父亲的安排让王氏取代了刘氏去。

大战前一晚，姑姑要我留下来陪她。她紧张得要命。我笑着安慰她不妨事，在我看来，子离就算为王，也不会与后宫嫔妃有仇。姑姑喃喃道："他会来杀我，那天他从边城回来，我老远就嗅到了玉象宫外的杀气，他的悲声同那时一样。"

我心里大吃一惊，难道子离的母亲陈皇后死有蹊跷？天啦，我千算万算怎么漏掉了这个？我急声逼问，姑姑冷笑道："是我花了三年功夫下的慢性毒。本来我打算一个人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的。"

她这一语很轻很冷，却似晴天霹雳震得我站立不稳。我还有什么不能明白吗？太子再是个贤王明君，多年王家势力的坐大，杀妻之仇，宁王蔫能善罢干休！子离吹着的那管箫是他母后遗物，他日日在手，仇有多深？

我无力地走出玉凤宫。独自来到御花园。夜里这里每条路都闪着柔和的荧光。看上去像盘丝错结的一张网，我是粘在网上的蝴蝶。我恨姑姑，恨她为何不早告诉我她是杀子离母后的仇人！我再有惊世才华，他也断不可能娶仇家之女。更何况要立我为皇贵妃，他要扛住朝臣与世人的压力。再有通天的本事，他有刘珏顾天翔，要做他的军师，他怕也不屑。

子离，他只是在利用我罢了，我是送上门的美食。我独独漏算了仇恨，只能是第二个结局，死。

我原可以再凭我王家的兵力再拼斗上一场，然而又有什么意义，胜了，我独在王宫老死。坐在皇后宝座上陪一大群女人争风吃醋不是我所喜欢做的事情。况且，宁国会国力大伤，争霸天下就成了泡影。我选择成全子离，就算我死了，他也会实现我的梦想。

我连夜给子离送去一封信，只有两句话："王氏可分崩离析，另送上北军为你所用，换我族人性命！"

我好奇，好奇他为何不爱温婉可人的顾天琳，不爱能与他并肩的燕回，却爱上了平南王的未婚妻。

每个少女都有自已的梦想。我只是多了一种：驰骋沙场。在我能接触到的兵营将士以及风城五公子，只有子离是最配我的。但他不爱，多么可惜。

父亲在东城门外被安清王父子泄了士气，灰溜溜潜进宫来。我告诉他大势已去，再支持太子没意思，我们固守王宫守不到天长地久，太子都已落在子离手中，我们只能保住自已。父亲听到我说告老还乡保住性命眼里射出怒火："燕回，是你把右翼军交给刘绯，你倒底安了什么心？"

我跪在父亲面前流泪。他瞬间便明白了，整个人颓废不已。我很心疼他，好不容易等到有场仗可打，终究还是没打起来，好不容易培养的势力瞬间土崩瓦解，他想要征战天下的念头，

他想要取刘氏江山代之的愿望全毁在我的一己之私里。我用当年他说过的话告诉他："你是王氏族长，你若执意鲁莽便是置家族于不顾。"

他叹了口气道："终究还是女人！"。

我笑了："爹爹，我王家人才辈出，总会有一天出个能带兵打仗的大将军！重振王氏！"他瞅着我，眼睛露出一丝活泛的亮色，已是无奈之下的唯一一线希望。我是在安慰他，用一个遥远的梦想维系他后半生的希望。我心里悲苦，我赌输了，子离心机何其深，他绝不会让王氏翻身。

大战那天，我把李青萝弄进了宫。她还真是镇定。我坐在她面前看她。她的确漂亮，特别是那双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下闪闪发亮。一张美丽的脸给衬得光彩夺目。我想重重地叹气。男人喜欢美女是真的，因为我发现看美女真的很舒心，就舍不得从她脸上移开似的。

她东扯西扯，要吃要喝我都满足。听到她说男人爱权势爱金钱爱美人，但爱的是及不上他们的美人，我不完全赞同。也许大多数男人

是这样的。我王燕回想要的是能欣赏我能与我并肩的男人。子离不愿，他就不是。

我听她说故事，说女人做皇帝的故事，我很心动，要是这里是她说的那个世界那个朝代可以让女人成为一国之主该有多好！可惜这里不是。这里是男主天下。那怕一朝成了皇后，控制了王，也只能躲在幕后。

李青萝真有说书人的天赋，她倒也不是空有美丽外表的女子。能有这样的学识也很少见了。或许，子离与平南王也爱她这份与众不同吧。

我肯定是不甘心的。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的结局只有死。我不会与太子一起被贬到某处院子圈禁受苦。

但是，就算是死，我也会让子离让所有人记住我。我告诉李青萝与子离结盟的秘密，相信她会藏在心里。我顺便还告诉他子离三年没理顾天琳是因为我。要是说因为她，青萝怕会心软，这是何等深情！就凭此一点，李青萝就不会接受子离。子离永远得不到她！为了保险，我对李青萝下了失魂玉引香。让刘珏和子离头痛去吧，最好还能打上一场。就算打不起来也不打紧，这毒来自早和王家取得联系的夏王，我怀疑姑姑毒死陈皇后的毒也来自夏王那里。太子就算败了被贬了，夏王自会与他联系。宁国，就等乱吧，唯有乱世才能可能出兵！

我也不会杀青蕾，就让她陪着太子在四方天里过吧。与我无关的人我向来不关心。

子离终于来了，我顺从地跪伏于他的脚下。明知道他的利用，他的决定，我的心还是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

他说：“以你之聪慧，早就料到了吧？”

算了，别演了，我站起身，整整衣衫。我真的不输于他的。又有什么办法？父亲，我能为你为王家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若是不能心愿得偿，死又何妨？

我引他进地宫。我当然不会杀他，我希望我的灵魂能看到他征战四国的壮丽。我瞧了瞧被我吊了大半天的李青萝，她是我引发死后一切阵势的关健。

再瞧了瞧子离，他还真的心疼。他说的话我不怀疑，他愿意为李青萝放弃王位甚至放弃生命，但我也知道，意愿是一回事，行为又是另一回事。我忍不住笑出眼泪。

突然我觉得伤心，我小看了情爱的力量。我想要是青萝嫁了他，闹着吵着出去打仗。想必子离也是肯的。

他说他愿意兑换承诺，这一瞬间我想哭，我还是小，还是有着少女的心性。原来被人爱着也是种幸福，不仅仅是实现梦想才能得到欢愉，我瞬间改变主意，我要杀了李青萝，让他瞧着她死在面前。

成思悦的出现在我意料之外，这个新科状元，风城五公子之一。他竟知晓机关，武功极高，破了我的弩箭，轻易进入地宫救下了李青萝。他，倒底是何人？我想问已力气快耗尽。我倒在子离的怀里，他的怀抱让我的心变得虚弱不堪。

杀不了李青萝，所有的计划照原样会启动。我使尽全身力气再看了一眼这个能帮我实现雄心壮志的宁国新王，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对他是这么留恋。

我的一生包括与子离结盟，我都不后悔。我能使的计都使过了。下一世，让我投胎做个男人。要不然，就做个如李青萝一般得到真情的女人。

番外之暗夜

桃花宴后，安清王对我道："你接近李相二小姐，娶了她。"

我很吃惊地看着老王爷。

"太子看中李青蕾，我要你靠着这重连襟的身份成为东宫之人。"他的解释很简短，我却在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是宁国最年轻的状元，只一年就成了礼部侍郎。我与太子、四皇子、小王爷及天翔将军并称风城五公子。不知道有多少风城闺秀迷

恋我的风流潇洒。我还年青，还有很多事未做，儿女情长我一直想的是随缘。我没想过老王爷会利用我的姻缘，虽然李青菲娇憨美丽文才出众。

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因为我有两重身份，摆在众人面前的是状元郎，年青的成侍郎大人。不能公之于众的是安清王府的乌衣骑鸽组队长暗夜。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做暗夜。因为老王爷及忠心的乌衣骑让我感觉到温暖，一种家的温暖。

安清王捡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抢东西吃，出现了一个侍卫将带我到他面前。

“几岁了？”他看上去很威风很严厉的样子，眼睛里却有着一种暖意。我伸出手比划，五岁。

他让侍从买了几只肉饼给了我，随口问道：“你家人呢？”

他的语气很温和，像父亲的语气，我忍不住想哭。终于没让眼泪滴下，我想他会给我银子，于是我跪下求他：“你能不能买下我？我只要，一两银子！”

他似乎很惊奇眼里又可怜我：“一两？你只要一两银子做什么？”

“当然是买吃的给我爹！”我理直气壮的回答。

他要跟着我去看。我带着他走到边城的一间小土屋里。我爹其实已经死了，我知道，可是我舍不得葬了他。我把每天捡来的最好的东西给他，屋里堆满了食物。那时正是隆冬，我一搬来一块块冰冻着父亲。我一直很想给他买只烧鸡，因为父亲去世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饭桌上没有这道菜，我想吃，想必父亲也是爱吃的。

安清王跟着我进屋看了许久，一把抱住了我。我身上那么脏，他压根儿没有嫌弃，温柔地对我道：“以后，你也可以做我的儿子！”

我？我的泪终于流了出来。他帮我葬了父亲，还亲自陪我做吃的送到父亲坟前。

我没有做他的儿子，尽管他亲自给我洗澡，晚上给我说故事，教我看书习字，有时童心起了陪着我玩游戏，真的像父亲一样待我。

我慢慢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孤身一人在边城，他远在风城的王府里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儿子。他常和我说起他，他也很爱他的儿子。但是他要为他软弱的王兄守住江山，为他的王兄的儿子保住江山，他只能把儿子丢在王府里。他说："唯有这样，那臭小子以后自已才有能力保命！"

我不禁奇怪："为何王爷对思悦这般宠爱呢？"

他笑了，摸摸我的头道："因为思悦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我小不明白，但是他给我的温暖我一世不忘。也许我心底里已把他当成了父亲，把他的儿子当成了兄弟，可是我没有叫过他一声父亲。我对他说，我要成为乌衣骑，报他的恩，一生都为他们父子俩效命。他不同意，他送我去读书。我书读得很好，过目不忘，他呵呵笑道："思悦以后一定要考状元。"

那我就考状元吧，但我还是想当乌衣骑。

王爷想了很久，终于送我去学武功，这时我已经十岁了，应当说错过了学武的最佳年纪。他说："若是你的武功不能成为乌衣骑里身手最好的，就还是做你的状元去吧。"

我吃尽了苦，练成了一身本事，轻功暗器机关功夫最好。成为乌衣骑时，他说："思悦，你要想好，一入乌衣骑，我便不能当你是我儿子，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了。"

我坚定的点头，父亲是教书先生，一生重情义讲忠信。安清王如此待我，有什么比能成为王府死士乌衣骑更能表达我对他的爱呢。

十八岁那年，我高中状元，从此就有了两重身份。在他的安排下，没有人知道风流的状元郎是安清王府掌管乌衣骑最隐密的鸽组暗夜。

我认识了他的儿子，那个神采飞扬放浪不羁的小王爷刘珏。我照王爷的意思从不与刘珏多接触。因为王爷说，他那儿子看似纨绔子弟，其实比谁都精，接触多了，他一定能闻出我的味道。

安清王嘴里说进了乌衣骑就不会把我当儿子看，我却知道他对我的宠爱。因此，他让我娶李相二小姐让我迷茫。仿佛他这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比谁都渴望有自已的家，我五岁已经很懂事，父亲是书生，他从不提我的母亲，唯一的一次是去世前道，我母亲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他眼里流露出一种爱恋与思念，他道有妻如此，夫复何憾！我自然对妻子的要求也高。我相信李青菲从外表看绝对也是一流人选，我还是希望自已去找。

但是，我不能违背王爷的意思。他既然要我借机接近太子，卧底东宫必有他的深意，我感觉到宁国的王位之争即将卷起风暴。不管安清王是为四皇子考虑还是为刘珏着想，他下了令，我就没有二话。

太子夜宴时，青菲为了我的前程味着良心说谎陷害小妹，我才认真去注意她。她张惶害怕的神色让我怜惜，我出口为她解围。她那种为了我义无反顾一心一意的爱恋让我再一次感觉到温暖。可能像菲儿这种没有是非观念陷害妹妹的女人是很多人不耻的。可是她却是我最想要的，因为，她心里只装着一个我。我几乎兴高彩烈地娶了她过门。果然，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家的温暖，幸福无法自抑。

我奇怪地问安清王：“你知道她适合我？”

他笑嘻嘻地答道：“因为我太了解李相一家人。也了解你。”

我呵呵笑了。心底里最后一点犹豫也释然。他虽然下的是命令，心里却是为我着想的。那晚，我知道了小王爷，我的少主子刘珏爱上了菲儿的妹妹，他也会是我的妹夫，这种一家人的感觉更为强烈。

没多久，风城局势紧张起来。礼部很轻闲，几场亲事一办完，我就依令铺开了暗哨。乌衣骑在全国以及其它四国的人手安排都是由我一手操控，情报源源汇入我手中。我只对安清王一人汇报。小王爷要想知道什么情报我也报与他知道，但是却从不露面。璃亲王去边城换回了老王爷，我便时常能瞧见他，他不让小王爷回风城，三年里所有的爱又都给了我，这让我对刘珏心怀歉疚。

三年后宁王病重，我称病抽空去了边城送信。璃亲王和刘珏一样爱上了菲儿的妹妹阿萝，我很不安。想到以后要保他登基，想到刘珏，我提前把不少人马安置到了王宫，并与太子走得更近，俨然就是太子党的核心成员。王太尉很信任我，把王宫的布防交给我了。出入东宫，我发现了王燕回建的地宫，探了两次差点触动机关命悬一线，却终于知晓了机关布置。

老王爷要我继续支持太子，保护好阿萝。我本想早下手救了她，但想到老王爷要我在最后关头出手。我本来不明白，直到破除了机关躲在地宫时听到了刘绯和王燕回的话才又一次佩服老王爷。要是早出手，就不知道原来璃亲王还布下了王燕回这颗棋，王宫顺利接管的秘密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刘珏可以像我娶菲儿一样娶到阿萝。没想到王燕回对她下了失魂玉引香，这种来自西南夏国秘传之毒。老王爷很内疚，我也很自责，我们没能保护好她。

知道我是暗夜后刘珏总找我喝酒，要我和他争风吃醋绝了阿萝的念想。那些日子他过得让我看了难受。虽然我和他同岁，我却当他是我的弟弟。他和安清王一脉相承，在亲人面前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孩子般的表情。我喜欢他们这种至情至性的人，若是亲人面前还要设防，就累了。

刘珏决定带走阿萝。我支持他，亲自从宫里带出了阿萝。我希望他们远走高飞，但是老王爷却对我说道："他们走不了多久的，所以我才安排他们去山谷。"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远走高飞？以我们这么些年的安排，他们绝对可以隐姓埋名！"我有些不满。

"思悦，如果有一天，当你面临同样的情况，你就明白，有些事情你必须去面对。"老王爷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凝重和不舍。

我听不明白，但我知道，有些事他现在都没有告诉过我。他觉得该说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选择不问。

有时候我看着菲儿就想起刘珏和阿萝，他们命比我苦。刘珏是安清王的亲儿子，安清王给我的爱却不少于他。可能陪着我的时间还更长。小时候如此，回了风城我还霸占了三年。我越发疼爱菲儿，她已有了我的骨肉。我希望刘珏和阿萝能早点成亲。但事情往往不能如人所愿。

璃王要天下，他这么爱阿萝却让楚南掳走了她。这一次，我拼了命也要带阿萝回来交给刘珏。

我缠上了楚南，阿萝聪慧，一路信号不断放出，我敌不过楚南却看出他紧张阿萝。不由得啼笑皆非。菲儿这个妹妹真是要命，我再一次感谢老王爷给我安排了个平凡的妻子。要是我爱上阿萝这样的女子，绝对成日惊恐紧张不已。

楚南功夫太高，我被他刺了一剑跳进了汉水，拼得最后的清醒游到了岸边。

刘珏救了我一命。他不要我再做暗夜，他和安清王一样心疼我，希望我以后能以成思悦的身份好生和菲儿过日子。他平静地对我道："你为我王府做得已够多，不需要你再报恩！从现在起，你是成思悦！我的姐夫！"刘珏平静地说道。

我想了想，笑了："等主上大婚之后，可好？"他不明白，我不仅仅是报恩，我当他是家人。他不会明白从小到大安清王给我的爱有多少，也不会知道原来暗夜一生重情。

伤好之后我要去夏国找阿萝。赤凤送来了安清王的密函。上面写道："若让夏国不战而降，唯有找明月夫人。若有为难，别忘了你还有一只鹰。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儿子。"我不明白。却隐隐感觉老王爷信里有种沉重。但他似乎要我自已拿主意，也明确告诉我，不管我做什么，他都支持我。

我对着镜子看胸口上的那只拳头大的黑鹰。鹰纹得栩栩如生，似要展翅飞翔。父亲从来没告诉我为何要在我胸口纹上这只黑鹰。但叫我小心掩了别叫外人看去。只有老王爷和刘珏还有菲儿见过。我一直

以为只是个普通的纹身。我喜欢它的形象，从未去深想。但从老王爷的话里，我却觉得这鹰的不同寻常。

进入夏国，我发现军队的旗帜上也有这样的鹰。难道我的母亲是夏人？我直奔王宫。夏王是个高鼻深目的人寡言少语之人。我在风城王宫里见过他，当时就对他与刘鉴之间奇妙的神情留了心。

他有野心，一直想和陈国联手吞了宁国最富饶的南方土地。我来劝降，他不置可否。因为宁军破陈，他不敢公然得罪我，但看他的目光，我知道，要他不战而降是不可能的。

我轻功卓绝，消息机关也难不倒我。但他却软禁了我。夏人擅毒名不虚传。我知道他不敢杀我。那怕他给我下了毒也只是让我没了内力，轻易离不得王宫而已。既来之则安之。我成了夏王最头疼的上宾。

心里一直焦灼，因为没有见到可以让夏国降的明月夫人。据说她是夏国的圣女。夏国秘传的毒都出自她的手。在夏国，她与夏王地位平等，被百姓奉若神明。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知道外面的局势。看夏王宫的戒备却一天紧似一天。

这日，陈国传来消息宁军运城大捷，夏太子苍邪见势不妙战场撤军想保住夏国实力。我欣喜若狂，嘴边情不自禁带着笑容。夏王脸色阴沉，他又对我使毒了，这次的毒同样不会要我的命，却让我痛苦不堪。我足足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四个月是地狱一般的日子，换做别人或许会死，可我是暗夜，我的耐性和我的忍受力都超过常人。

四个月过去，刘珏已灭了陈。夏王亲口告诉我，宁军已过了拢江，占了依龙城。我看出他很矛盾，因为夏国太小，仗着地势和毒物止住了宁军的脚步，但是夏国十三座城寨都被围了个严实，日子也不好过。

“哈哈！大王，你还是降了好，宁军现在破不了夏，总有一天会攻破城寨的！”我大笑出声。

“哼，你别忘了，你的命还在我手里，我忍你许久了，明日便杀你祭旗！”夏王恶狠狠地说完拂袖而去。

明日么？我躺在床上望向四方窗户外的天。身上的毒让我全身无力，骨头里如虫蚁在噬咬，酸麻痒痛。心凉了，有种绝望。我还没见着我的儿子呢，这个时候我最想的就是我的儿子。我突然想起老王爷的话。抖着手撕开了上衣，露出了那只黑鹰。

守在我床前的侍女失声惊呼狂奔出去。我愕然，这只鹰当真特别。

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明月夫人。她身着一袭白衣仪态万千，美丽得惊人。她站在床前怔怔地看着我，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胸前的黑鹰。我讶异的发现，她眼里浮上了一层水光。

明月夫人斥退了左右，她给我解了毒，眼泪从那双美丽的眼里不停地涌出。

“夫人？”我小心的唤了她一声。

“身体可还有不适？”她的声音轻柔得像山风，语气里带着焦灼，似乎极为担心我。

我知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要发生，我冷静的瞅着她微笑地摇头：“多谢夫人解去思悦之毒！”

她身子一颤，带动那身罗裙飘起，像山中崖间的花儿，不胜风吹。端详了我许久，她才开口问我：“你来夏王宫劝降？”

“是！”我平静地回答。

“如果，这是你的国家，你是，夏王，你会降么？”

她问的很奇怪。我想了许久笑着答道：“我会的，我不想看到死很多人。我也没有当夏王的欲望。”

明月夫人看着我，有些激动：“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想做王？”

要我怎么回答她呢？我想起五岁前懂事时起与父亲过的安乐日子，想起五岁后安清王和乌衣骑给我的温暖，还有菲儿和我的儿子，我忍不住微笑：“我只想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安安乐乐的生活。”

明月夫人听了眼睛一亮：“你有儿子了？”

“是的，可惜我没能亲眼看到他出生就来到了这里。”

明月夫人背过了身子，窗外的月色笼罩在她身上让她像一尊神祇。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我的母亲是世上最美的女子。我痴痴地瞧着她，想像被父亲赞为天下最美的母亲可有明月夫人一般的风姿。

“能告诉我，你的父亲……他在哪里？”她突然问起了我的父亲。

我眉头皱了皱，还是平静地回答：“家父在我五岁时便病故了。”

这个答案让明月夫人的身躯猛的一震，沉默在室内漫延开来，她一直背对着我，看不见她的神情，难道，她认识我的父亲?

这时，我听到她一声长叹：“我居然有孙子了。”

我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你是我的儿子，我年少时去边城，遇到了你父亲……便有了你。那只鹰是我纹上去的……你叫思悦，思月……他一直想思念着我是么？到死也是么？”明月夫人回转身轻声说道，她的脸上蒙上了层淡淡的红晕，我看着她眼中的光彩，突然想起父亲临终时的那样子来，一模一样的光彩。我没有问她与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那同样的光彩，我知道他们相爱便足够了。

她，夏国圣女、一国王后明月夫人竟会是我的母亲！我瞠目结舌，半响才问道：“苍邪岂不是我的兄弟？！”

“不，只是因他酷似于我，我抱回来的。夏王没有子嗣，所以热衷权力，一心要扩张领土。我有愧于他，也没多加阻止。可是，你来了，思悦！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子，将来的夏王！”明月夫人有几分急切。

我终于知道为何安清王道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已去面对，去选择。

但是我选择决定的时间并不长，我笑了笑道：“若是你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希望夏国降，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没过两日，夏王决定称候，夏国归属于宁国，成为宁国的诸候封地。我不知道明月夫人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了夏王，但我的使命完成，我要离开。

对她，我不知道是种什么心情，是陌生是感慨我说不清道不明。突然之间得知我还有母亲，心情复杂之极。

“思悦，你可满意？你，愿意留下？”她小心地问出这句话来，生怕我不认她，生怕我恼恨于她。

自从那日她解毒说我是她儿子之后，她便一直小心翼翼。她和父亲一样没有吐露当年之事，似乎想说，又终于忍住。

“多谢！”我跪下对她磕头，头深深埋下，我谢的是她免除了战争之苦。

她的手颤抖着来扶我，触到我的胳膊又缩了回去。

“我要回宁国，菲儿和我的儿子还在那里。”

“好。”她的回答很简短，片刻后突然说，“你以后再不会中任何毒，如果，如果苍邪不降，就杀了他吧。”

瞧着她美丽的身影缓步往室外行去，我终于鼓足勇气轻声唤道：“多谢，母亲！”

她呆住，回过头来满脸是泪，嘴哆嗦着却什么话也没说，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

我唤了她一声母亲，我没有半点恨她，父亲至死无怨，她不说，自然有她的苦衷。现在我得到的温暖已够多，我遇到对我好的人也足够多，我知足。

她不再留我，她说她本以为今生今世都再也见不着我了，能再看到我还知道有了孙子她心满意足。她说夏国没有了，她会去山林里修炼再不问世事。或许有一天我不愿呆在宁国了可以带着家人来见她。

过往的岁月里有着太多我不知晓的秘密。虽然我掌控着乌衣骑的鸽组，刺探天下情报。这时却没有半点想法去刨根问底。

宁国的使臣快到达的时候我离开了夏王宫。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离开，我没敢回头，在这一瞬间，我发现我其实很贪恋能和她多呆一会儿，毕竟她是我的母亲，我一直渴望有的母亲。

走下山我回头对夏王宫磕了三个响头，大笑着离开。

回到依龙城，刘珏像老王爷一样要抱我，我觉得两个大男人抱一起实在肉麻。心里却感到阵阵温暖。

我一眼就认出了苍邪，他和我母亲明月夫人长得实在太像。我并不想杀他，但是瞧着他对刘珏使毒，不杀他怕是有后患。因此我冲过去挡在刘珏身前，毫不犹豫一掌拍断了苍邪的心脉。我没有告诉他我才是明月夫人的儿子，让他，死也当自已是夏国的苍邪王子吧，可是我还是难过，就像亲手杀了自已的弟弟一样，难过异常。

刘珏真如老王爷所说，走得近了，便能被他嗅出味道，他的眼神从我胸口掠过时，我就明白他猜出了一切。

我问他：““想知道为什么？”

刘珏摇摇头：“你是我的兄弟，你有自已的理由，不是每一种理由都有必要告诉别人。”

温暖再一次泛滥在胸口。上天待我何其之幸，我有了菲儿，她独爱我一人。我有了儿子，那是我的血脉。我有安清王的宠爱，不输刘珏所得。刘珏视我为兄弟，乌衣骑向来抱成一团，个个血性好男儿。我还，找到了母亲。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当然有的，想到安清王一直不告诉我，居然和他闹起了别扭。回到风城，我不理安清王。他什么都不怕，最怕我不理他，要是刘珏知道又会是什么心情呢。

我由得安清王讨好我哄着我，我眼里又有想流泪的冲动。小时候，偶尔我也这样闹脾气不理他，他也是这样讨好着我哄着我。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就想看看安清王这次又拿什么来哄我。

“咳，思悦，你说，我儿大婚之日要是找不到媳妇会是什么样？”安清王贼兮兮的提仪。

我板着脸却没能撑多久就绽开了笑容。

他笑得胡子直颤，拍着我的肩长舒一口气：“肯定好玩，我要做庄下注！”

他使的招是让我看好戏，看，刘珏四处找新娘子的好戏。我忍不住笑了出声。

“那个……你不生我的气了？我才知道不久……”

安清王这才告诉我，其实他也才知道不久，是王燕回用夏国的失魂玉引香害阿萝时，他遣赤凤去查，赤凤查出夏王早已与王家有了勾结，顺带告诉老王爷，据传明月夫人的下任传人身上纹有一只黑鹰。

我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我跟你下注，若是输了，你可得还我本钱！”

他老脸笑成一朵花，连声保证：“一定一定，思悦，你真是好儿子，比刘珏好多了。那个臭小子，娶了媳妇忘了爹，哼！”

于是，我与他定下计谋，两人相看大笑。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没问他，他为什么不自己做宁国的王，但是现在我已不必问，若是他成了宁国的王，那有这般舒心的日子呢?

番外之楚南

我是陈国的二皇子，那晚请命带着陈国高手夜入临南城，准备与城中细作举事里应外合攻破临南城。

那一晚，我们误闯进常乐酒家，居然擒住了平南王看重之，也让我看到了她。

她破了我们的计划还杀了我们其中一个好手。在平南王下令一起射杀时，她竟然选择与亲人同死！那份勇气让我欣赏。

天意便是如此，我瞧着她在我面前伸手解开发巾，让一头秀发丝绸般滑下腰际。她眼睛里闪着光，逼视着我。

他竟是个女子！我从没见过这等烈性女子。她的眼睛里也带着一丝野性，情不自禁让我多瞧了几眼。

等她轻轻脱下黑衣，里面薄薄的绢衣随风飘起的瞬间，我的心狂跳起来。她嫣然一笑，整个人似山间精灵，似暗夜魅影。

是我的劫数吧！向来心志坚定以残忍著称的我竟被这个在风里裙袂飘飘的纤细身影闪了神。我自然地闭了闭眼，想驱散她带来的影响。也就这一愣一闪神的霎那我听到了弦响，功败垂成，牺牲了属下我逃离临南城。

从那日起，对刘珏我有种切齿的恨意，也总不期然地就会想起那对晶莹剔透的眼眸和她一笑时展露的风情。但是我告诫自己，为美色所惑的过错绝不能再犯第二次。我纵情声色，控制自己不派出探子去寻找她的消息。临南城一战后我加紧练兵，以期有一天能打败刘珏，并吞宁国。这，方是男儿本色。

璃王登基，我请命作为使臣携重礼前去朝贺。看到宁国的沃野千里，我雄心万丈，终有一天我会将之纳入陈国版图。我来到风城与四国使臣把酒言欢，听取陈国密探汇报情报。那晚宁宫夜宴，看到刘珏时，我又想起了那个女子。

平南王太猖狂，几次我偃旗息鼓，他却不断挑起我的怒火。如果不是在宁宫，顾虑身份，我几乎就想当庭拔剑与他决斗。

然而夜宴之后，我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刘珏居然闯宫带走了相府三小姐。我哈哈大笑，就留在宁国等着看璃王与平南王相争，坐山观虎斗。

没想到璃王心仪之人居然也是相府三小姐。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我找人探察，不可思议的是传言都说相府三小姐着实平凡，难道她不是那晚我见过的女子？若相府三小姐真如传言中平华无奇，为何会让璃王和平南王念念不忘？她着实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璃王不动声色开始撩拨我，似乎对我和平南王的矛盾在推波助澜，他的用意是什么呢？他难道不像表面上显露的只是个温和秀气的王？

我敏锐地感觉到这位相府三小姐极可能是能引起宁国大乱的关键人物，飞鸽传书陈国细作密切留意刘珏与相府三小姐的动向。如能早一步将他们擒在手中，无论刘珏反与不反都会是对付璃王的一枚好棋。

然而，只半月时间，平南王突然回了风城。璃王封相府三小姐为公主准备一月后下嫁平南王。并为公主大开宴席。

我突然有种感觉，她会是她。只有那精灵般的女子才能让璃王和平南王痴情难忘。

我知道璃王此举胜妙，避免了与安清王父子的冲突，还能得到刘珏的忠心不二。我最想见的还是那位新册封的公主。好奇的想印证胸中隐藏多时的答案。

答案来得如此之快，在她与皇后款款而来之时，我眼中便只有她的身影。临南城匆匆一瞥我记住的是她对我灿然一笑的模样，而殿堂之上，她身着华服的高贵与美丽让心狂跳起来。她目不斜视，所有的一切似乎在她眼中都不甚重要，她出身不是王族，却带着王族才有的傲视一切的贵气。她对我微笑，在我刻意前去拜见时。就在这时，我看到了璃王眼中一闪而过的意味深长。

她没呆多久就与皇后一同离开。拖着长长裙裾的她步步生莲，她走后许久，百官与使臣们都沉浸在她的美丽中。这么美的公主足以引发男人最原始的占有欲望。璃王若真的放弃，又何苦要她抛头露面？我心里突然有一丝不忍，不忍看她被璃王算计。对刘珏的恨意更深。若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定会藏住她的美丽，让坊间那个平凡的传言继续。

想起一月后她会嫁给刘珏，痛和嫉妒占据了我所有的心神。

不需璃王再撩拨，我就想杀了刘珏。可是，我不能为了她一人置陈国于危险之中，各种思绪纷至沓来，我终于还是想与刘珏一战，哪怕是出口胸中的恶气也好。

她换了侍卫的装扮，迎出帐来。我快步走向她，那一瞬间我有种错觉，她是朝我走来。然而，她一眼都没瞧过我，发光的眸子只对着刘珏一人。

“这些天宫里忙翻天，都为青萝公主出嫁准备，寡人腾不出时间照拂王子，这就敬王子一杯，权当送行了。”璃王轻描淡写的问我归程。他的意图我很清楚，难不成，他竟然想我带走青萝？我却不敢，我想掳了她走，却不敢。

上天也会眷顾我一回，清王刘鉴竟想在公主大婚时举事，而陈国传来的消息是陈夏联军将从南面攻打宁国，启国也陈兵西面边城。无需再有顾虑，我高兴得连夜布置妥当，打定主意趁乱掳了她走。

金殿大乱时，我悄然离开，感觉到璃王的目光在我身影上打了个转却没有出声喊住我。我很想笑，那就遂了璃王的心愿吧。他必然以为可以因此堂皇出兵，如果他知道陈夏联军无需他挑起战争也会主动攻打宁国，他会后悔么？我想他可能不会，因为他不想，不想瞧着心爱的女人真的嫁给平南王。

我轻易地带走了青萝。心里坏坏地想，如果平南王知道这一切后，以安清王父子的实力，璃王会如何自处呢?

她终于从云端从梦里走到了我身边，灵动俏皮。我从来不知道她原是这般活泼。如果初时我只是惊艳，震憾于她的美貌，掳了她之后，她的真性情毫无掩饰的露了出来，让我为之心动。

她一心想逃离，怎么可能呢？我刚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在船上她就逃了两次，每次捉了她回来，青萝都高傲地抬起头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表情，实在可爱之极。

然而她逃离的法子层出不穷，只要离开她一会儿，就能看到乌衣骑的烟花信号，让我头痛不己。对她恨得牙痒，看着她的眼眸又下不了狠手。从来只有我把人逼疯，没想到却拿她没办法。

在山林里穿行，她逼得我没有一刻可歇息。我有上百种方法折磨她，却一次又一次的心软让她得逞。

她得意的模样让我又爱又恼。生病了还不忘放信号，我又怜又恨。我顶天立地傲视一切，却偏偏甘心受她“欺负”。

爱上一个人原来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条件，只一心想护着她，想捧在手心，只盼她心里能顾我一点，一点也好。

我为她和大哥反脸，看她消失在黑夜中时，我军的边塞被刘珏攻破。我又气又悔又痛，发誓若再捉到她定以她为质。可是意外在依龙城找到她时，我满心只有欢喜。上了山寨想起自己的誓言，想起刘珏狂扫陈国城池，不分昼夜急行军强攻下王宫掳了父王，灭国之恨提醒我不能对她心软。

山中的夜晚宁静安详，我隐隐听到她在地牢中的惊呼声。我不知道是我真的听到还是出现的幻觉。我迅速的往地牢跑去，等不及拿钥匙，我击碎牢门冲了进去。看到那条觅食老鼠的蛇胳膊上马上爆出鸡皮疙瘩。

她缩在门口还在尖叫，声音像剑直直刺进我的心。抱了她回房，自责不己。不管有天大的仇恨，我还是舍不得。

“二殿下，刘珏已将黑风寨团团围住，只要青萝公主在我们手上，必能逼退刘珏大军，甚至可以威胁于他签下停战条约，让宁军撤出我夏国！”苍邪绝美的脸上露出狠意。

要以她为质么？我默然没有吭声。

“二殿下，我要在她身上下一种毒，如若宁军强攻，就推她上寨门。就算刘珏不理不顾，攻下黑风寨，我也要他得回一个身中巨毒的公主，听闻璃王与平南王对公主爱若珍宝，让他们瞧着心爱的女人在眼前痛苦而死，手足无措之时，再后悔对我夏国发兵！”

“不行！”我脱口而出，沉下脸道：“大丈夫怎能对一女人使这种伎俩？若是战场上刀兵相见，各凭本事，生死由命，楚南纵然败了也无话可说，你以她为质吓吓刘珏，让他不便进攻山寨退兵也就罢了，怎能再对她下毒？”

苍邪冷冷一笑："二殿下，这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别忘了，陈国已亡，你投靠我夏国，这里是我的领土！"

我大怒："陈国灭亡，楚面还在，这就告辞！"我的家国我自会聚兵起事，寄人篱下且要以这种方式，实非我楚南所为之事！

当晚，我招集门下二十死士，带着青萝欲走。苍邪带兵将我们团团围住："二殿下若不想再与夏国联盟，自可离开，苍邪绝不阻拦，可是，青萝公主，你却不能带走！"

"哈哈！笑话，我楚南想带走之人你说不能便不能么？"我不能将青萝留在他手中，携了青萝的手低声对她说："你跟着我冲出去！"

"他们人多！"

心中一暖，她居然担心我！豪情顿生，我长啸一声拔剑与门下死士杀出重围。

那些死士都是忠于陈国忠于我之人。没有一个人置疑我的决定，护着我带了青萝杀出了黑风寨。

我的身边原来还有二十死士陪伴，如今却只有她。我紧紧的握着她的手，谷底升腾起黑色的瘴气，我的气力用尽，吸了瘴气胸口烦闷恶心，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我没有放开她的手，如果能与她一起死在山林中，我很知足。

鲜美芬芳的液体让灵台慢慢清明。我睁开眼时，嘴里正含着她的手指吮吸。捉住她的手瞧了瞧，原来她的血还能解瘴气？手指尖划了一条极小的口子，我戏谑地问她："这么小气？就指尖划道小口子？"

她脸红的偏过脸。心里的温柔袭来，她没有趁我昏迷离开反而救我，已经足够。

陈国灭了，父王和陈国的贵族并没被宁军杀戮，父亲被封为王候，成了宁国附属。父王年迈体弱，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便是陈候。很想笑，陈候？等我成了陈候，就是宁国灭亡的时候！只要我交出青萝，乖乖回去等着做陈候，以一时的诚服换取休养生息，复国便有希望。可是，我不想，心情矛盾之极，我舍不得青萝.

我带着她在山林里流亡。夜夜搂她入怀时我总舍不得时间过得太快，总不想她醒得太早。

吮吸她手指上流出的鲜血时，我对自己说，放了她吧。另一个声音却在说，再留她一会儿，多些时间瞧着她也是好的。

刘珏带着人马追了来。我安然困坐在山上，因为她在身边，我并不怕。瞧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恼怒地掐着她的脖子告诉她要杀了她。

青萝面色安详，闭着眼平静地说："你不会伤害我的。"

我心里悲凉，是的，我不会伤害她，诚如她所说，虽然我掳了她，却从未对人这般细腻体贴过。可是刘珏灭我国家，杀我兄长，我却对她这般温柔，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我厉声打断她的话，与其说给她听不如说给自己听。

"你错了，我早就后悔，后悔没有听王兄的命令以你为人质，若不是当晚我想放走你……我要是在怀城，我绝对不会仓促退兵放弃城池，让刘珏占了我怀城天险！如今我掳了你走，就是等今天等刘珏一个人上山，胁你为人质，让他顾及着你，好死在我剑下！我不伤害你，是因为，我楚南再心狠手辣也不屑杀个无力抵抗的女人！今日，你就瞧着刘珏如何死在你面前吧！"

我点中她的穴道，不想再听到她清脆的声音，那会让我再对她心软。

刘珏缓步上山，悠然自得。我偷偷看了青萝一眼，她眼中真的就只有刘珏，从他出现开始，目光中牢牢看住了他一人。

心仿佛是山间的云，飘荡没有着落。我拿青萝要胁刘珏，他说还不如调来弓箭手射杀了让青萝死得痛快。

这等心思怎么瞒得过我呢？只有傻子才看不出他与青萝之间的情意。我作势欲砍，刘珏果然投降。

我是极盼他不顾青萝的。这样，我才有理由不顾青萝的心带她远走高飞。然而，他没给我机会。

伤心愤怒中我对刘珏出手，任他武功再高强，也被我找出了破绽。我知道只要我这一剑下去，他不死也是重伤。

我得意地朝青萝看了一眼。她眼中盛满惊恐伤心和害怕。她心中之人从来只有刘珏，若是我杀了刘珏……我闭上了眼睛，招式缓了缓，高手过招来不得半点疏忽。我知道我的胸膛必定迎上刘珏的利剑。

闭上眼的瞬间，我仿佛又瞧见青萝在夜色中绢夜飘飘，灿烂一笑。尖锐的痛楚慢慢的弥漫全身，我拔剑倒下。

天微微倾斜，眼角余光扫到一双紧紧相拥的人儿。她其实跟着我这些日子瘦了很多，夜里抱她入怀里我只觉得手一紧就可以勒死她。哪怕在林中夜里，我无数次抱着她入眠，给她温暖怕她受凉。她最终喜欢的还是刘珏的怀抱。

山风轻轻吹来，心瞬间平静。帝王业，美人梦……我想起了陈国的温柔水乡。在孩童时便是天之骄子。却为了她心甘情愿放弃复国，放弃性命。

我若不死，大哥会怨我，虽然他一直嫉妒于我，却从未下手害过我。父王称候，也会怪我，他已迟暮，儿子中只有我才有能力登高一呼，聚集陈军。我若不死，那一剑便会杀了她的心上人。我死了，一切都了。

恍惚间，热泪滴落在我脸上。我努力睁开眼，那张美丽的让我窒息的容颜近在咫尺，她是为我而哭么？我想起与她在一起的时日里的争争吵吵。每天清晨醒来发现在我怀里，她总是极尽讽刺之能事讥诮于我，明知打不过，却恨得使出那些三脚猫功夫想痛殴我一顿。我轻轻笑了笑。

“谢谢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我抬不起手来，从她脸上滴落的眼泪仿佛是她的手在拉住我。

体力在慢慢消失，一路上，我竟从没告诉过她，我其实早爱上了她。瞧着她玉面带泪的脸，我涌起一种冲动一种怜惜。

“我的公主，回家吧！你，你真是美丽……那一夜……我便……再也忘不了……你的笑容……”

费尽我一身的力气，我终于告诉她我的心意。她的泪已烫进我的心里，也许黄泉路上的孟婆汤也化解不了她烙进心底的影子。来世，我必然可以再找到她，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她只要出现，就能让心再烫得热起来。

掳了她我不后悔。为她放弃复国，放弃生命，也不悔。

天意便是如此

番外之陈子离

“子离！”

我吓了一跳，这世上如今敢直呼我名字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我闭上眼睛，没有回头，我知道那不是阿萝的声音，已经三年了，她出嫁已经三年。

思绪似乎还停留在相府后院河边初见到她的那一刻。她第一次骑马，吓得窝进他怀里却坚持着，最终受不了大吼出声：“大哥，能不能慢点！”

回想初见时她的模样，总忍不住露出笑容，不管过了多久，她总能牵动我心底里温柔的一处。

她出嫁三年，我每年只见她一回，那是年年我生辰时，平南王会携她进宫贺寿。她与平南王看上去很……很恩爱。

她每年来总会讨要一大堆东西走，仿佛过生日的是她。我知道她不当我是王还如从前一般对我就很满足了。每到这天，我总是把文武百官送的贺礼全堆在御书房里，和允之瞧着她眉开眼笑的东看西看，她喜欢的，我全赐给她。

“大哥，我要这个，这个，还有那个！”她高兴得很。

我又禁不住想起她向我讨银子的情景，送她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开心。

平南王总是露出头疼和尴尬的表情："怎么娶了这么个爱钱如命的人！"

她便会瞪他一眼："你家老爷子成天伙同了乌衣骑找我下注，我输了好多！"

我哑然失笑，难不成她成天在府中无事便赌钱？想起她说的爱银子等于爱生活，目光就望向平南王，带着一丝责备，难道堂堂平南王竟让王妃银子不够使？

"每个月我的王妃负责给我发银子使！"刘珏翻了个白眼。

我哈哈大笑，就知道阿萝的理论，她说男主外，就是在外挣银子。女主内，就是花相公挣的银子。

除了那一天，我知道她隔两个月就会进宫看皇后，那天我的政务总是太多，等到处理完，宫门早已落锁，她早已离开。一年有一天便足够了，我想我是怕见她的时候多了，她会把宫里值钱的东西全讨了去，我连打赏嫔妃的银子都没了。

三年中，后宫里渐渐多了诸候国进贡的美女，我无法拒绝，收下她们等于收下诸候国的臣服之心。一月之中，我总会抽出时间看她们一次，以示恩泽。

只有皇后，一月里我会见她三次，从不留宿。

年年大雪之日，寒毒依时而来。听说每到这日，平南王妃就习惯去东郊泡温泉，不让平南王相陪，只嘱乌衣骑护送。她是会想到我心里难过么？我不想让她这样，而她每每如此，总是让我不惧寒热交加的痛楚。

阿萝从来没有说过她知道我为她受龙鞭一事，王府的消息却说她四处寻访名医。我忍不住叹气，心里却暖洋洋的。

身边响起悉悉梭梭的衣裙声音，来人走到了我身边，我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眉皱了皱，顾天琳胆子似乎越来越大，不仅直呼我名字，也不顾我的情绪。心里对她仍有些内疚之情，我不想喝斥她，该怎样开口让她不打扰我呢？

颈边一凉一痛，全身突然僵麻，竟连开口也不行。我惊怒睁眼，她用什么制住我的？她压根儿不会武功，还有，谁给她的胆子？她竟然敢制住我？！

眼前一黑，一幅绸巾蒙住了我的眼睛。

心里翻江倒海，这个顾天琳要做什么？！她要弑君么？不，不会，她深爱于我，我便是她的天，谁伤我一根头发，她都会找那人拼命，她绝不会对我不利！

心慢慢平静下来，我等着看顾天琳下一步行动。

淡淡的香气从她身上传来。我感觉她走到我前面。

“子离，对不住了。阿萝说，要是不制住你，你肯定不许的。”她的声音温温柔柔，没有一丝惧意。

我听说是阿萝的主意，又气又急，难不成那个丫头竟胆敢教坏皇后对我霸王硬上弓？这个念头一出，就暗自决定，若是顾天琳敢这么做，我就废了她！不管顾相与天翔，敢欺君王，不施惩戒何以立威？若是后宫女人都依模画样，那还得了。

正想着，身上一凉，她果真解开了我的衣襟。我猛然知晓她为什么要蒙住我的眼睛。她不敢，不敢看我的眼神。我很想笑，却连一笑也不行。她提前已算计到一切，把我唯一能表达情绪的眼睛蒙上了。

一双带着温度的手抚摸着我的肌肤，东按按西摸摸。我是个正常男人，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猛的一吸气，想运功抵抗那股燥热。没有用，丹田内空空如也。

胸膛小腹手臂后背，她一一摸遍。我真想跳起来杀了她。

蓦然有轻微的酸痛感从身躯上传来，一点一点，顾天琳是在我身上放了无数的蚂蚁么？一小口一小口的来噬咬我？

那股燥热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酸涨的感觉，又有些舒服。我迷迷糊糊有了些许睡意。反正我也无力阻止，随遇而安吧，一念至此，我渐渐睡了过去。

我是坐在椅子上的，迷糊中，她把我的头轻轻放下靠在椅背上，似乎这样更舒服。

不知过了多久，我睡醒了过来，身体居然能动了，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我一把扯下蒙眼的绸巾，见衣衫已穿好了，不见任何异样。如果不是蒙眼的绸巾还在，我几乎要怀疑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

我伸出手臂瞧了瞧，再细查身上，找不出什么异样。顾天琳究竟对我做了什么？只觉得一觉之后仿佛精神更好。

我便想去找顾天琳问个明白，走了几步又停住。难道她想的不就是我去找她么？哼，我偏不。

此事我当没有发生过似的。算算日子还有三天才到去玉凤宫的时日。我笑了笑，三日我都等不得么？虽然好奇的要死，想知道阿萝教顾天琳什么了，我忍了下来。

这三日里，顾天琳也没出现在我面前，我冷笑，欲擒故纵，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爱上她么？我最恨对我使手段的人，何况是她。

三日后，我大摇大摆带着宫侍去了玉凤宫。顾天琳并一干宫人伏地跪迎。

“皇后免礼！”我故意走前几步，亲手扶起她来。

顾天琳穿了件天青蓝的罗裙，肌肤如玉。她没有满头珠翠，只用一根玉兰花簪轻巧地把发丝绾住。身形还是苗条，说实话，诸候国献上的美人无一能及得上她的艳色。当年的凤城双绝名不虚传。

“臣妾备了王上爱吃的菜肴，还有一壶嫂子亲酿的离人醉。”在人前她不会唤我名字，但我知道，等进膳完毕，她会喝退左右，笑意盈盈地开口道：“子离，与天琳合奏一曲可好？”

初听她唤我子离，我有些心悸，想起她一片深情，便又不忍心沉下脸来。与她合奏一曲后，她会亲自沏上一杯茶，这就是最后的节目了。我总是耐着性子把这些全做完，然后温言道：“寡人还有政务处理，皇后早些歇息吧！”

于是，在顾天琳率宫中侍从跪送中，我离开。一切都这样和谐正常。我知道她如同每一个女人都企盼着我的怜爱。我只是过不了自己那关。和后宫里别的妃嫔都能自如在一起，偏偏顾天琳不行。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当年没有娶她，我是否可以携了阿萝放浪形骸，江湖四海为家？不争帝位，大哥其实性情温和，做个守成的帝王也尽心尽责。有安清王父子与顾相在，王家外戚势力再大，也翻不了天的。

因为我的私心贪欲，阿萝爱上了刘珏，我无话可说。可是对着顾天琳，心中的痛便会泛起。我知道对她不公平，所以我也没让别的妃嫔怀有我的孩子，也默许了无人之时她唤我的名字。

今日难道又是如此？我想起三日前她的所作所为，沉住了气没有吭声。她既然有所图，自会表露出来，我不着急。

用膳之后，果然她喝退左右，走到琴台处嫣然一笑："子离，天琳新学一曲，你听听。"

我含笑准允。

"子离，我先给你沏上茶来，品茶听音。"她提前把最后一个节目奉上。

也好，今日不用我以箫合奏了。

我瞧着她玉腕纤指巧动，片刻后殿内就浮起茶香来。她温婉地将茶盏移到躺椅前小几上放好。轻轻拉住我的衣袖引我坐下。"你倚这儿舒服一点。"

我顺从的靠在榻上，冷笑着看她还想干嘛。

"半冷半暖秋天，熨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叶。惹心中一片绵绵。半醉半醒之间，再忍笑眼千千。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清轻轻吻人脸。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留人间多少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像柳丝像春风，伴着你过春天，就让你埋首烟波里，放出心中一切狂热，抱一身春雨绵绵。"

她的声音婉转温柔，那双清水眼眼波流转，流露风情无限。从前我便知道她琴艺无双。听说阿萝琴艺也好，阿萝从未弹琴给我听过，不知道她的琴声与顾天琳相比，谁更胜一筹呢？她唱的曲我从没听过，我知道是阿萝教她的，也从不言破．我品着茶，顾天琳沏茶的功夫也好，她的茶入口香醇，回味悠长。想着两人的琴艺，我望着顾天琳的背影有些怔仲。

琴声中透出的缠绵之意……叹了口气，每次她总是弹出不同的新曲，以琴传意。我打算不再追究三日之前她对我做了什么。闭上眼竟又有些睡意，今日这曲足够催眠。模糊想着，脑袋越来越晕，眼皮竟睁不开似的，我渐渐睡了过去。

等我睁开眼时，她还坐在琴边弹琴，还是方才那支曲。我默默运功，全身毫无异样。

“你睡醒啦？是否精神好得多？”她回头喜滋滋地问我，不等我发问抿口笑道，“子离就是太累了，天琳弹到一半你就睡着了。睡上一小觉精神便好，子离可得多注意身体。”

难道真是我太累？狐疑地在她脸上探寻着，她若无其事的与我对视，目光清明。我只得干笑一声：“皇后琴艺了得，寡人或许真是累了，这会精神正好，政务堆积，皇后早些歇息吧。”

“恭送王上！”

离开玉凤宫，天色已晚，算算时辰，我只睡了一个时辰，精神真的很好。顾天琳究竟捣什么鬼？

那日之事她不提，我偏就不问，第二天破例又去了玉凤宫。说也奇怪，用膳，听琴，品茗，我有了提防，并没睡着，竟和平日里一样。品茗后我离开。

然而好奇之心越来越重，接连几日我都去了玉凤宫，有几次睡着，我留了心，算算时间，每隔三日，我必然睡着。那有这么巧的事。我敢肯定顾天琳肯定对我做过什么，然而玉凤宫中宫侍却道我睡着之后皇后不欲人打扰，无从知道。

今日又是我会“睡着”的时候，我施施然又去了玉凤宫。

顾天琳依旧弹她的琴，她的茶我却半口未饮。琴曲弹完，她回头时我看到她的目光有意无意往茶盏处望了望，什么话也没说。

我站起身笑道：“皇后早些歇着，寡人走了。”

她紧走两步，突伸出手来，我一把握住戏谑地问道：“皇后还有事？”

“天琳给你整整衣衫，”

我冷笑，看我未饮茶，又想出什么招？我放开她的手，伸开双臂，暗自戒备。她垫着脚尖给我整理衣衫，我低下头看她，发现她有些紧张。她不会武功，就算摸出一把刀来，他也不怕。

她抚平我衣衫上的褶皱。转到我身后，我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突然她从身后抱住了我：“子离……”

我愣住，顾天琳真是越来越大胆，正欲伸手将她拉开，她又缩回手去，我听到她幽幽叹了口气，心软了一下，是我对不住她。

这个念头还未转过，背心一麻，我竟又成了那天的模样，全身僵硬，我大怒，这次绝不饶她！

她故伎重施，蒙上我的眼睛，脱了我的上衣，手所到之处，那种点点的酸痒感在身上泛起。睡意袭来，我感觉她扶着我往地上倒，也是玉凤宫内铺着厚厚的地毯，不一会儿，我又睡了过去。

等我醒来，却在玉龙宫内。

“来人！”我厉声喊道。

“王上！”

“寡人怎么从玉凤宫回来的？”

“王上在玉凤宫内睡着了，皇后娘娘唤人送王上回宫的，还吩咐奴才不可打扰王上清眠！”

好个顾天琳，我一甩袍袖直奔玉凤宫。

“王上气色很好！”她无所畏惧的说道。

我冷冷的看着她：“皇后不想对寡人解释？”

顾天琳喝退左右，柔声道：“王上想知道么？”

不想知道我来玉凤宫干嘛?

“子离都起了防范之心，还是防不胜防，不妨与天琳打个赌，三日后，子离还是会……睡着！”

她，她几时变得这般刁钻的？我心里突然起了好胜之心，不服气的想，一个不会武功的顾天琳已经让我连续三次不知不觉的睡着，还不知道她究竟对我做了什么，难道第四次我还会上她的当?

“如果天琳不能让子离睡着，那么自会告诉子离想知道的一切，不知道子离有这个胆识没有？”

好，激将法也使出了。

“三日后，寡人在玉龙宫等皇后！”我拂袖而去。

我盼着三天早点过去，有时竟有些哑然失笑，我许久没有这样期盼过一件事情发生了。

三日后，顾天琳准时来到了玉龙宫。

“请皇后娘娘更衣！”宫侍在我的吩咐下侍候顾天琳洗浴更衣。

她微笑着换上我准备好的衣袍，胸有成竹的模样，我越发狐疑，她身上没有藏任何东西，她究竟是用什么制住我的?

“子离，陪我下盘棋可好？”宽大的袍子掩不住她曼妙的身形，浴后肌肤上泛着淡淡的粉红色，更添娇美。

我欣然同意。她不会武功近不了我的身，衣物又全换过，我不知道她还能有什么招术。

没想到顾天琳琴艺卓绝，对弈也是高手，我从漫不经心到全力以赴，最终赢她不过两目半。

“天色已晚……”我那句皇后该早些歇息的话还没说完，顾天琳已站了起来，“天色已晚，子离早些歇息，天琳不扰你啦。”

我一愣，今日不是赌约之日么？她难道就此认输?

顾天琳已低头福了下去。她一低头，头上花簪掉了下来，一头长发如瀑布般泄下。

“天琳失礼！”她伸手去拾花簪

我抢先一步拾起递给她。

她盈盈站起，左手接过花簪突然一折，一股暗香袭来，我敢紧屏住呼吸，紧接着全身无力僵住，颓然倒下。

顾天琳嘴一撇拍掌笑道：“兵不厌诈，子离，你输啦！”

我气恼得不行，原本想她是弱质女流，没想到，她居然使毒！

顾天琳轻抚过我的脸温柔地说道：“子离瞪着眼睛孩子气的模样天琳从没见过呢。”

我冷冷地看着她，决意再不睡着，看她要玩什么把戏。

“可是，唉，子离还是不要瞪着天琳，天琳胆小会怕！”说着，她又蒙上了我的眼睛。

一个帝王，三番五次被妃子脱了衣裳摸遍全身，醒了还不知道究竟她做了什么，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终于抗不过那种淡淡的酸痒感带来的倦意，沉沉睡去。

醒来后，这次她没有帮我穿上衣裳，任我躺在地上。我跳了起来，细细查看全身，终于让我在胸腹处找到几处似被针扎过的痕迹。

难道那种酸痒之感就是针刺的原因？我用内力探查全身经脉，无一异样。只是每次醒后，精神都非常好。

书案上她留有一纸书柬：“子离若不服气，三日后天琳在玉凤宫恭候！”

狠狠的把纸条揉成一团，我就不信，我真的会屡次失手！

然而，三日再三日，每隔三日相见，我全都“听话”的睡着。接连三个月，不是在玉凤宫用膳后睡着，就是一去就被香迷晕，我再不去玉凤宫后，她来玉龙宫一进殿门就敢明目张胆撒迷药。不仅如此，我不敢离她三丈之内，她居然不是请顾相出面，就是让顾天翔出手，总之这三月中每隔三日，我就气愤无奈的“睡过去！”

我可以逼她说，可是心里又骄傲，明知她不会害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实。越是防不胜防，越想靠自己去防备。

三月后又到大雪之日，守陵人早早下山布置一切，奇怪的是我却没有痛晕过去，仅凭自己的内力就抗过了，而寒毒之痛发作仅两个时辰。

守陵人替我把脉，也看不出端倪，回禀道："想必王上自幼习武，内功深厚，意志坚定的缘故！"

宫里宫外听说这一消息均欢天喜地。顾天琳并一众妃嫔守在玉龙宫外喜极而涕。

大雪后又逢三日，我依约前去玉凤宫，此时对她的迷药、迷香我早有防备。她请了顾相与天翔出手自然是再无花样。我心里高兴，寒毒没有折腾我太久。含笑等她再出招，我就不信这次还栽她手上。事前我早遣人将玉凤宫细查了一遍，连顾天琳在浴后也仅被一床绫缎裹着披散了头发放在榻上。

我施施然走过去坐下，温柔地问她："天琳，今日可又是三日之约呢。"

她全身被绫缎缠住，动弹不得，眨巴着眼微笑道："现在才申时，子离打算这样坐着瞧天琳到子时么？有你在，我可安心睡了。"

她闭上眼真的睡了，从申时守她到子时？我斜靠在榻上，手情不自禁顺着绫缎抚摸而下。触手柔软，抚到她腰间，她扭动腰肢娇笑起来："痒！"

天琳不是不动人的，见她呼痒，我忍不住又在她腰上按了按，她笑得更大声。我扬手扯开绫缎露出她白玉似的身躯。

她有些害羞，似犹豫了下，果断的抬起手来抱我。

握住她的手，我摇了摇头："子时未过，对不住天琳，我可不想再睡过去。"

我把她的手扣在头顶，她轻咬着嘴唇似有些无奈。想起每到三日之期，我就受她摆布，我哼了一声低头吻住了她的唇狠狠的吮吸。

"子离，"她喘着气想对我说什么，可是我却忍不住心里的那股冲动，封住她的唇不让她再说话。

这一夜，我没有想到阿萝，没有想到别的女人，眼里心里只有身下的天琳。不知道是屡屡输给她想报复还是别的原因，我似要不够她，每一次都无比满足。

晨曦从窗外洒进来。天琳在我怀中睡着，像朵娇柔的花，慵懒无力。抚摸过她光滑的肌肤，想起多年前她嫁给我的那晚，我赞她，真是个玉雕似的人儿。

突然想起赌约，我低声笑了起来。我终于赢了她一次，瞧她每次还敢得意。

她“嘤咛”一声醒了，又羞得直往我怀里蜷去。

“记得三日赌约么？天琳你输了！”我得意地宣告。

她“嗯”了一声，不再说话。这就完了？我还等她告诉我原因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吧！”

“子离，”她轻声道，“你不再称寡人，也不再唤我皇后了。”

我一震，是啊，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叫她天琳，不再用寡人和皇后拉开与她的距离，我，我竟然留宿了玉凤宫，昨晚还不知要了她多少次。

感觉到我身体一僵，她离开我的怀抱背转了身，轻声道：“子离又要离天琳而去了么？”

我很迷茫，她一离开，我感觉怀中空空如也，孤独感油然而生。伸手又将她揽入怀中才感觉踏实：“怎么？皇后希望寡人这般称呼？”

我的语气很淡，我不希望她觉察我待她的心有什么不同了。至少在我没想清楚之前，我不希望。

她猛的挣开我的怀抱坐了起来。顺手披上了睡袍，拉了唤人铃。

我还来不及反应，宫侍便走了进来。

“替王上更衣。”她的语气更淡。

我气恼地跳下睡榻，穿好衣衫，我明明赢了，你不肯告诉我真相，居然还赶我走？以前的顾天琳可是巴不得我多留一会儿。

离开玉凤宫，心里的失落越来越大，我烦躁不安。每隔三日，我会舒服地睡上一觉，难道是昨晚没睡的缘故？下了朝，处理完政务，我又去了玉凤宫。顾天琳懒懒地请了安，并不多话，我坐着无趣，终于忍不住说道："每隔三日我就要舒服地睡上一觉，今日政务繁杂，头晕脑涨，天琳侍候我好生睡一觉吧。"

顾天琳奇怪地看我一眼："不是每次王上都心不甘情不愿地睡过去么？怎么今日自己想睡了？"

"难道天琳每次都一定要蒙住我的眼睛才敢让我睡过去么？"我并不动怒，她说话比她用淡淡的神情待我让我开心百倍。

她厥起嘴似不服气，我微微笑了，原来她也有这般可爱的一面。"怎么？天琳想抗旨？"

她霍地站起来，喝退左右，骄傲地走到我面前抬头看我："那麻烦王上在长椅上靠着！"

我听话的走过去坐下。

"把衣服脱了！"

我吓了一跳，看住她。

她的脸微微飞起一丝红晕："每次脱你衣服很费劲！"

我解开了衣襟。见她拿出了一个布包，打开里面密密插着银针，我有些惊奇，难不成，每次她都用针刺我？

"别乱动！阿萝遍寻天下名医，终于研制出了这套针炙之法解王上寒毒。连续施针三月已见成效，再每月施针三次就好了。"

她的话让我大大的震憾，心里想起阿萝要的那些金银珠宝，想起她遍寻名医，心里不知是何滋味。

怔忡间，天琳已下针，想来每隔三日施针手法娴熟了，她已不必像初时在我身上边找边扎。

酸痒的感觉又来了。我看到汗水从天琳专注的额间滑下，原来她这么辛苦，忍不住伸手去拭。

她一掌打开："别动！再动又叫你动弹不得，随便我扎！"

温婉的天琳几时也有这般霸道的时候。我放松身体，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后她淡淡地说："王上政务繁忙，早些歇息吧。"

怪了，这话怎么变成她说的呢？"今日无政务处理，我就留宿玉凤宫了。"说完我竟然见她翻了个白眼，这是什么态度？我一把将她从琴旁拖起揽入怀中："怎么？我的皇后居然想敢我走？"

她使劲挣扎了下，我手一紧。她无奈的小声说道："你，你昨晚太……"

我放声大笑，抄抱起她放在榻上，拈起一枚银针笑道："天琳疲倦，施针可以让你好好睡一觉，我也来试试。"

她吓得大叫。

真是笨，我没学过，那敢贸然下针，不过吓吓她罢了。不过……我出手点中她的穴道，悠悠然道："我还记得那种感觉，天琳，想知道么？"

我蒙上她的眼睛，脱掉她的衣服，细细地吻下，听到她微微的娇喘声，唇扫过她的耳边轻声说："是阿萝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你说了我就放过你。"

成功的看到天琳轻咬了下嘴唇，她不肯言明，我已知晓，长叹一声解开她蒙眼的绸巾紧紧的抱住了她："我只知道，昨晚，我只想着你。"

她眨了眨眼，眼圈一下子红了，竟放声大哭起来。我手忙脚乱地哄她，她抽咽着喊道："你还不解我的穴！"

我哭笑不得，怎么她哭的事和我想的事不一样呢。我解开她的穴道，她竟使劲推我："你走，我不要你感恩，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阿萝，你走！"

女人吃醋撒泼原来也可以用可爱形容。我稳如磐石，手枕在脑后含笑问道："若是我心中有你了呢？"

天琳一愣，哭得更大声，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

我是天下的王，在她嘴里竟成了骗子，阿萝也没这样骂过我。我翻身覆上，居高临下的瞧着她，脸色一沉喝道：“自己说，学这针炙之法扎自己多少下！”

她吓得一哆嗦，连哭声都止住了。

阿萝的苦心我明白，她寻访名医得了这法，天琳却是不顾不切要以身试针，自己学了治我。不知不觉中，我沉溺于天琳的温婉情深。“你真是笨，叫太医学了不成么？”

“我，我想……”

“嗯，我知道了，你想独占我一人，想借机占我便宜不是？”我开起了她的玩笑。

天琳的脸更红，头转到一边不肯瞧我：“我想治好你，我就离开出家做尼姑去！”

“敢！”我心悸。

“反正……”她话还没说完又放声哭了起来。

我实在是没办法，生怕一个不小心，她真气得出家了。我好话说尽，方哄得她止住哭声，清如秋水的眼睛滴溜溜一转竟吐出一句：“原来你也会说这样的情话的！”

我的脸霎时烫了起来，顾不得别的，封了她的檀口，不准她再说那样的话。

一月后，天琳有喜了，我开心得不行，大赦天下。

阿萝进宫来瞧她。我远远的看到阿萝，微笑走了过去。

“恭喜大哥！红包拿来！”

我脸一板：“大哥现在没银子了，银子都叫你嫂子管着呢。”

“那你的小侄子出世，你总有红包吧？”阿萝不死心地问道。

我目光往她腰上一转：“这样，你若生了女儿，嫁给我儿子，我和天琳的银子都可以给她！”

阿萝吓了一跳。天琳已拍起掌来赞道：“子离真是好主意，就这么定了！”

我赶紧扶住她责备道：“跳这么高干嘛，先说好，若长得像平南王，这亲事就作罢！”

阿萝故意苦了脸，长叹一声：“我以后看来得少进宫，不就要一个红包，结果就把女儿送了出去，要是再敢向大哥伸手，估计二女儿三女儿都没了！”

玉凤宫内笑声一片。我看向窗外，多少年没觉得春日风光如此明丽了。

番外之安清王

“你说什么？！”我跳了起来，臭小子实在太不像话，居然想求我这个月每次都输给阿萝。也不想想他爹一把年纪，好不容易国家安定，战事平息，闲赋在家，这点乐趣都要剥夺了，实在是太不孝了。

刘珏双手抱臂看着老头子脸红筋涨地跳脚大吼，倚靠在门边倒也不急，缓缓吐出一句：“阿萝又在王上面前要值钱玩意儿，说是又输给你了，你说，你儿子的面子往哪儿搁？”

“呵呵！”我高兴起来，阿萝诡计多端，上个月输给我一万多两银子外加臭小子为讨好她四处搜罗的稀奇玩意儿。想起让我就开心。摸摸胡子，我想了想对臭小子说，“愿赌服输，若我让她赢，那还有什么意思，要不，你也加进来？”

成功的看到臭小子像烫了尾巴的猫弹跳了起来，他最怕拉他进来赌，果然他撇撇嘴扔下一句：“你不让就算了，莫要后悔！”

后悔？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哼！我脑子又转到这个月的豪赌上去了。

阿萝嫁给臭小子后，显然是气不过成亲那天被我设计，知道我就喜欢小赌怡情，居然自己做庄，邀集府里的乌衣骑参赌。还定下每月初一十五豪赌，隔五日小赌。赌法层出不穷。我着实心痒，明知她是引我上钩，又忍不住投注。

她牵挂王上寒毒，和皇后商量许久找来成群的医生。拿出银针和我赌一针下去人就和被点了穴一样，我拿起针看了看，这针怎么像铁钉呢？当场就拍下两千两银子，可怜的青影，那惨叫声……我同情的收好赢来的两千两银子扬长而去。

可是那丫头居然在三年之中就拿这银针和我赌了不下上百次，除了四个月前那次我输掉一千两银子外，她输我上百次，能不找王上要东西么？

那些名医的吃穿用度，还不是我可怜臭小子的俸禄输得没了大发善心支付的。这下好了，王上的寒毒有治了，她该换个花样来赌了吧。

“老狐狸！”

我眉开眼笑，还真来了。

说实话，李相的确让我讨厌，长得一幅比我还威严的国字脸，居然两个女儿都成了我家的人，没想明白。

“老狐狸，我以后再不和你赌银针了，我发明了新赌法，要玩么？”阿萝怎么和儿子一样双手抱臂倚靠在门边？这姿势实在是太不雅了。

“你玩不玩啊？乌衣骑人人爱死了，要不是想到要孝顺您老人家，我才不会特意过来问你呢。”

什么？我沉下了脸：“没大没小！”

她听了转身就走，一点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你不去正好，冥音赤凤玄衣加我正好凑一桌！”

“等等！青影呢？”我就知道她压根儿不把我放在眼里，叹了口气又叫住她，我好奇。

“不是还要守卫王府么？他和你走得近，他就值日吧！”

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跑没影了，我猛然才反应过来，可怜的青影，居然因为和我走得近阿萝就剥夺他玩的权利！是什么新玩法，我一定要去瞧个明白。

正是春暖花开时节，阳光温柔地从树林间撒下。刚走到松风堂我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还有……“我是大对杠上花，人人有份，今日小赌，每人十六两银子！”阿萝的声音真够大的。

每人十六两银子，三人就是四十八两银子啊，还小赌！

我蹑手蹑脚接近他们，远远的看到四个人围坐在桌旁，从桌上不知拿了什么东西，如此扔来扔去，冥音居然大笑起来：“哈哈！自摸！我和啦，有一杠加番，给钱，每人四两银子！”

我吓了一跳，最沉默寡言的冥音居然能笑得这么……可怕！就这会工夫，他就赚了六两银子？脚步情不自禁又往前走了几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非看仔细不可。

眼前一花，骇我一跳，抬头看到青影沉着脸挡在我面前：“老王爷止步，王妃吩咐，不准人进松风堂！”

“岂有此理！她是主子还是我的主子？！”气死我了，怎么青影变成听她的了？

青影叹了口气居然说：“老王爷，你就别为难青影了吧！王妃说，若不得她允许放人进来……”

“除非踩着你的尸体进去？”我不屑的瞪了他一眼。

“不不不，属下挺尸也没啥，王妃是说如果不得她允许放人进来，就不让我玩麻雀牌了！”青影连连冲我摆手。

“麻雀牌？你是说他们玩的那个叫麻雀牌？”我对这个感兴趣。

青影两眼放光，嘴里念念有词，总之把这个新赌法吹上了天。我还是没听明白，心痒难耐。抬脚就往里冲。

“老王爷止步！”青影挡在我面前，脸色青红不定，似下定了决心小声说道，“老王爷，要不，青影去向王妃通报一声？”

什么？我看着青影仿佛看一个怪兽，放柔了声音问道：“青影，记得我领你回府的时候，你正父母双亡流落街头吧？”

他蓦然跪下：“老王爷大恩，青影没齿难亡！”

“那么……”我又往里面走了一步，微笑着想青影绝对不会背叛我的，“我就偷偷在旁边看，不让他们知道。”

“王妃！老王爷想要玩牌！”我才说完青影居然就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请老王爷进来！”阿萝脆生生的答道。

青影毕恭毕敬地对我抱拳行礼：“老王爷请！”

我瞪了他两眼，抬脚就走了进去。冥音赤凤玄衣纷纷离桌对我行礼：“老王爷！”

“免礼！”

话音刚落，那三个臭小子马上坐下，双手哗哗地开始在桌上推来推去。

桌子铺了一层竹块，我好奇的拿起一块，还没看仔细，阿萝劈手夺了过去：“老狐狸，先看我们玩，跟着学！”

于是我围着四个人转来转去，看了一下午，方看明白了大概，心痒难耐：“本王要参与！”

“今天散了，打了一下午，脖子和手好酸，明日大赌，明日再玩！”阿萝干脆的宣布散局，四人清点银两，她居然赢了一百多两，赤凤恋恋不舍地道：“今日我输了两百两，明日一定让我再来！”

冥音玄衣齐声说道：“不行！明日还是抽签决定！”

“本王不用抽签了吧？”我插口问道。

“当然，老狐狸你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加上你是新鲜人，大家都喜欢，都欢迎你加入！”阿萝笑得灿烂之极，其他三人连声附和。

我飘飘然回了房。

第二日午时刚过，我就急不可待地来到松风堂。

我，阿萝，赤凤，冥音坐了一桌。

“今日可是大赌，十两银子平和，加番番倍，可有意见？”阿萝笑逐颜开地宣布。

没想到一来就遇上大赌之日，这下可赢个痛快了。我昨日看明白了，晚上又悉心研究了一番，肯定没问题。

一圈下来，我瞪大了眼："多少？"

"老王爷，你有一门牌没有来得及开清，还是花脸，得每人赔八十两银子，加上你点炮，我和了个清对，你得给我一百六十两银子。"冥音耐心地给我算账。

"老王爷，除了赔的八十两，你点炮我和了大对，你一共要给我一百二十两银子。"这是赤凤的声音。

阿萝咯咯笑了："我最少，除了那八十两，你点炮给我十两，一共九十两。"

这，这一下就要给出三百八十两银子！行，我给！我数了银票拍在桌上："再来！"

"老王爷，对不住了，我和了。"

"老王爷，您别急，我碰牌！"

"老狐狸，哈哈，我是清一色带杠，满牌！"

还不到两个时辰，我不知掏了多少回荷包，终于，空了。空了？我出来时荷包里有两千两银子呢。

"再来！"

"老狐猩！你荷包里还有银子么？这个过现银，不欠账！"阿萝居然这样说。

想想也是，赌桌上欠账玩就不好玩了，我豪爽的站起身道："等着我，我回去拿银子去！"我急匆匆地跑回去拿银子。完全不知道我走后那三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就这一天，从下午打到晚上快子时，臭小子终于忍不住冷着脸一把拽着把阿萝拖走，我一共输了七千多两银子，还意犹未尽。

从那天起，我每天就想打麻将，可是臭小子居然说，阿萝有身孕了长时间坐着不好，一天只准打两个时辰。

阿萝玩不成也就算了，可是麻将牌是她的，我要找别人玩，就要从她手里借牌出来，她小气得很，借给我一次要收我一百两银子。

我干脆吩咐了青影另照着样子做一副竹牌。她居然找上门来说这是她的专利，要收专利转让费一千两。

我的技艺慢慢娴熟起来。府里乌衣骑只肯与我小赌，我正犯愁的时候，李相居然找上门来。“亲家！”

得得，我最听不来他这样喊我，不过今天嘛，我笑咪咪地对李相说道：“相爷最近公务还繁忙否？”

“还行还行。今日过府是想与亲家叙旧，再看望阿萝，她都有身孕了。”

我知道他舍不下权利，可以王上性子容不得他再在朝廷和稀泥，只好加紧在王府和成都督府走动，以看女儿为名，总不肯放掉荣华富贵。

“李相可要多来走动走动啊，最近老夫闲来无事，发现有一种养生的乐趣，李相可有兴趣陪老夫玩玩？”

李相眼里光芒大盛，连连点头。

我于是赶紧遣人去接顾相，又接来退位赋闲在家的兵部侍郎李老爷子，四人凑成一桌玩麻雀牌。

都是聪明人啊，本王一教就会，今日是小赌，嘿嘿，一个下午，本王便赢了三百多两银子。笑着送走三人，约好明日再来。我得意极了，他们三个是新鲜人，岂有不输之理？！啊！阿萝当日诡异的也说我是，新，鲜，人！

丫头，怪不得我一去就输那么多银子，那日是大赌啊！我气得吹胡子瞪眼，一鼓作气去松风堂找阿萝

Chapter_7

算账！

“老头子，干什么这么急？！”臭小子拦住了我。

“我找阿萝！”

“她睡了，近日吐得厉害，倦得很，你别去吵她了。”

“可是，”我还惦记着过几日的大赌，我一定在大赌之日赢她！

臭小子忍不住笑，轻声在我耳边说：“阿萝说，小赌怡情，以后王府不设大赌了。”

什么？我的七千多两银子啊！靠小赌可怎么赢得回来！

见我满脸失落，臭小子居然眼里露出凶光：＂我已经决定了，以后这府里管帐做主的人是我，你和阿萝每个月只能从我这里支一百两银子赌去！＂

“什么？”

“我说老头子，你不是教会李相顾相他们了？你找他们赌去好不？这样，你只要不理阿萝，我就不管你的帐！”臭小子笑得贼兮兮的。

我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么？只能拍拍他的肩感叹一句：“儿大不中留啊！不过……你要是让阿萝接二连三的生下去，我绝对没有意见！”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

我飘飘然离开，阿萝越被管得厉害，越会来找我赌，臭小子咋就没继承到他老爹我这般的聪明呢？

后记

骗大家看，嘿嘿，是桩桩想要给大家说声谢谢啦！

从０７年７月１４日突发奇想写穿越到此文出版，事隔三月再完结，新增几篇番外博大家乐乐，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可以大吼一声，完结啦！

多谢大家的支持，陪伴青萝一路走下来。

子离的番外锁啦，俺还是想让他在正文中留下无数的相思与爱恋给阿萝。要爱一个人刻骨铭心不容易的。他或许会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但绝不是一篇番外就能说明白他的心思变化的。

青萝是刻意把重心放在程箐来到古代变成青萝后的情感历程。淡化也弱化了很多东西。因为是第一次写穿越，自身写作时间经历都浅，所以，这篇文只能说还算是比较流畅的一个故事而已。看高兴就好了。

另外，微雨红尘也出版了，停文三个月再更新。

在写完微雨之后，想写写古代文换换脑子，于是有了新文《皇后出墙记》

再次多谢大家！

本书下载于TXT小说之家，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txt456.cn